

黃帝內經

上古天真論篇第一

昔在黃帝，生而神靈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齊，長而敦敏，成而登天。乃問於天師曰：餘聞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百歲，而動作不衰；今時之人，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，時世異耶，人將失之耶。岐伯對曰：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，而盡終其天年，度百歲乃去。今時之人不然也，以酒為漿，以妄為常，醉以入房，以欲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不知持滿，不時禦神，務快其心，逆於生樂，起居無節，故半百而衰也。

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，皆謂之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，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，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是以志閑而少欲，心安而不懼，形勞而不倦，氣從以順，各從其欲，皆得所願。故美其食，任其服，樂其俗，高下不相慕，其民故曰樸。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，故合於道。所以能年皆度百歲，而動作不衰者，以其德全不危也。

帝曰：人年老而無子者，材力盡耶，將天數然也。岐伯曰：女子七歲。腎氣盛，齒更發長；二七而天癸至，任脈通，太沖脈盛，月事以時下，故有子；三七，腎氣平均，故真牙生而長極；四七，筋骨堅，發長極，身體盛壯；五七，陽明脈衰，面始焦，發始墮；六七，三陽脈衰於上，面皆焦，發始白；七七，任脈虛，太沖脈衰少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壞而無子也。丈夫八歲，腎氣實，發長齒更；二八，腎氣盛，天癸至，精氣溢寫，陰陽和，故能有子；三八，腎氣平均，

筋骨勁強，故真牙生而長極；四八，筋骨隆盛，肌肉滿壯；五八，腎氣衰，發墮齒槁；六八，陽氣衰竭於上，面焦，髮鬢頒白；七八，肝氣衰，筋不能動，天癸竭，精少，腎藏衰，形體皆極；八八，則齒發去。腎者主水，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，故五藏盛，乃能寫。今五藏皆衰，筋骨解墮，天癸盡矣。故髮鬢白，身體重，行步不正，而無子耳。

帝曰：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。岐伯曰：此其天壽過度，氣脈常通，而腎氣有餘也。此雖有子，男不過盡八八，女不過盡七七，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。

帝曰：夫道者年皆百數，能有子乎。岐伯曰：夫道者能卻老而全形，身年雖壽，能生子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上古有真人者，提挈天地，把握陰陽，呼吸精氣，獨立守神，肌肉若一，故能壽敝天地，無有終時，此其道生。中古之時，有

至人者，淳德全道，和於陰陽，調於四時，去世離俗，積精全神，遊行天地之間，視聽八達之外，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，亦歸於真人。其次有聖人者，處天地之和，從八風之理，適嗜欲於世俗之間。無恚嗔之心，行不欲離於世，被服章，舉不欲觀於俗，外不勞形於事，內無思想之患，以恬愉為務，以自得為功，形體不敝，精神不散，亦可以百數。其次有賢人者，法則天地，象似日月，辨列星辰，逆從陰陽，分別四時，將從上古合同於道，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。

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

春三月，此謂發陳，天地俱生，萬物以榮，夜臥早起，廣步於庭，被發緩形，以使志生，生而勿殺，予而勿奪，賞而勿罰，此春氣之應，養生之道也。逆之則傷肝，夏為寒變，奉長者少。

夏三月，此謂蕃秀，天地氣交，萬物華實，夜臥早起，無厭於日，使志無怒，使華英成秀，使氣得泄，若所愛在外，此夏氣之應，養長之道也。逆之則傷心，秋為痎瘧，奉收者少，冬至重病。

秋三月，此謂容平，天氣以急，地氣以明，早臥早起，與雞俱興，使志安寧，以緩秋刑，收斂神氣，使秋氣平，無外其志，使肺氣清，此秋氣之應，養收之道也。逆之則傷肺，冬為飧泄，奉藏者少。

冬三月，此謂閉藏，水冰地坼，無擾乎陽，早臥晚起，必待日光，使志若伏若匿，若有私意，若已有得，去寒就溫，無泄皮膚，使氣亟奪，此冬氣之應，養藏之道也。逆之則傷腎，春為痿厥，奉生者少。

天氣，清淨光明者也，藏德不止，故不下也。

天明則日月不明，邪害空竅，陽氣者閉塞，地氣者冒明，雲霧不精，則上應白露不下。交通不表，萬物命故不施，不施則名木多死。惡氣不發，風雨不節，白露不下，則菀槁不榮。賊風數至，暴雨數起，天地四時不相保，與道相失，則未央絕滅。唯聖人從之，故身無奇病，萬物不失，生氣不竭。逆春氣，則少陽不生，肝氣內變。逆夏氣，則太陽不長，心氣內洞。逆秋氣，則太陰不收，肺氣焦滿。逆冬氣，則少陰不藏，腎氣獨沉。夫四時陰陽者，萬物之根本也。所以聖人春夏養陽，秋冬養陰，以從其根，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。逆其根，則伐其本，壞其真矣。

故陰陽四時者，萬物之終始也，死生之本也，逆之則災害生，從之則苛疾不起，是謂得道。道者，聖人之行之，愚者佩之。從陰陽則生。逆之則死，從之則治，逆之則亂。反順為逆，是謂內格。

是故聖人不治已病，治未病，不治已亂，治未亂，此之謂也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，亂已成而

後治之，譬猶渴而穿井，而鑄錐，不亦晚乎。

生氣通天論篇第三

黃帝曰：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，本於陰陽。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其氣九州、九竅、五藏、十二節，皆通乎天氣。其生五，其氣三，數犯此者，則邪氣傷人，此壽命之本也。

蒼天之氣清淨，則志意治，順之則陽氣固，雖有賊邪，弗能害也，此因時之序。故聖人傳精神，服天氣，而通神明。失之則內閉九竅，外壅肌肉，衛氣散解，此謂自傷，氣之削也。

陽氣者若天與日，失其所，則折壽而不彰，故天運當以日光明。是故陽因而上，衛外者也。因於寒，欲如運樞，起居如驚，神氣乃浮。因於

暑，汗煩則喘喝，靜則多言，體若燔炭，汗出而散。因於濕，首如裹，濕熱不攘，大筋短，小筋弛長，短為拘，弛長為痿。因於氣，為腫，四維相代，陽氣乃竭。

陽氣者，煩勞則張，精絕，辟積于夏，使人煎厥。目盲不可以視，耳閉不可以聽，潰潰乎若壞都，汨汨乎不可止。陽氣者，大怒則形氣絕，而血菀於上，使人薄厥。有傷於筋，縱，其若不容，汗出偏沮，使人偏枯。汗出見濕，乃生瘰。高粱之變，足生大丁，受如持虛。勞汗當風，寒薄為，鬱乃瘰。

陽氣者，精則養神，柔則養筋。開闔不得，寒氣從之，乃生大痺。陷脈為癰。留連肉腠，俞氣化薄，傳為善畏，及為驚駭。營氣不從，逆於肉理，乃生癰腫。魄汗未盡，形弱而氣燄，穴俞以閉，發為風瘡。

故風者，百病之始也，清靜則肉腠閉拒，雖

有大風苛毒，弗之能害，此因時之序也。

故病久則傳化，上下不並，良醫弗為。故陽畜積病死，而陽氣當隔，隔者當寫，不亟正治，粗乃敗之。

故陽氣者，一日而主外，平旦人氣生，日中而陽氣隆，日西而陽氣已虛，氣門乃閉。是故暮而收拒，無擾筋骨，無見霧露，反此三時，形乃困薄。

岐伯曰：陰者，藏精而起亟也，陽者，衛外而為固也。陰不勝其陽，則脈流薄疾，並乃狂。陽不勝其陰，則五藏氣爭，九竅不通。是以聖人陳陰陽，筋脈和同，骨髓堅固，氣血皆從。如是則內外調和，邪不能害，耳目聰明，氣立如故。

風客淫氣，精乃亡，邪傷肝也。因而飽食，筋脈橫解，腸澼為痔。因而大飲，則氣逆。因而強力，腎氣乃傷，高骨乃壞。

凡陰陽之要，陽密乃固，兩者不和，若春無秋，若冬無夏，因而和之，是謂聖度。故陽強不能密，陰氣乃絕，陰平陽秘，精神乃治，陰陽離決，精氣乃絕。

因於露風，乃生寒熱。是以春傷於風，邪氣留連，乃為洞泄，夏傷於暑，秋為瘧。秋傷於濕，上逆而咳，發為痿厥。冬傷於寒，春必溫病。四時之氣，更傷五藏。

陰之所生，本在五味，陰之五宮，傷在五味。是故味過於酸，肝氣以津，脾氣乃絕。味過於鹹，大骨氣勞，短肌，心氣抑。味過於甘，心氣喘滿，色黑，腎氣不衡。味過於苦，脾氣不濡，胃氣乃厚。味過於辛，筋脈沮弛，精神乃央。是故謹和五味，骨正筋柔，氣血以流，腠理以密，如是，則骨氣以精，謹道如法，長有天命。

金匱真言論篇第四

黃帝問曰：天有八風，經有五風，何謂？岐伯對曰：八風發邪，以為經風，觸五藏，邪氣發病。所謂得四時之勝者，春勝長夏，長夏勝冬，冬勝夏，夏勝秋，秋勝春，所謂四時之勝也。

東風生於春，病在肝，俞在頸項；南風生於夏，病在心，俞在胸脅；西風生於秋，病在肺，俞在肩背；北風生於冬，病在腎，俞在腰股；中央為土，病在脾，俞在脊。故春氣者病在頭，夏氣者病在藏，秋氣者病在肩背，冬氣者病在四支。

故春善病飢衄，仲夏善病胸脅，長夏善病洞泄寒中，秋善病風癰，冬善病痺厥。故冬不按蹻，春不飢衄，春不病頸項，仲夏不病胸脅，長夏不病洞泄寒中，秋不病風癰，冬不病痺厥，飧泄而汗出也。

夫精者身之本也。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。夏暑汗不出者，秋成風癘。此平人脈法也。

故曰：陰中有陰，陽中有陽。平旦至日中，天之陽，陽中之陽也；日中至黃昏，天之陽，陽中之陰也；合夜至雞鳴，天之陰，陰中之陰也；雞鳴至平旦，天之陰，陰中之陽也。

故人亦應之。夫言人之陰陽，則外為陽，內為陰。言人身之陰陽，則背為陽，腹為陰。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。則藏者為陰，府者為陽。肝心脾肺腎五藏，皆為陰。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，皆為陽。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，為冬病在陰，夏病在陽，春病在陰，秋病在陽，皆視其所在，為施針石也。故背為陽，陽中之陽，心也；背為陽，陽中之陰，肺也；腹為陰，陰中之陰，腎也；腹為陰，陰中之陽，肝也；腹為陰，陰中之至陰，脾也。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俞應也，故以應天之陰陽也。

帝曰：五藏應四時，各有收受乎？岐伯曰：有。東方青色，入通於肝，開竅于目，藏精於肝，其病發驚駭。其味酸，其類草木，其畜雞，其穀麥，其應四時，上為歲星，是以春氣在頭也，其音角，其數八，是以知病之在筋也，其臭臊。

南方赤色，入通於心，開竅于耳，藏精於心，故病在五藏，其味苦，其類火，其畜羊，其穀黍，其應四時，上為熒惑星，是以知病之在脈也，其音徵，其數七，其臭焦。

中央黃色，入通於脾，開竅于口，藏精於脾，故病在舌本，其味甘，其類土，其畜牛，其穀稷，其應四時，上為鎮星，是以知病之在肉也，其音宮，其數五，其臭香。

西方白色，入通於肺，開竅于鼻，藏精於肺，故病在背，其味辛，其類金，其畜馬，其穀稻，其應四時，上為太白星，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，

其音商，其數九，其臭腥。

北方黑色，入通於腎，開竅於二陰，藏精於腎，故病在谿，其味鹹，其類水，其畜彘，其穀豆，其應四時，上為辰星，是以知病之在骨也，其音羽，其數六，其臭腐。故善為脈者，謹察五藏六府，一逆一從，陰陽表裏雌雄之紀，藏之心意，合心於精，非其人勿教，非其真勿授，是謂得道。

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

黃帝曰：陰陽者，天地之道也，萬物之綱紀，變化之父母，生殺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。治病必求於本。故積陽為天，積陰為地。陰靜陽躁，陽生陰長，陽殺陰藏。陽化氣，陰成形。寒極生熱，熱極生寒。寒氣生濁，熱氣生清。清氣在下，則

生飧泄；濁氣在上，則生（月真）脹。此陰陽反作，病之逆從也。

故清陽為天，濁陰為地；地氣上為雲，天氣下為雨；雨出地氣，雲出天氣。故清陽出上竅，濁陰出下竅；清陽發腠理，濁陰走五藏；清陽實四支，濁陰歸六府。

水為陰，火為陽，陽為氣，陰為味。味歸形，形歸氣，氣歸精，精歸化，精食氣，形食味，化生精，氣生形。味傷形，氣傷精，精化為氣，氣傷於味。

陰味出下竅，陽氣出上竅。味厚者為陰，薄為陰之陽。氣厚者為陽，薄為陽之陰。味厚則泄，薄則通。氣薄則發洩，厚則發熱。壯火之氣衰，少火之氣壯。壯火食氣，氣食少火。壯火散氣，少火生氣。

氣味辛甘發散為陽，酸苦湧泄為陰。陰勝則

陽病，陽勝則陰病。陽勝則熱，陰勝則寒。重寒則熱，重熱則寒。寒傷形，熱傷氣。氣傷痛，形傷腫。故先痛而後腫者，氣傷形也；先腫而後痛者，形傷氣也。

風勝則動，熱勝則腫，燥勝則幹，寒勝則浮，濕勝則濡瀉。

天有四時五行，以生長收藏，以生寒暑燥濕風。人有五藏，化五氣，以生喜怒悲憂恐。故喜怒傷氣，寒暑傷形。暴怒傷陰，暴喜傷陽。厥氣上行，滿脈去形。喜怒不節，寒暑過度，生乃不固。故重陰必陽，重陽必陰。

故曰：冬傷於寒，春必溫病；春傷於風，夏生飧泄；夏傷於暑，秋必痄瘡；秋傷於濕，冬生咳嗽。

帝曰：餘聞上古聖人，論理人形，列別藏府，端絡經脈，會通六合，各從其經，氣穴所發各有

處名，谿穀屬骨皆有所起，分部逆從，各有條理，四時陰陽，盡有經紀，外內之應，皆有表裏，其信然乎？

岐伯對曰：東方生風，風生木，木生酸，酸生肝，肝生筋，筋生心，肝主目。其在天為玄，在人為道，在地為化。化生五味，道生智，玄生神，神在天為風，在地為木，在體為筋，在藏為肝，在色為蒼，在音為角，在聲為呼，在變動為握，在竅為目，在味為酸，在志為怒。怒傷肝，悲勝怒；風傷筋，燥勝風；酸傷筋，辛勝酸。

南方生熱，熱生火，火生苦，苦生心，心生血，血生脾，心主舌。其在天為熱，在地為火，在體為脈，在藏為心，在色為赤，在音為徵，在聲為笑，在變動為憂，在竅為舌，在味為苦，在志為喜。喜傷心，恐勝喜；熱傷氣，寒勝熱，苦傷氣，鹹勝苦。

中央生濕，濕生土，土生甘，甘生脾，脾生

肉，肉生肺，脾主口。其在天為濕，在地為土，在體為肉，在藏為脾，在色為黃，在音為宮，在聲為歌，在變動為噦，在竅為口，在味為甘，在志為思。思傷脾，怒勝思；濕傷肉，風勝濕；甘傷肉，酸勝甘。

西方生燥，燥生金，金生辛，辛生肺，肺生皮毛，皮毛生腎，肺主鼻。其在天為燥，在地為金，在體為皮毛，在藏為肺，在色為白，在音為商，在聲為哭，在變動為咳，在竅為鼻，在味為辛，在志為憂。憂傷肺，喜勝憂；熱傷皮毛，寒勝熱；辛傷皮毛，苦勝辛。

北方生寒，寒生水，水生鹹，鹹生腎，腎生骨髓，髓生肝，腎主耳。其在天為寒，在地為水，在體為骨，在藏為腎，在色為黑，在音為羽，在聲為呻，在變動為栗，在竅為耳，在味為鹹，在志為恐。恐傷腎，思勝恐；寒傷血，燥勝寒；咸傷血，甘勝鹹。

故曰：天地者，萬物之上下也；陰陽者，血氣之男女也；左右者，陰陽之道路也；水火者，陰陽之徵兆也；陰陽者，萬物之能始也。故曰：陰在內，陽之守也；陽在外，陰之使也。

帝曰：法陰陽奈何？岐伯曰：陽勝則身熱，腠理閉，喘粗為之仰，汗不出而熱，齒幹以煩冤，腹滿，死，能冬不能夏。陰勝則身寒，汗出，身常清，數栗而寒，寒則厥，厥則腹滿，死，能夏不能冬。此陰陽更勝之變，病之形能也。

帝曰：調此二者奈何？岐伯曰：能知七損八益，則二者可調，不知用此，則早衰之節也。年四十，而陰氣自半也，起居衰矣。年五十，體重，耳目不聰明矣。年六十，陰痿，氣大衰，九竅不利，下虛上實，涕泣俱出矣。故曰：知之則強，不知則老，故同出而名異耳。智者察同，愚者察異，愚者不足，智者有餘，有餘則耳目聰明，身體輕強，老者復壯，壯者益治。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，樂恬憺之能，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，故壽

命無窮，與天地終，此聖人之治身也。

天不足西北，故西北方陰也，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。地不滿東南，故東南方陽也，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。帝曰：何以然？岐伯曰：東方陽也，陽者其精並於上，並於上，則上明而下虛，故使耳目聰明，而手足不便也。西方陰也，陰者其精並於下，並於下，則下盛而上虛，故其耳目不聰明，而手足便也。故俱感於邪，其在上則右甚，在下則左甚，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，故邪居之。

故天有精，地有形，天有八紀，地有五裏，故能為萬物之父母。清陽上天，濁陰歸地，是故天地之動靜，神明為之綱紀，故能以生長收藏，終而複始。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，下象地以養足，中傍人事以養五藏。天氣通於肺，地氣通於嗌，風氣通於肝，雷氣通於心，穀氣通於脾，雨氣通於腎。六經為川，腸胃為海，九竅為水注之氣。以天地為之陰陽，陽之汗，以天地之雨名之；陽

之氣，以天地之疾風名之。暴氣象雷，逆氣象陽。故治不法天之紀，不用地之理，則災害至矣。

故邪風之至，疾如風雨，故善治者治皮毛，其次治肌膚，其次治筋脈，其次治六府，其次治五藏。治五藏者，半死半生也。故天之邪氣，感則害人五藏；水穀之寒熱，感則害於六府；地之濕氣，感則害皮肉筋脈。

故善用針者，從陰引陽，從陽引陰，以右治左，以左治右，以我知彼，以表知裏，以觀過與不及之理，見微得過，用之不殆。善診者，察色按脈，先別陰陽；審清濁，而知部分；視喘息，聽音聲，而知所苦；觀權衡規矩，而知病所主。按尺寸，觀浮沉滑澀，而知病所生；以治無過，以診則不失矣。

故曰：病之始起也，可刺而已；其盛，可待衰而已。故因其輕而揚之，因其重而減之，因其衰而彰之。形不足者，溫之以氣；精不足者，補

之以味。其高者，因而越之；其下者，引而竭之；中滿者，寫之於內；其有邪者，漬形以為汗；其在皮者，汗而發之；其慄悍者，按而收之；其實者，散而寫之。審其陰陽，以別柔剛，陽病治陰，陰病治陽，定其血氣，各守其鄉，血實宜決之，氣虛宜掣引之。

陰陽離合論篇第六

黃帝問曰：餘聞天為陽，地為陰，日為陽，月為陰，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，人亦應之。今三陰三陽，不應陰陽，其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陰陽者，數之可十，推之可百，數之可千，推之可萬，萬之大不可勝數，然其要一也。

天覆地載，萬物方生，未出地者，命曰陰處，名曰陰中之陰；則出地者，命曰陰中之陽。陽予之正，陰為之主。故生因春，長因夏，收因秋，

藏因冬，失常則天地四塞。陰陽之變，其在人者，亦數之可數。

帝曰：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。岐伯曰：聖人南面而立，前曰廣明，後曰太沖，太沖之地，名曰少陰，少陰之上，名曰太陽，太陽根起於至陰，結於命門，名曰陰中之陽。中身而上，名曰廣明，廣明之下，名曰太陰，太陰之前，名曰陽明，陽明根起於厲兌，名曰陰中之陽。厥陰之表，名曰少陽，少陽根起於竅陰，名曰陰中之少陽。是故三陽之離合也，太陽為開，陽明為闔，少陽為樞。三經者，不得相失也，搏而勿浮，命曰一陽。

帝曰：願聞三陰。岐伯曰：外者為陽，內者為陰，然則中為陰，其沖在下，名曰太陰，太陰根起于隱白，名曰陰中之陰。太陰之後，名曰少陰，少陰根起於湧泉，名曰陰中之少陰。少陰之前，名曰厥陰，厥陰根起於大敦，陰之絕陽，名曰陰之絕陰。是故三陰之離合也，太陰為開，厥

陰為闔，少陰為樞。

三經者不得相失也。搏而勿沉，名曰一陰。陰陽（零重）（零重），積傳為一周，氣裏形表而為相成也。

陰陽別論篇第七

黃帝問曰：人有四經十二從，何謂？岐伯對曰：四經應四時，十二從應十二月，十二月應十二脈。脈有陰陽，知陽者知陰，知陰者知陽。凡陽有五，五五二十五陽。所謂陰者，真藏也，見則為敗，敗必死也；所謂陽者，胃脘之陽也。別於陽者，知病處也；別於陰者，知死生之期。

三陽在頭，三陰在手，所謂一也。別於陽者，知病忌時；別於陰者，知死生之期。謹熟陰陽，

無與眾謀。

所謂陰陽者，去者為陰，至者為陽；靜者為陰，動者為陽；遲者為陰，數者為陽。凡持真脈之藏脈者，肝至懸絕急，十八日死；心至懸絕，九日死；肺至懸絕，十二日死；腎至懸絕，七日死；脾至懸絕，四日死。

曰：二陽之病發心脾，有不得隱曲，女子不月；其傳為風消，其傳為息賁者，死不治。

曰：三陽為病，發寒熱，下為癰腫，及為痿厥（月崙）（疒[娟-女]）；其傳為索澤，其傳為頽疝。

曰：一陽發病，少氣善咳善泄；其傳為心掣，其傳為隔。

二陽一陰發病，主驚駭背痛，善噫善欠，名曰風厥。

二陰一陽發病，善脹心滿善氣。

三陽三陰發病，為偏枯痿易，四支不舉。

一陽曰鉤，鼓一陰曰毛，鼓陽勝急曰弦，鼓陽至而絕曰石，陰陽相過曰溜。

陰爭於內，陽擾於外，魄汗未藏，四逆而起，起則熏肺，使人喘鳴。陰之所生，和本曰和。是故剛與剛，陽氣破散，陰氣乃消亡。淖則剛柔不和，經氣乃絕。

死陰之屬，不過三日而死；生陽之屬，不過四日而死。所謂生陽死陰者，肝之心，謂之生陽。心之肺，謂之死陰。肺之腎，謂之重陰。腎之脾，謂之辟陰，死不治。

結陽者，腫四支。結陰者便血一升，再結二升，三結三升。陰陽結斜，多陰少陽曰石水，少

腹腫。二陽結謂之消，三陽結謂之隔，三陰結謂之水，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。陰搏陽別謂之有子。陰陽虛腸辟死。陽加於陰謂之汗。陰虛陽搏謂之崩。

三陰俱搏，二十日夜半死。二陰俱搏，十三日夕時死。一陰俱搏，十日死。三陽俱搏且鼓，三日死。三陰三陽俱搏，心腹滿，發盡不得隱曲，五日死。二陽俱搏，其病溫，死不治，不過十日死。

靈蘭秘典論篇第八

黃帝問曰：願聞十二藏之相使，貴賤何如？岐伯對曰：悉乎哉問也，請遂言之。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。肺者，相傳之官，治節出焉。肝者，將軍之官，謀慮出焉。膽者，中正之官，

決斷出焉。膾中者，臣使之官，喜樂出焉。脾胃者，倉廩之官，五味出焉。大腸者，傳道之官，變化出焉。小腸者，受盛之官，化物出焉。腎者，作強之官，伎巧出焉。三焦者，決瀆之官，水道出焉。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氣化則能出矣。

凡此十二官者，不得相失也。故主明則下安，以此養生則壽，歿世不殆，以為天下則大昌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，使道閉塞而不通，形乃大傷，以此養生則殃，以為天下者，其宗大危，戒之戒之。

至道在微，變化無窮，孰知其原；審乎哉，消者瞿瞿，孰知其要；閔閔之當，孰者為良。恍惚之數，生於毫釐，毫釐之數，起於度量，千之萬之，可以益大，推之大之，其形乃制。

黃帝曰：善哉！餘聞精光之道，大聖之業，而宣明大道，非齋戒擇吉日，不敢受也。黃帝乃

澤吉日良兆，而藏靈蘭之室，以傳保焉。

六節藏象論篇第九

黃帝問曰：餘聞天以六六之節，以成一歲，人以九九制會，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，以為天地久矣，不知其所謂也。岐伯對曰：昭乎哉問也，請遂言之。夫六六之節，九九制會者，所以正天之度、氣之數也。天度者，所以制日月之行也；氣數者，所以紀化生之用也。

天為陽，地為陰；日為陽，月為陰。行有分紀，周有道理，日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，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，積氣餘而盈閏矣。立端於始，表正於中，推餘於終，而天度畢矣。

帝曰：餘已聞天度矣，願聞氣數何以合之。

岐伯曰：天以六六為節，地以九九制會，天有十日，日六竟而周甲，甲六複而終歲，三百六十日法也。夫自古通天者，生之本，本於陰陽。其氣九州九竅，皆通乎天氣。故其生五，其氣三，三而成天，三而成地，三而成人，三而三之，合則為九，九分為九野，九野為九藏，故形藏四，神藏五，合為九藏以應之也。

帝曰：餘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，夫子言積氣盈閏，願聞何謂氣。請夫子發蒙解惑焉。岐伯曰：此上帝所秘，先師傳之也。帝曰：請遂聞之。岐伯曰：五日謂之候，三候謂之氣，六氣謂之時，四時謂之歲，而各從其主治焉。五運相襲，而皆治之，終暮之日，周而復始，時立氣布，如環無端，候亦同法。故曰：不知年之所加，氣之盛衰，虛實之所起，不可以為工矣。

帝曰：五運之始，如環無端，其太過不及何如？岐伯曰：五氣更立，各有所勝，盛虛之變，此其常也。帝曰：平氣何如？岐伯曰：無過者也。

帝曰：太過不及奈何？岐伯曰：在經有也。帝曰：何謂所勝？岐伯曰：春勝長夏，長夏勝冬，冬勝夏，夏勝秋，秋勝春，所謂得五行時之勝，各以氣命其藏。帝曰：何以知其勝？岐伯曰：求其至也，皆歸始春，未至而至，此謂太過，則薄所不勝，而乘所勝也，命曰氣淫。不分邪僻內生，工不能禁。至而不至，此謂不及，則所勝妄行，而所生受病，所不勝薄之也，命曰氣迫。所謂求其至者，氣至之時也。謹候其時，氣可與期，失時反候，五治不分，邪僻內生，工不能禁也。

帝曰：有不襲乎？岐伯曰：蒼天之氣，不得無常也。氣之不襲，是謂非常，非常則變矣。帝曰：非常而變奈何？岐伯曰：變至則病，所勝則微，所不勝則甚，因而重感於邪，則死矣。故非其時則微，當其時則甚也。

帝曰：善。餘聞氣合而有形，因變以正名。天地之運，陰陽之化，其於萬物，孰少孰多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：悉哉問也，天至廣不可度，地

至大不可量，大神靈問，請陳其方。草生五色，五色之變，不可勝視，草生五味，五味之美，不可勝極，嗜欲不同，各有所通。天食人以五氣，地食人以五味。五氣入鼻，藏於心肺，上使五色修明，音聲能彰。五味入口，藏於腸胃，味有所藏，以養五氣，氣和而生，津液相成，神乃自生。

帝曰：藏象何如？岐伯曰：心者，生之本，神之變也，其華在面，其充在血脈，為陽中之太陽，通於夏氣。肺者，氣之本，魄之處也，其華在毛，其充在皮，為陽中之太陰，通於秋氣。腎者，主蟄，封藏之本，精之處也，其華在發，其充在骨，為陰中之少陰，通於冬氣。肝者，罷極之本，魂之居也，其華在爪，其充在筋，以生血氣，其味酸，其色蒼，此為陽中之少陽，通於春氣。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，倉廩之本，營之居也，名曰器，能化糟粕，轉味而入出者也，其華在唇四白，其充在肌，其味甘，其色黃，此至陰之類，通於土氣。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。

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，二盛病在太陽，三盛病在陽明，四盛已上為格陽。寸口一盛，病在厥陰，二盛病在少陰，三盛病在太陰，四盛已上為關陰。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為關格，關格之脈羸，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，則死矣。

五藏生成篇第十

心之合脈也，其榮色也，其主腎也。肺之合皮也，其榮毛也，其主心也。肝之合筋也，其榮爪也，其主肺也。脾之合肉也，其榮唇也，其主肝也。腎之合骨也，其榮發也，其主脾也。

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；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；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；多食酸，則肉胝而唇揭；多食甘則骨痛而發落，此五味之所傷也。故心欲苦，肺欲辛，肝欲酸，脾欲甘，腎欲鹹，此五味之所合也。

五藏之氣。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，黃如枳實者死，黑如（火台）者死，赤如衄血者死，白如枯骨者死，此五色之見死也。青如翠羽者生，赤如雞冠者生，黃如蟹腹者生，白如豕膏者生，黑如烏羽者生，此五色之見生也。生於心，如以縞裹朱；生於肺，如以縞裹紅；生於肝，如以縞裹紺；生於脾，如以縞裹枯樓實，生於腎，如以縞裹紫，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。

色味當五藏：白當肺，辛，赤當心，苦，青當肝，酸，黃當脾，甘，黑當腎，咸，故白當皮，赤當脈，青當筋，黃當肉，黑當骨。

諸脈者皆屬於目，諸髓者皆屬於腦，諸筋者皆屬於節，諸血者皆屬於心，諸氣者皆屬於肺，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。

故人臥，血歸於肝，肝受血而能視，足受血而能步，掌受血而能握，指受血而能攝。臥出而

風吹之，血凝於膚者為痺，凝於脈者為泣，凝於足者為厥。此三者，血行而不得反其空，故為痺厥也。人有大穀十二分，小谿三百五十四名，少十二俞，此皆衛氣之所留止，邪氣之所客也，針石緣而去之。

診病之始五決為紀，欲知其始，先建其母，所謂五決者五脈也。

是以頭痛巔疾，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，巨陽，甚則入腎。徇蒙招尤，目冥耳聾，下實上虛，過在足少陽、厥陰，甚則入肝。腹滿（月真）脹，支鬲脅，下厥上冒，過在足太陰，陽明。咳嗽上氣，厥在胸中，過在手陽明太陰。心煩頭痛病在鬲中，過在手巨陽，少陰。

夫脈之小大滑澀浮沉，可以指別；五藏之象，可以類推；五藏相音，可以意識；五色微診，可以目察。能合脈色，可以萬全。赤，脈之至也喘而堅，診曰有積氣在中，時害於食，名曰心痹，

得之外疾，思慮而心虛，故邪從之。白，脈之至也，喘而浮，上虛下實，驚，有積氣在胸中，喘而虛，名曰肺癰寒熱，得之醉而使內也。青，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，有積氣在心下支脰，名曰肝癰，得之寒濕，與疝同法，腰痛足清頭痛。黃，脈之至也大而虛，有積氣在腹中，有厥氣名曰厥疝，女子同法，得之疾使四支，汗出當風。黑，脈之至也，上堅而大，有積氣在小腹與陰，名曰腎癰，得之沐浴清水而臥。

凡相五色之奇脈，面黃目青，面黃目赤，面黃目白，面黃目黑者，皆不死也。面青目赤，面赤目白，面青目黑，面黑目白，面赤目青，皆死也。

五藏別論篇第十一

黃帝問曰：余聞方士，或以腦髓為藏，或以腸胃為藏，或以為府，敢問更相反，皆自謂是，不知其道，願聞其說。

岐伯對曰：腦髓骨脈膽女子胞，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，皆藏於陰而象於地，故藏而不寫，名曰奇恒之府。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，此五者，天氣之所生也，其氣象天，故寫而不藏，此受五藏濁氣，名曰傳化之府，此不能久留，輸瀉者也。魄門亦為五藏使，水谷不得久藏。所謂五藏者，藏精氣而不寫也，故滿而不能實。六府者，傳化物而不藏，故實而不能滿也。所以然者，水穀入口，則胃實而腸虛；食下，則腸實而胃虛。故曰：實而不滿，滿而不實也。

帝曰：氣口何以獨為五藏主？岐伯曰：胃者，水穀之海，六府之大源也。五味入口，藏於胃，以養五藏氣，氣口亦太陰也。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，皆出於胃，變見於氣口。故五氣入鼻，藏於心肺，心肺有病，而鼻為之不利也。

凡治病必察其下，適其脈，觀其志意與其病也。拘於鬼神者，不可與言至德。惡于針石者，不可與言至巧。病不許治者，病必不治，治之無功矣。

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

黃帝問曰：醫之治病也，一病而治各不同，皆愈何也？岐伯對曰：地勢使然也。故東方之域，天地之所始生也，魚鹽之地，海濱傍水，其民食魚而嗜咸，皆安其處，美其食，魚者使人熱中，鹽者勝血，故其民皆黑色疏理，其病皆為癰瘍，其治宜砭石，故砭石者，亦從東方來。

西方者，金玉之域，沙石之處，天地之所收引也，其民陵居而多風，水土剛強，其民不衣而

褐薦，其民華食而脂肥，故邪不能傷其形體，其病生於內，其治宜毒藥，故毒藥者，亦從西方來。

北方者，天地所閉藏之域也，其地高陵居，風寒冰冽，其民樂野處而乳食，藏寒生滿病，其治宜灸焫，故灸焫者，亦從北方來。

南方者，天地所長養，陽之所盛處也，其地下，水土弱，霧露之所聚也，其民嗜酸而食胘，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，其病攣痺，其治宜微針，故九針者，亦從南方來。

中央者，其地平以濕，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眾，其民食雜而不勞，故其病多痿厥寒熱，其治宜導引按蹻，故導引按蹻者，亦從中央出也。

故聖人雜合以治，各得其所宜，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，得病之情，知治之大體也。

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

黃帝問曰：余聞古之治病，惟其移精變氣，可祝由而已。今世治病，毒藥治其內，針石治其外，或愈或不愈，何也？

岐伯對曰：往古人居禽獸之間，動作以避寒，陰居以避暑，內無眷慕之累，外無伸宦之形，此恬憺之世，邪不能深入也。故毒藥不能治其內，針石不能治其外，故可移精祝由而已。當今之世不然，憂患緣其內，苦形傷其外，又失四時之從，逆寒暑之宜，賊風數至，虛邪朝夕，內至五藏骨髓，外傷空竅肌膚，所以小病必甚，大病必死，故祝由不能已也。

帝曰：善。余欲臨病人，觀死生，決嫌疑，欲知其要，如日月光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：色脈者，上帝之所貴也，先師之所傳也。上古使飮貸季，理色脈而通神明，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

六合，不離其常，變化相移，以觀其妙，以知其要，欲知其要，則色脈是矣。色以應日，脈以應月，常求其要，則其要也。夫色之變化，以應四時之脈，此上帝之所貴，以合於神明也，所以遠死而近生。生道以長，命曰聖王。中古之治病，至而治之，湯液十日，以去八風五痹之病，十日不已，治以草蘇草菱之枝，本末為助，標本已得，邪氣乃服。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，治不本四時，不知日月，不審逆從，病形已成，乃欲微針治其外，湯液治其內，粗工凶凶，以為可攻，故病未已，新病複起。

帝曰：願聞要道。岐伯曰：治之要極，無失色脈，用之不惑，治之大則。逆從到行，標本不得，亡神失國。去故就新，乃得真人。帝曰：余聞其要于夫子矣，夫子言不離色脈，此餘之所知也。岐伯曰：治之極於一。帝曰：何謂一？岐伯曰：一者，因得之。帝曰：奈何？岐伯曰：閉戶塞牖，系之病者，數問其情，以從其意，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帝曰：善。

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

黃帝問曰：為五穀湯液及醪醴，奈何？岐伯對曰：必以稻米，炊之稻薪，稻米者完，稻薪者堅。帝曰：何以然？岐伯曰：此得天地之和，高下之宜，故能至完，伐取得時，故能至堅也。

帝曰：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，為而不用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，以為備耳，夫上古作湯液，故為而弗服也。中古之世，道德稍衰，邪氣時至，服之萬全。帝曰：今之世不必已何也。岐伯曰：當今之世，必齊毒藥攻其中，鑱石針艾治其外也。

帝曰：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？岐伯曰：神不使也。帝曰：何謂神不使？岐伯曰：針石道也。精神不進，志意不治，故病不可愈。今精壞神去，榮衛不可複收。何者，嗜欲無窮，而憂患不止，精氣弛壞，營泣衛除，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。

帝曰：夫病之始生也，極微極精，必先入結於皮膚。今良工皆稱曰：病成名曰逆，則針石不能治，良藥不能及也。今良工皆得其法，守其數，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，五色日見於目，而病不愈者，亦何暇不早乎。岐伯曰：病為本，工為標，標本不得，邪氣不服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其有不從毫毛而生，五藏陽以竭也，津液充郭，其魄獨居，孤精於內，氣耗於外，形不可與衣相保，此四極急而動中，是氣拒於內，而形施於外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平治於權衡，去宛陳莖，微動四極，溫衣，繆刺其處，以複其形。開鬼門，潔淨府，精以時服，五陽已布，疏滌五藏，故精自生，形自盛，骨肉相保，巨氣乃平。帝曰：善。

玉版論要篇第十五

黃帝問曰：餘聞揆度奇恒，所指不同，用之奈何？岐伯對曰：揆度者，度病之淺深也。奇恒者，言奇病也。請言道之至數，五色脈變，揆度奇恒，道在於一。神轉不回，回則不轉，乃失其機，至數之要，迫近於微，著之玉版，命曰合玉機。

容色見上下左右，各在其要。其色見淺者，湯液主治，十日已。其見深者，必齊主治，二十一日已。其見大深者，醪酒主治，百日已。色夭面脫，不治，百日盡已。脈短氣絕死，病溫虛甚死。色見上下左右，各在其要。上為逆，下為從。女子右為逆，左為從；男子左為逆，右為從。易，重陽死，重陰死。陰陽反他，治在權衡相奪，奇恒事也，揆度事也。

搏脈痹癢，寒熱之交。脈孤為消氣，虛泄為

奪血。孤為逆，虛為從。行奇恒之法，乙太陰始。行所不勝曰逆，逆則死；行所勝曰從，從則活。八風四時之勝，終而複始，逆行一過，不復可數，論要畢矣。

診要經終論篇第十六

黃帝問曰：診要何如？岐伯對曰：正月二月，天氣始方，地氣始發，人氣在肝。三月四月，天氣正方，地氣定發，人氣在脾。五月六月，天氣盛，地氣高，人氣在頭。七月八月，陰氣始殺，人氣在肺。九月十月，陰氣始冰，地氣始閉，人氣在心。十一月十二月，冰複，地氣合，人氣在腎。

故春刺散俞，及與分理，血出而止，甚者傳氣，間者環也。夏刺絡俞，見血而止，盡氣閉環，痛病必下。秋刺皮膚，循理，上下同法，神變而

止。冬刺俞竅於分理，甚者直下，間者散下。春夏秋冬，各有所刺，法其所在。

春刺夏分，脈亂氣微，入淫骨髓，病不能愈，令人不嗜食，又且少氣。春刺秋分，筋攣逆氣，環為嗽，病不愈，令人時驚，又且哭。春刺冬分，邪氣著藏，令人脹，病不愈，又且欲言語。

夏刺春分，病不愈，令人解墮，夏刺秋分，病不愈，令人心中欲無言，惕惕如人將捕之。夏刺冬分，病不愈，令人少氣，時欲怒。

秋刺春分，病不已，令人惕然，欲有所為，起而忘之。秋刺夏分，病不已，令人益嗜臥，又且善夢。秋刺冬分，病不已，令人灑灑時寒。

冬刺春分，病不已，令人欲臥不能眠，眠而有見。冬刺夏分，病不愈，氣上，發為諸痹。冬刺秋分，病不已，令人善渴。

凡刺胸腹者，必避五藏。中心者，環死；中脾者，五日死；中腎者，七日死；中肺者，五日死；中鬲者，皆為傷中，其病雖愈，不過一歲必死。刺避五藏者，知逆從也。所謂從者，鬲與脾腎之處，不知者反之。刺胸腹者，必以布檄著之，乃從單布上刺，刺之不愈，複刺。刺針必肅，刺腫搖針，經刺勿搖，此刺之道也。

帝曰：願聞十二經脈之終，奈何？岐伯曰：太陽之脈，其終也，戴眼反折，癰癢，其色白，絕汗乃出，出則死矣。少陽終者，耳聾，百節皆縱，目寰絕系，絕系一日半死，其死也，色先青白，乃死矣。陽明終者，口目動作，善驚忘言，色黃，其上下經盛，不仁，則終矣。少陰終者，面黑齒長而垢，腹脹閉，上下不通而終矣。太陰終者，腹脹閉不得息，善噫善嘔，嘔則逆，逆則面赤，不逆則上下不通，不通則面黑皮，毛焦而終矣。厥陰終者，中熱嗌幹，善溺心煩，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。此十二經之所敗也。

脈要精微論篇第十七

黃帝問曰：診法何如？岐伯對曰：診法常以平旦，陰氣未動，陽氣未散，飲食未進，經脈未盛，絡脈調勻，氣血未亂，故乃可診有過之脈。

切脈動靜而視精明，察五色，觀五藏有餘不足，六府強弱，形之盛衰，以此參伍，決死生之分。

夫脈者，血之府也，長則氣治，短則氣病，數則煩心，大則病進，上盛則氣高，下盛則氣脹，代則氣衰，細則氣少，澀則心痛，渾渾革至如湧泉，病進而色弊，綿綿其去如弦絕，死。

夫精明五色者，氣之華也。赤欲如白裹朱，不欲如赭；白欲如鵝羽，不欲如鹽；青欲如蒼壁之澤，不欲如藍；黃欲如羅裹雄黃，不欲如黃土；

黑欲如重漆色，不欲如地蒼。五色精微象見矣，其壽不久也。夫精明者，所以視萬物，別白黑，審短長。以長為短，以白為黑，如是則精衰矣。

五藏者，中之守也，中盛藏滿，氣勝傷恐者，聲如從室中言，是中氣之濕也。言而微，終日乃複言者，此奪氣也。衣被不斂，言語善惡，不避親疏者，此神明之亂也。倉廩不藏者，是門戶不要也。水泉不止者，是膀胱不藏也。得守者生，失守者死。

夫五藏者，身之強也，頭者精明之府，頭頃視深，精神將奪矣。背者胸中之府，背曲肩隨，府將壞矣。腰者腎之府，轉搖不能，腎將憊矣。膝者筋之府，屈伸不能，行則僂附，筋將憊矣。骨者髓之府，不能久立，行則振掉，骨將憊矣。得強則生，失強則死。

岐伯曰：反四時者，有餘為精，不足為消。應太過，不足為精；應不足，有餘為消。陰陽不

相應，病名曰關格。

帝曰：脈其四時動奈何，知病之所在奈何，知病之所變奈何，知病乍在內奈何，知病乍在外奈何，請問此五者，可得聞乎。岐伯曰：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。萬物之外，六合之內，天地之變，陰陽之應，彼春之暖，為夏之暑，彼秋之忿，為冬之怒，四變之動，脈與之上下，以春應中規，夏應中矩，秋應中衡，冬應中權。是故冬至四十五日，陽氣微上，陰氣微下；夏至四十五日，陰氣微上，陽氣微下。陰陽有時，與脈為期，期而相失，知脈所分，分之有期，故知死時。微妙在脈，不可不察，察之有紀，從陰陽始，始之有經，從五行生，生之有度，四時為宜，補寫勿失，與天地如一，得一之情，以知死生。是故聲合五音，色合五行，脈合陰陽。

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，陽盛則夢大火燔灼，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；上盛則夢飛，下盛則夢墮；甚飽則夢予，甚饑則夢取；肝氣盛則夢

怒，肺氣盛則夢哭；短蟲多則夢聚眾，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。

是故持脈有道，虛靜為保。春日浮，如魚之遊在波；夏日在膚，泛泛乎萬物有餘；秋日下膚，蟄蟲將去；冬日在骨，蟄蟲周密，君子居室。故曰：知內者按而紀之，知外者終而始之。此六者，持脈之大法。

心脈搏堅而長，當病舌卷不能言；其奕而散者，當消環自己。肺脈搏堅而長，當病唾血；其奕而散者，當病灌汗，至今不復散發也。肝脈搏堅而長，色不青，當病墜若搏，因血在脅下，令人喘逆；其奕而散色澤者，當病溢飲，溢飲者喝暴多飲，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。胃脈搏堅而長，其色赤，當病折髀；其奕而散者，當病食痹。脾脈搏堅而長，其色黃，當病少氣；其奕而散色不澤者，當病足胻腫，若水狀也。腎脈搏堅而長，其色黃而赤者，當病折腰；其而散者，當病少血，至今不復也。

帝曰：診得心脈而急，此為何病，病形何如？岐伯曰：病名心疝，少腹當有形也。帝曰：何以言之。岐伯曰：心為牡藏，小腸為之使，故曰少腹當有形也。帝曰：診得胃脈，病形何如？岐伯曰：胃脈實則脹，虛則泄。

帝：病成而變何謂？岐伯曰：風成為寒熱，痺成為消中，厥成為巔疾，久風為飧泄，脈風成為癰，病之變化，不可勝數。

帝曰：諸癰腫筋攣骨痛，此皆安生。岐伯曰：此寒氣之腫，八風之變也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此四時之病，以其勝治之，愈也。

帝曰：有故病五藏發動，因傷脈色，各何以其久暴至之病乎。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。徵其脈小色不奪者，新病也；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，此久病也；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，此久病也；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，新病也。肝與腎脈並至，

其色蒼赤，當病毀傷，不見血，已見血，濕若中水也。

尺內兩傍，則季脅也，尺外以候腎，尺裏以候腹。中附上，左外以候肝，內以候鬲；右，外以候胃，內以候脾。上附上，右外以候肺，內以候胸中；左，外以候心，內以候膻中。前以候前，後以候後。上竟上者，胸喉中事也；下竟下者，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。

粗大者，陰不足陽有餘，為熱中也。來疾去徐，上實下虛，為厥巔疾；來徐去疾，上虛下實，為惡風也。故中惡風者，陽氣受也。有脈俱沉細數者，少陰厥也；沉細數散者，寒熱也；浮而散者為（目旬）僕。諸浮不躁者皆在陽，則為熱，其有躁者在手。諸細而沉者皆在陰，則為骨痛；其有靜者在足。數動一代者，病在陽之脈也，泄及便膿血。諸過者，切之，澀者陽氣有餘也，滑者陰氣有餘也。陽氣有餘，為身熱無汗，陰氣有餘，為多汗身寒，陰陽有餘，則無汗而寒。推而

外之，內而不外，有心腹積也。推而內之，外而不內，身有熱也。推而上之，上而不下，腰足清也。推而下之，下而不上，頭項痛也。按之至骨，脈氣少者，腰脊痛而身有痺也。

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

黃帝問曰：平人何如？岐伯對曰：人一呼脈再動，一吸脈亦再動，呼吸定息脈五動，閏以太息，命曰平人。平人者，不病也。常以不病調病人，醫不病，故為病人平息以調之為法。人一呼脈一動，一吸脈一動，曰少氣。人一呼脈三動，一吸脈三動而躁，尺熱曰病溫，尺不熱脈滑曰病風，脈澀曰痺。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，脈絕不至曰死，乍疏乍數曰死。

平人之常氣稟於胃，胃者，平人之常氣也，人無胃氣曰逆，逆者死。

春胃微弦曰平，弦多胃少曰肝病，但弦無胃曰死，胃而有毛曰秋病，毛甚曰今病。藏真散於肝，肝藏筋膜之氣也，夏胃微鉤曰平，鉤多胃少曰心病，但鉤無胃曰死，胃而有石曰冬病，石甚曰今病。藏真通於心，心藏血脈之氣也。長夏胃微軟弱曰平，弱多胃少曰脾病，但代無胃曰死，軟弱有石曰冬病，弱甚曰今病。藏真濡於脾，脾藏肌肉之氣也。秋胃微毛曰平，毛多胃少曰肺病，但毛無胃曰死，毛而有弦曰春病，弦甚曰今病。藏真高於肺，以行榮衛陰陽也。冬胃微石曰平，石多胃少曰腎病，但石無胃曰死，石而有鉤曰夏病，鉤甚曰今病。藏真下於腎，腎藏骨髓之氣也。

胃之大絡，名曰虛裏，貫鬲絡肺，出於左乳下，其動應衣，脈宗氣也。盛喘數絕者，則病在中；結而橫，有積矣；絕不至曰死。乳之下其動應衣，宗氣泄也。

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，寸口之脈中手短者，

曰頭痛。寸口脈中手長者，曰足脛痛。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，曰肩背痛。寸口脈沉而堅者，曰病在中。寸口脈浮而盛者，曰病在外。寸口脈沉而弱，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。寸口脈沉而橫，曰脅下有積，腹中有橫積痛。寸口脈沉而喘，曰寒熱。脈盛滑堅者，曰病在外。脈小實而堅者，病在內。脈小弱以澀，謂之久病。脈滑浮而疾者，謂之新病。脈急者，曰疝瘕少腹痛。脈滑曰風。脈澀曰痹。緩而滑曰熱中。盛而緊曰脹。

脈從陰陽，病易已；脈逆陰陽，病難已。脈得四時之順，曰病無他；脈反四時及不間藏，曰難已。

臂多青脈，曰脫血。尺脈緩澀，謂之解（イ亦）。安臥脈盛，謂之脫血。尺澀脈滑，謂之多汗。尺寒脈細，謂之後泄。脈尺常熱者，謂之熱中。

肝見庚辛死，心見壬癸死，脾見甲乙死，肺見丙丁死，腎見戊己死，是謂真藏見，皆死。

頸脈動喘疾欬，曰水。目裏微腫如臥蠶起之狀，曰水。溺黃赤安臥者，黃疸。已食如饑者，胃疸。面腫曰風。足脛腫曰水。目黃者曰黃疸。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，妊子也。

脈有逆從，四時未有藏形，春夏而脈瘦，秋冬而脈浮大，命曰逆四時也。風熱而脈靜，泄而脫血脈實，病在中，脈虛，病在外，脈澀堅者，皆難治，命曰反四時也。

人以水穀為本，故人絕水谷則死，脈無胃氣亦死，所謂無胃氣者，但得真藏脈不得胃氣也。所謂脈不得胃氣者，肝不弦腎不石也。

太陽脈至，洪大以長；少陽脈至，乍數乍疏，乍短乍長；陽明脈至，浮大而短。

夫平心脈來，累累如連珠，如循琅玕，曰心平，夏以胃氣為本，病心脈來，喘喘連屬，其中

微曲，曰心病，死心脈來，前曲後居，如操帶鉤，曰心死。

平肺脈來，厭厭聶聶，如落榆莢，曰肺平，秋以胃氣為本。病肺脈來，不上不下，如循雞羽，曰肺病。死肺脈來，如物之浮，如風吹毛，曰肺死。

平肝脈來，軟弱招招，如揭長竿末梢，曰肝平，春以胃氣為本。病肝脈來，盈實而滑，如循長竿，曰肝病。死肝脈來，急益勁，如新張弓弦，曰肝死。

平脾脈來，和柔相離，如雞踐地，曰脾平，長夏以胃氣為本。病脾脈來，實而盈數，如雞舉足，曰脾病。死脾脈來，銳堅如烏之喙，如鳥之距，如屋之漏，如水之流，曰脾死。

平腎脈來，喘喘累累如鉤，按之而堅，曰腎平，冬以胃氣為本。病腎脈來，如引葛，按之益

堅，曰腎病。死腎脈來，發如奪索，辟辟如彈石，曰腎死。

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

黃帝問曰：春脈如弦，何如而弦？岐伯對曰：春脈者肝也，東方木也，萬物之所以始生也，故其氣來，軟弱輕虛而滑，端直以長，故曰弦，反此者病。帝曰：何如而反。岐伯曰：其氣來實而強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；其氣來不實而微，此謂不及，病在中。帝曰：春脈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則令人善忘，忽忽眩冒而顛疾；其不及，則令人胸痛引背，下則兩胠脅滿。帝曰：善。

夏脈如鉤，何如而鉤？岐伯曰：夏脈者心也，南方火也，萬物之所以盛長也，故其氣來盛去衰，故曰鉤，反此者病。帝曰：何如而反。岐伯曰：

其氣來盛去亦盛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；其氣來不盛去反盛，此謂不及，病在中。帝曰：夏脈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，為浸淫；其不及，則令人煩心，上見欬唾，下為氣泄。帝曰：善。

秋脈如浮，何如而浮？岐伯曰：秋脈者肺也，西方金也，萬物之所以收成也，故其氣來，輕虛以浮，來急去散，故曰浮，反此者病。帝曰：何如而反。岐伯曰：其氣來，毛而中央堅，兩傍虛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；其氣來，毛而微，此謂不及，病在中。帝曰：秋脈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，慍慍然；其不及，則令人喘，呼吸少氣而欬，上氣見血，下聞病音。帝曰：善。

冬脈如營，何如而營？岐伯曰：冬脈者腎也，北方水也，萬物之所以合藏也，故其氣來，沉以搏，故曰營，反此者病。帝曰：何如而反。岐伯曰：其氣來如彈石者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；其去

如數者，此謂不及，病在中。帝曰：冬脈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，則令人解（仆亦），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；其不及，則令人心懸如病飢，眇中清，脊中痛，少腹滿，小便變。帝曰：善。

帝曰：四時之序，逆從之變異也，然脾脈獨何主。岐伯曰：脾脈者土也，孤藏以灌四傍者也。帝曰：然則脾善惡，可得見之乎。岐伯曰：善者不可得見，惡者可見。帝曰：惡者何如可見。岐伯曰：其來如水之流者，此謂太過，病在外；如鳥之喙者，此謂不及，病在中。帝曰：夫子言脾為孤藏，中央土以灌四傍，其太過與不及，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，則令人四支不舉；其不及，則令人九竅不通，名曰重強。

帝瞿然而起，再拜而稽首曰：善。吾得脈之大要，天下至數，五色脈變，揆度奇恆，道在於一，神轉不回，回則不轉，乃失其機，至數之要，迫近以微，著之玉版，藏之藏府，每旦讀之，名

曰玉機。

五藏受氣於其所生，傳之於其所勝，氣舍於其所生，死於其所不勝。病之且死，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，病乃死。此言氣之逆行也，故死。肝受氣於心，傳之於脾，氣舍於腎，至肺而死。心受氣於脾，傳之於肺，氣舍於肝，至腎而死。脾受氣於肺，傳之於腎，氣舍於心，至肝而死。肺受氣於腎，傳之於肝，氣舍於脾，至心而死。腎受氣於肝，傳之於心，氣舍於肺，至脾而死。此皆逆死也。一日一夜五分之，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。

黃帝曰：五藏相通，移皆有次，五藏有病，則各傳其所勝。不治，法三月若六月，若三日若六日，傳五藏而當死，是順傳所勝之次。故曰：別于陽者，知病從來；別于陰者，知死生之期。言知至其所困而死。

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，今風寒客於人，使人

毫毛畢直，皮膚閉而為熱，當是之時，可汗而發也；或痺不仁腫痛，當是之時，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。弗治，病入舍於肺，名曰肺痺，發欬上氣。弗治，肺即傳而行之肝，病名曰肝痺，一名曰厥，脅痛出食，當是之時，可按若刺耳。弗治，肝傳之脾，病名曰脾風，發瘧，腹中熱，煩心出黃，當此之時，可按可藥可浴。弗治，脾傳之腎，病名曰疝瘕，少腹冤熱而痛，出白，一名曰蠱，當此之時，可按可藥。弗治，腎傳之心，病筋脈相引而急，病名曰癰，當此之時，可灸可藥。弗治，滿十日，法當死。腎因傳之心，心即複反傳而行之肺，發寒熱，法當三歲死，此病之次也。

然其卒發者，不必治於傳，或其傳化有不以次，不以次入者，憂恐悲喜怒，令不得以其次，故令人有大病矣。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，怒則肝氣乘矣，悲則肺氣乘矣，恐則脾氣乘矣，憂則心氣乘矣，此其道也。故病有五，五五二十五變，及其傳化。傳，乘之名也。

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胸中氣滿，喘息不便，其氣動形，期六月死，真藏脈見，乃予之期日。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胸中氣滿，喘息不便，內痛引肩項，期一月死，真藏見，乃予之期日。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胸中氣滿，喘息不便，內痛引肩項，身熱脫肉破（月囿），真藏見，十月之內死。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肩髓內消，動作益衰，真藏來見，期一歲死，見其真藏，乃予之期日。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胸中氣滿，腹內痛，心中不便，肩項身熱，破（月囿）脫肉，目匡陷，真藏見，目不見人，立死，其見人者，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。

急虛身中卒至，五藏絕閉，脈道不通，氣不往來，譬如墮溺，不可為期。其脈絕不來，若人一息五六至，其形肉不脫，真藏雖不見，猶死也。

真肝脈至，中外急，如循刀刃責責然，如按琴瑟弦，色青白不澤，毛折，乃死。真心脈至，堅而搏，如循薏苡子累累然，色赤黑不澤，毛折，

乃死。真肺脈至，大而虛，如以毛羽中人膚，色白赤不澤，毛折，乃死。真腎脈至，搏而絕，如指彈石辟辟然，色黑黃不澤，毛折，乃死。真脾脈至，弱而乍數乍疏，色黃青不澤，毛折，乃死。諸真藏脈見者，皆死，不治也。

黃帝曰：見真藏曰死，何也。岐伯曰：五藏者，皆稟氣於胃，胃者，五藏之本也，藏氣者，不能自致於手太陰，必因於胃氣，乃至於手太陰也，故五藏各以其時，自為而至於手太陰也。故邪氣勝者，精氣衰也，故病甚者，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，故真藏之氣獨見，獨見者病勝藏也，故曰死。帝曰：善。

黃帝曰：凡治病，察其形氣色澤，脈之盛衰，病之新故，乃治之無後其時。形氣相得，謂之可治；色澤以浮，謂之易已；脈從四時，謂之可治；脈弱以滑，是有胃氣，命曰易治，取之以時。形氣相失，謂之難治；色夭不澤，謂之難已；脈實以堅，謂之益甚；脈逆四時，為不可治。必察四

難，而明告之。

所謂逆四時者，春得肺脈，夏得腎脈，秋得心脈，冬得脾脈，其至皆懸絕沉澀者，命曰逆。四時未有藏形，于春夏而脈沉澀，秋冬而脈浮大，名曰逆四時也。

病熱脈靜，泄而脈大，脫血而脈實，病在中脈實堅，病在外，脈不實堅者，皆難治。

黃帝曰：余聞虛實以決死生，願聞其情。岐伯曰：五實死，五虛死。帝曰：願聞五實五虛。岐伯曰：脈盛，皮熱，腹脹，前後不通，悶瞀，此謂五實。脈細，皮寒，氣少，泄利前後，飲食不入，此謂五虛。帝曰：其時有生者，何也。岐伯曰：漿粥入胃，泄注止，則虛者活；身汗得後利，則實者活。此其候也。

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

黃帝問曰：余聞九針于夫子，眾多博大，不可勝數。余願聞要道，以屬子孫，傳之後世，著之骨髓，藏之肝肺，歆血而受，不敢妄泄，令合天道，必有終始，上應天光星辰曆紀，下副四時五行，貴賤更互，冬陰夏陽，以人應之奈何，願聞其方。

岐伯對曰：妙乎哉問也！此天地之至數。帝曰：願聞天地之至數，合於人形，血氣通，決死生，為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天地之至數，始於一，終於九焉。一者天，二者地，三者人，因而三之，三三者九，以應九野。故人有三部，部有三候，以決死生，以處百病，以調虛實，而除邪疾。

帝曰：何謂三部。岐伯曰：有下部，有中部，有上部，部各有三候，三候者，有天有地有人也，

必指而導之，乃以為真。上部天，兩額之動脈；上部地，兩頰之動脈；上部人，耳前之動脈。中部天，手太陰也；中部地，手陽明也；中部人，手少陰也。下部天，足厥陰也；下部地，足少陰也；下部人，足太陰也。故下部之天以候肝，地以候腎，人以候脾胃之氣。

帝曰：中部之候奈何？岐伯曰：亦有天，亦有地，亦有人。天以候肺，地以候胸中之氣，人以候心。帝曰：上部以何候之。岐伯曰：亦有天，亦有地，亦有人，天以候頭角之氣，地以候口齒之氣，人以候耳目之氣。三部者，各有天，各有地，各有人。三而成天，三而成地，三而成人，三而三之，合則為九，九分為九野，九野為九藏。故神藏五，形藏四，合為九藏。五藏已敗，其色必夭，夭必死矣。

帝曰：以候奈何？岐伯曰：必先度其形之肥瘦，以調其氣之虛實，實則瀉之，虛則補之。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，無問其病，以平為期。

帝曰：決死生奈何？岐伯曰：形盛脈細，少氣不足以息者，危。形瘦脈大，胸中多氣者，死。形氣相得者，生。參伍不調者，病。三部九候皆相失者，死。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，病甚。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，死。中部之候雖獨調，與眾藏相失者，死。中部之候相減者，死。目內陷者死。

帝曰：何以知病之所在。岐伯曰：察九候，獨小者病，獨大者病，獨疾者病，獨遲者病，獨熱者病，獨寒者病，獨陷下者病。以左手足上，去踝五寸按之，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，其應過五寸以上，蠕蠕然者，不病；其應疾，中手渾渾然者，病；中手徐徐然者，病；其應上不能至五寸，彈之不應者，死。是以脫肉身不去者，死。中部乍疏乍數者，死。其脈代而鉤者，病在絡脈。九候之相應也，上下若一，不得相失。一候後則病，二候後則病甚，三候後則病危。所謂後者，應不俱也。察其府藏，以知死生之期。必先知經脈，

然後知病脈，真藏脈見者勝死。足太陽氣絕者，其足不可屈伸，死必戴眼。

帝曰：冬陰夏陽奈何？岐伯曰：九候之脈，皆沉細懸絕者為陰，主冬，故以夜半死。盛躁喘數者為陽，主夏，故以日中死。是故寒熱病者，以平旦死。熱中及熱病者，以日中死。病風者，以日夕死。病水者，以夜半死。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者，日乘四季死。形肉已脫，九候雖調，猶死。七診雖見，九候皆從者不死。所言不死者，風氣之病，及經月之病，似七診之病而非也，故言不死。若有七診之病，其脈候亦敗者死矣，必發噦噫。必審問其所始病，與今之所方病，而後各切循其脈，視其經絡浮沉，以上下逆從循之，其脈疾者不病，其脈遲者病，脈不往來者死，皮膚著者死。

帝曰：其可治者奈何？岐伯曰：經病者治其經，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，血病身有痛者，治其經絡。其病者在奇邪，奇邪之脈則繆刺之。留瘦

不移，節而刺之。上實下虛，切而從之，索其結絡脈，刺出其血，以見通之。瞳子高者，太陽不足，戴眼者，太陽已絕，此決死生之要，不可不察也。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，留針。

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

黃帝問曰：人之居處動靜勇怯，脈亦為之變乎。岐伯對曰：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，皆為變也。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，淫氣病肺。有所墮恐，喘出於肝，淫氣害脾。有所驚恐，喘出於肺，淫氣傷心。度水跌僕，喘出於腎與骨，當是之時，勇者氣行則已，怯者則著而為病也。故曰：診病之道，觀人勇怯，骨肉皮膚，能知其情，以為診法也。

故飲食飽甚，汗出於胃。驚而奪精，汗出於心。持重遠行，汗出於腎。疾走恐懼，汗出於肝。

搖體勞苦，汗出於脾。故春夏秋冬，四時陰陽，生病起於過用，此為常也。

食氣入胃，散精於肝，淫氣於筋。食氣入胃，濁氣歸心，淫精於脈。脈氣流經，經氣歸於肺，肺朝百脈，輸精於皮毛。毛脈合精，行氣於府。府精神明，留于四藏，氣歸於權衡。權衡以平，氣口成寸，以決死生。

飲入于胃，遊溢精氣，上輸於脾。脾氣散精，上歸於肺，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。水精四布，五經並行，合于四時五藏陰陽，揆度以為常也。

太陽藏獨至，厥喘虛氣逆，是陰不足陽有餘也，表裏當俱寫，取之下俞，陽明藏獨至，是陽氣重並也，當寫陽補陰，取之下俞。少陽藏獨至，是厥氣也，蹻前卒大，取之下俞，少陽獨至者，一陽之過也。太陰藏搏者，用心省真，五脈氣少，胃氣不平，三陰也，宜治其下俞，補陽寫陰。一陽獨嘯，少陽厥也，陽並於上，四脈爭張，氣歸

於腎，宜治其經絡，寫陽補陰。一陰至，厥陰之治也，真陰（疒娟之右）心，厥氣留薄，發為白汗，調食和藥，治在下俞。

帝曰：太陽藏何象。岐伯曰：象三陽而浮也。帝曰：少陽藏何象。岐伯曰：象一陽也，一陽藏者，滑而不實也。帝曰：陽明藏何象。岐伯曰：象大浮也，太陰藏搏，言伏鼓也。二陰搏至，腎沉不浮也。

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

黃帝問曰：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，何如而從，何如而逆，得失之意，願聞其事。岐伯對曰：五行者，金木水火土也，更貴更賤，以知死生，以決成敗，而定五藏之氣，間甚之時，死生之期也。

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肝主春，足厥陰少陽主治，其日甲乙，肝苦急，急食甘以緩之。心主夏，手少陰太陽主治，其日丙丁，心苦緩，急食酸以收之。脾主長夏，足太陰陽明主治，其日戊己，脾苦濕，急食苦以燥之。肺主秋，手太陰陽明主治，其日庚辛，肺苦氣上逆，急食苦以泄之。腎主冬，足少陰太陽主治，其日壬癸，腎苦燥，急食辛以潤之，開腠理，致津液，通氣也。

病在肝，愈于夏，夏不愈，甚於秋，秋不死，持於冬，起於春，禁當風。肝病者，愈在丙丁，丙丁不愈，加于庚辛，庚辛不死，持於壬癸，起於甲乙。肝病者，平旦慧，下晡甚，夜半靜。肝欲散，急食辛以散之，用辛補之，酸寫之。

病在心，愈在長夏，長夏不愈，甚於冬，冬不死，持於春，起于夏，禁溫食熱衣。心病者，愈在戊己，戊己不愈，加於壬癸，壬癸不死，持於甲乙，起于丙丁。心病者，日中慧，夜半甚，平旦靜。心欲軟，急食鹹以軟之，用鹹補之，甘

寫之。

病在脾，愈在秋，秋不愈，甚於春，春不死，持于夏，起于長夏，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。脾病者，愈在庚辛，庚辛不愈，加於甲乙，甲乙不死，持于丙丁，起於戊己。脾病者，日晡慧，日出甚，下晡靜。脾欲緩，急食甘以緩之，用苦寫之，甘補之。

病在肺，愈在冬，冬不愈，甚于夏，夏不死，持于長夏，起於秋，禁寒飲食寒衣。肺病者，愈在壬癸，壬癸不愈，加于丙丁，丙丁不死，持於戊己，起于庚辛。肺病者，下晡慧，日中甚，夜半靜。肺欲收，急食酸以收之，用酸補之，辛寫之。

病在腎，愈在春，春不愈，甚于長夏，長夏不死，持於秋，起於冬，禁犯燁（火矣）熱食溫灸衣。腎病者，愈在甲乙，甲乙不愈，甚於戊己，戊己不死，持于庚辛，起於壬癸。腎病者，夜半

慧，四季甚，下晡靜。腎欲堅，急食苦以堅之，用苦補之，鹹寫之。

夫邪氣之客於身也，以勝相加，至其所生而愈，至其所不勝而甚，至於所生而持，自得其位而起。必先定五藏之脈，乃可言間甚之時，死生之期也。

肝病者，兩脅下痛引少腹，令人善怒，虛則目（目荒）（目荒）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善恐，如人將捕之，取其經，厥陰與少陽，氣逆，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。取血者。

心病者，胸中痛，脅支滿，脅下痛，膺背肩甲間痛，兩臂內痛；虛則胸腹大，脅下與腰相引而痛，取其經，少陰太陽，舌下血者。其變病，刺郤中血者。

脾病者，身重善肌肉痿，足不收行，善癢，腳下痛；虛則腹滿腸鳴，飧泄食不化，取其經，

太陰陽明少陰血者。

肺病者，喘咳逆氣，肩背痛，汗出，尻陰股膝髀（月崙）（骨行）足皆痛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，耳聾嗌幹，取其經，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。

腎病者，腹大脛腫，喘咳身重，寢汗出，憎風；虛則胸中痛，大腹小腹痛，清厥意不樂，取其經，少陰太陽血者。

肝色青，宜食甘，粳米牛肉棗葵皆甘。心色赤，宜食酸，小豆犬肉李韭皆酸。肺色白，宜食苦，麥羊肉杏薤皆苦。脾色黃，宜食鹹，大豆豕肉栗藿皆鹹。腎色黑，宜食辛，黃黍雞肉桃蔥皆辛。辛散，酸收，甘緩，苦堅，鹹軟。

毒藥攻邪，五穀為養，五果為助，五畜為益，五菜為充，氣味合而服之，以補精益氣。此五者，有辛酸甘苦鹹，各有所利，或散，或收，或緩，或急，或堅，或軟，四時五藏，病隨五味所宜也。

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

五味所入：酸入肝，辛入肺，苦入心，鹹入腎，甘入脾，是謂五入。

五氣所病：心為噫，肺為咳，肝為語，脾為吞，腎為欠為嚏，胃為氣逆，為噦為恐，大腸小腸為泄，下焦溢為水，膀胱不利為癰，不約為遺溺，膽為怒，是謂五病。

五精所並：精氣並於心則喜，並於肺則悲，並於肝則憂，並於脾則畏，並於腎則恐，是謂五並，虛而相並者也。

五藏所惡：心惡熱，肺惡寒，肝惡風，脾惡濕，腎惡燥，是謂五惡。

五藏化液：心為汗，肺為涕，肝為淚，脾為涎，腎為唾，是謂五液。

五味所禁：辛走氣，氣病無多食辛；鹹走血，血病無多食鹹；苦走骨，骨病無多食苦；甘走肉，肉病無多食甘；酸走筋，筋病無多食酸；是謂五禁，無令多食。

五病所發：陰病發于骨，陽病發于血，陰病發于肉，陽病發于冬，陰病發于夏，是謂五發。

五邪所亂：邪入于陽則狂，邪入于陰則痹，搏陽則為顛疾，搏陰則為瘖，陽入之陰則靜，陰出之陽則怒，是謂五亂。

五邪所見：春得秋脈，夏得冬脈，長夏得春脈，秋得夏脈，冬得長夏脈，名曰陰出之陽，病善怒不治，是謂五邪。皆同命，死不治。

五藏所藏：心藏神，肺藏魄，肝藏魂，脾藏

意，腎藏志，是謂五藏所藏。

五藏所主：心主脈，肺主皮，肝主筋，脾主肉，腎主骨，是謂五主。

五勞所傷：久視傷血，久臥傷氣，久坐傷肉，久立傷骨，久行傷筋，是謂五勞所傷。

五脈應象：肝脈弦，心脈鉤，脾脈代，肺脈毛，腎脈石，是謂五藏之脈。

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

夫人之常數，太陽常多血少氣，少陽常少血多氣，陽明常多氣多血，少陰常少血多氣，厥陰常多血少氣，太陰常多氣少血，此天之常數。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，少陽與厥陰為表裏，陽明與太陰為表裏，是為足陰陽也。手太陽與少陰為表

裏，少陽與心主為表裏，陽明與太陰為表裏，是為手之陰陽也。今知手足陰陽所苦，凡治病必先去其血，乃去其所苦，伺之所欲，然後寫有餘，補不足。

欲知背俞，先度其兩乳間，中折之，更以他草度去半已，即以兩隅相拄也，乃舉以度其背，令其一隅居上，齊脊大柱，兩隅在下，當其下隅者，肺之俞也。複下一度，心之俞也。複下一度，左角肝之俞也，右角脾之俞也。複下一度，腎之俞也。是謂五藏之俞，灸刺之度也。

形樂志苦，病生於脈，治之以灸刺。形樂志樂，病生於肉，治之以針石。形苦志樂，病生於筋，治之以熨引。形苦志苦，病生於咽嗑，治之以百藥。形數驚恐，經絡不通，病生於不仁，治之以按摩醪藥。是謂五形志也。

刺陽明出血氣，刺太陽，出血惡氣，刺少陽，出氣惡血，刺太陰，出氣惡血，刺少陰，出氣惡

血，刺厥陰，出血惡氣也。

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

黃帝問曰：天覆地載，萬物悉備，莫貴於人，人以天地之氣生，四時之法成，君王眾庶，盡欲全形，形之疾病，莫知其情，留淫日深，著於骨髓，心私慮之，餘欲針除其疾病，為之奈何？

岐伯對曰：夫鹽之味鹹者，其氣令器津泄；弦絕者，其音嘶敗；木敷者，其葉發；病深者，其聲噦。人有此三者，是謂壞府，毒藥無治，短針無取，此皆絕皮傷肉，血氣爭黑。

帝曰：餘念其痛，心為之亂惑，反甚其病，不可更代，百姓聞之，以為殘賊，為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夫人生於地，懸命於天，天地合氣，命之曰人。人能應四時者，天地為之父母；知萬物者，謂之天子。天有陰陽，人有十二節；天有寒暑，

人有虛實。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，不失四時；知十二節之理者，聖智不能欺也；能存八動之變，五勝更立；能達虛實之數者，獨出獨入，呿吟至微，秋毫在目。

帝曰：人生有形，不離陰陽，天地合氣，別為九野，分為四時，月有小大，日有短長，萬物並至，不可勝量，虛實呿吟，敢問其方。

岐伯曰：木得金而伐，火得水而滅，土得木而達，金得火而缺，水得土而絕，萬物盡然，不可勝竭。故針有懸布天下者五，黔首共余食，莫知之也。一曰治神，二曰知養身，三曰知毒藥為真，四曰制砭石小大，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。五法俱立，各有所先。今末世之刺也，虛者實之，滿者泄之，此皆眾工所共知也。若夫法天則地，隨應而動，和之者若響，隨之者若影，道無鬼神，獨來獨往。

帝曰：願聞其道。

岐伯曰：凡刺之真，必先治神，五藏已定，九候已備，後乃存針，眾脈不見，眾凶弗聞，外內相得，無以形先，可玩往來，乃施於人。人有虛實，五虛勿近，五實勿遠，至其當發，間不容瞬。手動若務，針耀而勻，靜意視義，觀適之變，是謂冥冥，莫知其形，見其烏烏，見其稷稷，從見其飛，不知其誰，伏如橫弩，起如發機。

帝曰：何如而虛？何如而實？岐伯曰：刺虛者須其實，刺實者須其虛，經氣已至，慎守勿失，深淺在志，遠近若一，如臨深淵，手如握虎，神無營於眾物。

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

黃帝問曰：用針之服，必有法則焉，今何法何則？岐伯對曰：法天則地，合以天光。

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凡刺之法，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，氣定乃刺之。是故天溫日明，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，故血易寫，氣易行；天寒日陰，則人血凝泣，而衛氣沉。月始生，則血氣始精，衛氣始行；月郭滿，則血氣實，肌肉堅；月郭空，則肌肉減，經絡虛，衛氣去，形獨居。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。是以天寒無刺，天溫無疑。月生無寫，月滿無補，月郭空無治，是謂得時而調之。因天之序，盛虛之時，移光定位，正立而待之。故日月生而寫，是謂藏虛；月滿而補，血氣揚溢，絡有留血，命曰重實；月郭空而治，是謂亂經。陰陽相錯，真邪不別，沉以留止，外虛內亂，淫邪乃起。

帝曰：星辰八正何候？

岐伯曰：星辰者，所以制日月之行也。八正者，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。四時者，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所在，以時調之也，八正之虛邪，而避之勿犯也。以身之虛，而逢天之虛，兩

虛相感，其氣至骨，入則傷五藏，工候救之，弗能傷也，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。

帝曰：善。其法星辰者，余聞之矣，願聞法往古者。

岐伯曰：法往古者，先知針經也。驗于來今者，先知日之寒溫、月之虛盛，以候氣之浮沉，而調之於身，觀其立有驗也。觀其冥冥者，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，而工獨知之，以日之寒溫，月之虛盛，四時氣之浮沉，參伍相合而調之，工常先見之，然而不形於外，故曰觀於冥冥焉。通於無窮者，可以傳於後世也，是故工之所以異也，然而不形見於外，故俱不能見也。視之無形，嘗之無味，故謂冥冥，若神仿佛。虛邪者，八正之虛邪氣也。正邪者，身形若用力，汗出，腠理開，逢虛風，其中人也微，故莫知其情，莫見其形。上工救其萌芽，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，盡調不敗而救之，故曰上工。下工救其已成，救其已敗。救其已成者，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，因病而敗

之也，知其所在者，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，故曰守其門戶焉，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。

帝曰：余聞補寫，未得其意。

岐伯曰：寫必用方，方者，以氣方盛也，以月方滿也，以日方溫也，以身方定也，以息方吸而內針，乃複候其方吸而轉針，乃複候其方呼而徐引針，故曰寫必用方，其氣而行焉。補必用員，員者行也，行者移也，刺必中其，複以吸排針也。故員與方，非針也。故養神者，必知形之肥瘦，榮衛血氣之盛衰。血氣者，人之神，不可不謹養。

帝曰：妙乎哉論也。合人形於陰陽四時，虛實之應，冥冥之期，其非夫子孰能通之。然夫子數言形與神，何謂形，何謂神，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請言形、形乎形、目冥冥，問其所病，索之於經，慧然在前，按之不得，不知其情，故曰形。

帝曰：何謂神？

岐伯曰：，神乎神，耳不聞，目明，心開而志先，慧然獨悟，口弗能言，俱視獨見，適若昏，昭然獨明*請言神*，若風吹雲，故曰神。三部九候為之原，九針之論，不必存也。

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

黃帝問曰：余聞九針九篇，夫子乃因而九之，九九八十一篇，餘盡通其意矣。經言氣之盛衰，左右頃移，以上調下，以左調右，有餘不足，補瀉於榮輸，餘知之矣。此皆榮衛之頃移，虛實之所生，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。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，其病人何如？取之奈何？

岐伯對曰：夫聖人之起度數，必應於天地，故天有宿度，地有經水，人有經脈。天地溫和，

則經水安靜；天寒地凍，則經水凝泣；天暑地熱，則經水沸溢；卒風暴起，則經水波湧而隴起。夫邪之入於脈也，寒則血凝泣，暑則氣淖澤，虛邪因而入客，亦如經水之得風也，經之動脈，其至也亦時隴起，其行於脈中循循然，其至寸口中手也，時大時小，大則邪至，小則平，其行無常處，在陰與陽，不可為度，從而察之，三部九候，卒然逢之，早過其路，吸則內針，無令氣忤；靜以久留，無令邪布；吸則轉針，以得氣為故；候呼吸引針，呼盡乃去；大氣皆出，故命曰寫。

帝曰：不足者補之，奈何？

岐伯曰：必先捫而循之，切而散之，推而按之，彈而怒之，抓而下之，通而取之，外引其門，以閉其神。呼盡內針，靜以久留，以氣至為故，如待所貴，不知日暮，其氣以至，適而自護，候吸引針，氣不得出，各在其處，推闔其門，令神氣存，大氣留止，故命曰補。

帝曰：候氣奈何？

岐伯曰：夫邪去絡入於經也，舍於血脈之中，其寒溫未相得，如湧波之起也，時來時去，故不常在。故曰方其來也，必按而止之，止而取之，無逢其沖而寫之。真氣者，經氣也，經氣太虛，故曰其來不可逢，此之謂也。故曰候邪不審，大氣已過，寫之則真氣脫，脫則不復，邪氣複至，而病益蓄，故曰其往不可追，此之謂也。不可掛以發者，待邪之至時而發針寫矣，若先若後者，血氣已盡，其病不可下，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，不知其取如扣椎，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掛以發，不知機者扣之不發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補寫奈何？

岐伯曰：此攻邪也，疾出以去盛血，而複其真氣，此邪新客，溶溶未有定處也，推之則前，引之則止，逆而刺之，溫血也。刺出其血，其病立已。

帝曰：善。然真邪以合，波隴不起，候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，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，審其病藏以期之。不知三部者，陰陽不別，天地不分，地以候地，天以候天，人以候人，調之中府，以定三部，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，雖有大過且至，工不能禁也。誅罰無過，命曰大惑，反亂大經，真不可複，用實為虛，以邪為真，用針無義，反為氣賊，奪人正氣，以從為逆，榮衛散亂，真氣已失，邪獨內著，絕人長命，予人夭殃，不知三部九候，故不能久長。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，因加相勝，釋邪攻正，絕人長命。邪之新客來也，未有定處，推之則前，引之則止，逢而寫之，其病立已。

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

黃帝問曰：何謂虛實？岐伯對曰：邪氣盛則實，精氣奪則虛。

帝曰：虛實何如？岐伯曰：氣虛者肺虛也，氣逆者足寒也，非其時則生，當其時則死。余藏皆如此。

帝曰：何謂重實？岐伯曰：所謂重實者，言大熱病，氣熱脈滿，是謂重實。

帝曰：經絡俱實何如？何以治之？岐伯曰：經絡皆實，是寸脈急而尺緩也，皆當治之，故曰滑則從，澀則逆也。夫虛實者，皆從其物類始，故五藏骨肉滑利，可以長久也。

帝曰：絡氣不足，經氣有餘，何如？岐伯曰：絡氣不足，經氣有餘者，脈口熱而尺寒也，秋冬

為逆，春夏為從，治主病者。

帝曰：經虛絡滿，何如？岐伯曰：經虛絡滿者，尺熱滿，脈口寒澀也，此春夏死秋冬生也。

帝曰：治此者奈何？岐伯曰：絡滿經虛，灸陰刺陽；經滿絡虛，刺陰灸陽。帝曰：何謂重虛？岐伯曰：脈氣上虛尺虛，是謂重虛。帝曰：何以治之？岐伯曰：所謂氣虛者，言無常也。尺虛者，行步怛然。脈虛者，不象陰也。如此者，滑則生，澀則死也。

帝曰：寒氣暴上，脈滿而實何如？岐伯曰：實而滑則生，實而逆則死。

帝曰：脈實滿，手足寒，頭熱，何如？岐伯曰：春秋則生，冬夏則死。脈浮而澀，澀而身有熱者死。

帝曰：其形盡滿何如？岐伯曰：其形盡滿

者，脈急大堅，尺澀而不應也，如是者，故從則生，逆則死。帝曰：何謂從則生，逆則死？岐伯曰：所謂從者，手足溫也；所謂逆者，手足寒也。

帝曰：乳子而病熱，脈懸小者何如？岐伯曰：手足溫則生，寒則死。

帝曰：乳子中風熱，喘鳴肩息者，脈何如？岐伯曰：喘鳴肩息者，脈實大也，緩則生，急則死。

帝曰：腸澼便血何如？岐伯曰：身熱則死，寒則生。帝曰：腸澼下白沫何如？岐伯曰：脈沉則生，脈浮則死。帝曰：腸下膿血何如？岐伯曰：脈懸絕則死，滑大則生。帝曰：腸澼之屬，身不熱，脈不懸絕何如？岐伯曰：滑大者曰生，懸澀者曰死，以藏期之。

帝曰：癰疾何如？岐伯曰：脈搏大滑，久自己；脈小堅急，死不治。帝曰：癰疾之脈，虛實

何如？岐伯曰：虛則可治，實則死。

帝曰：消痺虛實何如？岐伯曰：脈實大，病久可治；脈懸小堅，病久不可治。

帝曰：形度骨度脈度筋度，何以知其度也？

帝曰：春亟治經絡；夏亟治經輸；秋亟治六府；冬則閉塞，閉塞者，用藥而少針石也。所謂少針石者，非癰疽之謂也，癰疽不得頃時回。癰不知所，按之不應手，乍來乍已，刺手太陰傍三痛與纓脈各二，掖癰大熱，刺足少陽五；刺而熱不止，刺手心主三，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。暴癰筋軟，隨分而痛，魄汗不盡，胞氣不足，治在經俞。

腹暴滿，按之不下，取手太陽經絡者，胃之募也，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，用員利針。霍亂，刺俞傍五，足陽明及上傍三。刺癰驚脈五，針手太陰各五，刺經太陽五，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，

足陽明一，上踝五寸刺三針。

凡治消痺、僕擊、偏枯、痿厥、氣滿發逆，肥貴人，則高粱之疾也。隔塞閉絕，上下不通，則暴憂之疾也。暴厥而聾，偏塞閉不通，內氣暴薄也。不從內，外中風之病，故瘦留著也。蹠跛，寒風濕之病也。

黃帝曰：黃疸暴痛，癲疾厥狂，久逆之所生也。五藏不平，六府閉塞之所生也。頭痛耳鳴，九竅不利，腸胃之所生也。

太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

黃帝問曰：太陰陽明為表裏，脾胃脈也，生病而異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陰陽異位，更虛更實，更逆更從，或從內，或從外，所從不同，故病異名也。

帝曰：願聞其異狀也。岐伯曰：陽者，天氣也，主外；陰者，地氣也，主內。故陽道實，陰道虛。故犯賊風虛邪者，陽受之；食飲不節，起居不時者，陰受之。陽受之，則入六府，陰受之，則入五藏。入六府，則身熱不時臥，上為喘呼；入五藏，則（月真）滿閉塞，下為飧泄，久為腸癖。故喉主天氣，咽主地氣。故陽受風氣，陰受濕氣。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，而下行循臂至指端；陽氣從手上行至頭，而下行至足。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，陰病者下行極而上。故傷於風者，上先受之；傷於濕者，下先受之。

帝曰：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？岐伯曰：四支皆稟氣於胃，而不得至經，必因於脾，乃得稟也。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，四支不得稟水穀氣，氣日以衰，脈道不利，筋骨肌肉，皆無氣以生，故不用焉。

帝曰：脾不主時何也？岐伯曰：脾者土也，治中央，常以四時長四藏，各十八日寄治，不得

獨主于時也。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，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，故上下至頭足，不得主時也。

帝曰：脾與胃以膜相連耳，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？岐伯曰：足太陰者三陰也，其脈貫胃屬脾絡噦，故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。陽明者表也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亦為之行氣于三陽。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，故為胃行其津液，四支不得稟水穀氣，日以益衰，陰道不利，筋骨肌肉無氣以生，故不用焉。

陽明脈解篇第三十

黃帝問曰：足陽明之脈病，惡人與火，聞木音則惕然而驚，鐘鼓不為動，聞木音而驚，何也？願聞其故。岐伯對曰：陽明者胃脈也，胃者，土也，故聞木音而驚者，土惡木也。帝曰：善。其惡火何也？岐伯曰：陽明主肉，其脈血氣盛，邪客之則熱，熱甚則惡火。

帝曰：其惡人何也？岐伯曰：陽明厥則喘而惋，惋則惡人。帝曰：或喘而死者，或喘而生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厥逆連藏則死，連經則生。

帝曰：善。病甚則棄衣而走，登高而歌，或至不食數日，逾垣上屋，所上之處，皆非其素所能也，病反能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四支者，諸陽之本也，陽盛則四支實，實則能登高也。

帝曰：其棄衣而走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熱盛於身，故棄衣欲走也。帝曰：其妄言罵詈，不避親疏而歌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，而不欲食，不欲食，故妄走也。

熱論篇第三十一

黃帝問曰：今夫熱病者，皆傷寒之類也，或愈或死，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，其愈皆以十日以

上者，何也？不知其解，願聞其故。

岐伯對曰：巨陽者，諸陽之屬也，其脈連於風府，故為諸陽主氣也。人之傷於寒也，則為病熱，熱雖甚不死；其兩感於寒而病者，必不免於死。

帝曰：願聞其狀。岐伯曰：傷寒一日，巨陽受之，故頭項痛腰脊強。二日陽明受之，陽明主肉，其脈俠鼻絡于目，故身熱目疼而鼻幹，不得臥也。三日少陽受之，少陽主膽，其脈循脅絡於耳，故胸脅痛而耳聾。三陽經絡皆受其病，而未入于藏者，故可汗而已。四日太陰受之，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，故腹滿而嗌幹。五日少陰受之，少陰脈貫腎絡於肺，系舌本，故口燥舌幹而喝。六日厥陰受之，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，故煩滿而囊縮。三陰三陽，五藏六府皆受病，榮衛不行，五藏不通則死矣。

其不兩感於寒者，七日巨陽病衰，頭痛少

愈；八日陽明病衰，身熱少愈；九日少陽病衰，耳聾微聞；十日太陰病衰，腹減如故，則思飲食；十一日少陰病衰，渴止不滿，舌幹已而嚏；十二日厥陰病衰，囊縱少腹微下，大氣皆去，病日已矣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治之各通其藏脈，病日衰已矣。其未滿三日者，可汗而已；其滿三日者，可泄而已。

帝曰：熱病已愈，時有所遺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諸遺者，熱甚而強食之，故有所遺也。若此者，皆病已衰，而熱有所藏，因其谷氣相薄，兩熱相合，故有所遺也。帝曰：善。治遺奈何？岐伯曰：視其虛實，調其逆從，可使必已矣。帝曰：病熱當何禁之？岐伯曰：病熱少愈，食肉則複，多食則遺，此其禁也。

帝曰：其病兩感於寒者，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？岐伯曰：兩感於寒者，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，則頭痛口幹而煩滿；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，則腹滿身熱，不欲食譫言；三日則少陽與

厥陰俱病，則耳聾囊縮而厥，水漿不入，不知人，六日死。帝曰：五藏已傷，六府不通，榮衛不行，如是之後，三日乃死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陽明者，十二經脈之長也，其血氣盛，故不知人，三日其氣乃盡，故死矣。

凡病傷寒而成溫者，先夏至日者為病溫，後夏至日者為病暑，暑當與汗皆出，勿止。

刺熱篇第三十二

肝熱病者，小便先黃，腹痛多臥身熱，熱爭，則狂言及驚，脅滿痛，手足躁，不得安臥；庚辛甚，甲乙大汗，氣逆則庚辛死。刺足厥陰少陽。其逆則頭痛員員，脈引沖頭也。

心熱病者，先不樂，數日乃熱，熱爭則卒心痛，煩悶善嘔，頭痛面赤，無汗；壬癸甚，丙丁大汗，氣逆則壬癸死。刺手少陰太陽。

脾熱病者，先頭重頰痛，煩心顏青，欲嘔身熱，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，腹滿泄，兩頷痛；甲乙甚，戊己大汗，氣逆則甲乙死。刺足太陰陽明。

肺熱病者，先淅然厥，起毫毛，惡風寒，舌上黃，身熱。熱爭則喘欬，痛走胸膺背，不得大息，頭痛不堪，汗出而寒；丙丁甚，庚辛大汗，氣逆則丙丁死。刺手太陰陽明，出血如大豆，立已。

腎熱病者，先腰痛（骨行）痠，苦渴數飲，身熱，熱爭則項痛而強，（骨行）寒且痠，足下熱，不欲言，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；戊己甚，壬癸大汗，氣逆則戊己死。刺足少陰太陽。諸汗者，至其所勝日汗出也。

肝熱病者，左頰先赤；心熱病者，顏先赤；脾熱病者，鼻先赤；肺熱病者，右頰先赤；腎

熱病者，頤先赤。病雖未發，見赤色者刺之，名曰治未病。熱病從部所起者，至期而已；其刺之反者，三周而已；重逆則死。諸當汗者，至其所勝日，汗大出也。

諸治熱病，以飲之寒水，乃刺之；必寒衣之，居止寒處，身寒而止也。

熱病先胸脅痛，手足躁，刺足少陽，補足太陰，病甚者為五十九刺。熱病始手臂痛者，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。熱病始於頭首者，刺項太陽而汗出止。熱病始於足脛者，刺足陽明而汗出止。熱病先身重骨痛，耳聾好暝，刺足少陰，病甚為五十九刺。熱病先眩冒而熱，胸脅滿，刺足少陰少陽。

太陽之脈，色榮顴骨，熱病也，榮未交，曰今且得汗，待時而已。與厥陰脈爭見者，死期不過三日。其熱病內連腎，少陽之脈色也。少陽之脈，色榮頰前，熱病也，榮未交，曰今且得汗，

待時而已，與少陰脈爭見者，死期不過三日。

熱病氣穴：三椎下間主胸中熱，四椎下間主鬲中熱，五椎下間主肝熱，六椎下間主脾熱，七椎下間主腎熱，榮在骶也，項上三椎陷者中也。頰下逆顴為大瘕，下牙車為腹滿，顴後為脅痛。頰上者，鬲上也。

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

黃帝問曰：有病溫者，汗出輒複熱，而脈躁疾不為汗衰，狂言不能食，病名為何？岐伯對曰：病名陰陽交，交者死也。帝曰：願聞其說。岐伯曰：人所以汗出者，皆生於谷，穀生於精。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，是邪卻而精勝也。精勝，則當能食而不復熱，複熱者邪氣也，汗者精氣也；今汗出而輒複熱者，是邪勝也，不能食者，精無俾也，病而留者，其壽可立而傾也。且夫《熱論》曰：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。今脈不與汗相應，

此不勝其病也，其死明矣。狂言者是失志，失志者死。今見三死，不見一生，雖愈必死也。

帝曰：有病身熱汗出煩滿，煩滿不為汗解，此為何病？岐伯曰：汗出而身熱者，風也；汗出而煩滿不解者，厥也，病名曰風厥。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巨陽主氣，故先受邪；少陰與其為表裏也，得熱則上從之，從之則厥也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表裏刺之，飲之服湯。

帝曰：勞風為病何如？岐伯曰：勞風法在肺下，其為病也，使人強上冥視，唾出若涕，惡風而振寒，此為勞風之病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以救俛仰。巨陽引。精者三日，中年者五日，不精者七日，咳出青黃涕，其狀如膿，大如彈丸，從口中若鼻中出，不出則傷肺，傷肺則死也。

帝曰：有病腎風者，面胗然（疒龍）壅，害於言，可刺不？岐伯曰：虛不當刺，不當刺而刺，後五日其氣必至。帝曰：其至何如？岐伯曰：

至必少氣時熱，時熱從胸背上至頭，汗出，手熱，口幹苦渴，小便黃，目下腫，腹中鳴，身重難以行，月事不來，煩而不能食，不能正偃，正偃則欬，病名曰風水，論在《刺法》中。

帝曰：願聞其說。岐伯曰：邪之所湊，其氣必虛，陰虛者，陽必湊之，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。小便黃者，少腹中有熱也。不能正偃者，胃中不和也。正偃則咳甚，上迫肺也。諸有水氣者，微腫先見於目下也。帝曰：何以言？岐伯曰：水者陰也，目下亦陰也，腹者至陰之所居，故水在腹者，必使目下腫也。真氣上逆，故口苦舌幹，臥不得正偃，正偃則咳出清水也。諸水病者，故不得臥，臥則驚，驚則咳甚也。腹中鳴者，病本於胃也。薄脾則煩不能食，食不下者，胃脘隔也。身重難以行者，胃脈在足也。月事不來者，胞脈閉也，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，今氣上迫肺，心氣不得下通，故月事不來也。帝曰：善。

逆調論篇第三十四

黃帝問曰：人身非常溫也，非常熱也，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陰氣少而陽氣勝，故熱而煩滿也。

帝曰：人身非衣寒也，中非有寒氣也，寒從中生者何？岐伯曰：是人多痹氣也，陽氣少，陰氣多，故身寒如從水中出。

帝曰：人有四支熱，逢風寒如炙如火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是人者，陰氣虛，陽氣盛，四支者陽也，兩陽相得，而陰氣虛少，少水不能滅盛火，而陽獨治，獨治者，不能生長也，獨勝而止耳，逢風而如炙如火者，是人當肉爍也。

帝曰：人有身寒，湯火不能熱，厚衣不能溫，然不凍栗，是為何病？岐伯曰：是人者，素腎氣勝，以水為事；太陽氣衰，腎脂枯不長；一水

不能勝兩火，腎者水也，而生於骨，腎不生，則髓不能滿，故寒甚至骨也。所以不能凍栗者，肝一陽也，心二陽也，腎孤藏也，一水不能勝二火，故不能凍栗，病名曰骨痹，是人當攣節也。

帝曰：人之肉苛者，雖近衣絮，猶尚苛也，是謂何疾？岐伯曰：榮氣虛衛氣實也，榮氣虛則不仁，衛氣虛則不用，榮衛俱虛，則不仁且不用，肉如故也，人身與志不相有，曰死。

帝曰：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；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；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；有得臥，行而喘者；有不得臥，不能行而喘者；有不得臥，臥而喘者；皆何藏使然？願聞其故。岐伯曰：不得臥而息有音者，是陽明之逆也，足三陽者下行，今逆而上行，故息有音也。陽明者，胃脈也，胃者六府之海，其氣亦下行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，故不得臥也。《下經》曰：胃不和則臥不安。此之謂也。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，此肺之絡脈逆也。絡脈不得隨經上下，故留經而不行，絡脈之病

人也微，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。夫不得臥，臥則喘者，是水氣之客也；夫水者，循津液而流也，腎者，水藏，主津液，主臥與喘也。帝曰：善。

瘧論篇第三十五

黃帝問曰：夫瘧瘧皆生於風，其蓄作有時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瘧之始發也，先起於毫毛，伸欠乃作，寒慄鼓頷，腰脊俱痛，寒去則內外皆熱，頭痛如破，渴欲冷飲。

帝曰：何氣使然？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陰陽上下交爭，虛實更作，陰陽相移也。陽並於陰，則陰實而陽虛，陽明虛，則寒慄鼓頷也；巨陽虛，則腰背頭項痛；三陽俱虛，則陰氣勝，陰氣勝則骨寒而痛；寒生於內，故中外皆寒；陽盛則外熱，陰虛則內熱，外內皆熱則喘而渴，故欲冷飲也。

此皆得之夏傷於暑，熱氣盛，藏於皮膚之內，腸胃之外，此榮氣之所舍也。此令人汗空疏，腠理開，因得秋氣，汗出遇風，及得之以浴，水氣舍於皮膚之內，與衛氣並居。衛氣者，晝日行于陽，夜行于陰，此氣得陽而外出，得陰而內搏，內外相薄，是以日作。

帝曰：其間日而作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其氣之舍深，內薄于陰，陽氣獨發，陰邪內著，陰與陽爭不得出，是以間日而作也。

帝曰：善。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邪氣客於風府，循膂而下，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，其明日日下一節，故其作也晏，此先客於脊背也。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，腠理開則邪氣入，邪氣入則病作，以此日作稍益晏也。其出於風府，日下一節，二十五日下至骶骨，二十六日入於脊內，注於伏膂之脈；其氣上行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，其氣日高，故作日益早也。其間日發者，由邪氣內薄于五藏，橫連募原也。

其道遠，其氣深，其行遲，不能與衛氣俱行，不得皆出，故間日乃作也。

帝曰：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，腠理乃發，發則邪氣入，入則病作。今衛氣日下一節，其氣之發也，不當風府，其日作者奈何？岐伯曰：此邪氣客于頭項循膂而下者也，故虛實不同，邪中異所，則不得當其風府也。故邪中于頭項者，氣至頭項而病；中於背者，氣至背而病；中於腰脊者，氣至腰脊而病；中於手足者，氣至手足而病。衛氣之所在，與邪氣相合，則病作。故風無常府，衛氣之所發，必開其腠理，邪氣之所合，則其府也。

帝曰：善。夫風之與瘧也，相似同類，而風獨常在，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風氣留其處，故常在，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，故衛氣應乃作。

帝曰：瘧先寒而後熱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

夏傷於大暑，其汗大出，腠理開發，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，藏於腠理皮膚之中，秋傷於風，則病成矣，夫寒者，陰氣也，風者，陽氣也，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，故先寒而後熱也，病以時作，名曰寒瘧。

帝曰：先熱而後寒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，故先熱而後寒也，亦以時作，名曰溫瘧。

其但熱而不寒者，陰氣先絕，陽氣獨發，則少氣煩冤，手足熱而欲嘔，名曰瘧瘧。

帝曰：夫經言有餘者瀉之，不足者補之。今熱為有餘，寒為不足。夫瘧者之寒，湯火不能溫也，及其熱，冰水不能寒也，此皆有餘不足之類。當此之時，良工不能止，必須其自衰，乃刺之，其故何也？願聞其說。

岐伯曰：經言無刺（火高）（火高）之熱，

無刺渾渾之脈，無刺漉漉之汗，故為其病逆，未可治也。夫瘧之始發也，陽氣並於陰，當是之時，陽虛而陰盛，外無氣，故先寒慄也。陰氣逆極，則複出之陽，陽與陰複並於外，則陰虛而陽實，故先熱而渴。夫瘧氣者，並於陽則陽勝，並於陰則陰勝，陰勝則寒，陽勝則熱。瘧者，風寒之氣不常也，病極則複，至病之發也，如火之熱，如風雨不可當也。故經言曰：方其盛時必毀，因其衰也，事必大昌，此之謂也。夫瘧之未發也，陰未並陽，陽未並陰，因而調之，真氣得安，邪氣乃亡，故工不能治其已發，為其氣逆也。

帝曰：善。攻之奈何？早晏何如？岐伯曰：瘧之且發也，陰陽之且移也，必從四末始也。陽已傷，陰從之，故先其時堅束其處，令邪氣不得入，陰氣不得出，審候見之，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，此真往而未得並者也。

帝曰：瘧不發，其應何如？岐伯曰：瘧氣者，必更盛更虛，當氣之所在也，病在陽，則熱而

脈躁；在陰，則寒而脈靜；極則陰陽俱衰，衛氣相離，故病得休；衛氣集，則複病也。

帝曰：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，或渴或不渴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其間日者，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，而有時相失，不能相得，故休數日乃作也。瘧者，陰陽更勝也，或甚或不甚，故或渴或不渴。

帝曰：論言夏傷於暑，秋必病瘧。今瘧不必應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此應四時者也。其病異形者，反四時也。其以秋病者寒甚，以冬病者寒不甚，以春病者惡風，以夏病者多汗。

帝曰：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，舍于何藏？岐伯曰：溫瘧者，得之冬中於風，寒氣藏於骨髓之中，至春則陽氣大發，邪氣不能自出，因遇大暑，腦髓燥，肌肉消，腠理發洩，或有所用力，邪氣與汗皆出，此病藏於腎，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。如是者，陰虛而陽盛，陽盛則熱矣，衰則氣複反入，入則陽虛，陽虛則寒矣，故先熱而

後寒，名曰溫瘧。

帝曰：瘧瘧何如？岐伯曰：瘧瘧者，肺素有熱。氣盛於身，厥逆上沖，中氣實而不外泄，因有所用力，腠理開，風寒舍於皮膚之內、分肉之間而發，發則陽氣盛，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。其氣不及於陰，故但熱而不寒，氣內藏於心，而外舍於分肉之間，令人消燂脫肉，故命曰瘧瘧。帝曰：善。

刺瘧篇第三十六

足太陽之瘧，令人腰痛頭重，寒從背起，先寒後熱，（火高）（火高）暍暍然，熱止汗出，難已，刺卻中出血。

足少陽之瘧，令人身體解（い亦），寒不甚，熱不甚，惡見人，見人心惕惕然，熱多汗出甚，刺足少陽。

足陽明之瘧，令人先寒，灑淅灑淅，寒甚久乃熱，熱去汗出，喜見日月光火氣，乃快然，刺足陽明跗上。

足太陰之瘧，令人不樂，好太息，不嗜食，多寒熱汗出，病至則善嘔，嘔已乃衰，即取之。

足少陰之瘧，令人嘔吐甚，多寒熱，熱多寒少，欲閉戶牖而處，其病難已。

足厥陰之瘧，令人腰痛少腹滿，小便不利，如癰狀，非癰也，數便，意恐懼，氣不足，腹中悒悒，刺足厥陰。

肺瘧者，令人心寒，寒甚熱，熱間善驚，如有所見者，刺手太陰陽明。

心瘧者，令人煩心甚，欲得清水，反寒多，不甚熱，刺手少陰。

肝瘧者，令人色蒼蒼然，太息，其狀若死者，刺足厥陰見血。

脾瘧者，令人寒，腹中痛，熱則腸中鳴，鳴已汗出，刺足太陰。

腎瘧者，令人灑灑然，腰脊痛，宛轉，大便難，目（目旬）（目旬）然，手足寒，刺足太陽少陰。

胃瘧者，令人且病也，善饑而不能食，食而支滿腹大，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。

瘧發身方熱，刺跗上動脈，開其空，出其血，立寒；瘧方欲寒，刺手陽明太陰，足陽明太陰。瘧脈滿大急，刺背俞，用中針，傍伍腧各一，適肥瘦出其血也。瘧脈小實急，灸脛少陰，刺指井。瘧脈滿大急，刺背俞，用五腧背俞各一，適行至於血也。

癰脈緩大虛，便宜用藥，不宜用針。凡治癰，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，過之則失時也。諸癰而脈不見，刺十指間出血，血去必已，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。十二癰者，其發各不同時，察其病形，以知其何脈之病也。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，一刺則衰，二刺則知，三刺則已；不已，刺舌下兩脈出血，不已，刺郤中盛經出血，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。舌下兩脈者，廉泉也。

刺癰者，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，先刺之。先頭痛及重者，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。先項背痛者，先刺之。先腰脊痛者，先刺郤中出血。先手臂痛者，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。先足脛痠痛者，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。風癰，癰發則汗出惡風，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。（骨行）痠痛甚，按之不可，名曰附髓病，以鑱針針絕骨出血，立已。身體小痛，刺至陰，諸陰之井無出血，間日一刺。癰不渴，間日而作，刺足太陽；渴而間日作，刺足少陽；溫癰汗不出，為五十九刺。

氣厥論篇第三十七

黃帝問曰：五藏六府，寒熱相移者何？岐伯曰：腎移寒於肝，癰腫少氣。脾移寒於肝，癰腫筋攣。肝移寒於心，狂隔中。心移寒於肺，肺消，肺消者飲一溲二，死不治。肺移寒於腎，為湧水，湧水者，按腹不堅，水氣客於大腸，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，水之病也。

脾移熱於肝，則為驚衄。肝移熱於心，則死。心移熱於肺，傳為鬲消。肺移熱於腎，傳為柔（疒至）。腎移熱於脾，傳為虛，腸澼，死，不可治。

胞移熱於膀胱，則癰溺血。膀胱移熱於小腸，鬲腸不便，上為口糜。小腸移熱於大腸，為（疒必）瘕，為沉。大腸移熱於胃，善食而瘦入，謂之食亦。胃移熱於膽，亦曰食亦。膽移熱於腦，則辛頰鼻淵，鼻淵者，濁涕下不止也，傳為衄蔑瞑目，故得之氣厥也。

咳論篇第三十八

黃帝問曰：肺之令人咳，何也？岐伯對曰：五藏六府皆令人咳，非獨肺也。帝曰：願聞其狀。岐伯曰：皮毛者，肺之合也，皮毛先受邪氣，邪氣以從其合也。其寒飲食入胃，從肺脈上至於肺，則肺寒，肺寒則外內合邪，因而客之，則為肺咳。五藏各以其時受病，非其時，各傳以與之。人與天地相參，故五藏各以治時，感於寒則受病，微則為咳，甚者為泄為痛。乘秋則肺先受邪，乘春則肝先受之，乘夏則心先受之，乘至陰則脾先受之，乘冬則腎先受之。

帝曰：何以異之？岐伯曰：肺咳之狀，而喘息有音，甚則唾血。心咳之狀，則心痛，喉仲介介如梗狀，甚則咽腫喉痹。肝咳之狀，咳則兩脅下痛，甚則不可以轉，轉則兩肱下滿。脾咳之

狀，咳則右脅下痛，陰陰引肩背，甚則不可以動，動則咳劇。腎咳之狀，咳則腰背相引而痛，甚則咳涎。

帝曰：六府之咳奈何？安所受病？岐伯曰：五藏之久咳，乃移於六府。脾咳不已，則胃受之，胃咳之狀，咳而嘔，嘔甚則長蟲出。肝咳不已，則膽受之，膽咳之狀，咳嘔膽汁，肺咳不已，則大腸受之，大腸咳狀，咳而遺矢。心咳不已，則小腸受之，小腸咳狀，咳而失氣，氣與咳俱失。腎咳不已，則膀胱受之，膀胱咳狀，咳而遺溺。久咳不已，則三焦受之，三焦咳狀，咳而腹滿，不欲食飲，此皆聚於胃，關於肺，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。

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治藏者治其俞，治府者治其合，浮腫者治其經。帝曰：善。

舉痛論篇第三十九

黃帝問曰：余聞善言天者，必有驗於人；善言古者，必有合於今；善言人者，必有厭於己。如此，則道不惑而要數極，所謂明也。今余問于夫子，令言而可知，視而可見，捫而可得，令驗於己而發蒙解惑，可得而聞乎？岐伯再拜稽首對曰：何道之問也？

帝曰：願聞人之五藏卒痛，何氣使然？岐伯對曰：經脈流行不止、環周不休，寒氣入經而稽遲，泣而不行，客於脈外則血少，客於脈中則氣不通，故卒然而痛。

帝曰：其痛或卒然而止者，或痛甚不休者，或痛甚不可按者，或按之而痛止者，或按之無益者，或喘動應手者，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，或脅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，或腹痛引陰股者，或痛宿昔而成積者，或卒然痛死不知人，有少間複生

者，或痛而嘔者，或腹痛而後泄者，或痛而閉不通者，凡此諸痛，各不同形，別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，脈寒則縮踈，縮踈則脈絀急，絀急則外引小絡，故卒然而痛，得炅則痛立止；因重中於寒，則痛久矣。

寒氣客於經脈之中，與炅氣相薄則脈滿，滿則痛而不可按也。寒氣稽留，炅氣從上，則脈充大而血氣亂，故痛甚不可按也。

寒氣客於腸胃之間，膜原之下，血不得散，小絡急引故痛，按之則血氣散，故按之痛止。

寒氣客于俠脊之脈，則深按之不能及，故按之無益也。

寒氣客於沖脈，沖脈起于關元，隨腹直上，寒氣客則脈不通，脈不通則氣因之，故揣動應手矣。

寒氣客于背俞之脈則脈泣，脈泣則血虛，血虛則痛，其俞注於心，故相引而痛，按之則熱氣至，熱氣至則痛止矣。

寒氣客于厥陰之脈，厥陰之脈者，絡陰器系於肝，寒氣客於脈中，則血泣脈急，故脅肋與少腹相引痛矣。

厥氣客于陰股，寒氣上及少腹，血泣在下相引，故腹痛引陰股。

寒氣客于小腸膜原之間，絡血之中，血泣不得注於大經，血氣稽留不得行，故宿昔而成積矣。

寒氣客于五藏，厥逆上泄，陰氣竭，陽氣未入，故卒然痛死不知人，氣複反則生矣。

寒氣客於腸胃，厥逆上出，故痛而嘔也。

寒氣客於小腸，小腸不得成聚，故後泄腹痛矣。

熱氣留於小腸，腸中痛，瘴熱焦渴，則堅幹不得出，故痛而閉不通矣。

帝曰：所謂言而可知者也。視而可見奈何？岐伯曰：五藏六府，固盡有部，視其五色，黃赤為熱，白為寒，青黑為痛，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。

帝曰：捫而可得奈何？岐伯曰：視其主病之脈，堅而血及陷下者，皆可捫而得也。

帝曰：善。餘知百病生於氣也。怒則氣上，喜則氣緩，悲則氣消，恐則氣下，寒則氣收，炅則氣泄，驚則氣亂，勞則氣耗，思則氣結，九氣不同，何病之生？岐伯曰：怒則氣逆，甚則嘔血及飧泄，故氣上矣。喜則氣和志達，榮衛通利，故氣緩矣。悲則心系急，肺布葉舉，而上焦不通，榮衛不散，熱氣在中，故氣消矣。恐則精卻，

卻則上焦閉，閉則氣還，還則下焦脹，故氣不行矣。寒則腠理閉，氣不行，故氣收矣。炅則腠理開，榮衛通，汗大泄，故氣泄。驚則心無所倚，神無所歸，慮無所定，故氣亂矣。勞則喘息汗出，外內皆越，故氣耗矣。思則心有所存，神有所歸，正氣留而不行，故氣結矣。

腹中論篇第四十

黃帝問曰：有病心腹滿，旦食則不能暮食，此為何病？岐伯對曰：名為鼓脹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治之以雞矢醴，一劑知，二劑已。帝曰：其時有復發者何也？岐伯曰：此飲食不節，故時有病也。雖然其病且已，時故當病，氣聚於腹也。

帝曰：有病胸脅支滿者，妨於食，病至則先聞腥臊臭，出清液，先唾血，四支清，目眩，時時前後血，病名為何？何以得之？岐伯曰：病名血枯。此得之年少時，有所大脫血：若醉入房中，氣竭肝傷，故月事衰少不來也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複以何術？岐伯曰：以四烏骨一蘆茹二物併合之，丸以雀卵，大如小豆，以五丸為後飯，飲以鮑魚汁，利腸中及傷肝也。

帝曰：病有少腹盛，上下左右皆有根，此為何病？可治不？岐伯曰：病名曰伏梁。帝曰：伏梁何因而得之？岐伯曰：裹大膿血，居腸胃之外，不可治，治之每切，按之致死。帝曰：何以然？岐伯曰：此下則因陰，必下膿血，上則迫胃脘，生鬲，俠胃脘內癰，此久病也，難治。居齊上為逆，居齊下為從，勿動亟奪，論在《刺法》中。

帝曰：人有身體髀股（骨行）皆腫，環齊而痛，是為何病？岐伯曰：病名伏梁，此風根也。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，肓之原在齊下，故環

齊而痛也，不可動之，動之為水溺澀之病。

帝曰：夫子數言熱中消中，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，石藥發瘖，芳草發狂。夫熱中消中者，皆富貴人也，今禁高粱，是不合其心，禁芳草石藥，是病不愈，願聞其說。岐伯曰：夫芳草之氣美，石藥之氣悍，二者其氣急疾堅勁，故非緩心和人，不可以服此二者。帝曰：不可以服此二者，何以然？岐伯曰：夫熱氣慄悍，藥氣亦然，二者相遇，恐內傷脾，脾者土也而惡木，服此藥者，至甲乙日更論。

帝曰：善。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，此為何病？何以得之？岐伯曰：名厥逆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灸之則瘖，石之則狂，須其氣並，乃可治也。帝曰：何以然？岐伯曰：陽氣重上，有餘於上，灸之則陽氣入陰，入則瘖，石之則陽氣虛，虛則狂；須其氣並而治之，可使全也。

帝曰：善。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？岐伯曰：

身有病而無邪脈也。

帝曰：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？岐伯曰：病熱者，陽脈也，以三陽之動也，人迎一盛少陽，二盛太陽，三盛陽明，入陰也。夫陽入于陰，故病在頭與腹，乃（月真）脹而頭痛也。帝曰：善。

刺腰痛篇第四十一

足太陽脈令人腰痛，引項脊尻背如重狀；刺其郤中太陽正經出血，春無見血。

少陽令人腰痛，如以針刺其皮中，循循然不可以俯仰，不可以顧，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，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，夏無見血。

陽明令人腰痛，不可以顧，顧如有見者，善悲，刺陽明於（骨行）前三痛，上下和之出血，秋無見血。

足少陰令人腰痛，痛引脊內廉，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痛，春無見血，出血太多，不可複也。

厥陰之脈，令人腰痛，腰中如張弓弩弦；刺厥陰之脈，在（月崙）踵魚腹之外，循之累累然，乃刺之，其病令人善言，默默然不慧，刺之三痛。

解脈令人腰痛，痛引肩，目然，時遺洩，刺解脈，在膝筋肉分間郤外廉之橫脈出血，血變而止。

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，常如折腰狀，善恐，刺解脈在郤中結絡如黍米，刺之血射以黑，見赤血而已。

同陰之脈，令人腰痛，痛如小錘居其中，怫然腫；刺同陰之脈，在外踝上絕骨之端，為三痛。

陽維之脈，令人腰痛，痛上怫然腫；刺陽

維之脈，脈與太陽合（月崙）下間，去地一尺所。

衡絡之脈，令人腰痛，不可以俛仰，仰則恐僕，得之舉重傷腰，衡絡絕，惡血歸之，刺之在郤陽筋之間，上郤數寸，衡居為二痛出血。

會陰之脈，令人腰痛，痛上漑漑然汗出，汗幹令人欲飲，飲已欲走，刺直陽之脈上三痛，在蹻上郤下五寸橫居，視其盛者出血。

飛陽之脈，令人腰痛，痛上怫怫然，甚則悲以恐；刺飛陽之脈，在內踝上五寸，少陰之前，與陰維之會。

昌陽之脈，令人腰痛，痛引膺，目（目荒）（目荒）然，甚則反折，舌卷不能言；刺內筋為二痛，在內踝上大筋前，太陰後，上踝二寸所。

散脈，令人腰痛而熱，熱甚生煩，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，甚則遺洩；刺散脈，在膝前骨肉

分間，絡外廉束脈，為三痛。

肉裏之脈，令人腰痛，不可以咳，咳則筋縮急；刺肉裏之脈為二痛，在太陽之外，少陽絕骨之後。

腰痛俠脊而痛至頭，幾幾然，目（目荒）（目荒）欲僵僕，刺足太陽郤中出血。腰痛上寒，刺足太陽陽明；上熱，刺足厥陰；不可以俛仰，刺足少陽；中熱而喘，刺足少陰，刺郤中出血。

腰痛上寒，不可顧，刺足陽明；上熱，刺足太陰；中熱而喘，刺足少陰。大便難，刺足少陰。少腹滿，刺足厥陰。如折，不可以俛仰，不可舉，刺足太陽，引脊內廉，刺足少陰。

腰痛引少腹控（月少），不可以仰。刺腰尻交者，兩髀腫上。以月生死為痛數，發針立已。左取右，右取左。

風論篇第四十二

黃帝問曰：風之傷人也，或為寒熱，或為熱中，或為寒中，或為癘風，或為偏枯，或為風也，其病各異，其名不同，或內至五藏六府，不知其解，願聞其說。

岐伯對曰：風氣藏於皮膚之間，內不得通，外不得泄；風者，善行而數變，腠理開則灑然寒，閉則熱而悶，其寒也則衰食飲，其熱也則消肌肉，故使人悵慄而不能食，名曰寒熱。

風氣與陽明入胃，循脈而上至目內眥，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，則為熱中而目黃；人瘦則外泄而寒，則為寒中而泣出。

風氣與太陽俱入，行諸脈俞，散於分肉之間，與衛氣相干，其道不利，故使肌肉憤（月真）而有瘍，衛氣有所凝而不行，故其肉有不仁也。

癘者，有榮氣熱府，其氣不清，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，皮膚瘍潰，風寒客於脈而不去，名曰癘風，或名曰寒熱。

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，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，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，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，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。

風中五藏六府之俞，亦為藏府之風，各入其門戶所中，則為偏風。風氣循風府而上，則為腦風；風入系頭，則為目風，眼寒；飲酒中風，則為漏風；入房汗出中風，則為內風；新沐中風，則為首風；久風入中，則為腸風飧泄；外在腠理，則為泄風。故風者百病之長也，至其變化，乃為他病也，無常方，然致有風氣也。

帝曰：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？願聞其診及其病能。

岐伯曰：肺風之狀，多汗惡風，色（白並）

然白，時咳短氣，晝日則差，暮則甚，診在眉上，其色白。

心風之狀，多汗惡風，焦絕，善怒嚇，赤色，病甚則言不可快，診在口，其色赤。

肝風之狀，多汗惡風，善悲，色微蒼，噤幹善怒，時憎女子，診在目下，其色青。

脾風之狀，多汗惡風，身體怠惰，四支不欲動，色薄微黃，不嗜食，診在鼻上，其色黃。

腎風之狀，多汗惡風，面（疒龍）然浮腫，脊痛不能正立，其色（火台），隱曲不利，診在肌上，其色黑。

胃風之狀，頸多汗惡風，食飲不下，鬲塞不通，腹善滿，失衣則（月真）脹，食寒則泄，診形瘦而腹大。

首風之狀，頭面多汗，惡風，當先風一日則病甚，頭痛不可以出內，至其風日，則病少愈。

漏風之狀，或多汗，常不可單衣，食則汗出，甚則身汗，喘息惡風，衣常濡，口幹善渴，不能勞事。

泄風之狀，多汗，汗出泄衣上，口中幹，上漬其風，不能勞事，身體盡痛則寒。帝曰：善。

痺論篇第四十三

黃帝問曰：痺之安生？岐伯對曰：風寒濕三氣雜至，合而為痺也。其風氣勝者為行痺，寒氣勝者為痛痺，濕氣勝者為著痺也。

帝曰：其有五者何也？岐伯曰：以冬遇此者為骨痺，以春遇此者為筋痺，以夏遇此者為脈痺，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，以秋遇此者為皮痺。

帝曰：內舍五藏六府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五藏皆有合，病久而不去者，內舍於其合也。故骨痺不已，複感於邪，內舍於腎；筋痺不已，複感於邪，內舍於肝；脈痺不已，複感於邪，內舍於心；肌痺不已，複感於邪，內舍於脾；皮痺不已，複感於邪，內舍於肺。所謂痺者，各以其時，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。

凡痺之客五藏者，肺痺者，煩滿喘而嘔；心痺者，脈不通，煩則心下鼓，暴上氣而喘，噤幹善噫，厥氣上則恐；肝痺者，夜臥則驚，多飲數小便，上為引如懷；腎痺者，善脹，尻以代踵，脊以代頭；脾痺者，四支懈惰，發咳嘔汁，上為大塞；腸痺者，數飲而出不得，中氣喘爭，時發飧泄；胞痺者，少腹膀胱，按之內痛，若沃以湯，澀於小便，上為清涕。

陰氣者，靜則神藏，躁則消亡，飲食自倍，腸胃乃傷。淫氣喘息，痺聚在肺；淫氣憂思，

痺聚在心；淫氣遺溺，痺聚在腎；淫氣乏竭，痺聚在肝；淫氣肌絕，痺聚在脾。

諸痺不已，亦益內也，其風氣勝者，其人易已也。

帝曰：痺，其時有死者，或疼久者，或易已者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其入藏者死，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，其留皮膚間者易已。

帝曰：其客于六府者何也？岐伯曰：此亦其食飲居處，為其病本也。六府亦各有俞，風寒濕氣中其俞，而食飲應之，循俞而入，各舍其府也。

帝曰：以針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五藏有俞，六府有合，循脈之分，各有所發，各隨其過，則病瘳也。

帝曰：榮衛之氣，亦令人痺乎？岐伯曰：榮者，水穀之精氣也，和調于五藏，灑陳於六府，

乃能入於脈也。故循脈上下，貫五藏，絡六府也。衛者，水穀之悍氣也，其氣慄疾滑利，不能入於脈也，故循皮膚之中，分肉之間，熏於肓膜，散於胸腹，逆其氣則病，從其氣則愈，不與風寒濕氣合，故不為痺。

帝曰：善。痺或痛，或不痛，或不仁，或寒，或熱，或燥，或濕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痛者，寒氣多也，有寒故痛也。其不痛不仁者，病久入深，榮衛之行澀，經絡時疏，故不通，皮膚不營，故為不仁。其寒者，陽氣少，陰氣多，與病相益，故寒也。其熱者，陽氣多，陰氣少，病氣勝，陽遭陰，故為痺熱。其多汗而濡者，此其逢濕甚也，陽氣少，陰氣盛，兩氣相感，故汗出而濡也。

帝曰：夫痺之為病，不痛何也？岐伯曰：痺在於骨則重，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，在於筋則屈不伸，在於肉則不仁，在於皮則寒，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。凡痺之類，逢寒則蟲，逢熱則縱。帝曰：善。

痿論篇第四十四

黃帝問曰：五藏使人痿何也？岐伯對曰：肺主身之皮毛，心主身之血脈，肝主身之筋膜，脾主身之肌肉，腎主身之骨髓。故肺熱葉焦，則皮毛虛弱急薄，著則生痿躄也；心氣熱，則下脈厥而上，上則下脈虛，虛則生脈痿，樞折挐，脛縱而不任地也；肝氣熱，則膽泄口苦筋膜幹，筋膜幹則筋急而攣，發為筋痿；脾氣熱，則胃幹而渴，肌肉不仁，發為肉痿；腎氣熱，則腰脊不舉，骨枯而髓減，發為骨痿。

帝曰：何以得之？岐伯曰：肺者，藏之長也，為心之蓋也；有所失亡，所求不得，則發肺鳴，鳴則肺熱葉焦，故曰，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，此之謂也。悲哀太甚，則胞絡絕，胞絡絕，則陽氣內動，發則心下崩，數洩血也。故《本病》曰：大經空虛，發為肌痹，傳為脈痿。思想無窮，所願不得，意淫於外，入房太甚，宗筋弛縱，發

為筋痿，及為白淫，故《下經》曰：筋痿者，生於肝使內也。有漸于濕，以水為事，若有所留，居處相濕，肌肉濡漬，痺而不仁，發為肉痿。故《下經》曰：肉痿者，得之濕地也。有所遠行勞倦，逢大熱而渴，渴則陽氣內伐，內伐則熱舍於腎，腎者水藏也，今水不勝火，則骨枯而髓虛，故足不任身，發為骨痿。故《下經》曰：骨痿者，生於大熱也。

帝曰：何以別之？岐伯曰：肺熱者色白而毛敗，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，肝熱者色蒼而爪枯，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；腎熱者色黑而齒槁。

帝曰：如夫子言可矣，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陽明者，五藏六府之海，主潤宗筋，宗筋主骨而利機關也。沖脈者，經脈之海也，主滲灌谿谷，與陽明合于宗筋，陰陽揔宗筋之會，會於氣街，而陽明為之長，皆屬於帶脈，而絡於督脈。故陽明虛則宗筋縱，帶脈不引，故足痿不用也。

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各補其榮而通其俞，調其虛實，和其逆順，筋、脈、骨、肉各以其時受月，則病已矣。帝曰：善。

厥論篇第四十五

黃帝問曰：厥之寒熱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陽氣衰於下，則為寒厥；陰氣衰於下，則為熱厥。

帝曰：熱厥之為熱也，必起于足下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，陰脈者集於足下，而聚於足心，故陽氣盛則足下熱也。

帝曰：寒厥之為寒也，必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陰氣起於五指之裏，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，故陰氣盛，則從五指至膝上寒，其寒也，不從外，皆從內也。

帝曰：寒厥何失而然也？岐伯曰：前陰者，宗筋之所聚，太陰陽明之所合也。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，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。此人者質壯，以秋冬奪於所用，下氣上爭不能複，精氣溢下，邪氣因從之而上也；氣因于中，陽氣衰，不能滲營其經絡，陽氣日損，陰氣獨在，故手足為之寒也。

帝曰：熱厥何如而然也？岐伯曰：灑入於胃，則絡脈滿而經脈虛；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，陰氣虛則陽氣入，陽氣入則胃不和，胃不和則精氣竭，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。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，氣聚於脾中不得散，酒氣與谷氣相薄，熱盛於中，故熱偏於身內熱而溺赤也。夫酒氣盛而慄悍，腎氣有衰，陽氣獨盛，故手足為之熱也。

帝曰：厥或令人腹滿，或令人暴不知人，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陰氣盛於上則下虛，下虛則腹脹滿；陽氣盛於上，則下氣重上，而邪氣逆，逆則陽氣亂，陽氣亂則不

知人也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。岐伯曰：巨陽之厥，則腫首頭重，足不能行，發為（目旬）僕；陽明之厥，則癰疾欲走呼，腹滿不得臥，面赤而熱，妄見而妄言；少陽之厥，則暴聾頰腫而熱，脅痛，（骨行）不可以運；太陰之厥，則腹滿（月真）脹，後不利，不欲食，食則嘔，不得臥；少陰之厥，則口幹溺赤，腹滿心痛；厥陰之厥，則少腹腫痛，腹脹，涇洩不利，好臥屈膝，陰縮腫，（骨行）內熱。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

太陰厥逆，（骨行）急攣，心痛引腹，治主病者；少陰厥逆，虛滿嘔變，下泄清，治主病者；厥陰厥逆，攣、腰痛，虛滿前閉，譫言，治主病者；三陰俱逆，不得前後，使人手足寒，三日死。太陽厥逆，僵僕，嘔血善衄，治主病者；少陽厥逆，機關不利，機關不利者，腰不可以行，項不可以顧，發腸癰不可治，驚者死；陽明厥逆，

喘咳身熱，善驚，衄，嘔血。

手太陰厥逆，虛滿而咳，善嘔沫，治主病者；
手心主、少陰厥逆，心痛引喉，身熱死，不可治。
手太陽厥逆，耳聾泣出，項不可以顧，腰不可以
俛仰，治主病者；手陽明、少陽厥逆，發喉痹、
噤腫，治主病者。

病能論篇第四十六

黃帝問曰：人病胃脘癰者，診當何如？岐伯
對曰：診此者當候胃脈，其脈當沉細，沉細者氣
逆，逆者人迎甚盛，甚盛則熱；人迎者胃脈也，

逆而盛，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，故胃脘為癰也。

帝曰：善。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？岐伯曰：藏有所傷，及精有所之寄則安，故人不能懸其病也。

帝曰：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？岐伯曰：肺者藏之蓋也，肺氣盛則脈大，脈大則不得偃臥，論在《奇恒陰陽》中。

帝曰：有病厥者，診右脈沉而緊，左脈浮而遲，不然病主安在？岐伯曰：冬診之，右脈固當沉緊，此應四時，左脈浮而遲，此逆四時，在左當主病在腎，頗關在肺，當腰痛也。帝曰：何以言之？岐伯曰：少陰脈貫腎絡肺，今得肺脈，腎為之病，故腎為腰痛之病也。

帝曰：善。有病頸癰者，或石治之，或針灸治之，而皆已，其真安在？岐伯曰：此同名異等者也。夫癰氣之息者，宜以針開除去之；夫氣

盛血聚者，宜石而寫之。此所謂同病異治也。

帝曰：有病怒狂者，此病安生？岐伯曰：生於陽也，帝曰：陽何以使人狂？岐伯曰：陽氣者，因暴折而難決，故善怒也，病名曰陽厥。帝曰：何以知之？岐伯曰：陽明者常動，巨陽少陽不動，不動而動大疾，此其候也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奪其食即已。夫食入于陰，長氣于陽，故奪其食即已。使之服以生鐵洛為飲，夫生鐵洛者，下氣疾也。

帝曰：善。有病身熱解墮，汗出如浴，惡風少氣，此為何病？岐伯曰：病名曰酒風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以澤瀉，術各十分，麋銜五分，合，以三指撮，為後飯。

所謂深之細者，其中手如針也，摩之切之，聚者堅也，博者大也。《上經》者，言氣之通天也；《下經》者，言病之變化也；《金匱》者，決死生也；《揆度》者，切度之也；《奇恒》者，言奇

病也。所謂奇者，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；恒者，得以四時死也。所謂揆者，方切求之也，言切求其脈理也；度者，得其病處，以四時度之也。

奇病論篇第四十七

黃帝問曰：人有重身，九月而瘖，此為何也？岐伯對曰：胞之絡脈絕也。帝曰：何以言之？岐伯曰：胞絡者系於腎，少陰之脈，貫腎系舌本，故不能言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無治也，當十月複。《刺法》曰：無損不足，益有餘，以成其疹，然後調之。所謂無損不足者，身羸瘦，無用鑱石也；無益其有餘者，腹中有形而泄之，

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，故曰疹成也。

帝曰：病脅下滿氣逆，二三歲不已，是為何病？岐伯曰：病名曰息積，此不妨於食，不可灸刺，積為導引服藥，藥不能獨治也。

帝曰：人有身體髀股（骨行）皆腫，環齊而痛，是為何病？岐伯曰：病名曰伏梁。此風根也，其氣溢於大腸，而著於肓，肓之原在齊下，故環齊而痛也。不可動之，動之為水溺瀦之病也。

帝曰：人有尺脈數甚，筋急而見，此為何病？岐伯曰：此所謂疹筋，是人腹必急，白色黑色見，則病甚。

帝曰：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，此安得之？名為何病？岐伯曰：當有所犯大寒，內至骨髓，髓者以腦為主，腦逆故令頭痛，齒亦痛，病名曰厥逆。帝曰：善。

帝曰：有病口甘者，病名為何？何以得之？岐伯曰：此五氣之溢也，名曰脾瘴。夫五味入口，藏於胃，脾為之行其精氣，津液在脾，故令人口甘也；此肥美之所發也，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，肥者令人內熱，甘者令人中滿，故其氣上溢，轉為消渴。治之以蘭，除陳氣也。

帝曰：有病口苦，取陽陵泉，口苦者病名為何？何以得之？岐伯曰：病名曰膽瘴。夫肝者中之將也，取決於膽，咽為之使。此人者，數謀慮不決，故膽虛氣上溢，而口為之苦。治之以膽募俞，治在《陰陽十二官相使》中。

帝曰：有癯者，一日數十洩，此不足也。身熱如炭，頸膺如格，人迎躁盛，喘息氣逆，此有餘也。太陰脈微細如發者，此不足也。其病安在？名為何病？岐伯曰：病在太陰，其盛在胃，頗在肺，病名曰厥，死不治。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。帝曰：何謂五有餘二不足？岐伯曰：所謂五有餘者，五病之氣有餘也；二不足者，亦病氣

之不足也。今外得五有餘，內得二不足，此其身不表不裏，亦正死明矣。

帝曰：人生而有病巔疾者，病名曰何？安所得之？岐伯曰：病名為胎病。此得之在母腹中時，其母有所大驚，氣上而不下，精氣並居，故令子發為巔疾也。

帝曰：有病（疒龍）然如有水狀，切其脈大緊，身無痛者，形不瘦，不能食，食少，名為何病？岐伯曰：病生在腎，名為腎風。腎風而不能食，善驚，驚已，心氣痿者死。帝曰：善。

大奇論篇第四十八

肝滿腎滿肺滿皆實，即為腫。肺之雍，喘而兩胛滿；肝雍，兩胛滿，臥則驚，不得小便；腎雍，腳下至少腹滿，脛有大小，髀（骨行）大跛，易偏枯。

心脈滿大，癰癰筋攣；肝脈小急，癰癰筋攣；肝脈驚，暴有所驚駭，脈不至若瘖，不治自己。

腎脈小急，肝脈小急，心脈小急，不鼓皆為瘕。

腎肝並沉為石水，並浮為風水，並虛為死，並小弦欲驚。

腎脈大急沉，肝脈大急沉，皆為疝。

心脈搏滑急為心疝，肺脈沉搏為肺疝。

三陽急為瘕，三陰急為疝，二陰急為癰厥，二陽急為驚。

脾脈外鼓，沉為腸澼，久自己。肝脈小緩為腸澼，易治。腎脈小搏沉，為腸澼下血，血溫身熱者死。心肝澼亦下血，二藏同病者可治。其脈小沉澼為腸澼，其身熱者死，熱見七日死。

胃脈沉鼓澼，胃外鼓大，心脈小堅急，皆鬲偏枯。男子發左，女子發右，不瘖舌轉，可治，三十日起，其從者，瘖，三歲起。年不滿二十者，三歲死。

脈至而搏，血衄身熱者死，脈來懸鉤浮為常脈。

脈至如喘，名曰暴厥。暴厥者，不知與人言。脈至如數，使人暴驚，三四日自己。

脈至浮合，浮合如數，一息十至以上，是

經氣予不足也，微見九十日死；脈至如火薪然，是心精之予奪也，草幹而死；脈至如散葉，是肝氣予虛也，木葉落而死；脈至如省客，省客者，脈塞而鼓，是腎氣予不足也，懸去棗華而死；脈至如丸泥，是胃精予不足也，榆莢落而死；脈至如橫格，是膽氣予不足也，禾熟而死；脈至如弦縷，是胞精予不足也，病善言，下霜而死，不言可治；脈至如交漆，交漆者，左右傍至也，微見三十日死；脈至如湧泉，浮鼓肌中，太陽氣予不足也，少氣味，韭莢而死；脈至如頽土之狀，按之不得，是肌氣予不足也，五色先見，黑白壘發死；脈至如懸雍，懸雍者，浮揣切之益大，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，水凝而死；脈至如偃刀，偃刀者，浮之小急，按之堅大急，五藏菹熟，寒熱獨並於腎也，如此其人不得坐，立春而死；脈至如丸滑不直手，不直手者，按之不可得也，是大腸氣予不足也，棗葉生而死；脈至如華者，令人善恐，不欲坐臥，行立常聽，是小腸氣予不足也，季秋而死。

脈解篇第四十九

太陽所謂腫腰（月佳）痛者，正月太陽寅，寅太陽也，正月陽氣出在上，而陰氣盛，陽未得自次也，故腫腰（月佳）痛也。病偏虛為跛者，正月陽氣凍解地氣而出也，所謂偏虛者，冬寒頗有不足者，故偏虛為跛也。所謂強上引背者，陽氣大上而爭，故強上也。所謂耳鳴者，陽氣萬物盛上而躍，故耳鳴也。所謂甚則狂顛疾者，陽盡在上，而陰氣從下，下虛上實，故狂顛疾也，所謂浮為聾者，皆在氣也。所謂入中為瘖者，陽盛已衰，故為瘖也。內奪而厥，則為瘖俳，此腎虛也。少陰不至者，厥也。

少陽謂心脅痛者，言少陽盛也，盛者心之所表也。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，故心脅痛也。所謂不可反側者，陰氣藏物也，物藏則不動，故不可反側也。所謂甚則躍者，九月萬物盡衰，草木畢落而墮，則氣去陽而之陰，氣盛而陽之下長，故謂躍。

陽明所謂灑灑振寒者，陽明者午也，五月盛陽之陰也，陽盛而陰氣加之，故灑灑振寒也。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，是五月盛陽之陰也，陽者衰於五月，而一陰氣上，與陽始爭，故脛腫而股不收也。所謂上喘而為水者，陰氣下而複上，上則邪客于藏府間，故為水也。所謂胸痛少氣者，水氣在藏府也，水者，陰氣也，陰氣在中，故胸痛少氣也。所謂甚則厥，惡人與火，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，陽氣與陰氣相薄，水火相惡，故惕然而驚也。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，陰陽相薄也，陽盡而陰盛，故欲獨閉戶牖而居。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，棄衣而走者，陰陽複爭，而外並於陽，

故使之棄衣而走也。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腫者，陽明並於上，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，故頭痛鼻鼽腹腫也。

太陰所謂病脹者，太陰子也，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，故曰病脹；所謂上走心為噫者，陰盛而上走于陽明，陽明絡屬心，故曰上走心為噫也；所謂食則嘔者，物盛滿而上溢，故嘔也；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，十二月陰氣下衰，而陽氣且出，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。

少陰所謂腰痛者，少陰者，腎也，十月萬物陽氣皆傷，故腰痛也。所謂嘔咳上氣喘者，陰氣在下，陽氣在上，諸陽氣浮，無所依從，故嘔咳上氣喘也。所謂色色不能久立久坐，起則目（目荒）（目荒）無所見者，萬物陰陽不定未有主也，秋氣始至，微霜始下，而方殺萬物，陰陽內奪，故目（目荒）（目荒）無所見也。所謂少氣善怒者，陽氣不治，陽氣不治，則陽氣不得出，肝氣當治而未得，故善怒，善怒者，名曰煎厥。所謂恐

如人將捕之者，秋氣萬物未有畢去，陰氣少，陽氣入，陰陽相薄，故恐也。所謂惡聞食臭者，胃無氣，故惡聞食臭也。所謂面黑如地色者，秋氣內奪，故變於色也。所謂咳則有血者，陽脈傷也，陽氣未盛於上而脈滿，滿則咳，故血見於鼻也。

厥陰所謂頽疝，婦人少腹腫者，厥陰者辰也，三月陽中之陰，邪在中，故曰頽疝少腹腫也。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俯仰者，三月一振榮華，萬物一俯而不仰也。所謂頽癰疝膚脹者，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，故曰頽癰疝也。所謂甚則嗌幹熱中者，陰陽相薄而熱，故嗌幹也。

刺要論篇第五十

黃帝問曰：願聞刺要。岐伯對曰：病有浮沉，刺有淺深，各至其理，無過其道，過之則內傷，不及則生外壅，壅則邪從之，淺深不得，反為大賊，內動五藏，後生大病。故曰：病有在毫毛腠理者，有在皮膚者，有在肌肉者，有在脈者，有在筋者，有在骨者，有在髓者。

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，皮傷則內動肺，肺動則秋病溫瘧，淅淅然寒慄。

刺皮無傷肉，肉傷則內動脾，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，病腹脹煩，不嗜食。

刺肉無傷脈，脈傷則內動心，心動則夏病心痛。

刺脈無傷筋，筋傷則內動肝，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。

刺筋無傷骨，骨傷則內動腎，腎動則冬病脹腰痛。

刺骨無傷髓，髓傷則銷鑠（骨行）酸，體解（𠂇 亦）然不去矣。

刺齊論篇第五十一

黃帝問曰：願聞刺淺深之分。岐伯對曰：刺骨者無傷筋，刺筋者無傷肉，刺肉者無傷脈，刺脈者無傷皮，刺皮者無傷肉，刺肉者無傷筋，刺筋者無傷骨。

帝曰：余未知其所謂，願聞其解。岐伯曰：刺骨無傷筋者，針至筋而去，不及骨也。刺筋無傷肉者，至肉而去，不及筋也。刺肉無傷脈者，至脈而去，不及肉也。刺脈無傷皮者，至皮而去，不及脈也。

所謂刺皮無傷肉者，病在皮中，針入皮中，無傷肉也。刺肉無傷筋者，過肉中筋也。刺筋無傷骨者，過筋中骨也。此之謂反也。

刺禁論篇第五十二

黃帝問曰：願聞禁數。岐伯對曰：藏有要害，不可不察，肝生於左，肺藏於右，心部於表，腎治於裏，脾為之使，胃為之市。鬲肓之上，中有父母，七節之傍，中有小心，從之有福，逆之有咎。

刺中心，一日死，其動為噫。刺中肝，五日死，其動為語。刺中腎，六日死，其動為噦。刺中肺，三日死，其動為咳。刺中脾，十日死，其動為吞。刺中膽，一日半死，其動為嘔。

刺跗上，中大脈，血出不止死。刺面，中溜脈，不幸為盲。刺頭，中腦戶，入腦立死。刺舌下，中脈太過，血出不止為瘡。刺足下布絡中脈，血不出為腫。刺卻中大脈，令人僕脫色。刺氣街中脈，血不出為腫，鼠僕。刺脊間中髓，為偃。刺乳上，中乳房，為腫，根蝕。刺缺盆中內陷，氣泄，令人喘咳逆。刺手魚腹內陷，為腫。

無刺大醉，令人氣亂。無刺大怒，令人氣

逆。無刺大勞人，無刺新飽人，無刺大饑人，無刺大渴人，無刺大驚人。

刺陰股中大脈，血出不止死。刺客主人內陷中脈，為內漏、為聾。刺膝髌出液，為跛。刺臂太陰脈，出血多立死。刺足少陰脈，重虛出血，為舌難以言。刺膺中陷，中肺，為喘逆仰息。刺肘中內陷，氣歸之，為不屈伸。刺陰股下三寸內陷，令人遺溺。刺掖下脅間內陷，令人咳。刺少腹，中膀胱，溺出，令人少腹滿。刺（月崙）腸內陷為腫。刺匡上陷骨中脈，為漏、為盲。刺關節中液出，不得屈伸。

刺志論篇第五十三

黃帝問曰：願聞虛實之要。岐伯對曰：氣實形實，氣虛形虛，此其常也，反此者病。谷盛氣盛，穀虛氣虛，此其常也，反此者病。脈實血實，脈虛血虛，此其常也，反此者病。

帝曰：如何而反？岐伯曰：氣虛身熱，此謂反也；穀入多而氣少，此謂反也；穀不入而氣多，此謂反也；脈盛血少，此謂反也；脈少血多，此謂反也。

氣盛身寒，得之傷寒。氣虛身熱，得之傷暑。穀入多而氣少者，得之有所脫血，濕居下也。穀入少而氣多者，邪在胃及與肺也。脈小血多者，飲中熱也。脈大血少者，脈有風氣，水漿不入，此之謂也。

夫實者，氣入也；虛者，氣出也；氣實者，熱也；氣虛者，寒也。入實者，左手開針空也；

入虛者，左手閉針空也。

針解篇第五十四

黃帝問曰：願聞九針之解，虛實之道。岐伯對曰：刺虛則實之者，針下熱也，氣實乃熱也。滿而泄之者，針下寒也，氣虛乃寒也。菀陳則除之者，出惡血也。邪勝則虛之者，出針勿按；徐而疾則實者，徐出針而疾按之；疾而徐則虛者，疾出針而徐按之；言實與虛者，寒溫氣多少也。若無若有者，疾不可知也。察後與先者，知病先後也。為虛與實者，工勿失其法。若得若失者，離其法也。虛實之要，九針最妙者，為其各有

所宜也。補寫之時者，與氣開闔相合也。九針之名，各不同形者，針窮其所當補寫也。

刺實須其虛者，留針陰氣隆至，乃去針也；刺虛須其實者，陽氣隆至，針下熱乃去針也。經氣已至，慎守勿失者，勿變更也。深淺在志者，知病之內外也；近遠如一者，深淺其候等也。如臨深淵者，不敢墮也。手如握虎者，欲其壯也。神無營於眾物者，靜志觀病人，無左右視也；義無邪下者，欲端以正也；必正其神者，欲瞻病人目制其神，令氣易行也。所謂三裏者，下膝三寸也；所謂跗之者，舉膝分易見也；巨虛者，躋足（骨行）獨陷者；下廉者，陷下者也。

帝曰：余聞九針，上應天地四時陰陽，願聞其方，令可傳于後世以為常也。岐伯曰：夫一天、二地、三人、四時、五音、六律、七星、八風、九野，身形亦應之，針各有所宜，故曰九針。人皮應天，人肉應地，人脈應人，人筋應時，人聲應音，人陰陽合氣應律，人齒面目應星，人出

入氣應風，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，故一針皮，二針肉，三針脈，四針筋，五針骨，六針調陰陽，七針益精，八針除風，九針通九竅，除三百六十五節氣，此之謂各有所主也。人心意應八風，人氣應天，人發齒耳目五聲應五音六律，人陰陽脈血氣應地，人肝目應之九。九竅三百六十五。人一以觀動靜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，以候發母澤五音一，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，不足應之二地一，以候高下有餘九野一節俞應之，以候閉節，三人變一分人，候齒泄多血少十分角之變，五分以候緩急，六分不足三分寒關節第九，分四時人寒溫燥濕四時，一應之以候相反，一四方各作解。

長刺節論篇第五十五

刺家不診，聽病者言，在頭，頭疾痛，為藏針之，刺至骨，病已上，無傷骨肉及皮，皮者道也。

陰刺，入一傍四處。治寒熱。深專者，刺大藏，迫藏刺背，背俞也。刺之迫藏，藏會，腹中寒熱去而止。與刺之要，發針而淺出血。

治腐腫者刺腐上，視癰小大深淺刺，刺大者多血，小者深之，必端內針為故止。

病在少腹有積，刺皮（骨盾）以下，至少腹而止；刺俠脊兩傍四椎間，刺兩髂季脅肋間，導腹中氣熱下已。

病在少腹，腹痛不得大小便，病名曰疝，得之寒；刺少腹兩股間，刺腰髀骨間，刺而多之，盡炅病已。

病在筋，筋攣節痛，不可以行，名曰筋痹。刺筋上為故，刺分肉間，不可中骨也；病起筋炅，病已止。

病在肌膚，肌膚盡痛，名曰肌痹，傷於寒濕。刺大分、小分，多發針而深之，以熱為故；無傷筋骨，傷筋骨，癰發若變；諸分盡熱，病已止。

病在骨，骨重不可舉，骨髓酸痛，寒氣至，名曰骨痹。深者刺，無傷脈肉為故，其道大分小分，骨熱病已止。

病在諸陽脈，且寒且熱，諸分且寒且熱，名曰狂。刺之虛脈，視分盡熱，病已止。

病初發，歲一發，不治月一發，不治，月四五發，名曰癲病。刺諸分諸脈，其無寒者以針調之，病已止。

病風且寒且熱，炅汗出，一日數過，先刺諸分理絡脈；汗出且寒且熱，三日一刺，百日而已。

病大風，骨節重，鬚眉墮，名曰大風，刺肌肉為故，汗出百日，刺骨髓，汗出百日，凡二百日，鬚眉生而止針。

皮部論篇第五十六

黃帝問曰：余聞皮有分部，脈有經紀，筋有結絡，骨有度量。其所生病各異，別其分部，左右上下，陰陽所在，病之始終，願聞其道。

岐伯對曰：欲知皮部以經脈為紀者，諸經皆然。陽明之陽，名曰害蜚，上下同法。視其部中有浮絡者，皆陽明之絡也。其色多青則痛，多黑則痺，黃赤則熱，多白則寒，五色皆見，則寒熱也。絡盛則入客于經，陽主外，陰主內。

少陽之陽，名曰樞持，上下同法。視其部中有浮絡者，皆少陽之絡也，絡盛則入客於經，故在陽者主內，在陰者主出，以滲于內，諸經皆然。

太陽之陽，名曰關樞，上下同法。視其部中有浮絡者，皆太陽之絡也。絡盛則入客於經。

少陰之陰，名曰樞儒，上下同法。視其部中有浮絡者，皆少陰之絡也。絡盛則入客於經，其入經也，從陽部注於經；其出者，從陰內注於骨。

心主之陰，名曰害肩，上下同法。視其部中有浮絡者，皆心主之絡也。絡盛則入客於經。

太陰之陰，名曰關蟄，上下同法。視其部中有浮絡者，皆太陰之絡也。絡盛則入客於經。凡十二經絡脈者，皮之部也。

是故百病之始生也，必先於皮毛，邪中之則腠理開，開則入客於絡脈，留而不去，傳入於經，留而不去，傳入於府，廩於腸胃。邪之始入於皮毛也，晰然起毫毛，開腠理；其入於絡也，則絡脈盛色變；其入客於經也，則感虛乃陷下。其留於筋骨之間，寒多則筋攣骨痛，熱多則筋弛骨消，肉爍（月囷）破，毛直而敗。

帝曰：夫子言皮之十二部，其生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皮者脈之部也，邪客于皮則腠理開，開則邪入客於絡脈，絡脈滿則注於經脈，經脈滿則入舍于府藏也，故皮者有分部，不與而生大病也。

經絡論篇第五十七

黃帝問曰：夫絡脈之見也，其五色各異，青黃赤白黑不同，其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。

帝曰：經之常色何如？岐伯曰：心赤，肺白、肝青、脾黃、腎黑，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也。

帝曰：絡之陰陽，亦應其經乎？岐伯曰：陰絡之色應其經，陽絡之色變無常，隨四時而行也。寒多則凝泣，凝泣則青黑；熱多則淖澤，淖澤則黃赤；此皆常色，謂之無病，五色具見者，謂之寒熱。帝曰：善。

氣穴論篇第五十八

黃帝問曰：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，以應一歲，未知其所，願卒聞之。岐伯稽首再拜對曰：窘乎哉問也！其非聖帝，孰能窮其道焉！因請溢意盡言其處。帝捧手逡巡而卻曰：夫子之開余道也，目未見其處，耳未聞其數，而目以明，耳以聰矣。岐伯曰：此所謂聖人易語，良馬易禦也。帝曰：余非聖人之易語也，世言真數開人意，今餘所訪問者真數，發蒙解惑，未足以論也。然余願聞夫子溢志盡言其處，令解其意，請藏之金匱，不敢複出。

岐伯再拜而起曰：臣請言之，背與心相控

而痛，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，上紀者，胃脘也，下紀者，關元也。背胸邪系陰陽左右，如此其病前後痛瀉，胸脅痛而不得息，不得臥，上氣短氣偏痛，脈滿起，斜出尻脈，絡胸脅支心貫鬲，上肩加天突，斜下肩交十椎下。

藏俞五十穴，府俞七十二穴，熱俞五十九穴，水俞五十七穴，頭上五行行五，五五二十五穴，中兩傍各五，凡十穴，大椎上兩傍各一，凡二穴，目瞳子浮白二穴，兩髀厭分中二穴，犢鼻二穴，耳中多所聞二穴，眉本二穴，完骨二穴，頂中央一穴，枕骨二穴，上關二穴，大迎二穴，下關二穴，天柱二穴，巨虛上下廉四穴，曲牙二穴，天突一穴，天府二穴，天牖二穴，扶突二穴，天窗二穴，肩解二穴，關元一穴，委陽二穴，肩貞二穴，瘡門一穴，齊一穴，胸俞十二穴，背俞二穴，膈俞十二穴，分肉二穴，踝上橫二穴，陰陽蹻四穴，水俞在諸分，熱俞在氣穴，寒熱俞在兩骸厭中二穴，大禁二十五，在天府下五寸，凡三百六十五穴，針之所由行也。

帝曰：餘已知氣穴之處，游針之居，願聞孫絡谿谷，亦有所應乎？岐伯曰：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，亦以應一歲，以溢奇邪，以通榮衛，榮衛稽留，衛散榮溢，氣竭血著，外為發熱，內為少氣，疾寫無怠，以通榮衛，見而寫之，無問所會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谿穀之會也。岐伯曰：肉之大會為穀，肉之小會為谿，肉分之間，谿穀之會，以行榮衛，以會大氣。邪溢氣壅，脈熱肉敗榮衛不行，必將為膿，內銷骨髓，外破大腠，留於節湊，必將為敗。積寒留舍，榮衛不居，卷肉縮筋，肋肘不得伸，內為骨痹，外為不仁，命曰不足，大寒留于谿穀也。谿穀三百六十五穴會，亦應一歲，其小痹淫溢，循脈往來，微針所及，與法相同。

帝乃辟左右而起，再拜曰：今日發蒙解惑，藏之金匱，不敢複出，乃藏之金蘭之室，署曰氣穴所在。岐伯曰：孫絡之脈別經者，其血盛而

當寫者，亦三百六十五脈，並注於絡，傳注十二絡脈，非獨十四絡脈也，內解寫於中者十脈。

氣府論篇第五十九

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：兩眉頭各一，入發至項三寸半，傍五，相去三寸，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，行五，五五二十五，項中大筋兩傍各一，風府兩傍各一，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節，十五間各一，五藏之俞各五，六府之俞各六，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。

足少陽脈氣所發者六十二穴：兩角上各

二，直目上發際內各五，耳前角上各一，耳前角下各一，銳發下各一，客主人各一，耳後陷中各一，下關各一，耳下牙車之後各一，缺盆各一，掖下三寸，脅下至肘，八間各一，髀樞中傍各一，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。

足陽明脈氣所發者六十八穴：額顱發際傍各三，面髕骨空各一，大迎之骨空各一，人迎各一，缺盆外骨空各一，膺中骨間各一，俠鳩尾之外，當乳下三寸，俠胃脘各五，俠齊廣三寸各三，下齊二寸俠之各三。氣街動脈各一，伏菟上各一，三裏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，分之所在穴空。

手太陽脈氣所發者三十六穴：目內眥各一，目外眥各一，髕骨下各一，耳郭上各一，耳中各一，巨骨穴各一，曲掖上骨穴各一，柱骨上陷者各一，上天窗四寸各一，肩解各一，肩解下三寸各一，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。

手陽明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：鼻空外廉、

項上各二，大迎骨空各一，柱骨之會各一，髑骨之會各一，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。

手少陽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：顛骨下各一，眉後各一，角上各一，下完骨後各一，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，俠扶突各一，肩貞各一，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，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。

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：項中央二，發際後中八，面中三，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，至骶下凡二十一節，脊椎法也。

任脈之氣所發者二十八穴：喉中央二，膺中骨陷中各一，鳩尾下三寸，胃脘五寸，胃脘以下至橫骨六寸半一，腹脈法也。下陰別一，目下各一，下唇一，斷交一。

沖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：俠鳩尾外各半寸至齊寸一，俠齊下傍各五分至橫骨寸一，腹脈法也。

足少陰舌下，厥陰毛中急脈各一，手少陰各一，陰陽蹻各一，手足諸魚際脈氣所發者，凡三百六十五穴也。

骨空論篇第六十

黃帝問曰：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，以針治之奈何？岐伯對曰：風從外入，令人振寒，汗出頭痛，身重惡寒，治在風府，調其陰陽，不足則補，有餘則寫。

大風頸項痛，刺風府，風府在上椎。大風汗出，灸（言意）譫，（言意）譫在背下俠脊傍三

寸所，厭之，令病者呼（言意）謔，（言意）謔應手。

從風憎風，刺眉頭。失枕，在肩上橫骨間。折，使榆臂，齊肘正，灸脊中。

絡季脅引少腹而痛脹，刺（言意）謔。

腰痛不可以轉搖，急引陰卵，刺八髎與痛上，八髎在腰尻分間。

鼠瘻，寒熱，還刺寒府，寒府在附膝外解營。取膝上外者使之拜，取足心者使之跪。

任脈者，起於中極之下，以上毛際，循腹裏上關元，至咽喉，上頤循面入目。沖脈者，起於氣街，並少陰之經，俠齊上行，至胸中而散。任脈為病，男子內結七疝，女子帶下瘕聚。沖脈為病，逆氣裏急。

督脈為病，脊強反折。督脈者，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，女子入系廷孔，其孔，溺孔之端也。其絡循陰器合篡間，繞篡後，別繞臀，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，少陰上股內後廉，貫脊屬腎，與太陽起於目內眥，上額交巔，上入絡腦，還出別下項，循肩膊，內俠脊抵腰中，入循膂絡腎。其男子循莖下至篡，與女子等。其少腹直上者，貫齊中央，上貫心入喉，上頤環唇，上系兩目之下中央。此生病，從少腹上沖心而痛，不得前後，為沖疝；其女子不孕，癯瘠遺溺嗌幹。督脈生病治督脈，治在骨上，甚者在齊下營。

其上氣有音者，治其喉中央，在缺盆中者，其病上沖喉者治其漸，漸者，上俠頤也。

蹇，膝伸不屈，治其犍。坐而膝痛，治其機。立而暑解，治其骸關。膝痛，痛及拇指治其膕。坐而膝痛如物隱者，治其關。膝痛不可屈伸，治其背內。連（骨行）若折，治陽明中俞膠。若別，治巨陽少陰榮。淫漑脛痠，不能久立，治少陽

之維，在外上五寸。

輔骨上，橫骨下為捷，俠髌為機，膝解為骸關，俠膝之骨為連骸，骸下為輔，輔上為臑，臑上為關，頭橫骨為枕。

水俞五十七穴者，尻上五行，行五；伏菟上兩行，行五，左右各一行，行五；踝上各一行，行六穴，髓空在腦後三分，在顱際銳骨之下，一在斷基下，一在項後中複骨下，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。脊骨下空，在尻骨下空。數髓空在面俠鼻，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。兩髀骨空，在髀中之陽。臂骨空在臂陽，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。股骨上空在股陽，出上膝四寸。（骨行）骨空在輔骨之上端，股際骨空在毛中動下。尻骨空在髀骨之後，相去四寸。扁骨有滲理湊，無髓孔，易髓無孔。

灸寒熱之法，先灸項大椎，以年為壯數，次灸樞骨，以年為壯數，視背俞陷者灸之，舉臂肩上陷者灸之，兩季脅之間灸之，外踝上絕骨之

端灸之，足小指次指間灸之，（月崙）下陷脈灸之，外踝後灸之，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，膺中陷骨間灸之，掌束骨下灸之，齊下關元三寸灸之，毛際動脈灸之，膝下三寸分間灸之，足陽明跗上動脈灸之，巔上一灸之。犬所齧之處灸之三壯，即以犬傷病法灸之。凡當灸二十九處，傷食灸之，不已者，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，數刺其俞而藥之。

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

黃帝問曰：少陰何以主腎？腎何以主水？岐伯對曰：腎者，至陰也，至陰者，盛水也。肺

者，太陰也，少陰者，冬脈也，故其本在腎，其末在肺，皆積水也。

帝曰：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？岐伯曰：腎者，胃之關也，關門不利，故聚水而從其類也。上下溢於皮膚，故為跗腫，跗腫者，聚水而生病也。

帝曰：諸水皆生於腎乎？岐伯曰：腎者，牝藏也，地氣上者屬於腎，而生水液也，故曰至陰。勇而勞甚則腎汗出，腎汗出逢於風，內不得入于藏府，外不得越於皮膚，客于玄府，行于皮裏，傳為跗腫，本之於腎，名曰風水。所謂玄府者，汗空也。

帝曰：水俞五十七處者，是何主也？岐伯曰：腎俞五十七穴，積陰之所聚也，水所從出入也。尻上五行行五者，此腎俞，故水病下為跗腫大腹，上為喘呼，不得臥者，標本俱病，故肺為喘呼，腎為水腫，肺為逆不得臥，分為相輸俱受者，水氣之所留也。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，此腎之街

也，三陰之所交結於腳也。踝上各一行行六者，此腎脈之下行也，名曰太沖。凡五十七穴者，皆藏之陰絡，水之所客也。

帝曰：春取絡脈分肉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春者木始治，肝氣始生，肝氣急，其風疾，經脈常深，其氣少，不能深入，故取絡脈分肉間。

帝曰：夏取盛經分腠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夏者火始治，心氣始長，脈瘦氣弱，陽氣留溢，熱熏分腠，內至於經，故取盛經分腠，絕膚而病去者，邪居淺也。所謂盛經者，陽脈也。

帝曰：秋取經俞，何也？岐伯曰：秋者金始治，肺將收殺，金將勝火，陽氣在合，陰氣初勝，濕氣及體，陰氣未盛，未能深入，故取俞以寫陰邪，取合以虛陽邪，陽氣始衰，故取於合。

帝曰：冬取井榮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冬者水始治，腎方閉，陽氣衰少，陰氣堅盛，巨陽伏沉，

陽脈乃去，故取井以下陰逆，取榮以陽氣。故曰：冬取井榮，春不孰衄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俞，餘論其意，未能領別其處，願聞其處，因聞其意。岐伯曰：頭上五行行五者，以越諸陽之熱逆也；大杼、膺俞、缺盆、背俞，此八者，以寫胸中之熱也；氣街、三裏、巨虛上下廉，此八者，以寫胃中之熱也；雲門、髃骨、委中、髓空，此八者，以寫四支之熱也；五藏俞傍五，此十者，以寫五藏之熱也。凡此五十九穴者，皆熱之左右也。

帝曰：人傷於寒而傳為熱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夫寒盛，則生熱也。

調經論篇第六十二

黃帝問曰：余聞刺法言，有餘寫之，不足補之，何謂有餘？何謂不足？岐伯對曰：有餘有五，不足亦有五，帝欲何問？帝曰：願盡聞之。岐伯曰：神有餘有不足，氣有餘有不足，血有餘有不足，形有餘有不足，志有餘有不足，凡此十者，其氣不等也。

帝曰：人有精氣津液，四支、九竅、五藏十六部、三百六十五節，乃生百病，百病之生，皆有虛實。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，不足亦有五，何以生之乎？岐伯曰：皆生於五藏也。夫心藏神，肺藏氣，肝藏血，脾藏肉，腎藏志，而此成形。志意通，內連骨髓，而成身形五藏。五藏之道，皆出於經隧，以行血氣，血氣不和，百病乃變

化而生，是故守經隧焉。

帝曰：神有餘不足何如？岐伯曰：神有餘則笑不休，神不足則悲。血氣未並，五藏安定，邪客於形，灑淅起於毫毛，未入於經絡也，故命曰神之微。帝曰：補寫奈何？岐伯曰：神有餘，則寫其小絡之血，出血勿之深斥，無中其大經，神氣乃平。神不足者，視其虛絡，按而致之，刺而利之，無出其血，無泄其氣，以通其經，神氣乃平。帝曰：刺微奈何？岐伯曰：按摩勿釋，著針勿斥，移氣於不足，神氣乃得複。

帝曰：善。有餘不足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有餘則喘咳上氣，不足則息利少氣。血氣未並，五藏安定，皮膚微病，命曰白氣微泄。帝曰：補寫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有餘，則寫其經隧，無傷其經，無出其血，無泄其氣。不足，則補其經隧，無出其氣。帝曰：刺微奈何？岐伯曰：按摩勿釋，出針視之，曰我將深之，適人必革，精氣自伏，邪氣散亂，無所休息，氣泄腠理，真氣乃相得。

帝曰：善。血有餘不足奈何？岐伯曰：血有餘則怒，不足則恐。血氣未並，五藏安定，孫絡水溢，則經有留血。帝曰：補寫奈何？岐伯曰：血有餘，則寫其盛經出其血。不足，則視其虛經內針其脈中，久留而視；脈大，疾出其針，無令血泄。帝曰：刺留血，奈何？岐伯曰：視其血絡，刺出其血，無令惡血得入於經，以成其疾。

帝曰：善。形有餘不足奈何？岐伯曰：形有餘則腹脹、溼洩不利，不足則四支不用。血氣未並，五藏安定，肌肉蠕動，命曰微風。帝曰：補寫奈何？岐伯曰：形有餘則寫其陽經，不足則補其陽絡。帝曰：刺微奈何？岐伯曰：取分肉間，無中其經，無傷其絡，衛氣得複，邪氣乃索。

帝曰：善。志有餘不足奈何？岐伯曰：志有餘則腹脹飧泄，不足則厥。血氣未並，五藏安定，骨節有動。帝曰：補寫奈何？岐伯曰：志有餘則寫然筋血者，不足則補其複溜。帝曰：刺未並

奈何？岐伯曰：即取之，無中其經，邪所乃能立虛。

帝曰：善。余已聞虛之形，不知其何以生！岐伯曰：氣血以並，陰陽相頃，氣亂于衛，血逆於經，血氣離居，一實一虛。血並於陰，氣並於陽，故為驚狂；血並於陽，氣並於陰，乃為炅中；血並於上，氣並於下，心煩惋善怒；血並於下，氣並於上，亂而喜忘。帝曰：血並於陰，氣並於陽，如是血氣離居，何者為實？何者為虛？岐伯曰：血氣者，喜溫而惡寒，寒則泣不能流，溫則消而去之，是故氣之所並為血虛，血之所並為氣虛。

帝曰：人之所有者，血與氣耳。今夫子乃言血並為虛，氣並為虛，是無實乎？岐伯曰：有者為實，無者為虛，故氣並則無血，血並則無氣，今血與氣相失，故為虛焉。絡之與孫脈俱輸於經，血與氣並，則為實焉。血之與氣並走於上，則為大厥，厥則暴死，氣復反則生，不反則死。

帝曰：實者何道從來？虛者何道從去？虛實之要，願聞其故。岐伯曰：夫陰與陽，皆有俞會，陽注于陰，陰滿之外，陰陽勻平，以充其形，九候若一，命曰平人。夫邪之生也，或生於陰，或生於陽。其生於陽者，得之風雨寒暑；其生於陰者，得之飲食居處，陰陽喜怒。

帝曰：風雨之傷人奈何？岐伯曰：風雨之傷人也，先客於皮膚，傳入于孫脈，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，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，血氣與邪並客於分腠之間，其脈堅大，故曰實。實者外堅充滿，不可按之，按之則痛。帝曰：寒濕之傷人奈何？岐伯曰：寒濕之中人也，皮膚不收，肌肉堅緊，榮血泣，衛氣去，故曰虛。虛者聶辟，氣不足，按之則氣足以溫之，故快然而不痛。

帝曰：善。陰之生實奈何？岐伯曰：喜怒不節，則陰氣上逆，上逆則下虛，下虛則陽氣走之，故曰實矣。帝曰：陰之生虛奈何？岐伯曰：喜

則氣下，悲則氣消，消則脈虛空，因寒飲食，寒氣熏滿，則血泣氣去，故曰虛矣。

帝曰：經言陽虛則外寒，陰虛則內熱，陽盛則外熱，陰盛則內寒，余已聞之矣，不知其所由然也。岐伯曰：陽受氣于上焦，以溫皮膚分肉之間。令寒氣在外，則上焦不通，上焦不通，則寒氣獨留於外，故寒慄。帝曰：陰虛生內熱奈何？岐伯曰：有所勞倦，形氣衰少，谷氣不盛，上焦不行，下脘不通，胃氣熱，熱氣熏胸中，故內熱。帝曰：陽盛生外熱奈何？岐伯曰：上焦不通利，則皮膚緻密，腠理閉塞，玄府不通，衛氣不得泄越，故外熱。帝曰：陰盛生內寒奈何？岐伯曰：厥氣上逆，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，不寫則溫氣去，寒獨留，則血凝泣，凝則脈不通，其脈盛大以瀦，故中寒。

帝曰：陰與陽並，血氣以並，病形以成，刺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刺此者，取之經隧，取血于營，取氣于衛，用形哉，因四時多少高下。帝曰：

血氣以並，病形以成，陰陽相頃，補寫奈何？岐伯曰：寫實者氣盛乃內針，針與氣俱內，以開其門，如利其戶；針與氣俱出，精氣不傷，邪氣乃下，外門不閉，以出其疾；搖大其道，如利其路，是謂大寫，必切而出，大氣乃屈。帝曰：補虛奈何？岐伯曰：持針勿置，以定其意，候呼內針，氣出針入，針空四塞，精無從去，方實而疾出針，氣入針出，熱不得還，閉塞其門，邪氣布散，精氣乃得存，動氣候時，近氣不失，遠氣乃來，是謂追之。

帝曰：夫子言虛實者有十，生於五藏，五藏五脈耳。夫十二經脈皆生其病，今夫子獨言五藏，夫十二經脈者，皆絡三百六十五節，節有病必被經脈，經脈之病，皆有虛實，何以合之？岐伯曰：五藏者，故得六府與為表裏，經絡支節，各生虛實，其病所居，隨而調之。病在脈，調之血；病在血，調之絡；病在氣，調之衛；病在肉，調之分肉；病在筋，調之筋；病在骨，調之骨；燔針劫刺其下及與急者；病在骨，（火卒）針藥熨；

病不知所痛，兩蹻為上；身形有痛，九候莫病，則繆刺之；痛在於左而右脈病者，巨刺之。必謹察其九候，針道備矣。

繆刺論篇第六十三

黃帝問曰：余聞繆刺，未得其意，何謂繆刺？岐伯對曰：夫邪之客於形也，必先舍於皮毛，留而不去，入舍于孫脈，留而不去，入舍於絡脈，留而不去，入舍於經脈，內連五藏，散於腸胃，陰陽俱感，五藏乃傷，此邪之從皮毛而入，極于五藏之次也，如此則治其經焉。今邪客於皮毛，入舍于孫絡，留而不去，閉塞不通，不得入於

經，流溢於大絡，而生奇病也。夫邪客大絡者，左注右，右注左，上下左右，與經相干，而布於四末，其氣無常處，不入于經俞，命曰繆刺。

帝曰：願聞繆刺，以左取右以右取左，奈何？其與巨刺何以別之？岐伯曰：邪客于經，左盛則右病，右盛則左病，亦有移易者，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，如此者，必巨刺之，必中其經，非絡脈也。故絡病者，其痛與經脈繆處，故命曰繆刺。

帝曰：願聞繆刺奈何？取之何如？岐伯曰：邪客于足少陰之絡，令人卒心痛，暴脹，胸脅支滿，無積者，刺然骨之前出血，如食頃而已。不已，左取右，右取左。病新發者，取五日，已。

邪客于手少陽之絡，令人喉痹舌卷，口幹心煩，臂外廉痛，手不及頭，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，去端如韭葉各一痛，壯者立已，老者有頃已，左取右，右取左，此新病數日已。

邪客于足厥陰之絡，令人卒疝暴痛，刺足大指爪甲上，與肉交者各一痛，男子立已，女子有頃已，左取右，右取左。

邪客於足太陽之絡，令人頭項肩痛，刺足小指爪甲上，與肉交者各一痛，立已，不已，刺外踝下三痛，左取右，右取左，如食頃已。

邪客于手陽明之絡，令人氣滿胸中，喘息而支胠，胸中熱，刺手大指、次指爪甲上，去端如韭葉各一痛，左取右，右取左，如食頃已。

邪客於臂掌之間，不可得屈，刺其踝後，先以指按之痛，乃刺之，以月死生為數，月生一日一痛，二日二痛，十五日十五痛，十六日十四痛。

邪客于足陽蹻之脈，令人目痛從內眥始，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痛，左刺右，右刺左，如行十裏頃而已。

人有所墮墜，惡血留內，腹中滿脹，不得前後，先飲利藥，此上傷厥陰之脈，下傷少陰之絡，刺足內踝之下，然骨之前，血脈出血，刺足跗上動脈，不已，刺三毛上各一痛，見血立已，左刺右，右刺左。善悲驚不樂，刺如右方。

邪客于手陽明之絡，令人耳聾，時不聞音，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，去端如韭葉各一痛，立聞，不已，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，立聞，其不時聞者，不可刺也。耳中生風者，亦刺之如此數，左刺右，右刺左。

凡痺往來行無常處者，在分肉間痛而刺之，以月死生為數，用針者隨氣盛衰，以為痛數，針過其日數則脫氣，不及日數則氣不寫，左刺右，右刺左，病已，止，不已，複刺之如法，月生一日一痛，二日二痛，漸多之；十五日十五痛，十六日十四，漸少之。

邪客于足陽明之經，令人鼽衄上齒寒，足

中指次指爪甲上，與肉交者各一痛，左刺右，右刺左。

邪客于足少陽之絡，令人脅痛不得息，咳而汗出，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，與肉交者各一痛，不得息立已，汗出立止，咳者溫衣飲食，一日已。左刺右，右刺左，病立已，不已，複刺如法。

邪客于足少陰之絡，令人噤痛，不可內食，無故善怒，氣上走貴上，刺足下中央之脈各三痛，凡六刺，立已，左刺右，右刺左。噤中腫，不能內唾，時不能出唾者，刺然骨之前，出血立已，左刺右，右刺左。

邪客于足太陰之絡，令人腰痛，引少腹控（月少），不可以仰息，刺腰尻之解，兩腫之上，是腰俞，以月死生為痛數，發針立已，左刺右，右刺左。

邪客於足太陽之絡，令人拘攣背急，引脅

而痛，刺之從項始，數脊椎俠脊，疾按之應手如痛，刺之傍三痛，立已。

邪客于足少陽之絡，令人留於樞中痛，髀不可舉，刺樞中以毫針，寒則久留針，以月死生為數，立已。

治諸經刺之，所過者不病，則繆刺之。

耳聾，刺手陽明，不已，刺其通脈出耳前者。

齒齲，刺手陽明，不已，刺其脈入齒中，立已。

邪客于五藏之間，其病也，脈引而痛，時來時止，視其病，繆刺之於手足爪甲上，視其脈，出其血，間日一刺，一刺不已，五刺已。

繆傳引上齒，齒唇寒痛，視其手背脈血者去之，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痛，手大指次指爪甲

上各一痛，立已，左取右，右取左。

邪客于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，此五絡，皆會於耳中，上絡左角，五絡俱竭，令人身脈皆動，而形無知也，其狀若屍，或曰屍厥。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，去端如韭葉，後刺足心，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痛，後刺手大指內側，去端如韭葉，後刺手心主，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痛，立已。不已，以竹管吹其兩耳，鬻其左角之發方一寸，燔治，飲以美酒一杯，不能飲者灌之，立已。

凡刺之數，先視其經脈，切而從之，審其虛而調之，不調者經刺之，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，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，此繆刺之數也。

四時刺逆從論篇第六十四

厥陰有餘，病陰痺；不足病生熱痺；滑則病狐疝風；濇則病少腹積氣。

少陰有餘，病皮痺隱軫；不足病肺痺；滑則病肺風疝；濇則病積溲血。

太陰有餘，病肉痺寒中；不足病脾痺；滑則病脾風疝；濇則病積心腹時滿。

陽明有餘，病脈痺，身時熱；不足病心痺；滑則病心風疝；濇則病積時善驚。

太陽有餘，病骨痺身重；不足病腎痺；滑則病腎風疝；濇則病積時善巔疾。

少陽有餘，病筋痺脅滿；不足病肝痺；滑則病肝風疝；濇則病積時筋急目痛。

是故春氣在經脈，夏氣在孫絡，長夏氣在肌肉，秋氣在皮膚，冬氣在骨髓中。帝曰：余願聞其故。岐伯曰：春者，天氣始開，地氣始泄，凍解冰釋，水行經通，故人氣在脈。夏者，經滿氣溢，入孫絡受血，皮膚充實。長夏者，經絡皆盛，內溢肌中。秋者，天氣始收，腠理閉塞，皮膚引急。冬者蓋藏，血氣在中，內著骨髓，通于五藏。是故邪氣者，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，至其變化不可為度，然必從其經氣，辟除其邪，除其邪，則亂氣不生。

帝曰：逆四時而生亂氣奈何？岐伯曰：春刺絡脈，血氣外溢，令人少氣；春刺肌肉，血氣環逆，令人上氣；春刺筋骨，血氣內著，令人腹脹。夏刺經脈，血氣乃竭，令人解（𡗗亦）；夏刺肌肉，血氣內卻，令人善恐；夏刺筋骨，血氣上逆，

令人善怒。秋刺經脈，血氣上逆，令人善忘；秋刺絡脈，氣不外行，令人臥不欲動；秋刺筋骨，血氣內散，令人寒慄。冬刺經脈，血氣皆脫，令人目不明；冬刺絡脈，內氣外泄，留為大痹；冬刺肌肉，陽氣竭絕，令人善忘。凡此四時刺者，大逆之病，不可不從也，反之，則生亂氣相淫病焉。故刺不知四時之經，病之所生，以從為逆，正氣內亂，與精相薄。必審九候，正氣不亂，精氣不轉。

帝曰：善。刺五藏，中心一日死，其動為噫；中肝五日死，其動為語；中肺三日死，其動為咳；中腎六日死，其動為噦欠；中脾十日死，其動為吞。刺傷人五藏必死，其動則依其藏之所變候知其死也。

標本病傳論篇第六十五

黃帝問曰：病有標本，刺有逆從，奈何？岐伯對曰：凡刺之方，必別陰陽，前後相應，逆從得施，標本相移。故曰：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標，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，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，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，故治有取標而得者，有取本而得者，有逆取而得者，有從取而得者。故知逆與從，正行無問，知標本者，萬舉萬當，不知標本，是謂妄行。

夫陰陽逆從，標本之為道也，小而大，言一而知百病之害。少而多，淺而博，可以言一而知百也。以淺而知深，察近而知遠，言標與本，易而勿及。治反為逆，治得為從。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，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，先寒而後生病者

治其本，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，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，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，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，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，必且調之，乃治其他病，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，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。人有客氣，有同氣。小大不利治其標，小大利治其本。病發而有餘，本而標之，先治其本，後治其標；病發而不足，標而本之，先治其標，後治其本。謹察間甚，以意調之，間者並行，甚者獨行。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。

夫病傳者，心病先心痛，一日而咳，三日脅支痛，五日閉塞不通，身痛體重；三日不已，死。冬夜半，夏日中。

肺病喘咳，三日而脅支滿痛，一日身重體痛，五日而脹，十日不已，死。冬日入，夏日出。

肝病頭目眩脅支滿，三日體重身痛，五日而脹，三日腰脊少腹痛脛，三日不已，死。冬日

入，夏早食。

脾病身痛體重，一日而脹，二日少腹腰脊痛脛酸，三日背（月呂）筋痛，小便閉，十日不已，死。冬人定，夏晏食。

腎病少腹腰脊痛，（骨行）酸，三日背（月呂）筋痛，小便閉；三日腹脹；三日兩脅支痛，三日不已，死。冬大晨，夏晏晡。

胃病脹滿，五日少腹腰脊痛，（骨行）酸；三日背（月呂）筋痛，小便閉；五日身體重；六日不已，死。冬夜半後，夏日昃。

膀胱病小便閉，五日少腹脹，腰脊痛，（骨行）酸；一日腹脹；一日身體痛；二日不已，死。冬雞鳴，夏下晡。

諸病以次是相傳，如是者，皆有死期，不可刺。間一藏止，及至三四藏者，乃可刺也。

天元紀大論篇第六十六

黃帝問曰：天有五行，禦五位，以生寒暑燥濕風；人有五藏，化五氣，以生喜怒思憂恐。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，終期之日，周而復始，餘已知之矣，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，奈何合之？

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：昭乎哉問也。夫五運陰陽者，天地之道也，萬物之綱紀，變化之父母，生殺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，可不通乎！故物生謂之化，物極謂之變，陰陽不測謂之神，神用無方謂之聖。夫變化之為用也，在天為玄，在人為

道，在地為化，化生五味，道生智，玄生神。神在天為風，在地為木；在天為熱，在地為火；在天為濕，在地為土；在天為燥，在地為金；在天為寒，在地為水；故在天為氣，在地成形，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。然天地者，萬物之上下也；左右者，陰陽之道路也；水火者，陰陽之徵兆也；金木者，生成之終始也。氣有多少，形有盛衰，上下相召，而損益彰矣。

帝曰：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？鬼臾區曰：五氣運行，各終期日，非獨主時也。帝曰：請聞其所謂也。鬼臾區曰：臣積考《太始天元冊》文曰：太虛寥廓，肇基化元，萬物資始，五運終天，布氣真靈，揔統坤元，九星懸朗，七曜周旋，曰陰曰陽，曰柔曰剛，幽顯既位，寒暑弛張，生生化化，品物咸章。臣斯十世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善。何謂氣有多少，形有盛衰？鬼臾區曰：陰陽之氣各有多少，故曰三陰三陽也。形有盛衰，謂五行之治，各有太過不及也。故其

始也，有餘而往，不足隨之，不足而往，有餘從之，知迎知隨，氣可與期。應天為天符，承歲為歲直，三合為治。

帝曰：上下相召奈何？鬼臾區曰：寒暑燥濕風火，天之陰陽也，三陰三陽上奉之。木火土金水火，地之陰陽也，生長化收藏下應之。天以陽生陰長，地以陽殺陰藏。天有陰陽，地亦有陰陽。木火土金水火，地之陰陽也，生長化收藏。故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。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，應天之氣，動而不息，故五歲而右遷，應地之氣，靜而守位，故六期而環會，動靜相召，上下相臨，陰陽相錯，而變由生也。

帝曰：上下周紀，其有數乎？鬼臾區曰：天以六為節，地以五為制，周天氣者，六期為一備；終地紀者，五歲為一周。君火以明，相火以位，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，凡三十歲；千四百四十氣，凡六十歲而為一周，不及太過，斯皆見矣。

帝曰：夫子之言，上終天氣，下畢地紀，可謂悉矣。余願聞而藏之，上以治民，下以治身，使百姓昭著，上下和親，德澤下流，子孫無憂，傳之後世，無有終時，可得聞乎？鬼臾區曰：至數之機，迫迨以微，其來可見，其往可追，敬之者昌，慢之者亡。無道行私，必得天殃，謹奉天道，請言真要。

帝曰：善言始者，必會於終，善言近者，必知其遠，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，所謂明矣，願夫子推而次之，令有條理，簡而不匱，久而不絕，易用難忘，為之綱紀，至數之要，願盡聞之。鬼臾區曰：昭乎哉問！明乎哉道！如鼓之應桴，響之應聲也。臣聞之：甲己之歲，土運統之；乙庚之歲，金運統之；丙辛之歲，水運統之；丁壬之歲，木運統之；戊癸之歲，火運統之。

帝曰：其于三陰三陽，合之奈何？鬼臾區曰：子午之歲，上見少陰；醜未之歲，上見太陰；

寅申之歲，上見少陽；卯酉之歲，上見陽明；辰戌之歲，上見太陽；己亥之歲，上見厥陰。少陰，所謂標也，厥陰，所謂終也。厥陰之上，風氣主之；少陰之上，熱氣主之；太陰之上，濕氣主之；少陽之上，相火主之；陽明之上，燥氣主之；太陽之上，寒氣主之。所謂本也，是謂六元。帝曰：光乎哉道！明乎哉論！請著之玉版，藏之金匱，署曰《天元紀》。

五運行大論篇第六十七

黃帝坐明堂，始正天綱，臨觀八極，考建五常，請天師而問之曰：論言天地之動靜，神明

為之紀；陰陽之升降，寒暑彰其兆。余聞五運之數于夫子，夫子之所言，正五氣之各主歲爾，首甲定運，餘因論之。鬼臾區曰：土主甲己，金主乙庚，水主丙辛，木主丁壬，火主戊癸。子午之上，少陰主之；醜未之上，太陰主之；寅申之上，少陽主之；卯酉之上，陽明主之；辰戌之上，太陽主之；巳亥之上，厥陰主之。不合陰陽，其故何也？

岐伯曰：是明道也，此天地之陰陽也。夫數之可數者，人中之陰陽也，然所合，數之可得者也。夫陰陽者，數之可十，推之可百，數之可千，推之可萬。天地陰陽者，不以數推，以象之謂也。

帝曰：願聞其所始也。岐伯曰：昭乎哉問也！臣覽《太始天元冊》文，丹天之氣，經于牛女戊分；蒼天之氣，經於心尾已分；蒼天之氣，經于危室柳鬼；素天之氣，經於亢氐昂畢；玄天之氣，經于張翼婁胃。所謂戊己分者，奎璧角軫，則天地之門戶也。夫候之所始，道之所生，不可不

通也。

帝曰：善。論言天地者，萬物之上下，左右者，陰陽之道路，未知其所謂也。岐伯曰：所謂上下者，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。左右者，諸上見厥陰，左少陰，右太陽；見少陰，左太陰，右厥陰；見太陰，左少陽，右少陰；見少陽，左陽明，右太陰；見陽明，左太陽，右少陽；見太陽，左厥陰，右陽明。所謂面北而命其位，言其見也。

帝曰：何謂下？岐伯曰：厥陰在上，則少陽在下，左陽明右太陰。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，左太陽右少陽。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，左厥陰右陽明。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，左少陰右太陽。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，左太陰右厥陰。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，左少陽右少陰。所謂面南而命其位，言其見也。上下相遘，寒暑相臨，氣相得則和，不相得則疾。帝曰：氣相得而病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以下臨上，不當位也。帝曰：動靜何如？岐伯曰：上者右行，下者左行，左右周天，余而復會也。

帝曰：余聞鬼臾區曰，應地者靜。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，不知其所謂也，願聞何以生之乎？岐伯曰：天地動靜，五行遷複，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，猶不能遍明。夫變化之用，天垂象，地成形，七曜緯虛，五行麗地。地者，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。虛者，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。形精之動，猶根本之與枝葉也，仰觀其象，雖遠可知也。

帝曰：地之為下，否乎？岐伯曰：地為人之下，太虛之中者也。帝曰：馮乎？岐伯曰：大氣舉之也。燥以幹之，暑以蒸之，風以動之，濕以潤之，寒以堅之，火以溫之。故風寒在下，燥熱在上，濕氣在中，火遊行其間，寒暑六入，故令虛而生化也。故燥勝則地幹，暑勝則地熱，風勝則地動，濕勝則地泥，寒勝則地裂，火勝則地固矣。

帝曰：天地之氣，何以候之？岐伯曰：天地之氣，勝複之作，不形於診也。《脈法》曰：天地之變，無以脈診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間氣何如？岐伯曰：隨氣所在，期於左右。帝曰：期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從其氣則和，違其氣則病，不當其位者病，迭移其位者病，失守其位者危，尺寸反者死，陰陽交者死。先立其年，以知其氣，左右應見，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也。

帝曰：寒暑燥濕風火，在人合之奈何？其于萬物何以生化？岐伯曰：東方生風，風生木，木生酸，酸生肝，肝生筋，筋生心。其在天為玄，在人為道，在地為化。化生五味，道生智，玄生神，化生氣。神在天為風，在地為木，在體為筋，在氣為柔，在藏為肝。其性為暄，其德為和，其用為動，其色為蒼，其化為榮，其蟲毛，其政為散，其令宣發，其變摧拉，其眚為隕，其味為酸，其志為怒。怒傷肝，悲勝怒；風傷肝，燥勝風；酸傷筋，辛勝酸。

南方生熱，熱生火，火生苦，苦生心，心

生血，血生脾。其在天為熱，在地為火，在體為脈，在氣為息，在藏為心。其性為暑，其德為顯，其用為躁，其色為赤，其化為茂，其蟲羽，其政為明，其令鬱蒸，其變炎爍，其眚燔（火丙），其味為苦，其志為喜。喜傷心，恐勝喜；熱傷氣，寒勝熱；苦傷氣，鹹勝苦。

中央生濕，濕生土，土生甘，甘生脾，脾生肉，肉生肺。其在天為濕，在地為土，在體為肉，在氣為充，在藏為脾。其性靜兼，其德為濡，其用為化，其色為黃，其化為盈，其蟲倮，其政為謐，其令雲雨，其變動注，其眚淫潰，其味為甘，其志為思。思傷脾，怒勝思；濕傷肉，風勝濕；甘傷脾，酸勝甘。

西方生燥，燥生金，金生辛，辛生肺，肺生皮毛，皮毛生腎。其在天為燥，在地為金，在體為皮毛，在氣為成，在藏為肺。其性為涼，其德為清，其用為固，其色為白，其化為斂，其蟲介，其政為勁，其令霧露，其變肅殺，其眚蒼落，

其味為辛，其志為憂。憂傷肺，喜勝憂；，熱傷皮毛，寒勝熱；辛傷皮毛，苦勝辛。

北方生寒，寒生水，水生鹹，鹹生腎，腎生骨髓，髓生肝。其在天為寒，在地為水，在體為骨，在氣為堅，在藏為腎。其性為凜，其德為寒，其用為藏，其色為黑，其化為肅，其蟲鱗，其政為靜，其令霰雪，其變凝冽，其眚冰雹，其味為鹹，其志為恐。恐傷腎，思勝恐；寒傷血，燥勝寒；咸傷血，甘勝鹹。正氣更立，各有所先，非其位則邪，當其位則正。

帝曰：病生之變何如？岐伯曰：氣相得則微，不相得則甚。帝曰：主歲何如？岐伯曰：氣有餘，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；其不及，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，己所勝輕而侮之。侮反受邪。侮而受邪，寡於畏也。帝曰：善。

六微旨大論篇第六十八

黃帝問曰：嗚呼！遠哉，天之道也，如迎浮雲，若視深淵，視深淵尚可測，迎浮雲莫知其極。夫子數言謹奉天道，余聞而藏之，心私異之，不知其所謂也。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，令終不滅，久而不絕，天之道可得聞乎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：明乎哉問，天之道也！此因天之序，盛衰之時也。

帝曰：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？岐伯曰：上下有位，左右有紀。故少陽之右，陽明治之；陽明之右，太陽治之；太陽之右，厥陰治之；厥陰之右，少陰治之；少陰之右，太陰治之；太陰之右，少陽治之。此所謂氣之標，蓋南面而待之也。故曰：因天之序，盛衰之時，移光定位，

正立而待之，此之謂也。

少陽之上，火氣治之，中見厥陰；陽明之上，燥氣治之，中見太陰；太陽之上，寒氣治之，中見少陰；厥陰之上，風氣治之，中見少陽；少陰之上，熱氣治之，中見太陽；太陰之上，濕氣治之，中見陽明。所謂本也，本之下，中之見也，見之下，氣之標也。本標不同，氣應異象。

帝曰：其有至而至，有至而不至，有至而太過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至而至者和；至而不至，來氣不及也；未至而至，來氣有餘也。帝曰：至而不至，未至而至如何？岐伯曰：應則順，否則逆，逆則變生，變則病。帝曰：善。請言其應。岐伯曰：物，生其應也。氣，脈其應也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？岐伯曰：顯明之右，君火之位也；君火之右，退行一步，相火治之；複行一步，土氣治之；複行一步，金氣治之；複行一步，水氣治之；複行一

步，木氣治之；複行一步，君火治之。

相火之下，水氣承之；水位之下，土氣承之；土位之下，風氣承之；風位之下，金氣承之；金位之下，火氣承之；君火之下，陰精承之。帝曰：何也？岐伯曰：亢則害，承乃制，制則生化，外列盛衰，害則敗亂，生化大病。

帝曰：盛衰何如？岐伯曰：非其位則邪，當其位則正，邪則變甚，正則微。帝曰：何謂當位？岐伯曰：木運臨卯，火運臨午，土運臨四季，金運臨酉，水運臨子，所謂歲會，氣之平也。帝曰：非位何如？岐伯曰：歲不與會也。

帝曰：土運之歲，上見太陰；火運之歲，上見少陽少陰；金運之歲，上見陽明；木運之歲，上見厥陰；水運之歲，上見太陽，奈何？岐伯曰：天之與會也。故《天元冊》曰天符。

天符歲會何如？岐伯曰：太一天符之會也。

帝曰：其貴賤何如？岐伯曰：天符為執法，歲位為行令，太一天符為貴人。帝曰：邪之中也奈何？岐伯曰：中執法者，其病速而危；中行令者，其病徐而持；中貴人者，其病暴而死。帝曰：位之易也何如？岐伯曰：君位臣則順，臣位君則逆，逆則其病近，其害速；順則其病遠，其害微。所謂二火也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其步何如？岐伯曰：所謂步者，六十度而有奇，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。

帝曰：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？岐伯曰：位有終始，氣有初中，上下不同，求之亦異也。帝曰：求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天氣始於甲，地氣始於子，子甲相合，命曰歲立，謹候其時，氣可與期。

帝曰：願聞其歲，六氣始終，早晏何如？岐伯曰：明乎哉問也！甲子之歲，初之氣，天數

始於水下一刻，終於八十七刻半；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，終於七十五刻；三之氣，始於七十六刻，終於六十二刻半；四之氣，始於六十二刻六分，終於五十刻；五之氣，始於五十一刻，終於三十七刻半；六之氣，始於三十七刻六分，終於二十五刻。所謂初六，天之數也。

乙丑歲，初之氣，天數始於二十六刻，終於一十二刻半；二之氣，始於一十二刻六分，終於水下百刻；三之氣，始於一刻，終於八十七刻半；四之氣，始於八十七刻六分，終於七十五刻；五之氣，始於七十六刻，終於六十二刻半；六之氣，始於六十二刻六分，終於五十刻。所謂六二，天之數也。

丙寅歲，初之氣，天數始於五十一刻，終於三十七刻半；二之氣，始於三十七刻六分，終於二十五刻；三之氣，始於二十六刻，終於一十二刻半；四之氣，始於一十二刻六分，終於水下百刻；五之氣，始於一刻，終於八十七刻半；六

之氣，始於八十七刻六分，終於七十五刻。所謂六三，天之數也。

丁卯歲，初之氣，天數始於七十六刻，終於六十二刻半；二之氣，始於六十二刻六分，終於五十刻；三之氣，始於五十一刻，終於三十七刻半；四之氣，始於三十七刻六分，終於二十五刻；五之氣，始於二十六刻，終於一十二刻半；六之氣，始於一十二刻六分，終於水下百刻。所謂六四，天之數也。次戊辰歲，初之氣複始于一刻，常如是無已，周而復始。

帝曰：願聞其歲候何如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日行一周，天氣始於一刻，日行再周，天氣始於二十六刻，日行三周，天氣始於五十一刻，日行四周，天氣始於七十六刻，日行五周，天氣複始於一刻，所謂一紀也。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，卯未亥歲氣會同，辰申子歲氣會同，巳酉醜歲氣會同，終而複始。

帝曰：願聞其用也。岐伯曰：言天者求之本，言地者求之位，言人者求之氣交。帝曰：何謂氣交？岐伯曰：上下之位，氣交之中，人之居也。故曰：天樞之上，天氣主之；天樞之下，地氣主之；氣交之分，人氣從之，萬物由之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何謂初中？岐伯曰：初凡三十度而有奇，中氣同法。帝曰：初中何也？岐伯曰：所以分天地也。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初者地氣也，中者天氣也。

帝曰：其升降何如？岐伯曰：氣之升降，天地之更用也。帝曰：願聞其用何如？岐伯曰：升已而降，降者謂天；降已而升，升者謂地。天氣下降，氣流於地；地氣上升，氣騰於天。故高下相召，升降相因，而變作矣。

帝曰：善。寒濕相遘，燥熱相臨，風火相值，其有聞乎？岐伯曰：氣有勝複，勝複之作，有德有化，有用有變，變則邪氣居之。帝曰：何謂

邪乎？岐伯曰：夫物之生從於化，物之極由乎變，變化之相薄，成敗之所由也。故氣有往復，用有遲速，四者之有，而化而變，風之來也。帝曰：遲速往復，風所由生，而化而變，故因盛衰之變耳。成敗倚伏遊乎中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成敗倚伏生乎動，動而不已，則變作矣。

帝曰：有期乎？岐伯曰：不生不化，靜之期也。帝曰：不生化乎？岐伯曰：出入廢則神機化滅，升降息則氣立孤危。故非出入，則無以生長壯老已；非升降，則無以生長化收藏。是以升降出入，無器不有。故器者生化之宇，器散則分之，生化息矣。故無不出入，無不升降，化有小大，期有近遠，四者之有而貴常守，反常則災害至矣。故曰無形無患，此之謂也。帝曰：善。有不生不化乎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與道合同，惟真人也。帝曰：善。

氣交變大論篇第六十九

黃帝問曰：五運更治，上應天期，陰陽往復，寒暑迎隨，真邪相薄，內外分離，六經波蕩，五氣頃移，太過不及，專勝兼併，願言其始，而有常名，可得聞乎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：昭乎哉問也！是明道也。此上帝所貴，先師傳之，臣雖不敏，往聞其旨。帝曰：余聞得其人不教，是謂失道，傳非其人，慢泄天寶。餘誠菲德，未足以受至道，然而眾子哀其不終，願夫子保于無窮，流於無極，余司其事，則而行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請遂言之也。《上經》曰：夫道者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，可以長久，此之謂也。帝曰：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本氣位也，位天者，天文也；位地者，地理也；通於人氣之變化者，人事也。故太過者先天，不及者後天，所謂治化而人應之

也。

帝曰：五運之化，太過何如？岐伯曰：歲木太過，風氣流行，脾土受邪。民病飧泄，食減，體重，煩冤，腸鳴腹支滿，上應歲星。甚則忽忽善怒，眩冒顛疾。化氣不政，生氣獨治，雲物飛動，草木不寧，甚而搖落，反脅痛而吐甚，沖陽絕者死不治，上應太白星。

歲火太過，炎暑流行，金肺受邪。民病瘧，少氣咳喘，血溢血泄注下，嗌燥耳聾，中熱肩背熱，上應熒惑星。甚則胸中痛，脅支滿脅痛，膺背肩胛間痛，兩臂內痛，身熱骨痛而為浸淫。收氣不行，長氣獨明，雨水霜寒，上應辰星。上臨少陰少陽，火燔（火芮），冰泉涸，物焦槁，病反譫妄狂越，咳喘息鳴，下甚血溢泄不已，太淵絕者死不治，上應熒惑星。

歲土太過，雨濕流行，腎水受邪。民病腹痛，清厥意不樂，體重煩冤，上應鎮星。甚則肌肉

萎，足痿不收，行善痠，腳下痛，飲發中滿食減，四支不舉。變生得位，藏氣伏，化氣獨治之，泉湧河衍，涸澤生魚，風雨大至，土崩潰，鱗見於陸，病腹滿澹泄腸鳴，反下甚而太谿絕者，死不治，上應歲星。

歲金太過，燥氣流行，肝木受邪。民病兩脅下少腹痛，目赤痛背癆，耳無所聞。肅殺而甚，則體重煩冤，胸痛引背，兩脅滿且痛引少腹，上應太白星。甚則喘咳逆氣，肩背痛，尻陰股膝髀（月崙）（骨行）足皆病，上應熒惑星。收氣峻，生氣下，草木斂，蒼幹凋隕，病反暴痛，脅不可反側，咳逆甚而血溢，太沖絕者，死不治，上應太白星。

歲水太過，寒氣流行，邪害心火。民病身熱煩心，躁悸，陰厥上下中寒，譫妄心痛，寒氣早至，上應辰星。甚則腹大脛腫，喘咳，寢汗出憎風，大雨至，埃霧朦郁，上應鎮星。上臨太陽，雨冰雪，霜不時降，濕氣變物，病反腹滿腸鳴

澹泄，食不化，渴而妄冒，神門絕者，死不治，上應熒惑辰星。

帝曰：善。其不及何如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歲木不及，燥乃大行，生氣失應，草木晚榮，肅殺而甚，則剛木辟著，悉萎蒼幹，上應太白星，民病中清，脘脅痛，少腹痛，腸鳴澹泄，涼雨時至，上應太白星，其穀蒼。上臨陽明，生氣失政，草木再榮，化氣乃急，上應太白鎮星，其主蒼早。複則炎暑流火，濕性燥，柔脆草木焦槁，下體再生，華實齊化，病寒熱瘡瘍癰疹癰疽，上應熒惑太白，其谷白堅。白露早降，收殺氣行，寒雨害物，蟲食甘黃，脾土受邪，赤氣後化，心氣晚治，上勝肺金，白氣乃屈，其穀不成，咳而飢，上應熒惑太白星。

歲火不及，寒乃大行，長政不用，物榮而下，凝慘而甚，則陽氣不化，乃折榮美，上應辰星，民病胸中痛，脅支滿，兩脅痛，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，郁冒朦昧，心痛暴痞，胸腹大，脅下

與腰背相引而痛，甚則屈不能伸，髀髀如別，上應熒惑辰星，其穀丹。複則埃郁，大雨且至，黑氣乃辱，病澹腹滿，食飲不下，寒中腸鳴，泄注腹痛，暴攣痿痺，足不任身，上應鎮星辰星，玄穀不成。

歲土不及，風乃大行，化氣不令，草木茂榮，飄揚而甚，秀而不實，上應歲星，民病飧泄霍亂，體重腹痛，筋骨繇複，肌肉（目閏）酸，善怒，藏氣舉事，蟄蟲早附，鹹病寒中，上應歲星鎮星，其穀黔。複則收政嚴峻，名木蒼凋，胸脅暴痛，下引少腹，善太息，蟲食甘黃，氣客於脾，黔穀乃減，民食少失味，蒼穀乃損，上應太白歲星。上臨厥陰，流水不冰，蟄蟲來見，藏氣不用，白乃不復，上應歲星，民乃康。

歲金不及，炎火乃行，生氣乃用，長氣專勝，庶物以茂，燥爍以行，上應熒惑星，民病肩背脅重，鼽嚏血便注下，收氣乃後，上應太白星，其穀堅芒。複則寒雨暴至，乃零冰雹霜雪殺物，

陰厥且格，陽反上行，頭腦戶痛，延及囟頂發熱，上應辰星，丹穀不成，民病口瘡，甚則心痛。

歲水不及，濕乃大行，長氣反用，其化乃速，暑雨數至，上應鎮星，民病腹滿身重，濡泄寒瘍流水，腰股痛發，臍（月崙）股膝不便，煩冤，足痿，清厥，腳下痛，甚則跗腫，藏氣不政，腎氣不衡，上應辰星，其穀秬。上臨太陰，則大寒數舉，蟄蟲早藏，地積堅冰，陽光不治，民病寒疾於下，甚則腹滿浮腫，上應鎮星，其主粳穀。複則大風暴發，草偃木零，生長不鮮，面色時變，筋骨並辟，肉（目閏）癭，目視（目荒）（目荒），物疏璽，肌肉胗發，氣並鬲中，痛于心腹，黃氣乃損，其穀不登，上應歲星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其時也。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木不及，春有鳴條律暢之化，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。春有慘淒殘賊之勝，則夏有炎暑燔爍之複。其眚東，其藏肝，其病內舍肱脅，外在關節。

火不及，夏有炳明光顯之化，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。夏有慘淒凝冽之勝，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複。其眚南，其藏心，其病內舍膺脅，外在經絡。

土不及，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，則春有鳴條鼓拆之政。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，則秋有肅殺霖霽之複。其眚四維，其藏脾，其病內舍心腹，外在肌肉四支。

金不及，夏有光顯鬱蒸之令，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。夏有炎爍燔燎之變，則秋有冰雹霜雪之複。其眚西，其藏肺，其病內舍膺脅肩背，外在皮毛。

水不及，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，則不時有和風生髮之應。四維發埃驟注之變，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複。其眚北，其藏腎，其病內舍腰脊骨髓，外在谿穀（月崙）膝。夫五運之政，猶權衡也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化者應之，變者複之，

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，氣之常也，失常則天地四塞矣。故曰：天地之動靜，神明為之紀，陰陽之往復，寒暑彰其兆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夫子之言五氣之變，四時之應，可謂悉矣。夫氣之動亂，觸遇而作，發無常會，卒然災合，何以期之？岐伯曰：夫氣之動變，固不常在，而德化政令災變，不同其候也。帝曰：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東方生風，風生木，其德敷和，其化生榮，其政舒啟，其令風，其變振發，其災散落。南方生熱，熱生火，其德彰顯，其化蕃茂，其政明曜，其令熱，其變銷爍，其災燔（火芮）。中央生濕，濕生土，其德溽蒸，其化豐備，其政安靜，其令濕，其變驟注，其災霖潰。西方生燥，燥生金，其德清潔，其化緊斂，其政勁切，其令燥，其變肅殺，其災蒼隕。北方生寒，寒生水，其德淒滄，其化清謐，其政凝肅，其令寒，其變凜冽，其災冰雪霜雹。是以察其動也，有德有化，有政有令，有變有災，而物由之，而人應之也。

帝曰：夫子之言歲候，不及其太過，而上應五星。今夫德化政令，災眚變易，非常而有也，卒然而動，其亦為之變乎？岐伯曰：承天而行之，故無妄動，無不應也。卒然而動者，氣之交變也，其不應焉。故曰：應常不應卒，此之謂也。帝曰：其應奈何？岐伯曰：各從其氣化也。

帝曰：其行之徐疾逆順何如？岐伯曰：以道留久，逆守而小，是謂省下；以道而去，去而速來，曲而過之，是謂省遺過也；久留而環，或離或附，是謂議災與其德也；應近則小，應遠則大。芒而大倍常之一，其化甚；大常之二，其眚即也；小常之一，其化減；小常之二，是謂臨視，省下之過與其德也。德者福之，過者伐之。是以象之見也，高而遠則小，下而近則大，故大則喜怒邇，小則禍福遠。歲運太過，則運星北越，運氣相得，則各行以道。故歲運太過，畏星失色而兼其母，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。肖者瞿瞿，莫知其妙，閔閔之當，孰者為良，妄行無徵，是畏候王。

帝曰：其災應何如？岐伯曰：亦各從其化也。故時至有盛衰，凌犯有逆順，留守有多少，形見有善惡，宿屬有勝負，徵應有吉凶矣。

帝曰：其善惡，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有喜有怒，有憂有喪，有澤有燥，此象之常也，必謹察之。帝曰：六者高下異乎？岐伯曰：象見高下，其應一也，故人亦應之。

帝曰：善。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夫德化政令災變，不能相加也。勝複盛衰，不能相多也。往來小大，不能相過也。用之升降，不能相無也。各從其動而複之耳。

帝曰：其病生何如？岐伯曰：德化者氣之祥，政令者氣之章，變易者複之紀，災眚者傷之始，氣相勝者和，不相勝者病，重感於邪則甚也。

帝曰：善。所謂精光之論，大聖之業，宣明大道，通於無窮，究於無極也。余聞之，善言

天者，必應於人，善言古者，必驗於今，善言氣者，必彰於物，善言應者，同天地之化，善言化言變者，通神明之理，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！乃擇良兆而藏之靈室，每旦讀之，命曰《氣交變》，非齋戒不敢發，慎傳也。

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

黃帝問曰：太虛寥廓，五運迴薄，衰盛不同，損益相從，願聞平氣何如而名？何如而紀也？岐伯對曰：昭乎哉問也！木曰敷和，火曰升明，土曰備化，金曰審平，水曰靜順。

帝曰：其不及奈何？岐伯曰：木曰委和，火曰伏明，土曰卑監，金曰從革，水曰涸流。帝曰：太過何謂？岐伯曰：木曰發生，火曰赫曦，土曰敦阜，金曰堅成，水曰流衍。

帝曰：三氣之紀，願聞其候。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敷和之紀，木德周行，陽舒陰布，五化宣平，其氣端，其性隨，其用曲直，其化生榮，其類草木，其政發散，其候溫和，其令風，其藏肝，肝其畏清，其主目，其谷麻，其果李，其實核，其應春，其蟲毛，其畜犬，其色蒼，其養筋，其病裏急支滿，其味酸，其音角，其物中堅，其數八。

升明之紀，正陽而治，德施周普，五化均衡，其氣高，其性速，其用燔灼，其化蕃茂，其類火，其政明曜，其候炎暑，其令熱，其藏心，心其畏寒，其主舌，其谷麥，其果杏，其實絡，其應夏，其蟲羽，其畜馬，其色赤，其養血，其病（目閏）癰，其味苦，其音徵，其物脈，其數七。

備化之紀，氣協天休，德流四政，五化齊修，其氣平，其性順，其用高下，其化豐滿，其類土，其政安靜，其候溽蒸，其令濕，其藏脾，脾其畏風，其主口，其穀稷，其果棗，其實肉，其應長夏，其蟲倮，其畜牛，其色黃，其養肉，其病否，其味甘，其音宮，其物膚，其數五。

審平之紀，收而不爭，殺而無犯，五化宣明，其氣潔，其性剛，其用散落，其化堅斂，其類金，其政勁肅，其候清切，其令燥，其藏肺，肺其畏熱，其主鼻，其穀稻，其果桃，其實殼，其應秋，其蟲介，其畜雞，其色白，其養皮毛，其病咳，其味辛，其音商，其物外堅，其數九。

靜順之紀，藏而勿害，治而善下，五化鹹整，其氣明，其性下，其用沃衍，其化凝堅，其類水，其政流演，其候凝肅，其令寒，其藏腎，腎其畏濕，其主二陰，其穀豆，其果栗，其實濡，其應冬，其蟲鱗，其畜彘，其色黑，其養骨髓，其

病厥，其味鹹，其音羽，其物濡，其數六。

故生而勿殺，長而勿罰，化而勿制，收而勿害，藏而勿抑，是謂平氣。

委和之紀，是謂勝生。生氣不政，化氣乃揚，長氣自平，收令乃早。涼雨時降，風雲並興，草木晚榮，蒼幹凋落，物秀而實，膚肉內充。其氣斂，其用聚，其動縵戾拘緩，其發驚駭，其藏肝，其果棗李，其實核殼，其穀稷稻，其味酸辛，其色白蒼，其畜犬雞，其蟲毛介，其主霧露淒滄，其聲角商。其病搖動注恐，從金化也，少角與判商同，上角與正角同，上商與正商同；其病支廢腫瘡瘍，其甘蟲，邪傷肝也，上宮與正宮同。蕭颼肅殺，則炎赫沸騰，眚於三，所謂複也。其主飛蠱蛆雉，乃為雷霆。

伏明之紀，是謂勝長。長氣不宣，藏氣反布，收氣自政，化令乃衡，寒清數舉，暑令乃薄。承化物生，生而不長，成實而稚，遇化已老，陽

氣屈伏，蟄蟲早藏。其氣鬱，其用暴，其動彰伏變易，其發痛，其藏心，其果栗桃，其實絡濡，其穀豆稻，其味苦鹹，其色玄丹，其畜馬彘，其蟲羽鱗，其主冰雪霜寒，其聲徵羽。其病昏惑悲忘，從水化也，少徵與少羽同，上商與正商同，邪傷心也。凝慘凜冽，則暴雨霖淫，眚於九，其主驟注雷霆震驚，沉（雲去草頭令）淫雨。

卑監之紀，是謂減化。化氣不令，生政獨彰，長氣整，雨乃愆，收氣平，風寒並興，草木榮美，秀而不實，成而粃也。其氣散，其用靜定，其動瘍湧分潰癰腫。其發濡滯，其藏脾，其果李栗，其實濡核，其谷豆麻，其味酸甘，其色蒼黃，其畜牛犬，其蟲倮毛，其主飄怒振發，其聲宮角，其病留滿否塞，從木化也，少宮與少角同，上宮與正宮同，上角與正角同，其病飧泄，邪傷脾也。振拉飄揚，則蒼幹散落，其眚四維，其主敗折虎狼，清氣乃用，生政乃辱。

從革之紀，是謂折收。收氣乃後，生氣乃

揚，長化合德，火政乃宣，庶類以蕃。其氣揚，其用躁切，其動鏗禁督厥，其發咳喘，其藏肺，其果李杏，其實殼絡，其谷麻麥，其味苦辛，其色白丹，其畜雞羊，其蟲介羽，其主明曜炎爍，其聲商徵，其病嚏咳鼽衄，從火化也，少商與少徵同，上商與正商同，上角與正角同，邪傷肺也。炎光赫烈，則冰雪霜雹，眚於七，其主鱗伏彘鼠，歲氣早至，乃生大寒。

涸流之紀，是謂反陽，藏令不舉，化氣乃昌，長氣宣佈，蟄蟲不藏，土潤水泉減，草木條茂，榮秀滿盛。其氣滯，其用滲泄，其動堅止，其發燥槁，其藏腎，其果棗杏，其實濡肉，其穀黍稷，其味甘鹹，其色黔玄，甚畜彘牛，其蟲鱗倮，其主埃鬱昏翳，其聲羽宮，其病痿厥堅下，從土化也，少羽與少宮同，上宮與正宮同，其病癰閼，邪傷腎也，埃昏驟雨，則振拉摧拔，眚於一，其主毛顯狐貉，變化不藏。

故乘危而行，不速而至，暴虐無德，災反

及之，微者複微，甚者複甚，氣之常也。

發生之紀，是謂啟陳，土疏泄，蒼氣達，陽和布化，陰氣乃隨，生氣淳化，萬物以榮。其化生，其氣美，其政散，其令條舒，其動掉眩巔疾，其德鳴靡啟坼，其變振拉摧拔，其谷麻稻，其畜雞犬，其果李桃，其色青黃白，其味酸甘辛，其象春，其經足厥陰少陽，其藏肝脾，其蟲毛介，其物中堅外堅，其病怒，太角與上商同，上徵則其氣逆，其病吐利。不務其德，則收氣複，秋氣勁切，甚則肅殺，清氣大至，草木凋零，邪乃傷肝。

赫曦之紀，是謂蕃茂，陰氣內化，陽氣外榮，炎暑施化，物得以昌。其化長，其氣高，其政動，其令鳴顯，其動炎灼妄擾，其德暄暑鬱蒸，其變炎烈沸騰，其谷麥豆，其畜羊彘，其果杏栗，其色赤白玄，其味苦辛鹹，其象夏，其經手少陰太陽，手厥陰少陽，其藏心肺，其蟲羽鱗，其物脈濡，其病笑瘡瘡瘍血流狂妄目赤，上羽與正徵

同，其收齊，其病（疒至），上徵而收氣後也。暴烈其政，藏氣乃複，時見凝慘，甚則雨水霜電切寒，邪傷心也。

敦阜之紀，是謂廣化，厚德清靜，順長以盈，至陰內實，物化充成，煙埃朦鬱，見於厚土，大雨時行，濕氣乃用，燥政乃辟，其化員，其氣豐，其政靜，其令周備，其動濡積並穡，其德柔潤重淖，其變震驚飄驟崩潰，其谷稷麻，其畜牛犬，其果棗李，其色黔玄蒼，其味甘鹹酸，其象長夏，其經足太陰陽明，其藏脾腎，其蟲倮毛，其物肌核，其病腹滿，四支不舉，大風迅至，邪傷脾也。

堅成之紀，謂收引，天氣潔，地氣明，陽氣隨，陰治化，燥行其政，物以司成，收氣繁布，化洽不終。其化成，其氣削，其政肅，其令銳切，其動暴折瘍疰，其德霧露蕭颯，其變肅殺凋零，其穀稻黍，其畜雞馬，其果桃杏，其色白青丹，其味辛酸苦，其象秋，其經手太陰陽明，其藏肺肝，其蟲介羽，其物殼絡，其病喘喝，胸憑仰

息。上徵與正商同，其生齊，其病咳，政暴變，則名木不營，柔脆焦首，長氣斯救，大火流，炎爍且至，蔓將槁，邪傷肺也。

流衍之紀，是謂封藏，寒司物化，天地嚴凝，藏政以布，長令不揚。其化凜，其氣堅，其政謐，其令流注，其動漂泄沃湧，其德凝慘寒雰，其變冰雪霜雹，其穀豆稷，其畜彘牛，其果栗棗，其色黑丹靛，其味咸苦甘，其象冬，其經足少陰太陽，其藏腎心，其蟲鱗倮，其物濡滿，其病脹，上羽而長氣不化也。政過則化氣大舉，而埃昏氣交，大雨時降，邪傷腎也。故曰：不恒其德，則所勝來複，政恒其理，則所勝同化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天不足西北，左寒而右涼；地不滿東南，右熱而左溫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陰陽之氣，高下之理，太少之異也。東南方，陽也，陽者其精降於下，故右熱而左溫。西北方，陰也，陰者其精奉於上，故左寒而右涼。是以地有高下，氣有溫涼，高者氣寒，下者氣熱。故適寒涼者脹

之，之溫熱者瘡，下之則脹已，汗之則瘡已，此湊理開閉之常，太少之異耳。

帝曰：其于壽夭何如？岐伯曰：陰精所奉其人壽，陽精所降其人夭。帝曰：善。其病也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西北之氣散而寒之，東南之氣收而溫之，所謂同病異治也。故曰：氣寒氣涼，治以寒涼，行水漬之。氣溫氣熱，治以溫熱，強其內守。必同其氣，可使平也，假者反之。

帝曰：善。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高下之理，地勢使然也。崇高則陰氣治之，汗下則陽氣治之，陽勝者先天，陰勝者後天，此地理之常，生化之道也。帝曰：其有壽夭乎？岐伯曰：高者其氣壽，下者其氣夭，地之小大異也，小者小異，大者大異。故治病者，必明天道地理，陰陽更勝，氣之先後，人之壽夭，生化之期，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。

帝曰：善。其歲有不病，而藏氣不應不用

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天氣制之，氣有所從也。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少陽司天，火氣下臨，肺氣上從，白起金用，草木眚，火見燔（火芮），革金且耗，大暑以行，咳嚏鼽衄鼻窒，曰瘍，寒熱胗腫。風行于地，塵沙飛揚，心痛胃脘痛，厥逆鬲不通，其主暴速。

陽明司天，燥氣下臨，肝氣上從，蒼起木用而立，土乃眚，淒滄數至，木伐草萎，脅痛目赤，掉振鼓慄，筋痿不能久立。暴熱至，土乃暑，陽氣鬱發，小便變，寒熱如瘧，甚則心痛，火行於高，流水不冰，蟄蟲乃見。

太陽司天，寒氣下臨，心氣上從，而火且明，丹起金乃眚，寒清時舉，勝則水冰，火氣高明，心熱煩，嗌幹善渴，鼽嚏，喜悲數欠，熱氣妄行，寒乃複，霜不時降，善忘，甚則心痛。土乃潤，水豐衍，寒客至，沉陰化，濕氣變物，水飲內稽，中滿不食，皮（𠂔上君下巾）肉苛，筋脈不利，甚則胗腫，身後癰。

厥陰司天，風氣下臨，脾氣上從，而土且隆，黃起，水乃眚，土用革，體重肌肉萎，食減口爽，風行太虛，雲物搖動，目轉耳鳴。火縱其暴，地乃暑，大熱消爍，赤沃下，蟄蟲數見，流水不冰，其發機速。

少陰司天，熱氣下臨，肺氣上從，白起金用，草木眚，喘嘔寒熱，嚏衄衄鼻窒，大暑流行，甚則瘡瘍燔灼，金爍石流。地乃燥清，淒滄數至，脅痛善太息，肅殺行，草木變。

太陰司天，濕氣下臨，腎氣上從，黑起水變，埃冒雲雨，胸中不利，陰痿，氣大衰，而不起不用。當其時，反腰（月佳）痛，動轉不便也，厥逆。地乃藏陰，大寒且至，蟄蟲早附，心下否痛，地裂冰堅，少腹痛，時害於食，乘金則止水增，味乃咸，行水減也。

帝曰：歲有胎孕不育，治之不全，何氣使

然？岐伯曰：六氣五類，有相勝制也，同者盛之，異者衰之，此天地之道，生化之常也。故厥陰司天，毛蟲靜，羽蟲育，介蟲不成；在泉，毛蟲育，倮蟲耗，羽蟲不育。少陰司天，羽蟲靜，介蟲育，毛蟲不成；在泉，羽蟲育，介蟲耗不育。太陰司天，倮蟲靜，鱗蟲育，羽蟲不成；在泉，倮蟲育，鱗蟲不成。少陽司天，羽蟲靜，毛蟲育，倮蟲不成；在泉，羽蟲育，介蟲耗，毛蟲不育。陽明司天，介蟲靜，羽蟲育，介蟲不成；在泉，介蟲育，毛蟲耗，羽蟲不成。太陽司天，鱗蟲靜，倮蟲育；在泉，鱗蟲耗，倮蟲不育。諸乘所不成之運，則甚也。故氣主有所制，歲立有所生，地氣制已勝，天氣制勝已，天制色，地制形，五類衰盛，各隨其氣之所宜也。故有胎孕不育，治之不全，此氣之常也，所謂中根也。根於外者亦五，故生化之別，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。帝曰：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根於中者，命曰神機，神去則機息。根於外者，命曰氣立，氣止則化絕。故各有制，各有勝，各有生，各有成。故曰：不知年之所加，氣之同異，不足以言生化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氣始而生化，氣散而有形，氣布而蕃育，氣終而象變，其致一也。然而五味所資，生化有薄，成熟有多少，終始不同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地氣制之也，非天不生，地不長也。帝曰：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寒熱燥濕，不同其化也。故少陽在泉，寒毒不生，其味辛，其治苦酸，其穀蒼丹。陽明在泉，濕毒不生，其味酸，其氣濕，其治辛苦甘，其穀丹素。太陽在泉，熱毒不生，其味苦，其治淡咸，其穀黔秬。厥陰在泉，清毒不生，其味甘，其治酸苦，其穀蒼赤，其氣專，其味正。少陰在泉，寒毒不生，其味辛，其治辛苦甘，其穀白丹。太陰在泉，燥毒不生，其味鹹，其氣熱，其治甘咸，其穀黔秬。化淳則鹹守，氣專則辛化而俱治。

故曰：補上下者從之，治上下者逆之，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。故曰：上取下取，內取外取，以求其過。能毒者以厚藥，不勝毒者以薄藥，此之謂也。氣反者，病在上，取之下；病在下，

取之上；病在中，傍取之。治熱以寒，溫而行之；治寒以熱，涼而行之；治溫以清，冷而行之；治清以溫，熱而行之。故消之削之，吐之下之，補之寫之，久新同法。

帝曰：病在中而不實不堅，且聚且散，奈何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無積者求其藏，虛則補之，藥以祛之，食以隨之，行水瀆之，和其中外，可使畢已。

帝曰：有毒無毒，服有約乎？岐伯曰：病有久新，方有大小，有毒無毒，固宜常制矣。大毒治病，十去其六；常毒治病，十去其；，小毒治病，十去其八；無毒治病，十去其九。穀肉果菜，食養盡之，無使過之，傷其正也。不盡，行複如法，必先歲氣，無伐天和，無盛盛，無虛虛，而遺人天殃，無致邪，無失正，絕人長命。帝曰：其久病者，有氣從不康，病去而瘠，奈何？岐伯曰：昭乎哉聖人之問也！化不可代，時不可違。夫經絡以通，血氣以從，複其不足，與眾齊同，

養之和之，靜以待時，謹守其氣，無使頃移，其形乃彰，生氣以長，命曰聖王。故《大要》曰：無代化，無違時，必養必和，待其來複，此之謂也。帝曰：善。

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

黃帝問曰：六化六變，勝複淫治，甘苦辛鹹酸淡先後，餘知之矣。夫五運之化，或從天氣，或逆天氣，或從天氣而逆地氣，或從地氣而逆天氣，或相得，或不相得，餘未能明其事。欲通天之紀，從地之理，和其運，調其化，使上下合德，無相奪倫，天地升降，不失其宜，五運宣行，

勿乖其政，調之正味，從逆奈何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：昭乎哉問也。此天地之綱紀，變化之淵源，非聖帝孰能窮其至理歟！臣雖不敏，請陳其道，令終不滅，久而不易。

帝曰：願夫子推而次之，從其類序，分其部主，別其宗司，昭其氣數，明其正化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：先立其年以明其氣，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，寒暑燥濕風火臨禦之化，則天道可見，民氣可調，陰陽卷舒，近而無惑，數之可數者，請遂言之。

帝曰：太陽之政奈何？岐伯曰：辰戌之紀也。太陽太角太陰壬辰壬戌，其運風，其化鳴紊啟拆，其變振拉摧拔，其病眩掉目暝。

太角少徵太宮少商太羽太陽太徵太陰戊辰戊戌同正徵，其運熱，其化暄暑鬱燠，其變炎烈沸騰，其病熱鬱。

太徵少宮太商少羽少角太陽太宮太陰甲辰歲會甲戌歲會，其運陰埃，其化柔潤重澤，其變震驚飄驟，其病濕下重。

太宮少商太羽太角少徵太陽太商太陰庚辰庚戌，其運涼，其化霧露蕭，其變肅殺凋零，其病燥背脊胸滿。

太商少羽少角太徵少宮太陽太羽太陰丙辰天符丙戌天符，其運寒，其化凝慘凜冽，其變冰雪霜雹，其病大寒留于谿穀。

太羽太角少徵太宮少商

凡此太陽司天之政，氣化運行先天，天氣肅，地氣靜，寒凝太虛，陽氣不令，水土合德，上應辰星鎮星。其谷玄黓，其政肅，其令徐。寒政大舉，澤無陽焰，則火發待時。少陽中治，時雨乃涯，止極雨散，還于太陰，雲朝北極，濕化乃布，澤流萬物，寒敷於上，雷動於下，寒濕之氣，

持於氣交。民病寒濕，發肌肉萎，足痿不收，濡
寫血熱。初之氣，地氣遷，氣乃大溫，草乃早榮，
民乃厲，溫病乃作，身熱頭痛嘔吐，肌腠瘡瘍。
二之氣，大涼反至，民乃慘，草乃遇寒，火氣遂
抑，民病氣郁中滿，寒乃始。三之氣，天政布，
寒氣行，雨乃降，民病寒，反熱中，癰疽注下，
心熱瞽悶，不治者死。四之氣，風濕交爭，風化
為雨，乃長乃化乃成，民病大熱少氣，肌肉萎，
足痿，注下赤白。五之氣，陽複化，草乃長，乃
化乃成，民乃舒。終之氣，地氣正，濕令行，陰
凝太虛，埃（潛-汙）郊野，民乃慘淒，寒風以至，
反者孕乃死。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，必折其鬱氣，
先資其化源，抑其運氣，扶其不勝，無使暴過而
生其疾，食歲谷以全其真，避虛邪以安其正。適
氣同異，多少制之，同寒濕者燥熱化，異寒濕者
燥濕化，故同者多之，異者少之，用寒遠寒，用
涼遠涼，用溫遠溫，用熱遠熱，食宜同法。有假
者反常，反是者病，所謂時也。

帝曰：善。陽明之政奈何？岐伯曰：卯酉

之紀也。陽明少角少陰，清熱勝複同，同正商。丁卯歲會丁酉，其運風清熱。少角太徵少宮太商少羽陽明少徵少陰，寒雨勝複同，同正商。癸卯癸酉，其運熱寒雨。少徵太宮少商太羽太角陽明少宮少陰，風涼勝複同。己卯己酉，其運雨風涼。少宮太商少羽少角太徵陽明少商少陰，熱寒勝複同，同正商。乙卯天符，乙酉歲會，太一天符，其運涼熱寒。少商太羽太角少徵太宮陽明少羽少陰，雨風勝複同，辛卯少宮同。辛酉辛卯其運寒雨風。少羽少角太徵太宮太商

凡此陽明司天之政，氣化運行後天，天氣急，地氣明，陽專其令，炎暑大行，物燥以堅，淳風乃治，風燥橫運，流於氣交，多陽少陰，雲趨雨府，濕化乃敷。燥極而澤，其谷白丹，間穀命太者，其耗白甲品羽，金火合德，上應太白熒惑。其政切，其令暴，蟄蟲乃見，流水不冰，民病咳嗌塞，寒熱發，暴振凜癢悶，清先而勁，毛蟲乃死，熱後而暴，介蟲乃殃，其發躁，勝複之作，擾而大亂，清熱之氣，持於氣交。初之氣，地

氣遷，陰始凝，氣始肅，水乃冰，寒雨化。其病中熱脹面目浮腫，善眠，𩑦衄，噦欠，嘔，小便黃赤，甚則淋。二之氣，陽乃布，民乃舒，物乃生榮。厲大至，民善暴死。三之氣，天政布，涼乃行，燥熱交合，燥極而澤，民病寒熱。四之氣，寒雨降，病暴僕，振慄譫妄，少氣，嗌幹引飲，及為心痛癰腫瘡瘍瘧寒之疾，骨痠血便。五之氣，春令反行，草乃生榮，民氣和。終之氣，陽氣布，候反溫，蟄蟲來見，流水不冰，民乃康平，其病溫。故食歲谷以安其氣，食間穀以去其邪，歲宜以鹹以苦以辛，汗之、清之、散之，安其運氣，無使受邪，折其鬱氣，資其化源。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，同熱者多天化，同清者多地化，用涼遠涼，用熱遠熱，用寒遠寒，用溫遠溫，食宜同法。有假者反之，此其道也。反是者，亂天地之經，擾陰陽之紀也。

帝曰：善。少陽之政奈何？岐伯曰：寅申之紀也。少陽太角厥陰壬寅壬申，其運風鼓，其化鳴紊啟坼，其變振拉摧拔，其病掉眩，支脅，

驚駭。太角少徵太宮少商太羽少陽太徵厥陰戊寅天符戊申天符，其運暑，其化暄囂鬱燠，其變炎烈沸騰，其病上熱鬱，血溢血泄心痛。太徵少宮太商少羽少角少陽太商厥陰甲寅甲申，其運陰雨，其化柔潤重澤，其變震驚飄驟，其病體重，胕腫痞飲。太宮少商太羽太角少徵少陽太商厥陰庚寅庚申同正商，其運涼，其化霧露清切，其變肅殺凋零，其病肩背胸中。太商少羽少角太徵少宮少陽太羽厥陰丙寅丙申，其運寒肅，其化凝慘凜冽，其變冰雪霜雹，其病寒浮腫。太羽太角少徵太宮少商。

凡此少陽司天之政，氣化運行先天，天氣正，地氣擾，風乃暴舉，木偃沙飛，炎火乃流，陰行陽化，雨乃時應，火木同德，上應熒惑歲星。其穀丹蒼，其政嚴，其令擾。故風熱參布，雲物沸騰，太陰橫流，寒乃時至，涼雨並起。民病寒中，外發瘡瘍，內為泄滿。故聖人遇之，和而不爭。往復之作，民病寒熱瘧泄，聾瞑嘔吐，上怫腫色變。初之氣，地氣遷，風勝乃搖，寒乃去，候

乃大溫，草木早榮。寒來不殺，溫病乃起，其病氣怫於上，血溢目赤，咳逆頭痛，血崩脅滿，膚腠中瘡。二之氣，火反郁，白埃四起，雲趨雨府，風不勝濕，雨乃零，民乃康。其病熱郁於上，咳逆嘔吐，瘡發於中，胸噎不利，頭痛身熱，（上民下日）憤膿瘡。三之氣，天政布，炎暑至，少陽臨上，雨乃涯。民病熱中，聾瞑血溢，膿瘡咳嘔，飢衄渴噎欠，喉痹目赤，善暴死。四之氣，涼乃至，炎暑間化，白露降，民氣和平，其病滿身重。五之氣，陽乃去，寒乃來，雨乃降，氣門乃閉，剛木早凋，民避寒邪，君子周密。終之氣，地氣正，風乃至，萬物反生，霧霧以行。其病關閉不禁，心痛，陽氣不藏而咳。抑其運氣，贊所不勝，必折其鬱氣，先取化源，暴過不生，苛疾不起。故歲宜咸辛宜酸，滲之泄之，漬之發之，觀氣寒溫以調其過，同風熱者多寒化，異風熱者少寒化，用熱遠熱，用溫遠溫，用寒遠寒，用涼遠涼，食宜同法，此其道也。有假者反之，反是者，病之階也。

帝曰：善。太陰之政奈何？岐伯曰：醜未之紀也。太陰少角太陽，清熱勝複同，同正宮，丁醜丁未，其運風清熱。少角太徵少宮太商少羽太陰少徵太陽，寒雨勝複同，癸醜癸未，其運熱寒雨。少徵太宮少商太羽太角太陰少宮太陽，風清勝複同，同正宮，己醜己未太一天符，己未太一天符，其運雨風清。少宮太商少羽少角太徵太陰少商太陽，熱寒勝複同，乙丑乙未，其運涼熱寒。少商太羽太角少徵太宮太陰少羽太陽，雨風勝複同，同正宮。辛醜辛未，其運寒雨風。少羽少角太徵少宮太商凡此太陰司天之政，氣化運行後天，陰專其政，陽氣退辟，大風時起，天氣下降，地氣上騰，原野昏霧，白埃四起，雲奔南極，寒雨數至，物成于差夏。民病寒濕，腹滿，身（月真）憤，胕腫，痞逆寒厥拘急。濕寒合德，黃黑埃昏，流行氣交，上應鎮星辰星。其政肅，其令寂，其谷黔玄。故陰凝於上，寒積於下，寒水勝火，則為冰雹，陽光不治，殺氣乃行。故有餘宜高，不及宜下，有餘宜晚，不及宜早，土之利，氣之化也，民氣亦從之，間穀命其太也。初之氣，地

氣遷，寒乃去，春氣正，風乃來，生布萬物以榮，民氣條舒，風濕相薄，雨乃後。民病血溢，筋絡拘強，關節不利，身重筋痿。二之氣，大火正，物承化，民乃和，其病溫厲大行，遠近鹹若，濕蒸相薄，雨乃時降。三之氣，天政布，濕氣降，地氣騰，雨乃時降，寒乃隨之。感於寒濕，則民病身重胛腫，胸腹滿。四之氣，畏火臨，溽蒸化，地氣騰，天氣否隔，寒風曉暮，蒸熱相薄，草木凝煙，濕化不流，則白露陰布，以成秋令。民病腠理熱，血暴溢瘡，心腹滿熱，臚脹，甚則胛腫。五之氣，慘令已行，寒露下，霜乃早降，草木黃落，寒氣及體，君子周密，民病皮腠。終之氣，寒大舉，濕大化，霜乃積，陰乃凝，水堅冰，陽光不治。感于寒則病人關節禁固，腰（月佳）痛，寒濕推於氣交而為疾也。必折其鬱氣，而取化源，益其歲氣，無使邪勝，食歲谷以全其真，食間穀以保其精。故歲宜以苦燥之溫之，甚者發之泄之。不發不泄，則濕氣外溢，肉潰皮拆而水血交流。必贊其陽火，令禦甚寒，從氣異同，少多其判也，同寒者以熱化，同濕者以燥化，異者少之，同

者多之，用涼遠涼，用寒遠寒，用溫遠溫，用熱遠熱，食宜同法。假者反之，此其道也，反是者病也。

帝曰：善，少陰之政奈何？岐伯曰：子午之紀也。少陰太角陽明壬子壬午，其運風鼓，其化鳴紊啟折，其變振拉摧拔，其病支滿。太角少徵太宮少商太羽少陰太徵陽明戊子天符戊午太一天符，其運炎暑，其化暄曜鬱燠，其變炎烈沸騰，其病上熱血溢。太徵少宮太商少羽少角少陰太宮陽明甲子甲午，其運陰雨，其化柔潤時雨，其變震驚飄驟，其病中滿身重。太宮少商太羽太角少徵少陰太商陽明庚子庚午同正商。其運涼勁，其化霧露蕭颼，其變肅殺凋零，其病下清。太商少羽少角太徵少宮少陰太羽陽明丙子歲會丙午，其運寒，其化凝慘凜冽，其變冰雪霜雹，其病寒下。太羽太角少徵太宮少商。

凡此少陰司天之政，氣化運行先天，地氣肅，天氣明，寒交暑，熱加燥，雲馳雨府，濕化乃

行，時雨乃降，金火合德，上應熒惑太白。其政明，其令切，其谷丹白。水火寒熱持於氣交而為病始也。熱病生於上，清病生於下，寒熱凌犯而爭於中，民病咳喘，血溢血泄，鼽嚏，目赤，背瘍，寒厥入胃，心痛，腰痛，腹大，噤幹腫上。初之氣，地氣遷，燥將去，寒乃始，蟄復藏，水乃冰，霜復降，風乃至，陽氣鬱，民反周密，關節禁固，腰（月佳）痛，炎暑將起，中外瘡瘍。二之氣，陽氣布，風乃行，春氣以正，萬物應榮，寒氣時至，民乃和，其病淋，目瞑目赤，氣郁於上而熱。三之氣，天政布，大火行，庶類蕃鮮，寒氣時至。民病氣厥心痛，寒熱更作，咳喘目赤。四之氣，溽暑至，大雨時行，寒熱互至。民病寒熱，噤幹，黃痺，鼽衄，飲發。五之氣，畏火臨，暑反至，陽乃化，萬物乃生乃長榮，民乃康，其病溫。終之氣，燥令行，餘火內格，腫於上，咳喘，甚則血溢。寒氣數舉，則霧霧翳，病生皮腠，內舍於腎，下連少腹而作寒中，地將易也。必抑其運氣，資其歲勝，折其鬱發，先取化源，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。食歲谷以全真氣，食間穀以

辟虛邪。歲宜鹹以之，而調其上，甚則以苦發之，以酸收之，而安其下，甚則以苦泄之。適氣同異而多少之，同天氣者以寒清化，同地氣者以溫熱化，用熱遠熱，用涼遠涼，用溫遠溫，用寒遠寒，食宜同法。有假則反，此其道也，反是者病作矣。

帝曰：善。厥陰之政奈何？岐伯曰：己亥之紀也。厥陰少角少陽，清熱勝複同，同正角。丁巳天符，丁亥天符，其運風清熱。少角太徵少宮太商少羽厥陰少徵少陽，寒雨勝複同，癸巳癸亥，其運熱寒雨。少徵太宮少商太羽太角厥陰少宮少陽，風清勝複同，同正角。己巳己亥，其運雨風清。少宮太商少羽少角太徵厥陰少商少陽，寒熱勝複同，同正角。乙巳乙亥，其運涼熱寒。少商太羽太角少徵太宮厥陰少羽少陽，雨風勝複同，辛巳辛亥，其運寒雨風。少羽少角太徵少宮太商

凡此厥陰司天之政，氣化運行後天，諸同正歲，氣化運行同天，天氣擾，地氣正，風生高遠，炎熱從之，雲趨雨府，濕化乃行，風火同德，

上應歲星熒惑。其政撓，其令速，其穀蒼丹，間穀言太者，其耗文角品羽。風燥火熱，勝複更作，蟄蟲來見，流水不冰，熱病行於下，風病行於上，風燥勝複形於中。初之氣，寒始肅，殺氣方至，民病寒於右之下。二之氣，寒不去，華雪水冰，殺氣施化，霜乃降，名草上焦，寒雨數至，陽複化，民病熱於中。三之氣，天政布，風乃時舉，民病泣出耳鳴掉眩。四之氣，溽暑濕熱相薄，爭于左之上，民病黃疸而為跗腫。五之氣，燥濕更勝，沉陰乃布，寒氣及體，風雨乃行。終之氣，畏火司令，陽乃大化，蟄蟲出見，流水不冰，地氣大發，草乃生，人乃舒，其病溫厲，必折其鬱氣，資其化源，贊其運氣，無使邪勝，歲宜以辛調上，以鹹調下，畏火之氣，無妄犯之，用溫遠溫，用熱遠熱，用涼遠涼，用寒遠寒，食宜同法。有假反常，此之道也，反是者病。

帝曰：善。夫子言可謂悉矣，然何以明其應乎？岐伯曰：昭乎哉問也！夫六氣者，行有次，止有位，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，睹其位而

知其所在矣。運有餘，其至先，運不及，其至後，此天之道，氣之常也。運非有餘非不足，是謂正歲，其至當其時也。帝曰：勝復之氣，其常在也，災眚時至，候也奈何？岐伯曰：非氣化者，是謂災也。

帝曰：天地之數，終始奈何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是明道也。數之始，起於上而終於下，歲半之前，天氣主之，歲半之後，地氣主之，上下交互，氣交主之，歲紀畢矣。故曰位明，氣月可知乎，所謂氣也。帝曰：余司其事，則而行之，不合其數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氣用有多少，化洽有盛衰，衰盛多少，同其化也。帝曰：願聞同化何如？岐伯曰：風溫春化同，熱暍昏火夏化同，勝與複同，燥清煙露秋化同，雲雨昏暝埃長夏化同，寒氣霜雪冰冬化同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，更用盛衰之常也。

帝曰：五運行同天化者，命曰天符，餘知之矣。願聞同地化者何謂也？岐伯曰：太過而同

天化者三，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，太過而同地化者三，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，此凡二十四歲也。帝曰：願聞其所謂也。岐伯曰：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，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，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，如是者三。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，辛醜辛未少羽下加太陽，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，如是者三。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，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，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，如是者三。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，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，己醜己未少宮上臨太陰，如是者三。除此二十四歲，則不加不臨也。帝曰：加者何謂？岐伯曰：太過而加同天符，不及而加同歲會也。帝曰：臨者何謂？岐伯曰：太過不及，皆曰天符，而變行有多少，病形有微甚，生死有早晏耳。

帝曰：夫子言用寒遠寒，用熱遠熱，餘未知其然也，願聞何謂遠？岐伯曰：熱無犯熱，寒無犯寒，從者和，逆者病，不可不敬畏而遠之，所謂時與六位也。帝曰：溫涼何如？岐伯曰：司氣以熱，用熱無犯，司氣以寒，用寒無犯，司氣

以涼，用涼無犯，司氣以溫，用溫無犯，間氣同其主無犯，異其主則小犯之，是謂四畏，必謹察之。帝曰：善。其犯者何如？岐伯曰：天氣反時，則可依時，及勝其主則可犯，以平為期，而不可過，是謂邪氣反勝者。故曰：無失天信，無逆氣宜，無翼其勝，無贊其複，是謂至治。

帝曰：善。五運氣行主歲之紀，其有常數乎？岐伯曰：臣請次之。甲子甲午歲，上少陰火，中太宮土運，下陽明金，熱化二，雨化五，燥化四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上鹹寒，中苦熱，下酸熱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乙丑乙未歲，上太陰土，中少商金運，下太陽水，熱化寒化勝複同，所謂邪氣化日也。災七宮。濕化五，清化四，寒化六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上苦熱，中酸和，下甘熱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丙寅丙申歲，上少陽相火，中太羽水運，下厥陰木。火化二，寒化六，風化三，所謂正化

日也。其化上鹹寒，中咸溫下辛溫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丁卯丁酉歲，上陽明金，中少角木運，下少陰火，清化熱化勝複同，所謂邪氣化日也。災三宮。燥化九，風化三，熱化七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上苦小溫，中辛和，下鹹寒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戊辰戊戌歲，上太陽水，中太徵火運，下太陰土。寒化六，熱化七，濕化五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上苦溫，中甘和，下甘溫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己巳己亥歲，上厥陰木，中少宮土運，下少陽相火，風化清化勝複同，所謂邪氣化日也。災五宮。風化三，濕化五，火化七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上辛涼，中甘和，下鹹寒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庚午庚子歲，上少陰火，中太商金運，下陽明金，熱化七，清化九，燥化九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上鹹寒，中辛溫，下酸溫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辛未辛醜歲，上太陰土，中少羽水運，下太陽水，雨化風化勝複同，所謂邪氣化日也。災一宮。雨化五，寒化一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上苦熱，中苦和，下苦熱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壬申壬寅歲，上少陽相火，中太角木運，下厥陰木，火化二，風化八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土鹹寒，中酸和，下辛涼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癸酉癸卯歲，上陽明金，中少徵火運，下少陰火，寒化雨化勝複同，所謂邪氣化日也。災九宮。燥化九，熱化二，所謂正化日也。其化上苦小溫，中咸溫，下鹹寒，所謂藥食宜也。

甲戌甲辰歲，上太陽水，中太宮土運，下太陰土，寒化六，濕化五，正化日也。其化上苦熱，中苦溫，下苦溫，藥食宜也。

乙亥乙巳歲，上厥陰木，中少商金運，下

少陽相火，熱化寒化勝複同，邪氣化日也。災七宮。風化八，清化四，火化二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辛涼，中酸和，下鹹寒，藥食宜也。

丙子丙午歲，上少陰火，中太羽水運，下陽明金，熱化二，寒化六，清化四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鹹寒，中鹹熱，下酸溫，藥食宜也。

丁醜丁未歲，上太陰土，中少角木運，下太陽水，清化熱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三宮。雨化五，風化三，寒化一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苦溫，中辛溫，下甘熱，藥食宜也。

戊寅戊申歲，上少陽相火，中太徵火運，下厥陰木，火化七，風化三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鹹寒，中甘和，下辛涼，藥食宜也。

己卯己酉歲，上陽明金，中少宮土運，下少陰火，風化清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五宮。清化九，雨化五，熱化七，正化度也，其化上

苦小溫，中甘和，下鹹寒，藥食宜也。

庚辰庚戌歲，上太陽水，中太商金運，下太陰土。寒化一，清化九，雨化五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苦熱，中辛溫，下甘熱，藥食宜也。

辛巳辛亥歲，上厥陰木，中少羽水運，下少陽相火，雨化風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一宮。風化三，寒化一，火化七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辛涼，中苦和，下鹹寒，藥食宜也。

壬午壬子歲，上少陰火，中太角木運，下陽明金。熱化二，風化八，清化四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鹹寒，中酸涼，下酸溫，藥食宜也。

癸未癸醜歲，上太陰土，中少徵火運，下太陽水，寒化雨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九宮。雨化五，火化二，寒化一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苦溫，中咸溫，下甘熱，藥食宜也。

甲申甲寅歲，上少陽相火，中太宮土運，下厥陰木。火化二，雨化五，風化八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鹹寒，中鹹和，下辛涼，藥食宜也。

乙酉乙卯歲，上陽明金，中少商金運，下少陰火，熱化寒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七宮。燥化四，清化四，熱化二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苦小溫，中苦和，下鹹寒，藥食宜也。

丙戌丙辰歲，上太陽水，中太羽水運，下太陰土。寒化六，雨化五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苦熱，中咸溫，下甘熱，藥食宜也。

丁亥丁巳歲，上厥陰木，中少角木運，下少陽相火，清化熱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三宮。風化三，火化七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辛涼，中辛和，下鹹寒，藥食宜也。

戊子戊午歲，上少陰火，中太徵火運，下陽明金。熱化七，清化九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鹹

寒，中甘寒，下酸溫，藥食宜也。

己醜己未歲，上太陰土，中少宮土運，下太陽水，風化清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五宮。雨化五，寒化一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苦熱，中甘和，下甘熱，藥食宜也。

庚寅庚申歲，上少陽相火，中太商金運，下厥陰木。火化七，清化九，風化三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鹹寒，中辛溫，下辛涼，藥食宜也。

辛卯辛酉歲，上陽明金，中少羽水運，下少陰火，雨化風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一宮。清化九，寒化一，熱化七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苦小溫，中苦和，下鹹寒，藥食宜也。

壬辰壬戌歲，上太陽水，中太角木運，下太陰土。寒化六，風化八，雨化五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苦溫，中酸和，下甘溫，藥食宜也。

癸巳癸亥歲，上厥陰木，中少徵火運，下少陽相火，寒化雨化勝複同，邪氣化度也。災九宮。風化八，火化二，正化度也。其化上辛涼，中鹹和，下鹹寒，藥食宜也。

凡此定期之紀，勝複正化，皆有常數，不可不察。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，不知其要，流散無窮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善。五運之氣，亦複歲乎？岐伯曰：鬱極乃發，待時而作者也。帝曰：請問其所謂也？岐伯曰：五常之氣，太過不及，其發異也。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太過者暴，不及者徐，暴者為病甚，徐者為病持。帝曰：太過不及，其數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者其數成，不及者其數生，土常以生也。

帝曰：其發也何如？岐伯曰：土郁之發，岩谷震驚，雷殷氣交，埃昏黃黑，化為白氣，飄驟高深，擊石飛空，洪水乃從，川流漫衍，田牧

土駒。化氣乃敷，善為時雨，始生始長，始化始成。故民病心腹脹，腸鳴而為數後，甚則心痛脅（月真），嘔吐霍亂，飲發注下，跗腫身重。雲奔雨府，霞擁朝陽，山澤埃昏。其乃發也，以其四氣。雲橫天山，浮游生滅，怫之先兆。

金鬱之發，天潔地明，風清氣切，大涼乃舉，草樹浮煙，燥氣以行，霧霧數起，殺氣來至，草木蒼幹，金乃有聲。故民病咳逆，心脅滿，引少腹善暴痛，不可反側，嗌乾面塵色惡。山澤焦枯，土凝霜鹵，怫乃發也，其氣五。夜零白露，林莽聲淒，怫之兆也。

水郁之發，陽氣乃辟，陰氣暴舉，大寒乃至，川澤嚴凝，寒霧結為霜雪，甚則黃黑昏翳，流行氣交，乃為霜殺，水乃見祥。故民病寒客心痛，腰（月佳）痛，大關節不利，屈伸不便，善厥逆，痞堅腹滿。陽光不治，空積沉陰，白埃昏暝，而乃發也，其氣二火前後。太虛深玄，氣猶麻散，微見而隱，色黑微黃，怫之先兆也。

木鬱之發，太虛埃昏，雲物以擾，大風乃至，屋發折木，木有變。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，上支兩脅，鬲咽不通，食飲不下，甚則耳鳴眩轉，目不識人，善暴僵僕。太虛蒼埃，天山一色，或氣濁色，黃黑鬱若，橫雲不起，雨而乃發也，其氣無常。長川草偃，柔葉呈陰，松吟高山，虎嘯岩岫，怫之先兆也。

火鬱之發，太虛腫翳，大明不彰，炎火行，大暑至，山澤燔燎，材木流津，廣廈騰煙，土浮霜鹵，止水乃減，蔓草焦黃，風行惑言，濕化乃後。故民病少氣，瘡瘍癰腫，脅腹胸背，面首四支（月真）憤，臚脹，瘍疖，嘔逆，癰瘕骨痛，節乃有動，注下溫瘧，腹中暴痛，血溢流注，精液乃少，目赤心熱，甚則瞀悶懊懷，善暴死。刻終大溫，汗濡玄府，其乃發也，其氣四。動複則靜，陽極反陰，濕令乃化乃成。華發水凝，山川冰雪，焰陽午澤，怫之先兆也。有怫之應而後報也，皆觀其極而乃發也，木發無時，水隨火也。

謹候其時，病可與期，失時反歲，五氣不行，生化收藏，政無恒也。

帝曰：水發而雹雪，土發而飄驟，木發而毀折，金髮而清明，火發而曠昧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氣有多少，發有微甚，微者當其氣，甚者兼其下，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。

帝曰：善。五氣之發，不當位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命其差。帝曰：差有數乎？岐伯曰：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。

帝曰：氣至而先後者何？岐伯曰：運太過則其至先。運不及則其至後，此候之常也。帝曰：當時而至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非太過，非不及，則至當時，非是者眚也。

帝曰：善。氣有非時而化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太過者當其時，不及者歸其已勝也。

帝曰：四時之氣，至有早晏高下左右，其候何如？岐伯曰：行有逆順，至有遲速，故太過者化先天，不及者化後天。

帝曰：願聞其行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春氣西行，夏氣北行，秋氣東行，冬氣南行。故春氣始於下，秋氣始於上，夏氣始於中，冬氣始於標，春氣始於左，秋氣始於右，冬氣始於後，夏氣始於前，此四時正化之常。故至高之地，冬氣常在，至下之地，春氣常在。必謹察之。帝曰：善。

黃帝問曰：五運六氣之應見，六化之正，六變之紀，何如？岐伯對曰：夫六氣正紀，有化有變，有勝有複，有用有病，不同其候，帝欲何乎？帝曰：願盡聞之。岐伯曰：請遂言之。夫氣之所至也，厥陰所至為和平，少陰所至為暄，太陰所至為埃濇，少陽所至為炎暑，陽明所至為清勁，太陽所至為寒霧，時化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風府，為豐啟；少陰所至為火

府，為舒榮；太陰所至為雨府，為員盈；少陽所至為熱府，為行出；陽明所至為司殺府，為庚蒼；太陽所至為寒府，為歸藏；司化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生，為風搖；少陰所至為榮，為形見；太陰所至為化，為雲雨；少陽所至為長，為蕃鮮；陽明所至為收，為霧露；太陽所至為藏，為周密；氣化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風生，終為肅；少陰所至為熱生，中為寒；太陰所至為濕生，終為注雨；少陽所至為火生，終為蒸溽；陽明所至為燥生，終為涼；太陽所至為寒生，中為溫；德化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毛化，少陰所至為羽化，太陰所至為倮化，少陽所至羽化，陽明所至為介化，太陽所至為鱗化，德化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生化，少陰所至為榮化，太陰所至為濡化，少陽所至為茂化，陽明所至為堅化，

太陽所至為藏化，布政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飄怒大涼，少陰所至為大暄寒，太陰所至為雷霆驟雨烈風，少陽所至為飄風燔燎霜凝，陽明所至為散落溫，太陽所至為寒雪冰雹白埃，氣變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撓動，為迎隨；少陰所至為高明，焰為曛；太陰所至為沉陰，為白埃，為晦暝；少陽所至為光顯，為彤雲，為曛；陽明所至為煙埃，為霜，為勁切，為淒鳴；太陽所至為剛固，為堅芒，為立；令行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裏急；少陰所至為瘍疹身熱；太陰所至為積飲否隔；少陽所至為噎嘔，為瘡瘍；陽明所至為浮虛；太陽所至為屈伸不利；病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支痛；少陰所至為驚惑，惡寒，戰慄，譫妄；太陰所至為穡滿，少陽所至為驚

躁，瞽昧，暴病；陽明所至為聵，尻陰膝髀（月崙）（骨行）足病；太陽所至為腰痛；病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痙戾；少陰所至為悲妄衄蟻；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；少陽所至為喉痹，耳鳴嘔湧；陽明所至皴揭；太陽所至為寢汗，瘧；病之常也。

厥陰所至為脅痛嘔泄，少陰所至為語笑，太陰所至為重肘腫，少陽所至為暴注、（目閏）癰、暴死，陽明所至為聵嚏，太陽所至為流泄禁止，病之常也。

凡此十二變者，報德以德，報化以化，報政以政，報令以令，氣高則高，氣下則下，氣後則後，氣前則前，氣中則中，氣外則外，位之常也。故風勝則動，熱勝則腫，燥勝則幹，寒勝則浮，濕勝則濡泄，甚則水閉肘腫，隨氣所在，以言其變耳。

帝曰：願聞其用也。岐伯曰：夫六氣之用，各歸不勝而為化。故太陰雨化，施於太陽；太陽寒化，施于少陰；少陰熱化，施于陽明；陽明燥化，施于厥陰；厥陰風化，施于太陰。各命其所在以徵之也。帝曰：自得其位何如？岐伯曰：自得其位，常化也。帝曰：願聞所在也。岐伯曰：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。

帝曰：六位之氣盈虛何如？岐伯曰：太少異也，太者之至徐而常，少者暴而亡。帝曰：天地之氣盈虛何如？岐伯曰：天氣不足，地氣隨之，地氣不足，天氣從之，運居其中而常先也。惡所不勝，歸所同和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。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，下勝則地氣遷而上，多少而差其分，微者小差，甚者大差，甚則位元易氣交易，則大變生而病作矣。《大要》曰：甚紀五分，微紀七分，其差可見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善。論言熱無犯熱，寒無犯寒。餘欲不遠熱，不遠熱奈何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

發表不遠熱，攻裏不遠寒。帝曰：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，何如？岐伯曰：寒熱內賊，其病益甚。帝曰：願聞無病者何如？岐伯曰：無者生之，有者甚之。帝曰：生者何如？岐伯曰：不遠熱則熱至，不遠寒則寒至。寒至則堅否腹滿，痛急下利之病生矣。熱至則身熱，吐下霍亂，癰疽瘡瘍，瞖鬱注下，睪癰腫脹，嘔，飢衄頭痛，骨節變，肉痛，血溢血泄，淋閼之病生矣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時必順之，犯者治以勝也。

黃帝問曰：婦人重身，毒之何如？岐伯曰：有故無殞，亦無殞也。帝曰：願聞其故何謂也？岐伯曰：大積大聚，其可犯也，衰其大半而止，過者死。

帝曰：善。鬱之甚者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木郁達之，火鬱發之，土鬱奪之，金鬱泄之，水鬱折之，然調其氣，過者折之，以其畏也，所謂寫之。帝曰：假者何如？岐伯曰：有假其氣，則無禁也。所謂主氣不足，客氣勝也。帝曰：至哉

聖人之道！天地大化運行之節，臨禦之紀，陰陽之政，寒暑之令，非夫子孰能通之！請藏之靈蘭之室，署曰《六元正紀》，非齋戒不敢示，慎傳也。

素問·刺法論篇第七十二(遺篇)

黃帝問曰：升降不前，氣交有變，即成暴郁，餘已知之。何如預救生靈，可得卻乎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：昭乎哉問！臣聞夫子言，既明天元，須窮刺法，可以折鬱扶運，補弱全真，寫盛蠲餘，令除斯苦。

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升之不前，即有期凶也。木欲升而天柱室抑之，木欲發鬱，亦須待時，當刺足厥陰之井。火欲升而天蓬室抑之，火欲發鬱，亦須待時，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熒。土欲升而天沖室抑之，土欲發鬱，亦須待時，當刺足太陰之俞。金欲升而天英室抑之，金欲發鬱，

亦須待時，當刺手太陰之經。水欲升而天芮室抑之，水欲發鬱，亦須待時，當刺足少陰之合。

帝曰：升之不前，可以預備，願聞其降，可能先防。岐伯曰：既明其升。必達其降也，升降之道，皆可先治也。木欲降而地晶室抑之，降而不入，抑之鬱發，散而可得位，降而鬱發，暴如天間之待時也。降而不下，鬱可速矣，降可折其所勝也，當刺手太陰之所出，刺手陽明之所入。火欲降，而地玄室抑之，降而不入，抑之鬱發，散而可矣。當折其所勝，可散其鬱，當刺足少陰之所出，刺足太陽之所入。土欲降而地蒼室抑之，降而不下，抑之鬱發，散而可入，當折其勝，可散其鬱，當刺足厥陰之所出，刺足少陽之所入，金欲降而地彤室抑，降而不下，抑之鬱發，散而可入，當折其勝，可散其鬱，當刺心包絡所出，制手少陽所入也。水欲降而地阜室抑之，降而不下，抑之鬱發，散而可入，當折其土，可散其鬱，當刺足太陰之所出，刺足陽明之所入。

帝曰：五運之至有前後，與升降往來，有所承抑之，可得聞乎刺法？岐伯曰：當取其化源也。是故太過取之，不及資之，太過取之，次抑其鬱，取其運之化源，令折鬱氣；不及扶資，以扶運氣，以避虛邪也。資取之法，令出《密語》。

黃帝問曰：升降之刺，以知其要。願聞司天未得遷正，使司化之失其常政，即萬化之或其皆妄，然與民為病，可得先除，欲濟群生，願聞其說。岐伯稽首再拜曰：悉乎哉問！言其至理，聖念慈憫，欲濟群生，臣乃盡陳斯道，可申洞微。太陽複布，即厥陰不遷正，不遷正，氣塞於止，當寫足厥陰之所流。厥陰複布，少陰不遷正，不遷正，即氣塞於上，當刺心包絡脈之所流。少陰複布，太陰不遷正，不遷正，即氣留於上，當刺足太陰之所流。太陰複布，少陽不遷正，不遷正，則氣塞未通，當刺手少陽之所流。少陽複布，則陽明不遷正，不遷正，則氣未通上，當刺手太陰之所流。陽明複布，太陽遷正，不遷正，則複塞其氣，當刺足少陰之所流。

帝曰：遷正不前，以通其要。願聞不退，欲折其餘，無令過失，可得明乎？岐伯曰：氣過有餘，複作布正，是名不退位也。使地氣不得後化，新司天未可遷正，故複布化令如故也。巳亥之歲，天數有餘，故厥陰不退位也，風行於上，木化布天，當刺足厥陰之所入。子午之歲，天數有餘，故少陰不退位也，熱行於上，火餘化布天，當刺手厥陰之所入。醜未之歲，天數有餘，故太陰不退位也，濕行於上，雨化布天，當刺足太陰之所入。寅申之歲，天數有餘，故少陽不退位也，熱行於上，火化布天，當刺手少陽所入。卯酉之歲，天數有餘，故陽明不退位也，金行於上，燥化布天，當刺手太陰之所入。辰戌之歲，天數有餘，故太陽不退位也，寒行於上，凜水化布天，當刺足少陰之所入。故天地氣逆，化成民病，以法刺之，預可平局。

黃帝問曰：剛柔二幹，失守其位，使天運之氣皆虛乎？與民為病，可得平乎？岐伯曰：深乎哉問！明其奧旨，天地迭移，三年化疫，是謂根

之可見，必有逃門。

假令甲子剛柔失守，剛未正，柔孤而有虧，時序不令，即音律非從，如此三年，變大疫也。詳其微甚。察其淺深，欲至而可刺，刺之當先補腎俞，次三日，可刺足太陰之所注。又有下位已卯不至，而甲子孤立者，次三年作土癘，其法補寫，一如甲子同法也。其刺以畢，又不須夜行及遠行，令七日潔，清靜齋戒，所有自來。腎有久痛者，可以寅時面向南，淨神不亂思，閉氣不息七遍，以引頸咽氣順之，如咽甚硬物，如此七遍後，餌舌下津令無數。

假令丙寅剛柔失守，上剛幹失守，下柔不可獨主之，中水運非太過，不可執法而定之。布天有餘，而失守上正，天地不合，即律呂音異，如此即天運失序，後三年變疫。詳其微甚，差有大小，徐至即後三年，至甚即首三年，當先補心俞，次五日，可刺腎之所入。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剛，亦名失守，即地運皆虛，後三年變水癘，

即刺法皆如此矣。其刺如華，慎其大喜欲情於中，如不忌，即其氣複散也，令靜七日，心欲實，令少思。

假令庚辰剛柔失守，上位失守，下位無合，乙庚金運，故非相招，布天未退，中運勝來，上下相錯，謂之失守，姑洗林鐘，商音不應也。如此則天運化易，三年變大疫。詳天數，差的微甚，微即微，三年至，甚即甚，三年至，當先補肝俞，次三日，可刺肺之所行。刺畢，可靜神七日，慎勿大怒，怒必真氣卻散之。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，即乙柔幹，即上庚獨治之，亦名失守者，即天運孤主之，三年變癘，名曰金癘，其至待時也。詳其地數之等差，亦推其微甚，可知遲速耳。諸位乙庚失守，刺法同。肝欲平，即勿怒。

假令壬午剛柔失守，上壬未近正，下丁獨然，即雖陽年，虧及不同，上下失守，相招其有期，差之微甚，各有其數也，律呂二角，失而不和，同音有日，微甚如見，三年大疫。當刺脾之俞，

次三日，可刺肝之所出也。刺畢，靜神七日，勿大醉歌樂，其氣複散，又勿飽食，勿食生物，欲令脾實，氣無滯飽，無久坐，食無太酸，無食一切生物，宜甘宜淡。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，未得中司，即氣不當位，下不與壬奉合者，亦名失守，非名合德，故柔不附剛，即地運不合，三年變癘，其刺法亦如木疫之法。

假令戊申剛柔失守，戊癸雖火運，陽年不太過也，上失其剛，柔地獨主，其氣不正，故有邪幹，迭移其位，差有淺深，欲至將合，音律先同，如此天運失時，三年之中，火疫至矣，當刺肺之俞。刺畢，靜神七日，勿大悲傷也，悲傷即肺動，而其氣複散也，人欲實肺者，要在息氣也。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，即柔失守位也，即上失其剛也。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，即運與地虛，後三年變癘，即名火癘。

是故立地五年，以明失守，以窮法刺，於是疫之與癘，即是上下剛柔之名也，窮歸一體也。

即刺疫法，只有五法，即總其諸位失守，故只歸五行而統之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五疫之至，皆相梁易，無問大小，病狀相似，不施救療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

岐伯曰：不相染者，正氣存內，邪氣可幹，避其毒氣，天牝從來，複得其往，氣出於腦，即不邪幹。氣出於腦，即室先想心如日，欲將入於疫室，先想青氣自肝而出，左行於東，化作林木；次想白氣自肺而出，右行於西，化作戈甲；次想赤氣自心而出，南行於上，化作焰明；次想黑氣自腎而出，北行於下，化作水；次想黃氣自脾而出，存於中央，化作土。五氣護身之畢，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，然後可入於疫室。又一法，于春分之日，日未出而吐之。又一法，于雨水日後，三浴以藥泄汗。又一法，小金丹方：辰砂二兩，水磨雄黃一兩，葉子雌黃一兩，紫金半兩，同入合中，外固，了地一尺築地實，不用爐，不須藥制，用火二十斤煨了也；七日終，候冷七日取，次日出合子埋藥地中，七日取出，順日研之三

日，煉白沙蜜為丸，如梧桐子大，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，冰水一下丸，和氣咽之，服十粒，無疫幹也。

黃帝問曰：人虛即神遊失守位，使鬼神外幹，是致夭亡，何以全真？願聞刺法。

岐伯稽首再拜曰：昭乎哉問！謂神移失守，雖在其體，然不致死，或有邪幹，故令夭壽。只如厥陰失守，天以虛，人氣肝虛，感天重虛。即魂游於上，邪幹，厥大氣，身溫猶可刺之，制其足少陽之所過，次刺肝之俞。人病心虛，又遇群相二火司天失守，感而三虛，遇火不及，黑屍鬼犯之，令人暴亡，可刺手少陽之所過，複刺心俞。人脾病，又遇太陰司天失守，感而三虛，又遇土不及，青屍鬼邪，犯之於人，令人暴亡，可刺足陽明之所過，複刺脾之俞。人肺病，遇陽明司天失守，感而三虛，又遇金不及，有赤屍鬼犯人，令人暴亡，可刺手陽明之所過，複刺肺俞。人腎病，又遇太陽司天失守，感而三虛，又遇水運不及之年，有黃屍鬼，干犯人正氣，吸人神魂，

致暴亡，可刺足太陽之所過，複刺腎俞。

黃帝問曰：十二藏之相使，神失位，使神彩之不圓，恐邪干犯，治之可刺？願聞其要。

岐伯稽首再拜曰：悉乎哉問！至理道真宗，此非聖帝，焉窮斯源，是謂氣神合道，契符上天。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，可刺手少陰之源。肺者，相傳之官，治節出焉，可刺手太陰之源。肝者，將軍之官，謀慮出焉，可刺足厥陰之源。膽者，中正不官，決斷出焉，可刺足少陽之源。膻中者，臣使之官，喜樂出焉，可刺心包絡所流。脾為諫議之官，知周出焉，可刺脾之源。胃為倉廩之官，五味出焉，可刺胃之源。大腸者，傳道之官，變化出焉，可刺大腸之源。小腸者，受盛之官，化物出焉，可刺小腸之源。腎者，作強之官，伎巧出焉，刺其腎之源。三焦者，決瀆之官，水道出焉，刺三焦之源。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氣化則能出矣，刺膀胱之源。凡此十二官者，不得相失也。是故刺法有全神養真之旨，亦法有修真之道，非治疾也。故要修養和神也，

道貴常存，補神固根，精氣不散，神守不分，然即神守而雖不去，亦能全真，人神不守，非達至真，至真之要，在乎天玄，神守天息，複入本元，命曰歸宗。

素問·本病論篇第七十三(遺篇)

黃帝問曰：天元九室，餘已知之，願聞氣交，何名失守？

岐伯曰：謂其上下升降，遷正退位，各有經論，上下各有不前，故名失守也。是故氣交失易位，氣交乃變，變易非常，即四失序，萬化不安，變民病也。

帝曰：升降不前，願聞其故，氣交有變，何以明知？

岐伯曰：昭乎哉問，明乎道矣？氣交有變，是謂天地機，但欲降而不得降者，地室刑之。又

有五運太過，而先天而至者，即交不前，但欲升而不得其升，中運抑之，但欲降而不得其降，中運抑之。於是有升之不前，降之不下者，有降之不下，升而至天者，有升降俱不前，作如此之分別，即氣交之變。變之有異，常各各不同，災有微甚者也。

帝曰：願聞氣交遇會勝抑之由，變成民病，輕重何如？

岐伯曰：勝相會，抑伏使然。是故辰戌之歲，木氣升之，主逢天柱，勝而不前；又遇庚戌，金運先天，中運勝之忽然不前，木運升天，金乃抑之，升而不前，即清生風少，肅殺於春，露霜複降，草木乃萎。民病溫疫早發，咽嗑乃幹，四肢滿，肢節皆痛；久而化鬱，即大風摧拉，折墮鳴紊。民病卒中偏痺，手足不仁。

是故巳亥之歲，君火升天，主窒天蓬，勝之不前；又厥陰未遷正，則少陰未得升天，水運以至其中者，君火欲升，而中水運抑之，升之不前，

即清寒複作，冷生旦暮。民病伏陽，而內生煩熱，心神驚悸，寒熱間作；日久成鬱，即暴熱乃至，赤風腫翳，化疫，溫癘暖作，赤氣彰而化火疫，皆煩而燥渴，渴甚，治之以泄之可止。

是故子午之歲，太陰升天，主室天沖，勝之不前；又或遇壬子，木運先天而至者，中木運抑之也，升天不前，即風埃四起，時舉埃昏，雨濕不化。民病風厥涎潮，偏痺不隨，脹滿；久而伏鬱，即黃埃化疫也。民病夭亡，臉肢府黃疸滿閉。濕令弗布，雨化乃微。

是故醜未之年，少陽升天，主室天蓬，勝之不前；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，即少陰未升天也，水運以至者，升天不前，即寒冰反布，凜冽如冬，水複涸，冰再結，暄暖乍作，冷夏布之，寒暄不時。民病伏陽在內，煩熱生中，心神驚駭，寒熱間爭；以久成鬱，即暴熱乃生，赤風氣腫翳，化成疫癘，乃化作伏熱內煩，痺而生厥，甚則血溢。

是故寅申之年，陽明升天，主室天英，勝之不前；又或遇戊申戊寅，火運先天而至；金欲升天，火運抑之，升之不前。即時雨不降，西風數舉，鹹鹵燥生。民病上熱喘嗽，血溢；久而化郁，即白埃翳霧，清生殺氣，民病脅滿，悲傷，寒歔噓，嗌幹，手坼皮膚燥。

是故卯酉之年，太陽升天，主室天芮，勝之不前；又遇陽明未遷正者，即太陽未升天也，土運以至，水欲升天，土運抑之，升之不前，即濕而熱蒸，寒生兩間。民病注下，食不及化；久而成郁，冷來客熱，冰雹卒至。民病厥逆而噦，熱生於內，氣痹於外，足脛酸疼，反生心悸，懊熱，暴煩而複厥。

黃帝曰：升之不前，餘已盡知其旨，願聞降之不下，可得明乎？

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是之謂天地微旨，可以盡陳斯道。所謂升已必降也，至天三年，次歲必降，降而入地，始為左間也。如此升降往來，

命之六紀也。

是故醜未之歲，厥陰降地，主室地晶，勝而不前；又或遇少陰未退位，即厥陰未降下，金運以至中，金運承之，降之未下，抑之變鬱，木欲降下，金運承之，降而不下，蒼埃遠見，白氣承之，風舉埃昏，清燥行殺，霜露複下，肅殺布令。久而不降，抑之化鬱，即作風燥相伏，暄而反清，草木萌動，殺霜乃下，蟄蟲未見，懼清傷藏。

是故寅申之歲，少陰降地，主室地玄，勝之不入；又或遇丙申丙寅，水運太過，先天而至，君火欲降，水運承之，降而不下，即彤雲才見，黑氣反生，暄暖如舒，寒常布雪，凜冽複作，天雲慘淒。久而不降，伏之化鬱，寒勝複熱，赤風化疫，民病面赤、心煩、頭痛、目眩也，赤氣彰而溫病欲作也。

是故卯酉之歲，太陰降地，主室地蒼，勝之不入；又或少陽未退位者，即太陰未得降也；或

木運以至，木運承之，降而不下，即黃雲見而青霞彰，鬱蒸作而大風，霧翳埃勝，折隕乃作。久而不降也，伏之化鬱，天埃黃氣，地布濕蒸。民病四肢不舉、昏眩、肢節痛、腹滿填臆。

是故辰戌之歲，少陽降地，主室地玄，勝之不入；又或遇水運太過，先天而至也，水運承之，降而不下，即彤雲才見，黑氣反生，暄暖欲生，冷氣卒至，甚則冰雹也。久而不降，伏之化鬱，冰氣複熱，赤風化疫，民病面赤、心煩、頭痛、目眩也，赤氣彰而熱病欲作也。

是故巳亥之歲，陽明降地，主室地形，用而不入；又或遇太陽未退位，即陽明未得降；即火運以至之，火運承之不下，即天清而肅，赤氣乃彰，暄熱反作。民皆錯倦，夜臥不安，咽乾引飲，懊熱內煩，天清朝暮，暄還複作；久而不降，伏之化鬱，天清薄寒，遠生白氣。民病掉眩，手足直而不仁，兩脅作痛，滿目然。

是故子午之年，太陽降地，主室地阜勝之，降而不入；又或遇土運太過，先天而至，土運承之，降而不入，即天彰黑氣，暝暗淒慘，才施黃埃而布濕，寒化令氣，蒸濕複令。久而不降，伏之化鬱，民病大厥，四肢重怠，陰痿少力，天布沉陰，蒸濕間作。

帝曰：升降不前，晰知其宗，願聞遷正，可得明乎？

岐伯曰：正司中位，是謂遷正位，司天不得其遷正者，即前司天，以過交司之日，即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，即仍舊治天數，新司天未得遷正也。

厥陰不遷正，即風暄不時，花卉萎瘁。民病淋瀝，目系轉，轉筋，喜怒，小便赤。風欲令而寒由不去，溫暄不正，春正失時。

少陰不遷正，即冷氣不退，春冷後寒，暄暖不時。民病寒熱，四肢煩痛，腰脊強直。木氣雖有餘，而位不過於君火也。

太陰不遷正，即雲雨失令，萬物枯焦，當生不發。民病手足肢節腫滿，大腹水腫，填臆不食，

飡泄脅滿，四肢不舉。雨化欲令，熱猶治之，溫煦於氣，亢而不澤。

少陽不遷正，即炎灼弗令，苗莠不榮，酷暑於秋，肅殺晚至，霜露不時。民病痲瘧，骨熱，心悸，驚駭；甚時血溢。

陽明不遷正，則暑化於前，肅殺於後，草木反榮。民病寒熱，飢噎，皮毛折，爪甲枯焦；甚則喘嗽息高，悲傷不樂。熱化乃布，燥化未令，即清勁未行，肺金複病。

陽明不遷正，即冬清反寒，易令於春，殺霜在前，寒冰于後，陽光復治，凜冽不作，民病溫癘至，喉閉嗌幹，煩躁而渴，喘息而有音也。寒化待燥，猶治天氣，過失序，與民作災。

帝曰：遷正早晚，以命其旨，願聞退位，可得明哉？

岐伯曰：所謂不退者，即天數未終，即天數有餘，名曰複布政，故名曰再治天也。即天令如故，而不退位也。

厥陰不退位，即大風早舉，時雨不降，濕

令不化，民病溫疫，疵廢，風生，皆肢節痛，頭目痛，伏熱內煩，咽喉幹引飲。

少陰不退位，即溫生春冬，蟄蟲早至，草木發生，民病膈熱，咽幹，血溢，驚駭，小便赤澀，丹瘤，瘡瘍留毒。

太陰不退位，而取寒暑不時，埃昏布作，濕令不去，民病四肢少力，食飲不下，泄注淋滿，足脛寒，陰痿，閉塞，失溺，小便數。

少陽不退位，即熱生於春，暑乃後化，冬溫不凍，流水不冰，蟄蟲出見，民病少氣，寒熱更作，便血，上熱，小腹堅滿，小便赤沃，甚則血溢。

陽明不退位，即春生清冷，草木晚榮，寒熱間作。民病嘔吐，暴注，食飲不下，大便乾燥，四肢不舉，目瞑掉眩。

太陽不退位，即春寒夏作，冷電乃降，沉陰昏翳，二之氣寒猶不去。民病痺厥，陰痿，失溺，腰膝皆痛，溫癘晚發。

帝曰：天歲早晚，餘已知之，願聞地數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曰：地下遷正、升天及退位不前之法，即地土產化，萬物失時之化也。

帝曰：余聞天地二甲子，十幹十二支，上下經緯天地，數有迭移，失守其位，可得昭乎？

岐伯曰：失之迭位者，謂雖得歲正，未得正位之司，即四時不節，即生大疫。注《玄珠密語》雲：陽年三十年，除六年天刑，計有太過二十四年，除此六年，皆作太過之用。令不然之旨，今言迭支迭位，皆可作其不及也。

假令甲子陽年，土運太室，如癸亥天數有餘者，年雖交得甲子，厥陰猶尚治天，地已遷正，陽明在泉，去歲少陽以作右間，即厥陰之地陽明，故不相和奉者也。癸巳相會，土運太過，虛反受木勝，故非太過也，何以言土運太過，況黃鐘不應太室，木即勝而金還複，金既複而少陰如至，即木勝如火而金複微，如此則甲巳失守，後三年化成土疫，晚至丁卯，早至丙寅，土疫至也，大小善惡，推其天地，詳乎太乙。又只如甲子年，

如甲至子而合，應交司而治天，即下己卯未遷正，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，亦甲巳下有合也，即土運非太過，而木乃乘虛而勝土也，金次又行複勝之，即反邪化也。陰陽天地殊異爾，故其大小善惡，一如天地之法旨也。

假令丙寅陽年太過，如乙丑天數有餘者，雖交得丙寅，太陰尚治天也。地已遷正，厥陰司地，去歲太陽以作右間，即天太陰而地厥陰，故地不奉天化也。乙辛相會，水運太虛，反受土勝，故非太過，即太簇之管，太羽不應，土勝而雨化，木複即風，此者丙辛失守其會，後三年化成水疫，晚至己巳，早至戊辰，甚即速，微即徐，水疫至也，大小善惡，推其天地數乃太乙游宮。又只如丙寅年，丙至寅且合，應交司而治天，即辛巳未得遷正，而庚辰太陽未退位者，亦丙辛不合德也，即水運亦小虛而小勝，或有複，後三年化癘，名曰水癘，其狀如水疫。治法如前。假令庚辰陽年太過，如己卯天數有餘者，雖交得庚辰年也，陽明猶尚治天，地已遷正，太陰司地，去歲少陰

以作右間，即天陽明而地太陰也，故地不奉天也。乙巳相會，金運太虛，反受火勝，故非太過也，即姑洗之管，太商不應，火勝熱化，水複寒刑，此乙庚失守，其後三年化成金疫也，速至壬午，徐至癸未，金疫至也，大小善惡，推本年天數及太乙也。又只如庚辰，如庚至辰，且應交司而治天，即下乙未得遷正者，即地甲午少陰未退位者，且乙良不合德也，即下乙未柔幹失剛，亦金運小虛也，有小勝或無複，且三年化癘，名曰金癘，其狀如金疫也。治法如前。

假令壬午陽年太過，如辛巳天數有餘者，雖交得壬午年也，厥陰猶尚治天，地已遷正，陽明在泉，去歲丙申少陽以作右間，即天厥陰而地陽明，故地不奉天者也。丁辛相合會，木運太虛，反受金勝，故非太過也，即蕤賓之管，太角不應，金行燥勝，火化熱複，甚即速，微即徐。疫至大小善惡，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乙。又只如壬至午，且應交司而治之，即下丁酉未得遷正者，即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退位者，見丁壬不合德也，即丁

柔幹失賜，亦木運小虛也，有小勝小複。後三年化癘，名曰木癘，其狀如風疫也。治法如前。

假令戊申陽年太過，如丁未天數太過者，雖交得戊申年也。太陰猶尚司天，地已遷正，厥陰在泉，去歲壬戌太陽以退位作右間，即天丁未，地癸亥，故地不奉天化也。丁癸相會，火運太虛，反受水勝，故非太過也，即夷則之管，上太徵不應，此戊癸失守其會，後三年化疫也，逮至庚戌，大小善惡，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乙。又只如戊申，如戊至申，且應交司治天，即下癸亥未得遷正者，即地下壬戌太陽未退者，見戊癸亥未合德也，即下癸柔幹失剛，見火運小虛，有小勝或無複也，後三年化癘，名曰火癘也。治法如前；治之法，可寒之泄之。

黃帝曰：人氣不足，天氣如虛，人神失守，神光不聚，邪鬼幹人，致有夭亡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曰：人之五藏，一藏不足，又會天虛，感邪之至也。人憂愁思慮即傷心，又或遇少陰司

天，天數不及，太陰作接間至，即謂天虛也，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。又遇驚而奪精，汗出於心，因而三虛，神明失守。心為群主之官，神明出焉，神失守位，即神游上丹田，在帝太一帝群泥丸宮一下。神既失守，神光不聚，卻遇火不及之歲，有黑屍鬼見之，令人暴亡。

人飲食、勞倦即傷脾，又或遇太陰司天，天數不及，即少陽作接間至，即謂之虛也，此即人氣虛而天氣虛也。又遇飲食飽甚，汗出於胃，醉飽行房，汗出於脾，因而三虛，脾神失守，脾為諫議之官，智周出焉。神既失守，神光失位而不聚也，卻遇土不及之年，或巳年或甲年失守，或太陰天虛，青屍鬼見之，令人卒亡。

人久坐濕地，強力入水即傷腎，腎為作強之官，伎巧出焉。因而三虛，腎神失守，神志失位，神光不聚，卻遇水不及之年，或辛不會符，或丙年失守，或太陽司天虛，有黃屍鬼至，見之令人暴亡。

人或恚怒，氣逆上而不下，即傷肝也。又遇厥陰司天，天數不及，即少陰作接間至，是謂天虛也，此謂天虛人虛也。又遇疾走恐懼，汗出於肝。肝為將軍之官，謀慮出焉。神位失守，神光不聚，又遇木不及年，或丁年不符，或壬年失守，或厥陰司天虛也，有白屍鬼見之，令人暴亡也。

已上五失守者，天虛而人虛也，神遊失守其位，即有五屍鬼幹人，令人暴亡也，謂之曰屍厥。人犯五神易位，即神光不圓也。非但屍鬼，即一切邪犯者，皆是神失守位故也。此謂得守者生，失守者死。得神者昌，

至真要大論篇第七十四

黃帝問曰：五氣交合，盈虛更作，餘知之矣。六氣分治，司天地者，其至何如？岐伯再拜對

曰：明乎哉問也！天地之大紀，人神之通應也。帝曰：願聞上合昭昭，下合冥冥奈何？岐伯曰：此道之所主，工之所疑也。

帝曰：願聞其道也。岐伯曰：厥陰司天，其化以風；少陰司天，其化以熱；太陰司天，其化以濕；少陽司天，其化以火；陽明司天，其化以燥；陽司天，其化以寒。以所臨藏位，命其病者也。

帝曰：地化奈何？岐伯曰：司天同候，間氣皆然。帝曰：間氣何謂？岐伯曰：司左右者，是謂間氣也。帝曰：何以異之？岐伯曰：主歲者紀歲，間氣者紀步也。帝曰：善。歲主奈何？岐伯曰：厥陰司天為風化，在泉為酸化，司氣為蒼化，間氣為動化。少陰司天為熱化，在泉為苦化，不司氣化，居氣為灼化。太陰司天為濕化，在泉為甘化，司氣為齡化，間氣為柔化。少陽司天為火化，在泉苦化，司氣為丹化，間氣為明化。陽明司天為燥化，在泉為辛化，司氣為素化，間氣

為清化。太陽司天為寒化，在泉為咸化，司氣為玄化，間氣為藏化。故治病者，必明六化分治，五味五色所生，五藏所宜，乃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。

帝曰：厥陰在泉而酸化先，餘知之矣。風化之行也，何如？岐伯曰：風行於地，所謂本也，餘氣同法。本乎天者，天之氣也，本乎地者，地之氣也，天地合氣，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。故曰：謹候氣宜，無失病機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其主病何如？岐伯曰：司歲備物，則無遺主矣。帝曰：先歲物何也？岐伯曰：天地之專精也。帝曰：司氣者何如？岐伯曰：司氣者主歲同，然有餘不足也。帝曰：非司歲物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散也，故質同而異等也，氣味有薄厚，性用有躁靜，治保有多少，力化有淺深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歲主藏害何謂？岐伯曰：以所不勝

命之，則其要也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上淫於下，所勝平之，外淫於內，所勝治之。帝曰：善。平氣何如？岐伯曰：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，以平為期，正者正治，反者反治。

帝曰：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，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，若引繩小大齊等，命曰平，陰之所在寸口何如？岐伯曰：視歲南北，可知之矣。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北政之歲，少陰在泉，則寸口不應；厥陰在泉，則右不應；太陰在泉，則左不應。南政之歲，少陰司天，則寸口不應；厥陰司天，則右不應；太陰司天，則左不應。諸不應者，反其診則見矣。帝曰：尺候何如？岐伯曰：北政之歲，三陰在下，則寸不應；三陰在上，則尺不應。南政之歲，三陰在天，則寸不應；三陰在泉，則尺不應，左右同。故曰：知其要者，一言而終，不知其要，流散無窮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善。天地之氣，內淫而病何如？岐伯曰：歲厥陰在泉，風淫所勝，則地氣不明，平

野昧，草乃早秀。民病灑灑振寒，善伸數欠，心痛支滿，兩脅裏急，飲食不下，鬲咽不通，食則嘔，腹脹善噫，得後與氣，則快然如衰，身體皆重。

歲少陰在泉，熱淫所勝，則焰浮川澤，陰處反明。民病腹中常鳴，氣上沖胸，喘不能久立，寒熱皮膚痛，目瞑齒痛（出頁）腫，惡寒發熱如瘧，少腹中痛，腹大，蟄蟲不藏。

歲太陰在泉，草乃早榮，濕淫所勝，則埃昏岩谷，黃反見黑，至陰之交。民病飲積，心痛，耳聾，渾渾惛惛，嗌腫喉痹，陰病血見，少腹痛腫，不得小便，病沖頭痛，目似脫，項似拔，腰似折，髀不可以回，臃如結，（月崙）如別。

歲少陽在泉，火淫所勝，則焰明郊野，寒熱更至。民病注泄赤白，少腹痛溺赤，甚則血便，少陰同候。

歲陽明在泉，燥淫所勝，則霧霧清暝。民病喜嘔，嘔有苦，善太息，心脅痛不能反側，甚則噎乾面塵，身無膏澤，足外反熱。

歲太陽在泉，寒淫所勝，則凝肅慘慄。民病少腹控臍，引腰脊，上沖心痛，血見，噎痛頷腫。

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諸氣在泉，風淫於內，治以辛涼，佐以苦，以甘緩之，以辛散之。熱淫於內，治以鹹寒，佐以甘苦，以酸收之，以苦發之。濕淫於內，治以苦熱，佐以酸淡，以苦燥之，以淡泄之。火淫於內，治以咸冷，佐以苦辛，以酸收之，以苦發之。燥淫於內，治以苦溫，佐以甘辛，以苦下之。寒淫於內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，以鹹寫之，以辛潤之，以苦堅之。

帝曰：善。天氣之變何如？岐伯曰：厥陰司天，風淫所勝，則太虛埃昏，雲物以擾，寒生春氣，流水不冰，民病胃脘當心而痛，上支兩脅，鬲咽不通，飲食不下，舌本強，食則嘔，冷泄

腹脹，溏泄，癥水閉，蟄蟲不去，病本於脾。沖陽絕，死不治。

少陰司天，熱淫所勝，怫熱至，火行其政，民病胸中煩熱，嗌幹，右胠滿，皮膚痛，寒熱咳嗽，大雨且至，唾血血泄，鼽衄嚏嘔，溺色變，甚則瘡瘍胗腫，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，心痛肺（月真），腹大滿，膨膨而喘咳，病本於肺。尺澤絕，死不治。

太陰司天，濕淫所勝，則沉陰且布，雨變枯槁，胗腫骨痛，陰痹，陰痹者，按之不得，腰脊頭項痛，時眩，大便難，陰氣不用，饑不欲食，咳唾則有血，心如懸，病本於腎。太谿絕，死不治。

少陽司天，火淫所勝，則溫氣流行，金政不平，民病頭痛，發熱惡寒而瘧，熱上皮膚痛，色變黃赤，傳而為水，身面胗腫，腹滿仰息，泄注赤白，瘡瘍咳唾血，煩心，胸中熱，甚則鼽衄，

病本於肺。天府絕，死不治。

陽明司天，燥淫所勝，則木乃晚榮，草乃晚生，筋骨內變，民病左肱脅痛，寒清於中，感而瘡，大涼革候，咳，腹中鳴，注泄驚澹，名木斂，生苑於下，草焦上首，心脅暴痛，不可反側，嗌乾面塵，腰痛，丈夫頽疝，婦人少腹痛，目昧眊，瘍瘡痼癰，蟄蟲來見，病本於肝。太沖絕，死不治。

太陽司天，寒淫所勝，則寒氣反至，水且冰，血變於中，發為癰瘍，民病厥心痛，嘔血血泄衄衄，善悲，時眩僕，運火炎烈，雨暴乃雹，胸腹滿，手熱肘攣，掖腫，心澹澹大動，胸脅胃脘不安，面赤目黃，善噫嗌幹，甚則色（火台），渴而欲飲，病本於心。神門絕，死不治。所謂動氣知其藏也。

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司天之氣，風淫所勝，平以辛涼，佐以苦甘，以甘緩之，

以酸寫之。熱淫所勝，平以鹹寒，佐以苦甘，以酸收之。濕淫所勝，平以苦熱，佐以酸辛，以苦燥之，以淡泄之。濕上甚而熱，治以苦溫，佐以甘辛，以汗為故而止。火淫所勝，平以酸冷，佐以苦甘，以酸收之，以苦發之，以酸複之，熱淫同。燥淫所勝，平以苦濕，佐以酸辛，以苦下之。寒淫所勝，平以辛熱，佐以甘苦，以鹹寫之。

帝曰：善。邪氣反勝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風司於地，清反勝之，治以酸溫，佐以苦甘，以辛平之。熱司於地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，以咸平之。濕司於地，熱反勝之，治以苦冷，佐以咸甘，以苦平之。火司於地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，以咸平之。燥司於地，熱反勝之，治以平寒，佐以苦甘，以酸平之，以和為利。寒司於地，熱反勝之，治以咸冷，佐以甘辛，以苦平之。

帝曰：其司天邪勝何如？岐伯曰：風化於天，清反勝之，治以酸溫，佐以甘苦。熱化於天，

寒反勝之，治以甘溫，佐以苦酸辛。濕化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苦寒，佐以苦酸。火化於天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。燥火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辛寒，佐以苦甘。寒化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咸冷，佐以苦辛。

帝曰：六氣相勝奈何？岐伯曰：厥陰之勝，耳鳴頭眩，憤憤欲吐，胃脘如寒，大風數舉，俛蟲不滋，肱脅氣並，化而為熱，小便黃赤，胃脘當心而痛，上支兩脅，腸鳴飧泄，少腹痛，注下赤白，甚則嘔吐，脘咽不通。

少陰之勝，心下熱，善饑，齊下反動，氣游三焦，炎暑至，木乃津，草乃萎，嘔逆躁煩，腹滿痛，溏泄，傳為赤沃。

太陰之勝，火氣內鬱，瘡瘍於中，流散於外，病在肱脅，甚則心痛，熱格，頭痛喉痹項強，獨勝則濕氣內鬱，寒迫下焦，痛留頂，互引眉間，胃滿，雨數至，燥化乃見，少腹滿，腰（月佳）

重強，內不便，善注泄，足下溫，頭重，足脛跗腫，飲發於中，跗腫於上。

少陽之勝，熱客於胃，煩心心痛，目赤欲嘔，嘔酸善饑，耳痛溺赤，善驚譫妄，暴熱消燦，草萎水涸，介蟲乃屈，少腹痛，下沃赤白。

陽明之勝，清發于中，左胠脅痛，溏泄，內為噎塞，外發頰疔，大涼肅殺，華英改容，毛蟲乃殃，胸中不便，噎塞而咳。

太陽之勝，凝凜且至，非時水冰，羽乃後化，痔瘡發，寒厥入胃，則內生心痛，陰中乃瘍，隱曲不利，互引陰股，筋肉拘苛，血脈凝泣，絡滿色變，或為血泄，皮膚否腫，腹滿食減，熱反上行，頭項囟頂腦戶中痛，目如脫，寒入下焦，傳為濡瀉。

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厥陰之勝，治以甘清，佐以苦辛，以酸瀉之。少陰之勝，治以

辛寒，佐以苦咸，以甘寫之。太陰之勝，治以鹹熱，佐以辛甘，以苦寫之。少陽之勝，治以辛寒，佐以甘咸，以甘寫之。陽明之勝，治以酸溫，佐以辛甘，以苦泄之。太陽之勝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辛酸，以鹹寫之。

帝曰：六氣之複何如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厥陰之複，少腹堅滿，裏急暴痛，偃木飛沙，倮蟲不榮，厥心痛，汗發嘔吐，飲食不入，入而複出，筋骨掉眩，清厥，甚則入脾，食痹而吐。沖陽絕，死不治。

少陰之複，燠熱內作，煩躁鼽嚏，少腹絞痛，火見燔（火芮），嗌燥，分注時止，氣動于左，上行於右，咳，皮膚痛，暴痞心痛，郁冒不知人，乃灑淅惡寒，振慄譫妄，寒已而熱，渴而欲飲，少氣骨痿，隔腸不便，外為浮腫，噦噫，赤氣後化，流水不冰，熱氣大行，介蟲不復，病癰胗瘡瘍，癰疽瘰癧，甚則入肺，咳而鼻淵。天府絕，死不治。

太陰之複，濕變乃舉，體重中滿，食飲不化，陰氣上厥，胸中不便，飲發於中，咳喘有聲，大雨時行，鱗見於陸，頭頂痛重，而掉癰尤甚，嘔而密默，唾吐清液，甚則入腎竅，寫無度。太谿絕，死不治。

少陽之複，大熱將至，枯燥燔（艸熱），介蟲乃耗，驚癰咳衄，心熱煩躁，便數憎風，厥氣上行，面如浮埃，目乃（目閏）癰，火氣內發，上為口糜嘔逆，血溢血泄，發而為瘡，惡寒鼓慄，寒極反熱，嗌絡焦槁，渴引水漿，色變黃赤，少氣脈萎，化而為水，傳為跗腫，甚則入肺，咳而血泄。尺澤絕，死不治。

陽明之複，清氣大舉，森木蒼幹，毛蟲乃厲，病生肱脅，氣歸於左，善太息，甚則心痛否滿，腹脹而泄，嘔苦咳噦，煩心，病在鬲中，頭痛，甚則入肝，驚駭筋攣。太沖絕，死不治。

太陽之複，厥氣上行，水凝雨冰，羽蟲乃死。心胃生寒，胸膈不利，心痛否滿，頭痛善悲，時眩僕，食減，腰（月佳）反痛，屈伸不便，地裂冰堅，陽光不治，少腹控臑，引腰脊，上沖心，唾出清水，及為噦噫，甚則入心，善忘善悲。神門絕，死不治。

帝曰：善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厥陰之複，治以酸寒，佐以甘辛，以酸寫之，以甘緩之。少陰之複，治以鹹寒，佐以苦辛，以甘寫之，以酸收之，辛苦發之，以鹹軟之。太陰之複，治以苦熱，佐以酸辛，以苦寫之，燥之，泄之。少陽之複，治以咸冷，佐以苦辛，以鹹軟之，以酸收之，辛苦發之，發不遠熱，無犯溫涼，少陰同法。陽明之複，治以辛溫，佐以苦甘，以苦泄之，以苦下之，以酸補之。太陽之複，治以鹹熱，佐以甘辛，以苦堅之。治諸勝複，寒者熱之，熱者寒之，溫者清之，清者溫之，散者收之，抑者散之，燥者潤之，急者緩之，堅者栗之，脆者堅之，衰者補之，強者寫之，各安其氣，必清必靜，則病

氣衰去，歸其所宗，此治之大體也。

帝曰：善。氣之上下，何謂也？岐伯曰：身半以上，其氣三矣，天之分也，天氣主之。身半以下，其氣三矣，地之分也，地氣主之。以名命氣，以氣命處，而言其病。半，所謂天樞也。故上勝而下俱病者，以地名之，下勝而上俱病者，以天名之。所謂勝至，報氣屈伏而未發也，複至則不以天地異名，皆如複氣為法也。

帝曰：勝複之動，時有常乎？氣有必乎？岐伯曰：時有常位，而氣無必也。帝曰：願聞其道也。岐伯曰：初氣終三氣，天氣主之，勝之常也。四氣盡終氣，地氣主之，複之常也。有勝則複，無勝則否。帝曰：善。複已而勝何如？岐伯曰：勝至則複，無常數也，衰乃止耳。複已而勝，不復則害，此傷生也。帝曰：複而反病何也？岐伯曰：居非其位，不相得也，大複其勝則主勝之，故反病也，所謂火燥熱也。帝曰：治之何如？岐伯曰：夫氣之勝也，微者隨之，甚者制之。氣

之複也，和者平之，暴者奪之，皆隨勝氣，安其屈伏，無問其數，以平為期，此其道也。

帝曰：善。客主之勝複奈何？岐伯曰：客主之氣，勝而無複也。帝曰：其逆從何如？岐伯曰：主勝逆，客勝從，天之道也。

帝曰：其生病何如？岐伯曰：厥陰司天，客勝則耳鳴掉眩，甚則咳；主勝則胸脅痛，舌難以言。少陰司天，客勝則聃嚏頸項強，肩背瞀熱，頭痛少氣，發熱耳聾目暝，甚則肘腫血溢，瘡瘍咳喘；主勝則心熱煩躁，甚則脅痛支滿。太陰司天，客勝則首面肘腫，呼吸氣喘；主勝則胸腹滿，食已而瞀。少陽司天，客勝則丹胗外發，及為丹燂瘡瘍，嘔逆喉痹，頭痛噤腫，耳聾血溢，內為癰瘕；主勝則胸滿咳仰息，甚而有血，手熱。陽明司天，清複內餘，則咳衄噤塞，心鬲中熱，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。太陽司天，客勝則胸中不利，出清涕，感寒則咳；主勝則喉噤中鳴。

厥陰在泉，客勝則大關節不利，內為痙強拘癱，外為不便；主勝則筋骨繇並，腰腹時痛。少陰在泉，客勝則腰痛，尻股膝髀（月崙）（骨行）足病，瞀熱以酸，跗腫不能久立，洩便變；主勝則厥氣上行，心痛發熱，鬲中，眾痺皆作，發於肘臂，魄汗不藏，四逆而起。太陰在泉，客勝則足痿下重，便洩不時，濕客下焦，發而濡瀉，及為腫，隱曲之疾；主勝則寒氣逆滿，食飲不下，甚則為疝。少陽在泉，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，甚則下白溺白；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於心，心痛發熱，格中而嘔。少陰同候。陽明在泉，客勝則清氣動下，少腹堅滿而數便瀉；主勝則腰重腹痛，少腹生寒，下為驚澹，則寒厥於腸，上沖胸中，甚則喘，不能久立。太陽在泉，寒複內餘，則腰尻痛，屈伸不利，股脛足膝中痛。

帝曰：善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折之，不足補之，佐以所利，和以所宜，必安其主客，適其寒溫，同者逆之，異者從之。

帝曰：治寒以熱，治熱以寒，氣相得者逆之，不相得者從之，餘已知之矣。其於正味何如？岐伯曰：木位之主，其寫以酸，其補以辛。火位之主，其寫以甘，其補以鹹。土位之主，其寫以苦，其補以甘。金位之主，其寫以辛，其補以酸。水位之主，其寫以鹹，其補以苦。厥陰之客，以辛補之，以酸寫之，以甘緩之。少陰之客，以鹹補之，以甘寫之，以鹹收之。太陰之客，以甘補之，以苦寫之，以甘緩之。少陽之客，以鹹補之，以甘寫之，以鹹軟之。陽明之客，以酸補之，以辛寫之，以苦泄之。太陽之客，以苦補之，以鹹寫之，以苦堅之，以辛潤之。開發腠理，致津液通氣也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？岐伯曰：氣有多少，異用也。帝曰：陽明何謂也？岐伯曰：兩陽合明也。帝曰：厥陰何也？岐伯曰：兩陰交盡也。

帝曰：氣有多少，病有盛衰，治有緩急，方有大小，願聞約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有高下，病有遠近，證有中外，治有輕重，適其至所為故也。《大要》曰：君一臣二，奇之制也；君二臣四，偶之制也；君二臣三，奇之制也；君三臣六，偶之制也。故曰：近者奇之，遠者偶之，汗者不以奇，下者不以偶，補上治上制以緩，補下治下制以急，急則氣味厚，緩則氣味薄，適其至所，此之謂也。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，食而過之，無越其制度也。是故平氣之道，近而奇偶，制小其服也。遠而奇偶，制大其服也。大則數少，小則數多。多則九之，少則二之。奇之不去則偶之，是謂重方。偶之不去，則反佐以取之，所謂寒熱溫涼，反從其病也。

帝曰：善。病生於本，餘知之矣。生於標者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病反其本，得標之病，治反其本，得標之方。

帝曰：善。六氣之勝，何以候之？岐伯曰：

乘其至也。清氣大來，燥之勝也，風木受邪，肝病生焉。熱氣大來，火之勝也，金燥受邪，肺病生焉。寒氣大來，水之勝也，火熱受邪，心病生焉。濕氣大來，土之勝也，寒水受邪，腎病生焉。風氣大來，木之勝也，土濕受邪，脾病生焉。所謂感邪而生病也。乘年之虛，則邪甚也。失時之和，亦邪甚也。遇月之空，亦邪甚也。重感於邪，則病危矣。有勝之氣，其必來複也。

帝曰：其脈至何如？岐伯曰：厥陰之至，其脈弦，少陰之至，其脈鉤，太陰之至，其脈沉，少陽之至，大而浮，陽明之至，短而濇，太陽之至，大而長。至而和則平，至而甚則病，至而反者病，至而不至者病，未至而至者病，陰陽易者危。

帝曰：六氣標本，所從不同，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有從本者，有從標本者，有不從標本者也。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少陽太陰從本，少陰太陽從本從標，陽明厥陰，不從標本，從乎中也。

故從本者，化生於本，從標本者，有標本之化，從中者，以中氣為化也。帝曰：脈從而病反者，其診何如？岐伯曰：脈至而從，按之不鼓，諸陽皆然。帝曰：諸陰之反，其脈何如？岐伯曰：脈至而從，按之鼓甚而盛也。

是故百病之起，有生於本者，有生於標者，有生於中氣者，有取本而得者，有取標而得者，有取中氣而得者，有取標本而得者，有逆取而得者，有從取而得者。逆，正順也。若順，逆也。故曰：知標與本，用之不失，明知逆順，正行無問。此之謂也。不知是者，不足以言診，足以亂經。故《大要》曰：粗工嘻嘻，以為可知，言熱未已，寒病複始，同氣異形，迷診亂經，此之謂也。夫標本之道，要而博，小而大，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，言標與本，易而勿損，察本與標，氣可令調，明知勝複，為萬民式，天之道畢矣。

帝曰：勝複之變，早晏何如？岐伯曰：夫所勝者，勝至已病，病已慍慍，而複已萌也。夫

所複者，勝盡而起，得位而甚，勝有微甚，複有少多，勝和而和，勝虛而虛，天之常也。帝曰：勝複之作，動不當位，或後時而至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夫氣之生，與其化衰盛異也。寒暑溫涼盛衰之用，其在四維。故陽之動，始于溫，盛於暑；陰之動，始于清，盛於寒。春夏秋冬，各差其分。故《大要》曰：彼春之暖，為夏之暑，彼秋之忿，為冬之怒，謹按四維，斥候皆歸，其終可見，其始可知。此之謂也。帝曰：差有數乎？岐伯曰：又凡三十度也。帝曰：其脈應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差同正法，待時而去也。《脈要》曰：春不沉，夏不弦，冬不濇，秋不數，是謂四塞。沉甚曰病，弦甚曰病，濇甚曰病，數其曰病，參見曰病，複見曰病，未去而去曰病，去而不去曰病，反者死。故曰：氣之相守司也，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。夫陰陽之氣，清靜則生化治，動則苛疾起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幽明何如？岐伯曰：兩陰交盡故曰幽，兩陽合明故曰明，幽明之配，寒暑之異也。帝

曰：分至何如？岐伯曰：氣至之謂至，氣分之謂分，至則氣同，分則氣異，所謂天地之正紀也。

帝曰：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，冬夏氣始於後，餘已知之矣。然六氣往復，主歲不常也，其補寫奈何？岐伯曰：上下所主，隨其攸利，正其味，則其要也，左右同法。《大要》曰：少陽之主，先甘後鹹；陽明之主，先辛後酸；太陽之主，先鹹後苦；厥陰之主，先酸後辛；少陰之主，先甘後鹹；太陰之主，先苦後甘。佐以所利，資以所生，是謂得氣。

帝曰：善。夫百病之生也，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，以之化之變也。經言盛者寫之，虛者補之，余錫以方士，而方士用之，尚未能十全，餘欲令要道必行，桴鼓相應，猶拔刺雪汙，工巧神聖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：審察病機，無失氣宜，此之謂也。帝曰：願聞病機何如？岐伯曰：諸風掉眩，皆屬於肝。諸寒收引，皆屬於腎。諸氣膹鬱，皆屬於肺。諸濕腫滿，皆屬於脾。諸熱瞋瘕，皆

屬於火。諸痛癢瘡，皆屬於心。諸厥固泄，皆屬於下。諸痿喘嘔，皆屬於上。諸禁鼓慄，如喪神守，皆屬於火。諸瘕項強，皆屬於濕。諸逆沖上，皆屬於火。諸脹腹大，皆屬於熱。諸躁狂越，皆屬於火。諸暴強直，皆屬於風。諸病有聲，鼓之如鼓，皆屬於熱。諸病附腫，痛酸驚駭，皆屬於火。諸轉反戾，水液渾濁，皆屬於熱。諸病水液，澄澈清冷，皆屬於寒。諸嘔吐酸，暴注下迫，皆屬於熱。故《大要》曰：謹守病機，各司其屬，有者求之，無者求之，盛者責之，虛者責之，必先五勝，疏其血氣，令其調達，而致和平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善，五味陰陽之用何如？岐伯曰：辛甘發散為陽，酸苦湧泄為陰，鹹味湧泄為陰，淡味滲泄為陽。六者或收或散，或緩或急，或燥或潤，或軟或堅，以所利而行之，調其氣，使其平也。帝曰：非調氣而得者，治之奈何？有毒無毒，何先何後？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有毒無毒，所治為主，適大小為制也。帝曰：請言其制。岐伯

曰：君一臣二，制之小也；君一臣三佐五，制之中也；君一臣三佐九，制之大也。寒者熱之，熱者寒之，微者逆之，甚者從之，堅者削之，客者除之，勞者溫之，結者散之，留者攻之，燥者濡之，急者緩之，散者收之，損者溫之，逸者行之，驚者平之，上之下之，摩之浴之，薄之劫之，開之發之，適事為故。

帝曰：何謂逆從？岐伯曰：逆者正治，從者反治，從少從多，觀其事也。帝曰：反治何謂？岐伯曰：熱因寒用，寒因熱用，塞因塞用，通因通用，必伏其所主，而先其所因，其始則同，其終則異，可使破積，可使潰堅，可使氣和，可使必已。帝曰：善。氣調而得者何如？岐伯曰：逆之從之，逆而從之，從而逆之，疏氣令調，則其道也。

帝曰：善。病之中外何如？岐伯曰：從內之外者調其內；從外之內者治其外；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，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；從外之內而盛

於內者，先治其外，而後調其內；中外不相及，則治主病。

帝曰：善。火熱複，惡寒發熱，有如瘧狀，或一日發，或間數日發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勝複之氣，會遇之時，有多少也。陰氣多而陽氣少，則其發日遠；陽氣多而陰氣少，則其發日近。此勝複相薄，盛衰之節，瘧亦同法。

帝曰：論言治寒以熱，治熱以寒，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。有病熱者，寒之而熱，有病寒者，熱之而寒，二者皆在，新病複起，奈何治？岐伯曰：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，熱之而寒者取之陽，所謂求其屬也。帝曰：善。服寒而反熱，服熱而反寒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治其王氣，是以反也。帝曰：不治王而然者何也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不治五味屬也。夫五味入胃，各歸所喜，攻酸先入肝，苦先入心，甘先入脾，辛先入肺，鹹先入腎，久而增氣，物化之常也。氣增而久，夭之由也。

帝曰：善。方制君臣何謂也？岐伯曰：主病之謂君，佐君之謂臣，應臣之謂使，非上下三品之謂也。帝曰：三品何謂？岐伯曰：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。

帝曰：善。病之中外何如？岐伯曰：調氣之方，必別陰陽，定其中外，各守其鄉。內者內治，外者外治，微者調之，其次平之，盛者奪之，汗之下之，寒熱溫涼，衰之以屬，隨其攸利，謹道如法，萬舉萬全，氣血正平，長有天命。帝曰：善。

著至教論篇第七十五

黃帝坐明堂，召雷公而問之曰：子知醫之道乎？雷公對曰：誦而頗能解，解而未能別，別而未能明，明而未能彰，足以治群僚，不足至侯王。願得受樹天之度，四時陰陽合之，別星辰與日月光，以彰經術，後世益明，上通神農，著至教，疑於二皇。帝曰：善！無失之，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，而道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，可以長久，以教眾庶，亦不疑殆，醫道論篇，可傳後世，可以為寶。

雷公曰：請受道，諷誦用解。帝曰：子不聞《陰陽傳》乎！曰：不知。曰：夫三陽天為業，上下無常，合而病至，偏害陰陽。雷公曰：三陽莫當，請聞其解。帝曰：三陽獨至者，是三陽並至，並至如風雨，上為巔疾，下為漏病，外無期，內無正，不中經紀，診無上下，以書別。雷公曰：臣治疏愈，說意而已。帝曰：三陽者，至陽也，積並則為驚，病起疾風，至如礚礚，九竅皆塞，

陽氣滂溢，幹嗌喉塞，並於陰，則上下無常，薄為腸癖，此謂三陽直心，坐不得起，臥者便身全。三陽之病，且以知天下，何以別陰陽，應四時，合之五行。

雷公曰：陽言不別，陰言不理，請起受解，以為至道。帝曰：子若受傳，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，語子至道之要。病傷五藏，筋骨以消，子言不明不別，是世主學盡矣。腎且絕，惋惋日暮，從容不出，人事不殷。

示從容論篇第七十六

黃帝燕坐，召雷公而問之曰：汝受術誦書者，若能覽觀雜學，及於比類，通合道理，為余言子所長，五藏六府，膽胃大小腸，脾胞膀胱，腦髓涕唾，哭泣悲哀，水所從行，此皆人之所生，治之過失，子務明之，可以十全，即不能知，為世所怨。雷公曰：臣請誦《脈經上下篇》，甚眾多矣，別異比類，猶未能以十全，又安足以明之。

帝曰：子別試通五藏之過，六府之所不和，針石所敗，毒藥所宜，湯液滋味，具言其狀，悉言以對，請問不知。雷公曰：肝虛腎虛脾虛，皆令人體重煩冤，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，或已，或不已，願聞其解。帝曰：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，餘真問以自謬也。吾問子窈冥，子言《上下篇》以對，何也？夫脾虛浮似肺，腎小浮似脾，肝急沉散似腎，此皆工之所時亂也，然從容得之。若夫三藏土木水參居，此童子之所知，問之何也？

雷公曰：於此有人，頭痛，筋攣骨重，怯然少氣，噦噫腹滿，時驚，不嗜臥，此何藏之發

也？脈浮而弦，切之石堅，不知其解，複問所以三藏者，以知其比類也。帝曰：夫從容之謂也。夫年長則求之於府，年少則求之於經，年壯則求之于藏。今子所言皆失，八風菹熟，五藏消燼，傳邪相受。夫浮而弦者，是腎不足也。沉而石者，是腎氣內著也。怯然少氣者，是水道不行，形氣消索也。咳嗽煩冤者，是腎氣之逆也。一人之氣，病在一藏也。若言三藏俱行，不在法也。

雷公曰：於此有人，四支解墮，咳喘血泄，而愚診之，以為傷肺，切脈浮大而緊，愚不敢治，粗工下砭石，病癒多出血，血止身輕，此何物也？帝曰：子所能治，知亦眾多，與此病失矣。譬以鴻飛，亦沖於天。夫聖人之治病，循法守度，援物比類，化之冥冥，循上及下，何必守經。今夫脈浮大虛者，是脾氣之外絕，去胃外歸陽明也。夫二火不勝三水，是以脈亂而無常也。四支解墮，此脾精之不行也。咳喘者，是水氣並陽明也。血泄者，脈急血無所行也。若夫以為傷肺者，由失以狂也。不引比類，是知不明也。夫傷肺者，

脾氣不守，胃氣不清，經氣不為使，真藏壞決，經脈傍絕，五藏漏泄，不衄則嘔，此二者不相類也。譬如天之無形，地之無理，白與黑相去遠矣。是失，吾過矣。以子知之，故不告子，明引比類從容，是以名曰診輕，是謂至道也。

疏五過論篇第七十七

黃帝曰：嗚呼遠哉！閔閔乎若視深淵，若迎浮雲，視深淵尚可測，迎浮雲莫知其際。聖人之術，為萬民式，論裁志意，必有法則，循經守數，接循醫事，為萬民副，故事有五過四德，汝知之乎？雷公避席再拜曰：臣年幼小，蒙愚以惑，

不聞五過與四德，比類形名，虛引其經，心無所對。

帝曰：凡未診病者，必問嘗貴後賤，雖不中邪，病從內生，名曰脫營。嘗富後貧，名曰失精，五氣留連，病有所並。醫工診之，不在藏府，不變軀形，診之而疑，不知病名。身體日減，氣虛無精，病深無氣，灑灑然時驚，病深者，以其外耗于衛，內奪于榮。良工所失，不知病情，此亦治之一過也。

凡欲診病者，必問飲食居處，暴樂暴苦，始樂後苦，皆傷精氣，精氣竭絕，形體毀沮。暴怒傷陰，暴喜傷陽，厥氣上行，滿脈去形。愚醫治之，不知補寫，不知病情，精華日脫，邪氣乃並，此治之二過也。

善為脈者，必以比類奇恆，從容知之，為工而不知道，此診之不足貴，此治之三過也。

診有三常，必問貴賤，封君敗傷，及欲侯王。故貴脫勢，雖不中邪，精神內傷，身必敗亡。始富後貧，雖不傷邪，皮焦筋屈，痿痺為攣。醫不能嚴，不能動神，外為柔弱，亂至失常，病不能移，則醫事不行，此治之四過也。

凡診者必知終始，有知餘緒，切脈問名，當合男女。離絕菹結，憂恐喜怒，五藏空虛，血氣離守，工不能知，何術之語。嘗富大傷，斬筋絕脈，身體複行，令澤不息。故傷敗結積，留薄歸陽，膿積寒炅。粗工治之，亟刺陰陽，身體解散，四支轉筋，死日有期，醫不能明，不問所發，唯言死日，亦為粗工，此治之五過也。

凡此五者，皆受術不通，人事不明也。故曰：聖人之治病也，必知天地陰陽，四時經紀，五藏六府，雌雄表裏，刺灸砭石，毒藥所主，從容人事，以明經道，貴賤貧富，各異品理，問年少長，勇怯之理，審於分部，知病本始，八正九候，診必副矣。

治病之道，氣內為寶，循求其理，求之不得，過在表裏。守數據治，無失俞理，能行此術，終身不死。不知俞理，五藏菹熟，癰發六府，診病不審，是謂失常。謹守此治，與經相明，《上經》《下經》，揆度陰陽，奇恒五中，決以明堂，審於終始，可以橫行。

徵四失論篇第七十八

黃帝在明堂，雷公侍坐，黃帝曰：夫子所

通書受事眾多矣，試言得失之意，所以得之，所以失之。雷公對曰：循經受業，皆言十全，其時有過失者，請聞其事解也。

帝曰：子年少，智未及邪，將言以雜合耶？夫經脈十二，絡脈三百六十五，此皆人之所明知，工之所循用也。所以不十全者，精神不專，志意不理，外內相失，故時疑殆。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，此治之一失矣。

受師不卒，妄作雜術，謬言為道，更名自功，妄用砭石，後遺身咎，此治之二失也。

不適貧富貴賤之居，坐之薄厚，形之寒溫，不適飲食之宜，不別人之勇怯，不知比類，足以自亂，不足以自明，此治之三失也。

診病不問其始，憂患飲食之失節，起居之過度，或傷於毒，不先言此，卒持寸口，何病能中，妄言作名，為所窮，此治之四失也。

是以世人之語者，馳千里之外，不明尺寸之論，診無人事。治數之道，從容之葆，坐持寸口，診不中五脈，百病所起，始以自怨，遺師其咎。是故治不能循理，棄術於市，妄治時愈，愚心自得。嗚呼！窈窈冥冥，孰知其道？道之大者，擬於天地，配于四海，汝不知道之諭，受以明為晦。

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

孟春始至，黃帝燕坐，臨觀八極，正八風之氣，而問雷公曰：陰陽之類，經脈之道，五中所主，何藏最貴？雷公對曰：春甲乙青，中主肝，

治七十二日，是脈之主時，臣以其藏最貴。帝曰：卻念上下經，陰陽從容，子所言最貴，其下也。

雷公致齋七日，旦複侍坐。帝曰：三陽為經，二陽為維，一陽為遊部，此知五藏終始。三陽為表，二陰為裏，一陰至絕，作朔晦，卻具合以正其理。雷公曰：受業未能明。

帝曰：所謂三陽者，太陽為經，三陽脈，至手太陰，弦浮而不沉，決以度，察以心，合之陰陽之論。所謂二陽者，陽明也，至手太陰，弦而沉急不鼓，炁至以病皆死。一陽者，少陽也，至手太陰，上連人迎，弦急懸不絕，此少陽之病也，專陰則死。

三陰者，六經之所主也，交于太陰，伏鼓不浮，上空志心。二陰至肺，其氣歸膀胱，外連脾胃。一陰獨至，經絕，氣浮不鼓，鉤而滑。此六脈者，乍陰乍陽，交屬相並，繆通五藏，合於陰陽，先至為主，後至為客。

雷公曰：臣悉盡意，受傳經脈，頌得從容之道，以合《從容》，不知陰陽，不知雌雄。帝曰：三陽為父，二陽為衛，一陽為紀。三陰為母，二陰為雌，一陰為獨使。

二陽一陰，陽明主病，不勝一陰，軟而動，九竅皆沉。三陽一陰，太陽脈勝，一陰不能止，內亂五藏，外為驚駭。二陰二陽，病在肺，少陰脈沉，勝肺傷脾，外傷四支。二陰二陽皆交至，病在腎，罵詈妄行，巔疾為狂。二陰一陽，病出於腎，陰氣客游於心腕，下空竅堤，閉塞不通，四支別離。一陰一陽代絕，此陰氣至心，上下無常，出入不知，喉咽乾燥，病在土脾。二陽三陰，至陰皆在，陰不過陽，陽氣不能止陰，陰陽並絕，浮為血瘕，沉為膿肘。陰陽皆壯，下至陰陽。上合昭昭，下合冥冥，診決生死之期，遂合歲首。

雷公曰：請問短期。黃帝不應。雷公複問。黃帝曰：在經論中。雷公曰：請聞短期。黃帝

曰：冬三月之病，病合于陽者，至春正月脈有死徵，皆歸出春。冬三月之病，在理已盡，草與柳葉皆殺，春陰陽皆絕，期在孟春。春三月之病，曰陽殺，陰陽皆絕，期在草幹。夏三月之病，至陰不過十日，陰陽交，期在濂水。秋三月之病，三陽俱起，不治自己。陰陽交合者，立不能坐，坐不能起。三陽獨至，期在石水。二陰獨至，期在盛水。

方盛衰論篇第八十

雷公請問氣之多少，何者為逆，何者為從。
黃帝答曰：陽從左，陰從右，老從上，少從下。

是以春夏歸陽為生，歸秋冬為死，反之則歸秋冬為生，是以氣多少，逆皆為厥。

問曰：有餘者厥耶？答曰：一上不下，寒厥到膝，少者秋冬死，老者秋冬生。氣上不下，頭痛顛疾，求陽不得，求陰不審，五部隔無徵，若居曠野，若伏空室，綿綿乎屬不滿日。

是以少氣之厥，令人妄夢，其極至迷。三陽絕，三陰微，是為少氣。

是以肺氣虛，則使人夢見白物，見人斬血藉藉，得其時，則夢見兵戰。腎氣虛，則使人夢見舟舩溺人，得其時，則夢伏水中，若有畏恐。肝氣虛，則夢見菌香生草，得其時，則夢伏樹下不敢起。心氣虛，則夢救火陽物，得其時，則夢燔灼。脾氣虛，則夢飲食不足，得其時，則夢築垣蓋屋。此皆五藏氣虛，陽氣有餘，陰氣不足。合之五診，調之陰陽，以在經脈。

診有十度度人：脈度，藏度，肉度，筋度，俞度。陰陽氣盡，人病自具。脈動無常，散陰頗陽，脈脫不具，診無常行，診必上下，度民君卿。受師不卒，使術不明，不察逆從，是為妄行，持雌失雄，棄陰附陽，不知併合，診故不明，傳之後世，反論自章。

至陰虛，天氣絕；至陽盛，地氣不足。陰陽並交，至人之所行。陰陽交並者，陽氣先至，陰氣後至。是以聖人持診之道，先後陰陽而持之，《奇恒之勢》乃六十首，診合微之事，追陰陽之變，章五中之情，其中之論，取虛實之要，定五度之事，知此乃足以診。是以切陰不得陽，診消亡，得陽不得陰，守學不湛，知左不知右，知右不知左，知上不知下，知先不知後，故治不久。知醜知善，知病知不病，知高知下，知坐知起，知行知止，用之有紀，診道乃具，萬世不殆。起所有餘，知所不足。度事上下，脈事因格。是以形弱氣虛，死；形氣有餘，脈氣不足，死。脈氣有餘，形氣不足，生。

是以診有大方，坐起有常，出入有行，以轉神明，必清必淨，上觀下觀，司八正邪，別五中部，按脈動靜，循尺滑濇，寒溫之意，視其大小，合之病能，逆從以得，複知病名，診可十全，不失人情。故診之，或視息視意，故不失條理，道甚明察，故能長久。不知此道，失經絕理，亡言妄期，此謂失道。

解精微論篇第八十一

黃帝在明堂，雷公請曰：臣授業，傳之行教以經論，從容形法，陰陽刺灸，湯藥所滋，行

治有賢不肖，未必能十全。若先言悲哀喜怒，燥濕寒暑，陰陽婦女，請問其所以然者，卑賤富貴，人之形體，所從群下，通使臨事以適道術，謹聞命矣。請問有僇愚僕漏之問，不在經者，欲聞其狀。帝曰：大矣。

公請問：哭泣而淚不出者，若出而少涕，其故何也？帝曰：在經有也。複問：不知水所從生，涕所出也。帝曰：若問此者，無益於治也，工之所知，道之所生也。

夫心者，五藏之專精也，目者，其竅也，華色者，其榮也，是以人有德也，則氣和於目，有亡，憂知於色。是以悲哀則泣下，泣下水所由生。水宗者，積水也，積水者，至陰也，至陰者，腎之精也。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，是精持之也。輔者裹之，故水不行也。夫水之精為志，火之精為神，水火相感，神志俱悲，是以目之水生也。故諺言曰：心悲名曰志悲，志與心精共湊於目也。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，精上不傳於志，而志

獨悲，故泣出也。泣涕者，腦也，腦者，陰也，髓者，骨之充也，故腦滲為涕。志者骨之主也，是以水流而涕從之者，其行類也。夫涕之與泣者，譬如人之兄弟，急則俱死，生則俱生，其志以神悲，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。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，所屬之類也。

雷公曰：大矣。請問人哭泣而淚不出者，若出而少，涕不從之何也？帝曰：夫泣不出者，哭不悲也。不泣者，神不慈也。神不慈則志不悲，陰陽相持，泣安能獨來。夫志悲者惋，惋則沖陰，沖陰則志去目，志去則神不守精，精神去目，涕泣出也。

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，厥則目無所見。夫人厥則陽氣並於上，陰氣並於下。陽並於上，則火獨光也；陰並於下則足寒，足寒則脹也。夫一水不勝五火，故目盲。是以沖風，泣下而不止。夫風之中目也，陽氣內守於精，是火氣燔目，故見風則泣下也。有以比之，夫火疾風生乃能雨，

此之類也。

黃帝內經靈樞經

九針十二原第一法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子萬民，養百姓，而收其租稅。餘哀其不給，而屬有疾病。餘欲勿使被毒藥，無用隨石，欲以微針通其經脈，調其血氣，營其逆順出入之會。令可傳於後世，必明為之法，令終而不滅，久而不絕，易用難忘，為之經紀。異其章，別其表裏，為之終始，令各有形，先立針經，願聞其情。

岐伯答曰：臣請推而次之，令有綱紀，始於

一，終於九焉，請言其道。小②針之要，易陳而難入，粗守形，上守神，神乎神，客在門，未睹其疾，惡知其原。刺之微，在速遲，粗守關，上守機，機之動，不離其空，空中之機，清靜而微，其來不可送，其往不可追。知機之道者，不可掛以發，不知機道，叩之不發，知其往來，要與之期，粗之暗乎，妙哉工獨有之。往者為逆，來者為順，明知逆順，正行無問。逆而奪之，惡得無虛，退而濟之，惡得無實，迎之隨之，以意和之，針道畢矣。

凡用針者，虛則實之，滿則泄之，宛陳則除之，邪勝則虛之。位要油：徐而疾則實，疾而徐則虛。言實與虛，若有若無，察後與先，若存若亡，為虛與實，若得若失。

虛實之要，九外最妙，補瀉之時，以針為之。瀉曰：必持內之，放而出之，排陽得針，邪氣得泄。按而引針，是謂內溫，血不得散，氣不得出也。補日隨之，隨之意若妄之，若行若按，如蚊虻止，如留如還，去如弦絕，令左屬右，其氣故止，外門已閉，中氣乃實，必無留血，急取誅

之。持針之道，堅者為寶，正指直刺，無針左右，神在秋毫，屬意病者，審視血脈者，刺之無殆。方刺之時，必在是陽，及與兩衛，神屬勿去，知病存亡。血脈者，在腦橫居，現之獨澄，切之獨堅。九針之名，各不同形：一日錫針，長一寸六分；二日員針，長一寸六分；三日膽針，長三寸半；四日鋒針，長一寸六分；五日被針，長四寸，廣二分半；六日員利針，長一寸六分；七日毫針，長三②寸六分；八日長針，長七寸；九日大針，長四寸。鏡針者，頭大本銳，去瀉陽氣。員針者，針④如卵形，指摩分間，不得傷肌肉，以瀉分氣。①卷之一：原作‘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一’。下同。②小：《甲乙經排“夫”。③三：擁已經誹“一”。④針：《太累·九針所生》楊注悵‘鋒’0很針者，鋒如黍粟之銳，主按脈勿陷，以致其氣。鋒針者，刃三隅，以發病疾。彼外考，未如劍鋒，以取大膿。員利針者，大如是，且員且銳，中身微大，以取暴氣。毫針者，尖如蚊虹呼，靜以徐往，微以久留之而養，以取痛痺。長針者，鋒利身薄，可以取遠痺。大外者，尖如檢，其鋒微

員，以瀉機關之水也。九針畢矣。

夫氣之在脈也，邪氣在上，濁氣在中，清氣在下。故針陷脈則邪氣出，針中脈則濁氣出，針太深則邪氣反沉，病益。故曰：皮肉筋脈各有所處，病各有所直，各不同形，各以任其所直。無實無虛，損不足而益有餘，是謂重①病，病益甚。取五脈者死，取三脈者愜；奪陰者死，奪陽者狂，針害畢矣。

刺之而氣不至，無問其數；剩之而氣至，乃去之，勿複針。針各有所直，各不同形，各任其所為。刺之要，氣至而有效，效之信，若風之吹雲，明乎若見蒼天，刺之道畢矣。

黃帝曰：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。

岐伯曰：五藏五腦，五五二十五航；六府六份，六六三十六倫。經脈十二，絡脈十五，凡二十七氣以上下，所出為井，所渴為榮，所注為輔，所行為經，所入②為合，二十七氣所行，皆在五腧也。

節之交，三百六十五會，知其要者，一言而終，不知其要，流散無窮，所言節者，神氣之

所遊行出入也，非皮肉筋骨也。

睹其色，察其目，知其散複；一其形，聽其動靜，知其邪正。右主推之，左持而禦之，氣至而去之。

凡將用針，必先診脈，視氣之劇易，乃可以治也。五藏之氣已絕於內，而用外者反實其外，是謂重竭，重竭必死，其死也靜，治之者輒反其氣，取腋與膺；五藏之氣已絕於外，而用針者反實其內，是謂逆厥，逆厥則必死，其死也躁，治之者，反取四末。

刺之害，中而不去，則精泄；害中而去，則致氣。精泄則病益甚而慄，致氣則生為癰瘍。

五藏有六府，六府有十二原，十二原出於四關，四關主治五藏。五藏有疾，當取之十二原，十二原者，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。五藏有疾也，應出十二原，而③原各有所出，明知其原，睹其應，而知五藏之害矣。陽中之少阻，肺也，其原出於太淵，太淵二。陽中之太陽，心也，其原出於太陵，太陵二。明中之少陽，肝也，其原出於太沖，太沖二。陰中之至陰，脾也，

其原出於太白，太白二。陰中之大陰，腎也，其原出於太溪，太溪二。膏之原，出於鳩尾，雞尾一。盲之原，出於腓肌腓取一。凡此十二願者，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。脹取三陽，飧泄取三陰。

今夫五藏之有疾也，譬猶刺也，猶汙也，猶結也，猶團也。刺雖久，猶可拔也；汙雖久，猶可雪也；結裏久，猶可解也；閉雖久，猶可決也。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，非其說也。夫善用針者，取其疾也，猶拔刺也，猶雪行也，猶①重：原作“甚”，據擁乙經》改。②人：原作“以”，據牌乙經）剛素問·咳論征注；根樹文改。③而：原作“二”，據牌已經》改。解結也，猶決閉也。疾雖久，猶可畢也。言不可治者，未得其術也。

刺話熱者，如以手探湯；刺寒清者，如人不欲行。陰有陽疾者；取之下陵三裏，正往無殆，氣下乃止，不下複始也。疾高而內者，取之陰之陵泉；疾病而外者，取之陽之陵泉也。

地法第二輸本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凡刺之道，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，絡脈之所別處，五輸之所留，六府之所與合，四時之所出入，五藏之所溜處，闊數之度，淺深之狀，高下所至。願聞其解。

岐伯曰：請言其次也。肺出於少商，少商者，手大指端內側也，為井（木）；溜幹魚際，魚際者，手魚也，為榮；注於太淵，太淵，魚後一寸陷者中也，為腧；行于經絡，經渠，寸口中也，動而不居；為經；入於尺澤，尺澤，肘中之動脈也，為合，手太陰經也。

心出於中沖，中沖，手中指之端也，為井（木）；溜于勞宮，勞營，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；為榮；注於大陵，大陵，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，為腦；行手間使，間使之道，兩筋之間，三寸之中也，有過則至，無過則止，為經；入于曲澤，曲澤，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，屈而得之，為合，手少陰也。

肝出於大敦，大敦者，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，為井（水）；溜於行間，行間，足大指間也，為榮；注於太沖，太沖，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，為脫；行于中封，中封，內踝之前一寸半，陷者之中，使逆則宛，使和則通，搖足而得之，為經；入于曲泉，曲泉，輔骨之下，大筋之上也，屈膝而得之；為合，足厥陰也。

脾出於隱白，隱白者，足大指之端內側也，為井（木）；溜於大都，大都，本書之後，下陷者之中也，為榮；注于太白，太白，腕②骨之下也，為輸；行於商丘，商丘，內踝之下，陷者之中也，為經；入于陰之陵泉，陰之陵泉，輔骨之下，陷者之中也，伸而得之，為合，足太陰也。

腎出於湧泉，湧泉者，足心也，為井（木）；溜于然谷，然穀；然骨之下者也，為榮；注於太溪，太溪，內踝之後，跟骨之上，陷中者也，為腦；行於複留，複留，上內踝二寸，動而不休，為經；入于陰谷，陰穀，輔骨之後，大筋之下，小筋之上也，按之應手，屈膝而得之，為合，足少陰經也。

膀味出於至陰，至陰者，足小指之端也，為井（金）；溜于通谷，通穀，本節之前外側也，為榮；注於束骨，束骨，本節之後，陷者中也；為偷；過於京骨，京骨，足外側大骨之下，為原；行於昆侖，昆侖，在外踝之後，跟骨之上，為經；人於委中，委中，腘中①每篇末均有宋以後人對該篇字詞的盲釋，因後人所加故刪去。不同。②腕：《甲乙經》、《付素》均作‘核’。互央，為合，委而取之，足太陽也。

膽出於竅陰，竅陰者，足小指次指之端也，為井（金）；溜于俠溪，俠溪，足小指次指之間也，為榮；注於臨泣，臨泣，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，為輸；過於丘墟，丘墟，外踝之前，下陷者中也，為原；行于陽輔，陽輔，外踝之上，輔骨之前，及絕骨之端也，為經；人于陽之陵泉，陽之陵泉，在膝外陷者中也，為合，伸而得之，足少陽也。

胃出於厲兌，厲兌者，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，為井（金）；溜於內庭，內庭，次指外間也，為榮；注于陷谷，陷穀者，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隨者中也，為跑；過於沖陽，沖陽，足科上五寸陷者

中也，為原，搖足而得之；行于解溪，解溪，上沖陽一寸半陷者中也，為經；人於下陵，下陵，膝下五寸，臑骨外三裏也，為合；複下三裏三寸為巨虛上廉，複下上廉三寸為巨虛下廉也，大腸屬上，小腸屬下，足陽明胃脈也，大腸小腸，皆屬於胃，是足陽明也。

三焦者，上合手少陽，出於關沖，關沖者，手小指次指之端也，為井（金）；溜於液門，液門，小指次指之間也，為榮；注於中治中津，本節之後陷者中也，為偷；過於陽地，陽地，在腕上陷者之中也，為原；行于支溝，支溝，上腕三寸，兩骨之間陷者中也，為經；人於天井，天井，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，為合，屈肘乃得之；三焦下肺，在於足大指①之前，少陽之後，出於腘中外廉，名曰委陽，是太陽絡也。手少陽經也。三焦者，足少陽太陰（本作。）之所將，太陽之別也，上踝五寸，別入貫胎腸，出於委陽，並太陽之正，入絡膀優，約下焦，實則閉瘤，虛則遺溺，遺溺則補之，閉瘤則瀉息。

手太陽小腸者，上合手③太陽，出於少澤，

少澤，小指之端也，為井（金）；溜于前谷，前穀，在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也，為榮；注於後溪，後溪者，在手外側本節之後也，為輔；過於腕骨，腕骨，在手外側腕骨之前，為原；行于陽谷，陽穀，在銳骨之下陷者中也，為經；入於小海，小海，在時內大骨之外，去瑞半寸陷者中也，伸臂而得之，為合，手太陽經也。

大腸上合手陽明，出於商陽，商陽，大指次指之端也，為井（金）；溜於本節之前二間，為榮；注於本節之後三間，為腦；過於合谷，合穀，在大指歧骨之間，為原；行于陽溪，陽溪，在兩筋間陷者中也，為經；入于曲他，在肘外輔骨陷者中，屈臂而得之，為合，手陽明也。是謂五藏六府之腦五五二十五肥六六三十六腦也。六府皆出足之三陽，上合於手者也。

缺盆之中，任脈也，名曰天突。一次任脈側之動脈，足陽明也，名曰人迎。二次脈手陽明也，名曰扶突。三次脈手太陽也，名曰天窗。四次脈足少陽也，名曰天客。五次脈手少陽也，名曰天隱。六次脈足太陽也，名曰天柱。七次脈頸中

央之脈，督①大指：《甲乙經》、《優素》、《價台》均作“太陽”。②手：原作“於”，據《村素》改之。脈也，名曰風府。腋內動脈，手太陰也，名曰天府。腋下三寸，手心主也，名曰天池。

刺上關者，哈不能欠；制下關者，欠不能哈；刺犢鼻者，屈不能伸；刺兩①關者，神不能屈。

足陽明挾喉之動脈也，其腦在膺中。手陽明次在其脫外，不至曲頰一寸。手太陽當曲額。足少陽在耳下曲額之後。手少陽出耳後，上加完骨之上。足太陽挾項大筋之中發際。

陰尺動脈在五裏，五腧之禁也。

肺合大腸，大腸者，傳道之府。心合小腸，小腸者，受盛之府。肝合膽，明者，中精之府。脾合胃，胃者，五穀之府。腎合腿肌，膀脫者，津液之府也。少阻③屬腎，腎上連肺，敢將兩藏。三焦者，中讀之府也，水道出焉，屬膀脹是孤之府也。是六府之所與合者。

春取絡脈諸榮大經分肉之間，甚者採取之，間者淺取之。夏取諸腦孫絡肌肉皮膚之上。秋取諸合，餘如春法。各取諸井諸份之分，欲深而

留之。此四時之序，氣之所處，病之所舍，藏之所宣。轉筋者，立而取之，可令遂已。晨厥者，張而刺之，可分立決也。

小針解第三法

人所謂易陳者，易言也。難入者，難著於人也。粗守形者，守刺法也。上守神者，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，可補瀉也。神客者，正邪共會也。神者，正氣也。客者，邪氣也。在門考。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。未睹其疾者，先知邪正何經之疾也。惡知其原者，先知何經之病，所取之處也。刺之做在數遲者，徐疾之意也。粗守關者，守四肢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。上守機者，知守氣也。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，知氣之虛實，用外之徐疾也。空中之機，清淨以微者，針以得氣，密意守氣勿失也。其來不可逢春，氣盛不可補也。

其往不可追者，氣虛不可瀉也。不可控以發者，言氣易失也。扣之不發者，言②不知補瀉之意也，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。知其往來者，知氣之逆順盛虛也。要與之期者，知氣之可取之時也。粗之暗者，冥冥不知氣之微密也。妙哉！工獨有之者，盡知針意也。往者為逆者，言氣之虛而小，小者逆也。來者為順著，言形氣之平，平者順也。明知逆順，正行無問者，言知所取之處也。迎而奪之者，瀉也。退而濟之者，補也。所謂虛則實之者，氣口虛而當補之也。滿則泄之者，氣口盛而當汗之也。宛陳①兩：（甲乙經》、（太素》均作“內”0②陰：原作“陽”，據《甲乙經》、《太素》改。③者，言：原作“言者”，據“九針十__二原”篇改。則除之者，去血脈也。邪勝則虛之者，言請經有盛者，皆瀉其邪也。徐而疾則實者，言徐內而疾出也。疾而徐則虛者，言疾內而徐出也。言實與虛，若有若無者，言實者有氣，虛者無氣也。察後與先，若亡若存者，言氣之虛實，補瀉之先後也，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。為虛與實，若得若失者，言補者作然若有得也，瀉則優然

若有失也。夫氣之在脈也；邪氣在上者，言邪氣之中人也高，故邪氣在上也。濁氣在中者，言水谷皆入於胃，其精氣上注於肺，濁溜於腸胃，言寒溫不適，飲食不節，而病生於腸胃，故命曰濁氣在中也。清氣在下者，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，必從足始，故曰清氣在下也。針陷脈則邪氣出者，取之上。針中脈則濁氣出者，取之陽明會也。針太深則邪氣反沉者，言淺浮之病，不欲深刺也，深則邪氣從之入，故曰反沉也。皮肉筋脈各有所處者，言經絡各有所主也。取五脈者死，言病在中，氣不足，但用針盡大瀉其諸陰之脈也。取三陽之脈者，唯言盡瀉三陽之氣，令病人慙然不復也。奪陰者死，言取尺之五裏五往者也。奪陽者狂，正言也。睹其色，察其目，知其散複，一其形，聽其動靜者，言上工知根五色於目，有知調尺寸小大緩急滑澀，以言所病也。知其邪正者，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。右主推之，左持而禦之者，言持外而出入也。氣至而去之者，言補瀉氣調而去之也。調氣在於終始一者，持心也。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，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所謂

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者，脈口氣內絕不至，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，有留針以致陽氣，陽氣至則內重竭，重竭則死矣，其死也無氣以動，故靜。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者，脈口氣外絕不至，反取其四末之輸，有留針以致其附氣，陰氣至則陽氣反入，人則逆，逆則死矣，其死也明氣有餘，故躁。所以察其目者，五藏使五色循明，循明則聲章，聲章者，則言聲與平生異也。

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邪氣之中人也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邪氣之中人高也。

黃帝曰：高下有度乎？

岐伯曰：縣半已上者，邪中之也；身半已下者，濕中之也。故曰：邪之中人也，無有常，中于陰則溜於府，中于陽則溜於經。

黃帝曰：陰之與陽也，異名同類，上下相會，經絡之相貫，如環無端。邪之中人，或中于陰，或中于陽，上下左右，無有恆常，其故何也？

岐伯曰：諸陽之會，皆在於面。中人也，方乘虛時及新用力，若飲食汗出股理開，而中於耶。中于面則下陽明，中于項則下太陽，中於頰則下少陽，其中於膺背兩脅亦中其經。

黃帝曰：其中于陰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中于陰者，常從臂俯拾。夫臂與防，其陰皮薄，其肉淖澤，故具受於風，獨傷其陰。

黃帝曰：此放傷其藏乎？

岐伯答曰：身之中於風也，不必動藏。故邪入于陰經，則其藏氣實，邪氣入而不能客，故還之於府。故中陽則溜於經，中陰則溜於府。

黃帝曰：邪之中人藏奈何？

岐伯曰：愁憂恐懼則傷心。形寒寒飲則傷腦，以其兩宰相感，中外皆傷，故氣逆而上行。有所墮墜，惡血留內，若有所大怒，氣上而不下，積於脅下，則傷肝。有所擊撲，若醉人房，汗出當風，則傷脾。有所用力舉重，若人房過度，汗

出浴水，則傷腎。

黃帝曰：五藏之中風奈何？

岐伯曰：陰陽俱感，邪乃得往。

黃帝曰：善哉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首面與身形也，屬骨連筋，同血合於氣耳。天寒則裂地淩冰，其卒寒或手足懈惰，然而其面不衣何也？

岐伯答曰：十二經脈，三百六十五絡，其血氣管上乾面而走空奔，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為暗，其別氣走於耳而為聽，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，其濁氣出於胃，走唇舌而為味。其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，而皮又厚，其肉堅，故天氣甚寒，不能勝之也。

黃帝曰二邪之中人，其病形何如？

岐伯曰：虛邪之中身也，灑淅動形。正邪之中人也做，先見於色，不知於身，若有若無，若亡若存，有形無形，莫知其情。

黃帝曰：善哉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之，見其色，知其病，命曰明；按其脈，知其病，命曰神；問其病，

知其處，命曰工。餘願聞見而知之，按而得之，問而極之，為之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，如杯鼓影響之相應也，不得相失也，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，故報死則葉枯矣。包脈形肉不得相失也，故知一則為工，知二則為神，知三則神且明矣。

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

岐伯答曰：色青者，其脈弦也；赤者，其脈構也；黃者，其脈代也；白者，其脈毛；黑老，其脈石。見其色而不得其脈，反得其相勝之脈，則死矣；得其相生之脈，則病已矣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五藏之所生，變化之病形何如？

岐伯答曰：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，其病乃可別也。

黃帝曰：色脈已定，別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調其脈之緩、急、小。大、滑、澀，而病變定矣。

黃帝曰：調之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脈急者，尺之皮膚亦急；脈緩

者，尺之皮膚亦級，脈小者，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；脈大者，尺之皮膚亦賁而起；脈滑者，尺之皮膚亦滑；脈澀者，尺之皮膚亦澀。凡此變者，有微有甚。故善調尺者，不待於寸，善調脈者，不待於色。能參合而行之者，可以為上工，上工十全九；行二者，為中工，中工十全七；行一者，為下工，下工十全六。

黃帝曰：請問脈之緩、急、小、大、滑、澀之病形何如？

岐伯曰：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。心脈急甚者為宿抓；微急為心痛引背，食不下。緩甚為狂笑；微緩為伏梁，在心下，上下行，時唾血。太甚為唯對；微大為心痹引背，善淚出。小甚為善吵；微小為消津。滑甚為善渴；微滑為心跡引臍，小腹鳴。波甚為哈；微澀為血溢，維厥，耳鳴，顛疾。肺脈急甚為癰疾；微急為肺寒熱，怠情，咳唾血，引腰背胸，若鼻息肉不通。緩甚為多汗；微緩為控疾，偏風，頭以下汗出不可止。太甚為胚腫；微大為肺痹，引胸背，起惡日光。小甚為泄；微小為消萍。滑甚為息賁上氣；微滑為上

下出血。澀甚為嘔血；微澀為鼠志在頸支腋之間，下不勝其上，其應善瘦矣。肝脈急甚者為惡言；微急為肥氣，在脅下若覆杯。緩甚為善嘔；微緩為水痕痺也。太甚為內癰，善嘔階；微大為肝痺，陰縮，咳引小腹。小甚為多飲；微小為消津。滑甚為痰跡；微滑為遺溺。澀甚為溢飲；微澀為痕攣筋疲。脾脈急甚為德班；微急為噎中，食飲入而還出，後沃沫。緩甚為衰厥；微緩為風控，四肢不用，心慧然若無病。太甚為擊僕；微大為沈氣，腹裏大膿血，在腸胃之外。小甚為寒熱；微小為消瘡。滑甚為痛瘤；微滑為蟲毒蛇蠍腹熱。澀甚為腸疾；微澀為內瘡，多下膿血。腎脈急甚為骨癰疾；微急為沉厥奔豚，足不收，不得前後。緩甚為抗脊；微緩為洞，洞者，食不化，下隘還出。太甚為陰疾；微大為石水，起臍已下至小腹睡睡然，上至胃院，死不治。小甚為洞泄；微小為消萍。滑甚為痛症；微滑為骨屢，坐不能起，起則目無所見。澀甚為大癰；微澀為不月沉痔。

黃帝曰：病之六變者，刺之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諸急者多寒；緩者多熱；大者

多氣少血；小者血氣皆少；滑者陽氣盛，微有熱；澀者多血少氣，微有寒。是故刺急者，深內而久留之。刺緩者，線內而疾發針，以去其熱。刺大者，微瀉其氣無出其血。刺滑者，疾發針而淺內之，以瀉其陽氣而去其熱。刺澀者，必中其脈，隨其逆順而久留之，必先按而循之，已發打，疾按其瘡，無令其血出，以和其脈。諸小者，陰陽形氣俱不足，勿取以針，而調以甘藥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五藏六府之氣，榮輸所入為合，今何道從人，入安連過，願聞其故。

岐伯答曰：此陽脈之別人於內，屬於府者也。

黃帝曰：榮輸與合，各有名乎？岐伯答曰：榮輸治外經，合治內府。

黃帝曰：治內府奈何？

岐伯曰：取之於合。

黃帝曰：合各有名乎？

岐伯答曰：胃合人①於三裏，大腸合人於巨虛上廉，小腸合人於巨虛下廉，三焦會人于委陽，膀優合人於委中央，膽合人于陽陵泉。

黃帝曰：取之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取之三裏者，低附；取之巨虛者，舉足；取之委陽音，屈伸而索之；委中者，屈而取之；陽陵泉者，正豎膝子之齊，下至委陽之陽取之；取諸外經者，榆申而從之。

黃帝曰：願聞六府之病。

岐伯答曰：面熱者足陽明病，魚絡血者手陽明病，兩跑①人：原無，據（甲乙測、（太累）補。之上脈豎陷者足陽明病，此胃脈也。大腸病者，腸中切痛而鳴准耀，冬日重感於寒即泄，當臍而痛，不能久立，與胃同候，取巨虛上廉。胃病者，腹腹脹，胃院當心而痛，上肢兩脅，隔咽不通，食飲不下，取之三裏也。小腸病者，小腹痛，腰脊控星而痛，時窘之後，當耳前熱，若寒甚，若獨肩上熱甚，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，若脈隨者，此其峰也，手太陽病也，取之巨虛下廉。三焦病者，腹氣滿，小腹尤堅，不得小便，窘急，溢則水，留即為脹，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，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，亦見於脈，取委陽。膀優病者，小腹偏腫而痛，以手按之，即欲小便而不得，肩上熱，若脈陷，及足小指外廉及勝踝後皆熱，若

脈陷，取委中央。明病者，善太息，口苦，嘔宿汁，心下據館，恐人將捕之，隘中葉價然，數唾，在足少陽之本末，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，其寒熱者，取陽陵泉。

黃帝曰：刺之有道乎？

岐伯答曰：刺此者，必中氣穴，無中肉節，中氣穴則針染（一作路）於巷，中肉節即皮膚痛。補瀉反則病益篤。中筋則筋緩，邪氣不出，與其真相搏，亂而不去，反還內著，用針不審，以順為逆也。①

根結第五法音

岐伯曰：天地相感，寒暖相移，陰陽之道，孰少孰多？陰道偶，陽道奇，發于春夏，陰氣少，陽氣多，陰陽不調，何補何瀉？發于秋冬，陽氣少，附氣多，陰氣盛而陽氣衰，故莖葉枯槁，

濕雨下歸，陰陽相移，何瀉何補？奇邪離經，不可勝數，不知根結，五藏六府，折關敗樞，開閤而走，陰陽大失，不可複取。九針之直，要在終始，故能知終始，一言而畢，不知終始，針道成絕。太陽根于至明，結於命門，命門者目也。陽明根於曆兌，結於領大，領大者鉗耳也。少陽根於憲明，結於窗籠，窗籠者耳中也。太陽為開，陽明為閤，少陽為樞。故開折則肉節讀而暴病起矣，故暴病者取之太陽，視有餘不足，讀者皮肉宛瞧而弱也。閤折則氣無所止息而按疾起矣，故康疾者，取之陽明，現有餘不足，無所止息者，真氣稍留，邪氣居之也。樞折即骨想而不安於地，故骨路者取之少陽，現有餘不足，骨路者，節緩而不收也，所謂骨路者搖故也，當窮其本也。太陽根于隱白，結於太倉。少陰根于湧泉，結于廉泉。厥陰根於大敦，結於玉①未有“黃帝索問靈樞經卷之一（終廣字，今刪去 C 下同，但無小字‘鑠’。英，絡於臆中。太陰為開，厥明為閉，少陰為樞。放開抗則包魔無所輸隔洞，隔洞者取之太明，視有餘不足，故開折者氣不足而生病

也。閤折即氣絕①而喜悲，悲者取之厥阻，視有餘不足。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，不通者取之少陰，視有餘不足，有結者皆取之不足。足太陽根于至陰，溜於京骨，注於昆侖，人於天柱、飛揚也。足少陽根于奔陰，溜于莊墟，注于陽輔，人於天客、光明也。足陽明根于厲兌，溜于沖陽，注於下陵，人於人迎、豐隆也。手太陽根於少澤，溜于陽谷，注於少海，人于天窗、支正也。手少陽根于關沖，溜于陽地，注于支溝，入於天隔、外關也。手陽明根于商陽，溜于合穀，__注于陽溪，人於扶突、編曆也。此所謂十二經者，盛絡皆當取之。一日一夜五十營，以營五藏之精，不應數者，名曰狂生。所謂五十營者，五藏皆受氣。持其脈口，數其至世，五十動而不一代考，五藏皆受氣；四十動一代者，一藏元氣；三十動一代者，二藏無氣；二十動一代者，三藏無氣；十動一代者，四藏無氣；不滿十動一代者，五藏無氣。手之短期，要在終始。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，以為常也，以知五藏之期。手之短期者，乍數乍疏也。

黃帝曰：逆順五體者，言人骨節之小大，肉之堅脆，皮之厚薄，血之清濁，氣之滑澀，脈之長短，血之多少，經絡之數，餘已知之矣，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。夫王公大人，血食之君，身體柔脆，肌肉軟弱，血氣源悍滑利，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，可得同之乎？

岐伯答曰：膏粱獲蓄之昧，何可同世。氣滑即出疾，其氣澀則出遲，氣悍則針小而入淺，氣澀則針大而入深，深則欲留，淺則欲疾。以此觀之，刺布衣者深以留之，刺大人者微以徐之，此皆因氣嫫悍得利也。

黃帝曰：形氣之逆順奈何？

岐伯曰：形氣不足，病氣有餘，是邪勝也，急瀉之。形氣有餘，病氣不足，急補之。形氣不足，清氣不足，此陰陽氣俱不足也，不可刺之，刺之則重不足，重不足則陰陽懼竭，血氣皆盡，五藏空虛，筋骨髓枯，老者絕滅，壯者不復矣。形氣有餘，病氣有餘，此謂陰陽俱有餘也，急瀉其邪，調其虛實。故曰有餘者瀉之，不足者補之，此之謂也。放日刺不知逆順，真邪相搏。滿而補之，

則陰陽四溢，腸胃充郭，肝肺內腹，陰陽相錯。虛而瀉之，則經脈空虛，血氣竭枯，腸胃噎辟，皮膚薄著，毛股夭礁，予②之死期。故日用針之要，在於知調陰與陽，調陰與陽，精氣乃光，合形與氣，使神內藏。故日上工平氣，中工亂脈，下工絕氣危生。故日下工不可不慎也。必審五藏變化之病，五脈之應，經絡之實虛，皮之柔粗，而後取之也。①絕：（甲乙經》、（太素）均作“弛”。②予：原作‘子’，據日抄本、刻本及（太素·刺法》、（甲乙經）改。

壽夭剛柔第六法律

黃帝問于少師回：余聞人之生也，有剛有柔，有弱有強，有短有長，有明有陽，願聞其方。

少師答曰：明中有陰，陽中有限，審知陰陽，刺之有方，得病所始，刺之有理，謹度病端，與時相應，內合于五藏六府，外合於筋骨皮膚。

是故內有陰陽，外亦有陰陽。在內者，五藏為陰，六府為陽；在外者，筋骨為陰，皮膚為陽。故曰病在陰之陰者，刺明之弟輸；病在陽之陽者，刺陽之合；病在陽之陰者，刺陰之經；病在明之陽者，刺絡脈。故曰病在陽者命曰風，病在陰者命曰痺，陰①陽俱病命曰風痺。病有形而不痛者，陽之類也；無形而痛者，陰之類也。無形而痛者，其限完而陰傷之也，急治其陰，無攻其陽；有形而不痛者，其明完而陽傷之也，急治其陽，無攻其陰。陰陽俱動，乍有形，乍無形，加以煩心，命曰陰勝其陽，此謂不表不裏，其形不久。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余聞形氣病之先後，外內之應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風寒傷形，憂恐忿怒傷氣。氣傷藏，乃病藏；寒傷形，乃應形；風傷筋脈，筋脈乃應。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。

黃帝曰：刺之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病九日者，三刺而已。病一月者，十刺而已。多少遠近，以此衰之。久痺不去身者，視其血絡，盡出其血。

黃帝曰：外內之病，難易之治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形先病而未入藏者，刺之半其目；藏先病而形乃應者，刺之借其目。此外②內難易之應也。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余聞形有緩急，氣有盛衰，骨有大小，肉有堅脆，皮有厚薄，其以立壽夭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形與氣相任則壽，不相任則夭。皮與肉相果②則壽，不相果則夭。血氣經絡勝形則壽，不勝形則夭。

黃帝曰：何謂形之緩急？

伯高答曰：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，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。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，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，衰則危矣。若形充而顴不起者骨小，骨小則夭矣。形充而大肉腸堅而有分者肉堅，肉堅則壽矣；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，肉脆則夭矣。此夭之生命，所以立形定氣而祝壽夭者。必明乎此立形定氣，而後以臨病人，決死生。

黃帝曰：余聞壽夭，無以度之。

伯高答曰：牆基卑，高不及其地者，不滿

王十而死；其有因加疾者，不及二十而死也。

黃帝曰：形氣之相勝，以立壽夭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平人而氣股形者壽；病而形肉脫，氣股形者死，形勝氣者危矣。

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三變，何謂三變？

伯高答曰：有刺營者，有刺衛者，有刺寒痺①陰：此前原有“病”字，據馬注本，黃校本周甲乙經測。②外：原作“月”，據胡本、統本、藏本、日抄本及擁己經》改。③果；《甲乙經》作“裏”，下同。之留經者。

黃帝曰：刺三變者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刺營者出血，刺衛者出氣，刺寒疾者內熱。

黃帝曰：營衛寒痺之為病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營之生病也，寒熱少氣，血上下行。衛之生病也，氣痛時來時去，佛代賁響，風寒客於腸胃之中。寒痺之為病也，留而不去，時痛而皮不仁。

黃帝曰：刺寒痺內熱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利布衣者，以火燂之。刺大人

者，以藥熨之。

黃帝曰：藥熨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用淳酒二十升，蜀椒一升，予薑一斤。掛心一斤，凡四種，皆歎阻，漬酒中。用綿絮一斤，細白布四丈，並內酒中。置酒馬矢慣中，蓋封塗，勿使泄。五日五夜，出市錦絮，曝幹之，幹複漬，以盡其汁，每漬必陳其日，乃出幹。幹，並用律與綿絮複布為複巾，長六七尺，為六七巾。則用之生桑炭炙巾，以熨寒痺所刺之處，令熱人至於病所，寒複炙巾以熨之，三十遍而止。汗出以巾試身，亦三十遍而止。起步內中，無見風。每利必熨，如此病已矣，此所謂內熱也。

官針第七法星

凡利之要，官針最妙。九針之宜，各有所為，長短大小，各有所施也，不得其用，病弗能移。

疾淺針深，內傷良肉，皮膚為癰；病深針淺，病氣不瀉，支為大膿。病小針大，氣瀉太甚，疾必為害；病大針小，氣不泄瀉，亦復為敗。失針之直，大者瀉，小者不移，已言其過，請言其所施。病在皮膚無常處者，取以操針於病所，膚白勿取；病在分肉間，取以員針於病所；病在經絡病痹者，取以鋒針；病在脈，氣少當補之者，取以提針于井榮分輸；病為大膿者，取以鎮針；病痹氣暴發者，取以員利針；病痹氣痛而不去者，取以毫針；病在中者，取以長針；病水腫不能通關節者，取以大針；病在五藏固居者，取以鋒針，瀉于井榮分輸，取以四時。凡利有九，以應九變。～回輸刺，輸刺者，刺請經費輸藏輸也。二日遠道刺，遠道刺者，病在上，取之下，刺府腦也。三日經刺，經刺者，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。四日絡刺，絡利者，刺小絡之血脈也。五日分利，分刺者，刺分肉之間也。六日大瀉刺，大瀉刺者，刺大膿以欽針也。七日毛制，毛刺者，科浮痹皮膚也。八日巨刺，巨刺者，左取右，右取左。九日辭刺，燁刺者，刺插針則取痹也。凡刺有十二節，以

應十二經。一日偶刺，偶刺者，以手直心若背，直痛所，一刺前，一刺後，以治心痹，刺此者傍針之也。二日報刺，報刺者，刺痛無常處也，上下行者，直內無拔針，以左手防病所按之，乃出針複刺之也。三日恢刺，恢刺者，直刺傍之，舉之前後，恢筋急，以治筋痹也。四日齊刺，齊刺者，直入一，傍入二，以治寒氣小深者。或曰三刺，三刺者，治痹氣小深者也。五日揚刺，揚刺者，正內一，傍內四，而浮之，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。六日直針刺，直針刺者，引皮乃利之，以治寒氣之淺者也。七日輸刺，輸刺者，直入直出，稀發針而深之，以治氣盛而熱者也。八日短刺，短刺者，刺骨痹，稍搖而深之，致針骨所，以上下摩骨也。九日浮刺，浮刺者，傍入而浮之，以治肌急而寒者也。十日陰刺，陰刺者，左右率刺之，以治寒厥，中寒厥，足踝後少明也。十一日傍針刺，傍針刺者，直刺傍刺各一，以治留痹久居者也。十二日贊刺，贊刺者，直入直出，數發針而淺之出血，是調治癰腫也。脈之所居深不見者，刻之微內針而久留之；以致其空脈氣也。

脈淺者勿刺，按絕其脈乃刺之，無令精出，獨出其邪氣耳。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，先淺利絕皮，以出陽邪；再刺則陰邪出者，少益深，絕皮致肌肉，未入分肉間也；已入分肉之間，則穀氣出。故嫩法附：始刺淺之，以逐邪氣而來血氣；後刺深之，以致陰氣之邪；最後刺極探之，以下穀氣。此之謂也。敢用針者，不知年之所加，氣之盛衰，虛實之所起，不可以為工也。凡刺有五，以應五藏。一曰半刺，半刺者，淺內而疾發針，無針傷肉，如拔毛狀，以取皮氣，此肺之應也。二曰豹文刺，豹文刺者，左右前後，針之中脈為故，以取經絡之血者，此心之應也。三曰關刺，關刺者，直刺左右，盡筋上，以取筋痹，鎮無出血，此肝之應也，或曰淵刺，一日豈獠；四曰合穀刺，合穀刺者，左右雞足，針於分肉之間，以取肌痹，此脾之應也。五日輸刺，輸刺者，直入直出，深內之至骨，以取骨痹，此腎之應也。

本神第八法民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凡利之法，先必本於神。血、脈、營、氣、精神，此五藏之所藏也，至其建鐵，離藏則精失、魂魄飛揚、志意恍亂、智慮去身者，何因而然乎？天之罪與？人之過乎？何謂德、氣、生、精、神、魂、魄、心、意、志、思、智、慮？請問其故。

岐伯答曰：天之在我者德也，地之在我者氣也，德流氣薄而生者也。故生之來謂之精，兩精相搏謂之神，隨神往來者謂之魂，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，所以任物者謂之心，心有所憶謂之意，意之所存謂之志，因志而存變謂之思，因思而遠慕謂之慮，因慮而處物謂之智。故智者之養生也，必順四時而適寒暑，和喜怒而安居處，節陰陽而調剛柔，如是則僻邪不至，長生久視。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，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。因悲哀動中者，竭絕而失生。喜樂者，神件散而不藏。

愁憂者，氣閉塞而不行。盛怒者，迷惑而不治。恐懼者，神蕩憚而不收；心怵惕思慮則傷神，神傷則恐懼自失，破臟脫肉，毛懷色夭，死於冬。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，意傷則說亂，四肢不舉，毛懷色夭，死於春。肝悲哀動中則傷魂，魂傷則狂忘不精，不精則不正當人，明縮而攣筋，兩脅骨不舉，毛懷色夭，死於秋。肺喜樂無極則傷魄，魄傷則狂，狂者意不存人，皮革焦，毛懷色夭，死于夏。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，志傷則喜忘其前言，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，毛悴色夭，死于季夏。恐懼而不解則傷精，精傷則骨酸控厥，精時自下。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，不可傷，傷則失守而陰虛，陰虛則無氣，無氣則死矣。是敢用針者，察觀病人之態，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，五者已傷，針不可以治之也。肝藏血，血舍魂，肝氣虛則恐，實則怒。脾藏營，營舍意，脾氣虛則四肢不用，五藏不安；實則腹脹，經按不利。心藏脈，脈舍神，心氣虛則悲；實則笑不休。肺藏氣，氣舍魄，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；實則喘喝，胸盈仰息。腎藏精，精舍志，腎氣虛則厥；實則脹，

五藏不安。必審五藏之病形，以知其氣之虛實，謹而調之也。

終始第九法野

凡刺之道，畢於終站，明知終始，五藏為紀，陰陽定矣。陰者主藏，陽者主府，陽受氣於四末，陰受氣于五藏。故瀉者迎之，補者隨之，知迎知隨，氣可令和。和氣之方，必通陰陽，五藏為陰，六府為陽，傳之後世，以血為盟，敬之者昌，慢之者亡，無道行私，必得天殃。謹奉天道，請言終始，終始者，經脈為紀，持其脈口人迎，以知陰陽有餘不足，平與不平，天道畢矣。所謂平人者不病，不病者，脈口人迎應四時也，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，六經之脈不結動也，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，形肉血氣必相稱也，是謂平地少氣者，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。如是者，則陰陽

恨不足，補陽則陰竭，瀉陰則陽脫。如是老，可將以百藥，不可飲以至劑。如此者弗灸，不已者因而瀉之，則五藏氣環矣。人迎一盛，病在足少陽，一盛而躁，病在手少陽。人迎二盛，病在足太陽，二盛而躁，病在手太陽。人迎三盛，病在足陽明，三盛而躁，病在手陽明。人迎四盛，且大且數，名曰溢陽，溢陽為外相。脈口一盛，病在足厥陰，厥陰一盛而躁，在手心主。脈口二盛，病在足少明，二盛而躁，在手少陰。脈口三盛，病在足太陰，三盛而躁，在手太陽。脈口四盛，且大且數者，名曰溢陰，溢明為內關，內關不通死不治。人迎與太陰脈日俱盛四倍以上，命名關格，關槍者，與之短期。人迎一盛，瀉足少陽而補足厥陽，二瀉一補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疏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人迎二盛，瀉足太陽，補足少阻，二瀉一補，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疏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人迎三盛，瀉足陽明而補足太陰，二瀉一補，日二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疏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脈口一盛，瀉足厥阻而補足少陽，二補一瀉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疏

而取上，氣和乃止。脈口二盛，瀉足少朋而補足太陽，二補一瀉，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疏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脈口三盛，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，二補一瀉，日二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疏而取之上，氣和乃止。所以日二取之者，大陰①主胃，大富於穀氣，故可日二取之也。人迎與脈口俱盛五倍以上，命曰陰陽懼溢，如是者不開，則血脈閉塞，氣無所行，流建於中，五藏內傷。如此者，因而灸之，則變易而為他病矣。凡刺之道，氣調而止，補陰瀉陽，音氣益彰，耳目聰明，反此者血氣不行。所謂氣至而有效者，瀉則益虛，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，堅如其故者，適雖言故，病未去也。補則益實，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，夫如其故而不堅者，適雖言快，病未去也。故補則實，瀉則虛，痛雖不隨針，病必衰去，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，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。故陰陽不相移，虛實不相傾，取之其經。凡刺之屬，三刺至穀氣，邪僻妄合，陰陽易居，逆順相反，沉浮異處，四時不得，稽留淫法，須針而去。故一刺則陽邪出，再刺則陰邪出，三刺則穀氣

至，穀氣至而止。所謂穀氣至者，已補而實，已瀉而虛，故以知穀氣至也。邪氣獨去者，明與陽未能調，而病知愈也。故日補則實，瀉則虛，痛雖不隨針，病必衰去矣。陰盛而陽虛，先補其陽，後瀉其明而和之。陰虛而陽盛，先補其附，後瀉其陽而和之。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，必審其實虛。虛而瀉之，是謂重虛，重虛病益甚。凡刺此者，以指按之，脈動而實且疾者疾瀉之，虛而徐者則補之，反此者病益甚。其動也，陽明在上，厥陰在中，少陰在下。膺腦中膺，背偷中背。肩膊虛者，取之上。重舌，刺舌柱以欽針也。手屈而不伸者，其病在筋，伸而不屈者，其病在骨，在骨守骨，在筋守筋。補須一方實，採取之，稀按其疼，以極出其邪氣；一方虛，淺利之，以養其脈，疾按其精，無使邪氣得入。邪氣來也緊而疾，穀②氣來也徐而和。脈實者，深刺之，以泄其氣；脈虛者，淺刺之，使精氣無得出，以養其脈，獨有其邪氣。刺諸痛者，其脈皆實。故曰：從腰以上者，手太陰陽明皆主之；從腰以下者，足太陰陽明皆主之。病在上者下取之，病在下者高取

之，病在頭者取之足，病在足者取之脛。病生於頭者頭重，生於手者臂重，生於足者足重，治病者光刺其病所從生者也。春氣在毛，夏氣在皮膚，秋氣在分肉，冬氣在筋骨，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。故刺肥人者，以③秋冬之齊：刺瘦人者，以春夏之齊。病痛者明也，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，深刺之。病在上者陽也，病在下者陰也。癢者陽也，錢制之。病先起明者，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；病先起陽者，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附。刺熱①陰：原作“陽”，據《甲乙經》、《付京》改。Q 穀：原作“邪”，據《擁乙經》、《什素·三賴政》。③以：原脫，據《忡乙細》、《村靠·三刺》補。厥者，留針反為寒；刺寒厥者，留針反為熱。刺熱厥者，二陰一陽；刺寒厥者，二陽一陰。所謂二陰者，二刺明也；一陽者，一利陽也。久病者邪氣入深，刺此病者，深內而久留之，間日而複刺之，必先調其左右，去其血脈，刺道畢矣。凡刺之法，必察其形氣，形肉未脫，少氣而脈又踐，躁厥者，必為纓刺之，散氣可收，聚氣可布。深居靜處，占神往來，閉戶塞精，魂魄不散，專意一神；

精氣之分，毋聞人聲，以收其精，必一其神，令志在針，淺而留之，微而浮之，以移其神，氣至乃休。男內女外，堅拒勿出，謹守勿內，是謂得氣。凡利之禁：新內勿刺，新刺勿內。已醉勿刺，已刺勿醉。新怒勿刺，已刺勿怒。新勞勿利，已刺勿勞。已飽勿刺，已刺勿飽。已饑勿利，已刺勿饑。已渴勿刺，已制勿渴。大驚大怒，必定其氣，乃刺之。乘車來者，臥而體之，如食頃乃刺之。出行來者，坐而休之，如行十裏頃乃刺之。凡此十二禁者，其脈亂氣散，逆其營衛，經氣不次，因而刺之，則陽病人于陰，陰病出為陽，則邪氣複生，粗工勿察，是謂代身；形體建鐵，乃消腦髓，津液不化，脫其五味，是謂失氣也。太陽之脈，其終也，戴眼，反折，德規，其色白，絕皮乃絕汗，絕汗剛終矣。少陽終者，耳聾，百節盡縱，目系絕，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，其死也，色青白乃死。陽明終者，口自動作，喜驚妄言，色黃，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組矣。少陰終者，面黑，齒長而垢，腹脹閉塞，上下不通而終矣。厥阻終者，中熱隘幹，喜溺心煩，甚則舌卷，

卵上縮而終矣。太陰終者，腹脹閉不得息，氣晴，善嘔，嘔則逆，逆則面赤，不逆則上下不通，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樵而終矣。 卷

經脈第十

雷公問于黃帝曰：禁脈之言，凡刺之理，經脈為始，營其所行，制其度量，內次五藏，外別六府，願盡聞其道。

黃帝曰：人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腦髓生，骨為幹，脈為營，筋為綱①，肉為牆，皮膚堅而毛髮長，谷入於胃，脈道以通，血氣乃行。

雷公曰：願卒聞經脈之始生。

黃帝曰：經脈者，所以能決死生，處百病，調虛實，不可不通。肺手太陽之脈，起於中焦，下絡大腸，還循胃口，上膈屬肺，從肺系橫出腋下，下循腋內，行少陰心主之前，下肘中，循臂內上骨下廉，八寸口，上魚，循魚際，出大指之端；

其支者，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，出其端。是動則病肺脹滿，膨膨而端咳，缺盆中痛，甚則交兩手而苦，此為臂厥。是主肺所生病者，咳，上氣喘渴，煩心胸滿，德臂①綱：原作“剛”，音同而誤，據文義改。內前廉痛厥，掌中熱。氣盛有餘，則肩背痛，風寒，汗出中風，小便數而欠。氣虛則肩背痛寒，少氣不足以息，溺色變。為此豬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負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，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世。大腸手陽明之脈，起於大指次指之端，循指上廉，出臺穀兩骨之間，上入兩筋之中，循臂上廉，入肘外廉，上腺外前廉，上肩，出筋骨之前廉，上出於柱骨之會上，下人缺盆，絡肺，下隔，屬大腸；其支者，從缺盆上頸，貫顙，入下齒中，還出挾口，交人中，左之右，右之左，上挨鼻孔。是動則病齒痛頸腫。是主津液所生病者，目黃口幹，既見喉痹，肩前德痛，大指次指痛不用。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，虛則寒栗不復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

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主倍于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。胃足陽明之脈，起於鼻之交額中，旁納（一本作納率）太陽之脈，下循鼻外，人上齒中，還出挾環唇，下交承漿，卻循頤後下廉，出大迎，循頰車，上耳前，過客主人，循發際，至額顱；其支者，從大迎前下人迎，循喉嚨，入缺盆，下隔，屬胃，絡脾；其直者，從缺盆下乳內廉，下挾臍，入氣街中；其支者，起於胃口，下循腹裏，下至氣街中而合，以下牌關，抵伏兔，下膝腹中，下循髀外廉，下足附，入中指內間；其支者，下廉三寸而別，下入中指外間；其支者，別跳上，人大指間，出其端。是動則病灑灑振寒，善呻數欠，顏黑，病至則惡人與火，聞木聲則惕然而驚，心欲動，獨閉戶塞漏而處，甚則欲上高而歌，棄衣而走，賁響腹脹，是為骷厥。是主血所生病者，狂癡溫淫汗出，就脫口煙唇版頸腫喉痹，大腹水腫，膝腹腫痛，循膺、乳、氣街、股、伏兔、講外廉、尼附上皆痛，中指不用。氣盛則身以前皆熱，其有餘于胃，則消穀善饑，溺色黃。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栗，

胃中寒則脹滿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隨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。脾足太陰之脈，起於大指之端，循指內側白肉際，過核骨後，上內踝前廉，上端①內，循臑骨後，交出厥陰之前，上膝股內前廉，入腹屬脾絡胃，上隔，挾咽，連舌本，散舌下；其支者，複從胃，別上隔，注心中。是動則病舌本強，食則嘔，胃脘痛，腹脹善噯，得後與氣，則快然如衰，身體皆重。是主脾所生病者，舌本痛，體不能動搖，食不下，煩心，心下急痛，瘡、瘤、泄、水閉、黃疸，不能臥，強立之股膝內腫厥，足大指不用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之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②。①陽肝 hu 山)；原作“端” 荀 hua 舊又讀出 h)，與文義不合，因形近而誤。故據《甲乙經》、《脈經》、《針經》、《金匱》改，不同。②也：原脫，據《甲乙經》補。互心手少明之脈，起於心中，出屬心系，下隔絡小腸；其支者，

從心系上換咽，系目系；其直者，夏從心系卻上肺，下出腋下，下循臍內後廉，行太陰心主之後，下肘內，循臂內後廉，抵掌後銳骨之端，人掌內後廉；循小指之內，出其端。是動則病隘幹心痛，渴而欲飲，是為臂厥。是主心所生病者，目黃脅痛，儒臂內後廉痛厥，掌中熱痛。為此請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。小腸手太陽之脈，起於小指之端，循手外側上腕，出踝中，直上循臂骨下廉，出時內側兩筋之間，上循臍外後廉，出肩解，繞肩腫，交肩上，入缺盆，絡心，循咽下隔，抵胃屬小腸；其支者，從缺盆循頸上頰，至目銳眦，卻人耳中；其支者，別頰上額抵鼻，至目內眦，斜絡於顴。是動則病嗑痛頰腫，不可以顧，肩似拔，儒似折。是主液所生病者，耳聾目黃須腫，頸頰肩儒肘臂外後廉痛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於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。膀優足太

陽之脈，起於目內眦，上額交巔；其支者，從巔至耳上角①；其直者，從巔入絡腦，還出別下項，循肩髃內，挾脊抵腰中，入循青，終緊屬膀胱；其支者，從腰中下扶脊，貫臀；入腠中；其支者，從髀內左右，別下貫腫，挾脊內，過群軀，循脾外從後廉下合腠中，以下貫端內，出外踝之後，循京骨，至小指外側。是動則病沖頭痛，目似脫，項如拔，脊痛，腰似折，難不可以曲，腠如結，湖如裂，是為踝厥。是主筋所生病者，痔瘡，狂癲疾，頭國項痛，目黃淚出，領風項背腰反腠喘脚皆痛，小指不用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。腎足少明之脈，起於小指之下，邪走足心，出於然穀之下，循內踝之後，別入跟中，以上取內，出腠內廉，上股內後廉，貫脊，屬腎，絡膀胱；其直者，從腎上貫肝腸，入肺中，循喉嚨，挾舌本；其支者，從肺出絡心，注胸中。是動則病饑不欲食，面如漆柴，咳唾則有血，喝喝而喘，坐而歌起，目阮際如無所見，

心如是若饑狀，氣不足則善恐，心竭惕如人將捕之，是為骨厥。是主緊所生病者，口熱舌幹，咽腫止氣，隘幹及痛，煩心痛，黃疸，腸然脊股內後廉痛，淒厥嗜臥，足下熱而痛。為此請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負則強食生肉，級帶技發，大杖重履而步。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。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，起於胸中，出屬心包絡，不隔，曆絡三焦；其立者，循胸出脅，下肢三寸，上抵腋，下循德內，行太陽少阻之間，入肘中，下臂，行兩筋之間，入掌中，循中指出其端；其支者，別掌中，循小指次指出其端。是動則病手心熱，臂肘攣急，腋腫，甚則胸脅支滿，心中伯增大動，面赤目黃，喜笑不休。是主脈所生病者，①角；原作“循”，據《甲乙經》、《機經》、《素問·首篇》、《驚問·脈解》等篇王冰注改。煩心心痛，掌中熱。為此清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負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。三焦手少

陽之脈，起於小指次指之端，上出兩指之間，循手錶脫，出臂外兩骨之間，上貫肘，循儒外上肩，而交出足少陽之後，入缺盆，布膺中，散落心包，下隔，循屈三焦供支者，從膺中上出缺盆，上項，系耳後直上，出耳上角，以屈下頰至順；其支者，從耳後入耳中，出走耳前，過客主人前，交頰，至目銳眦。是動則病耳聾渾渾諄諄，隘腫喉痹。是主氣所生病者，汗出，目銳眦痛，額痛，耳後肩德肘臂外皆痛，小指次指不用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。膽足少陽之脈，起於目銳眦，上抵頭角，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，至肩上，卻突出手少陽之後，入缺盆；其支者，從耳後入耳中，出走耳前，至目銳眦後；其支者，別銳眦，下大迎，合于手少陽，抵於順，下加頓車，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，貫隔絡肝屬膽，循脅裏，出氣街，繞毛際，橫人腳厭中；其直者，從缺盆下眼，循胸過季脅，下合牌厭中，以下循雞陽，出膝外廉，下外輔骨之前，直下抵絕骨

之端，下出外踝之前，循足附上，入小指次指之間；其支者，別跑上，入大指之間，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，還貫爪甲，出三毛。是動則病口苦，善太息，心脅痛不能轉側，甚則面微有塵，體無膏澤，足外反熱，是為陽厥。是主骨所生病者，頭痛，顏痛，目銳眦痛，缺盆中腫痛，腋下腫，馬刀俠應，汗出振寒，瘡，胸脅肋脾膝外至勝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，小指次指不用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肝足厥明之脈，起于大指叢毛之際，上循足附上廉；去內踝一寸，上踝八寸，交出太明之後，上脘內廉，循段明，入毛中，過陰器，抵小腹，挾胃屬肝絡膽，上貫膈，布脅助，循喉嚨之後，上人頑氣連目系，上出額，與督脈會於巔；其支者，從目系下頰裏，環唇內；其支者，複從肝別貫膈，上注肺。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俯仰，丈夫痕跡，婦人少腹腫，甚則嗑幹，面塵脫色。是主①肝生病者，胸滿嘔逆飧泄，狐跡遺溺閉癰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

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於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。手太陽氣絕則皮毛焦，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，故氣不榮則皮毛焦，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；津液去皮書者，則爪枯毛折，毛折者則毛先死，丙篤丁死，火股金也。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，脈不通則血不流；血不流則髮色不澤，故其面黑如漆柴者，血先死，壬篤癸死，水勝火也。足太陰氣絕者，則脈不榮肌肉，唇舌者肌肉之本也，脈不榮則肌肉軟；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；人中滿則唇反，唇反者肉先死，甲篤己死，木勝土也①主：原脫，據《脈經》、《太素》入《千金》補。足少陰氣絕則骨枯，少陰者冬脈也，伏行而濡骨髓者也，故骨不德則肉不能著也，骨肉不相親則肉款都肉軟卻放齒長而垢，發無澤；發無澤者骨先死，戊篤己死，上勝水也。足厥陰氣絕則筋絕，厥明者肝脈也，肝者筋之合也，筋者聚于陰氣，而脈絡於舌本也，故脈弗榮則筋急；筋急則引舌與卵，故唇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，庚篤辛死，金勝木也。五陰氣俱絕，則

目系轉，轉則目運，目運者為志先死，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。六陽氣絕，則陰與陽相離，離則膜理發洩，絕汗乃出，故旦占夕死，夕占旦死。經脈十二者，伏行分肉之間，深而不見；其常見者，足太陰過於外踝之上，無所隱故也。諸脈之浮而常見者，皆絡脈也。六經絡豐陽明少陽之大絡，起於五措間，上合肘中。飲酒者，衛氣先行皮膚，先充絡脈，絡脈先盛，放衛氣已平，營氣乃滿，而經脈大盛。脈之卒然動者，皆邪氣居之，留於本末；不動則熱，不堅則陷且空，不與眾同，是以知其何脈之前也。雷公曰：何以知經脈之與絡脈異也？黃帶曰：經脈者常不可見也，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，脈之見者皆絡脈也。

雷公曰：細於無以明其然也。

黃帝曰：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，必行絕道而出，入複合于皮中，其會皆見於外。政清刺絡脈者，必刺其結上，甚血者雖無結，急取之以瀉其邪而出其血，留之發為痹也。凡診絡脈，脈色青則寒且痛，赤則有熱。胃中寒，手魚之絡多青矣；胃中有熱，魚際絡赤；其暴黑老，留久痹

也；其有赤有黑有青者，寒熱氣也；其青短者，少氣也。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，必間日而一取之，血盡而止，及調其虛實，其小而短者少氣，甚者瀉之則悶，悶甚則僕，不得言，悶則急坐之也。手太陽之別，名曰列缺，起於腕上分間，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，散入於魚際。其病實則手銳掌熱，虛則欠稅小便遺數，取之去腕半寸，別走陽明也。手少陰之別，名曰通裏，去腕一寸半，別而上行，循經入於心中，系舌本，屬自系。其實則支隔，虛則不能言，取之掌後一寸，別走太陽也。手心主之別，名曰內關，去腕二寸，出於兩筋之間，循經以上系于心，包絡心系。實則心痛，虛則為頭強，取之兩筋間也。手太陽之別，名曰支正，上腕五寸，內注少阻；其別者，上走肘，絡肩髃。實則節弛肘廢；虛則生肌，小者如指癢疥，取之所別也。手陽明之別，名曰偏曆，去腕三寸，別入太陰；其別者，上循臂，乘肩服上曲須偏齒；其別者，入耳，合于宗脈。實則齟齬，虛則齒寒痺隔，取之所別也。手少陽之別，名曰外關，去腕二寸，外繞臂，注胸中，合心主。病實則肘

攣，虛則不收，取之所別也。足太陽之別，名曰飛陽，去踝七寸，別走少陰。實則就室頭背痛，虛則就跗取之所別也。足少陽之別，名曰光明，去踝五寸，別走厥陰，下絡足附。實則厥，虛則滾墨，坐不能起，取之所別也。足陽明之別，名曰豐隆，去踝八寸，別走大陰；其別著，循胫骨外廉，上絡頭項，合豬經之氣，下絡喉隘。其病氣逆則喉痹瘁暗，實則狂顛，虛則足不收，腔枯，取之所別也。足太陰之別，名曰公孫，去本節之後一寸，別走陽明；其別者，入絡腸胃。厥氣上逆則霍亂，實則腸中切痛，虛則鼓脹，取之所別也。足少阻之別，名曰大鐘，當踝後繞跟，別走太陽；其別者，並經上走於心包，下外貫腰脊。其病氣逆則煩悶，實則閉癰，虛則腰痛，取之所別者也。足厥陰之別，名曰蠡溝，去內踝五寸，別走少陽；其別考，徑膝上臑，結於莖。其病氣逆則足腫卒抑，實則挺長，虛則暴癢，取之所別也。任脈之別，名曰尾翹，下鳩尾，散於腹。實則腹皮痛，虛則癢搔，取之所別也。督脈之別，名曰長強，挾管上項，散頭上，下當肩腫左右，

別走太陽，入貫管。實則脊強，虛則頭重，高搖之，挾脊之有過者，取之所別電。脾之大絡，名曰大包，出淵腋下三寸，布胸脅，實則身盡痛，虛則百節盡皆縱，此脈若羅絡之血者，皆取之脾之大絡脈也。凡此十五絡者，實則必見，虛則必下，視之不見，求之上下，人經不同，絡脈異所別也。

經別第十一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人之合于天道也。內有五藏，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；外有六府，以應六律，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下月、十二辰、十二節、十二經水、十二時、十二經脈者，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。夫十二經脈者，人之所以生，病之所以成，人之所以治，病之所以起，學之所始，工之所止也，粗之所易，上之所難也。請問其離合出人奈何？

岐伯稽首再拜曰：明乎哉問也！此粗之所過，上之所息也，請卒言之。足太陽之正，別入於腠中，其一道下屈五寸，別入於肛，屬於膀胱，散之腎，循管當心入散；直者，從管上出於項，複屬於太陽，此為一經也。足少陽之正，至腠中，別走太陽而合，上至腎，當十四椎，出屬帶脈；直者，系舌本，複出於項，合於太陽。此為一合。成以諸陰之別，皆為正也。足少陽之正，繞髀入毛際，合於厥明；別者，入季脅之間，循胸裏屬膽，散之上肝貫心，以上挾咽，出頤頷中，散於面，系目系，合少陽於外眦也。足厥陰之正，別跑上，上至毛際，合于少陽，與別俱行。此為二合也。足陽明之正，上至脾，入於腹裏，屬胃，散之脾，上通於心，上循咽出於口，上顫頰，還系目系，合于陽明也。足太陽之正，上至滾，合于陽明，與別僅行，上結於咽，貫舌中。此為三合也。手太陽之正；指地，別于肩解，入腋走心，系小腸也。手少陰之正，別入於淵腋兩筋之間，屬於心，上走喉嚨，出於面，合自內附。此為四合也。手少陽之正，指天，別於巔，入缺盆，下

走王焦，散於胸中也。手心主之正，別下淵腋三寸；入胸中，別屬三焦，出循喉嚨，出耳後，合少陽完骨之下。此為五合也。手陽明之正，從手循膺乳，別於肩髃入柱骨下，走大腸，屬於肺，上循喉嚨，出缺盆，合于陽明也。手太陰之正，別入淵腋少阻之前，入走肺，散之太陽，上出缺盆，循喉嚨，複合陽明。此六合也。

經水第十二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經脈十二者，外合於十二經水，而內屬於五藏六府。夫十二經水者，其有大小、深淺、廣狹、遠近各不同，五藏六府之高下、大小、受穀之多少亦不等，相應奈何？夫經水者，受水而行之；五藏者，合神氣魂魄而藏之；六府者，受穀而行之，受氣而揚之；經脈者，受血而營之。合而以治奈何？刺之深淺，灸之壯數，

可得聞乎？

岐伯答曰：善哉問也。天至高，不可度，地至廣，不可量，此之謂也。且夫人生於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此天之高、地之廣也，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。若夫八尺之士，皮肉在此，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，其死可解剖而視之，其藏之堅脆，府之大小，穀之多少，脈之長短，血之清濁，氣之多劣，十二經之多血少氣，與其少血多氣，與其皆多血氣，與其皆少血氣，皆有大數。其治以針艾，各調其經氣，固其常有合乎？

黃帝曰：余聞之，快於耳，不解於心，願卒聞之。

岐伯答曰：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，不可不察。足太陽外合清水，內屬膀胱，而通水道焉。足少陽外合于渭水，內屬於膽。足陽明外合於海水，內屬於胃。足太陽外合於湖水，內屬於脾。足少陰外合于汝水，內屬於腎。足厥陰外合於漏水，內屬於肝。手太陽外合推水，內屬小腸，而水道出焉。手少陽外合于溪水，內屬於三焦。手陽明外合於江水，內屬於大腸。手太陽外合

於河水，內屬於肺。手少陰外合于濟水，內屬於心。手心主外合于漳水，內屬於心包。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，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，此皆內外相貫，如環無端，人經亦然。故天為陽，地為陰，腰以上為天，腰以下為地。故海以北者為陰，湖以北者為陰中之陰，漳以南者為陽，河以北至漳者為陽中之陰，漂以南至江者為陽中之太陽，此一隅之陰陽也，所以人與天地相參也。

黃帝曰：夫經水之應經脈也，其遠近淺深，水血之多少各不同，合而以刺之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足陽明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其脈大血多，氣盛熱壯，刺此者不深弗散，不留不瀉也。足陽明刺深六分，留十呼。足太陽深五分，留七呼。足少陽深四分，留五呼。足大陰深三分，留四呼。足少陰深二分，留三呼。足厥陰深一分，留二呼。手之陰陽，其受氣之道近，其氣之來疾，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，其留皆無過一呼。其少長大小肥瘦，以心①揲之，命曰法天之常。灸之亦然。灸而過此者很惡火，則骨枯脈澀；刺而過此者，則脫氣。

黃帝曰：夫經脈之小大，血之多少，膚之厚薄，肉之堅脆，及癰之大小，可為量度乎？

岐伯答曰：其可為度量者，取其中度也，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。若失②度之人，癯瘦而形肉脫者，惡可以度量制乎？審切循們按，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，是謂因適而為之真也。 卷之四

經筋第十三

足太陽之筋，起於足小指，上給予踝，邪上結於膝，其下循足外踝，結於庭，上循跟，結於腠；其別者，結於端外，上腠中內廉，與腠中共上結於臀，上擗脊上項；其支者，別入結於舌本；其直者，結於枕骨，上頭下顏，結於鼻；其支者，為目上網，下結於頤；其支者，從腋後外廉，結於肩規，其支者，入腋下，上出缺盆，上結於完骨；其支者，出缺盆，邪上出於頤。其病小指支，

跟腫瘤，咽攣，脊反折，項筋急，肩不舉，腋支，缺盆中紐痛，不可左右搖。治在插針劫制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仲春痺也。足少陽之筋，起於小指次指，上給外踝，上循髀外廉，結于膝外廉；其支者，別起外輔骨，上走群，前者結於伏兔之上，後者結於尻；其直者，上乘勝季脅，上走腋前廉，系於膺乳，結於缺盆；直者，上出腋，貫缺盆，出太陽之前，循耳後，上額角，交巔上，下走頷，上結於頤；支者，結於目眦為外維。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，引膝外轉筋，膝不可屈伸，因筋急，前引群，後引鳳，即上乘妙季脅痛，上引缺盆膺乳頸，維筋急，從左之右，右目不開，上過右角，並腳脈而行，左絡於右，故傷左角，右足不用，命曰維筋相交。治在活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孟春痺也。足陽明之筋，起於中三指，結於蹻上，邪外上加於捕骨，上結于膝外廉，在上給幹群樞，上循脅，屬脊；其直者，上循所，結於膝；其支者，結於外輔骨，合少陽；其直①心：原書篇末注：“一本作意”②失：原作“夫”，據呬乙經）、什素）九者，

上循伏兔，上結于外聚于陰器，上膠而布，至缺盆而結，上頸，上挾口，合於頤，下結於鼻，上合於太陽，太陽為目上網，陽明為目下網；其支者，從頰結於耳前。其病足中指支，勝轉筋，腳跳堅，伏兔轉筋，碑前腫，癰店；腹筋急，引缺盆及頰，卒口僻，急者目不合，熱則筋縱，目不開。頰筋有寒，則急引頰移口；有熱則筋弛縱緩，不勝收故僻。治之以馬膏，膏其急者，以白酒和桂，以徐其援者，以桑鉤鈞之，即以生桑灰置之歡中，高下以坐等，以膏熨急額，且飲美酒，喚美炙肉，不飲酒者，自強也，為之三稅而已。治在插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季春痹也。粹足太陽之筋，起於大指之端內側，上結於內踝；其直者，絡於脛內輔骨，上循陰股，結於髀，聚于陰器，上腹，結於臍，循腹裏，結於肋，散於胸中；其內者，著於脊。其病足大指支，內踝痛，轉筋痛，膝內鋪骨痛，陰股引群而痛，陰器紐痛，下引臍兩脅痛，引膺中脊內病。治在插針劫別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命曰益秋痹也。足少陰之筋，起於小指之下，並足太陰之筋，

邪走內踝之下，結於度，與太陽之筋合，而上結於內輔之下，並太陽之筋而上循陰股，結于陰器，循脊內挾脊，上至項，結於枕骨，與足太陽之筋合。其病足下轉筋，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。病在此者，主痛癰及瘰，在外者不能偏，在內者不能仰。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俯，陰病者不能抑。治在活舒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在內者熨引飲藥。此筋折紐，紐發數甚者，死不治，名曰仲秋痹也。足厥阻之筋，起於大指之上，上結於內踝之前，上循髀，上給內輔之下，上循陰股，結于陰器，絡諸筋。其病足大指支，內踝之前痛，內輔痛，陰股痛轉筋，陰器不用，傷於內則不起，傷于寒則陰縮入，傷於熱則縱挺不收。治在行水清明氣。其病轉筋者，治在活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命曰季秋痹也。手太陽之筋，起於小指之上，結於腕，上循臂內廉，結于肘內銳骨之後，彈之應小指之上，入結於腋；其支者，後走腋後廉，上繞肩胛，循頸出走太陽之前，結於耳後完骨；其支者，入耳中植者，出耳上，下結於頤，上屬目外眦。其病小指支，肘內銳骨後

廉痛，循臂陰入腋下，腋下痛，腋後廉痛，繞肩腫引頸而痛，應耳中鳴痛，引領目瞑，良久乃得視，頸筋急則為筋疾頸腫。寒熱在頸者，治在活針劫刺之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其為腫者，複而銳之。本支者，上曲牙，循耳前，屬自外毗，上頷，結於角。其痛當所過老支轉筋。治在插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仲夏痹也。手少陽之筋，起於小指次指之端，結手腕，上①循臂結於肘，上繞德外廉，上肩走頸，合手太陽。其支者，當曲頰入系舌本；其支者，上曲牙，循耳前，屬目外毗，上乘頷，結於角。其病當所過者即支轉筋，舌卷。治在活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季夏痹也。手陽明之筋，起於大指次指之端，結於腕，上循臂，上結於肘外，上編繪於鋪；其①上：原作“中”，據胡本、擁乙經）別太素·經筋）改。支者，繞肩呬，挾脊；直者，從肩骹上頸；其支者，上頰，結於頤；直者，上出手太陽之前，上左角，絡頭，下右頷。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，肩不舉，頸不可左右視。治在插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益夏

痺也。手太陽之筋，起於大指之上，循指上行，結於魚後，行寸口外側，上循臂，結肘中，上腋內廉，入腋下，出缺盆，結肩前，上結缺盆，下結胸裏，散貫膺，合資下，抵季脅。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，甚成急貧，脅急吐血。治在播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仲冬痺也。手心主之筋，起於中指，與太陰之筋並行，結于肘內廉，上臂陰，結腋下，下散前後挾脅；其支者，入腋，散胸中，結於臂。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，前及胞癌患責。治在活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益冬痺也。手少明之筋，起於小指之內側，結於稅骨，上結時內廉，上人腋，交太陽，挾乳裏，結於胸中，循臂，下系於臍。其病內急，心承伏梁，下為肘網 C 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，筋痛。治在活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。其成伏梁唾血膿者，死不治。經筋之病，寒則反折筋急，熱則筋弛縱不收，明展不用。陽急則反折，陰急則飾不伸。燁刺者，刺寒急也，熱則筋弛縱不收，無用播針。名曰季冬痺也。足之陽明，手之太陽，筋急則口目為傾，毗急不能卒視，治

皆如右方也。

骨度第十四

黃帝問手伯高曰：脈度言經脈之長短，何以立之？

伯高曰：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，而脈度定矣。

黃帝曰：願聞眾人之度，人長七尺五寸者，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？

伯高曰：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，胸圍四尺五寸，腰圍四尺二寸。發所複者，顱至項尺二寸；發以下至頤長一尺，君子終折。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，缺盆以下至髃髑長九寸，過則肺大，不滿則肺水。跗髑以下至天樞長八寸，過則胃大，不及則胃小。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，過則回腸廣長，不滿則狹短。橫骨長六寸半，橫骨上

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，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，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，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，膝圍以下至附屬長一尺六寸，附屬以下至地長三寸，故骨圍大則太過，小則不及。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，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，腋以下至季脅長一尺二寸，季脅以下至辟樞長六寸，群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，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，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，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。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，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，兩顴之間相去七寸，兩乳之間廣九寸半，兩牌之間廣六寸半。0足長一尺二寸，廣四寸半。肩至肘長一尺七寸，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，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，本節至其本長四寸半。項發以下至背①骨長二寸半，臂骨以下至尾船二十一書長三尺，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，奇分在下，故上七節至於育骨九寸八分分之七，此眾人骨之度也，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。是故視其經脈之在於身也，其見浮而堅，其見明而大者，多血；細而沉者，多氣也。

五十營第十五

黃帝曰：余願聞五十營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天周二十八宿，宿三十六分，人氣行一周，千八分。日行二十八宿，人經脈上下、左右、前後二十八脈，周身十六丈二尺，以應二十八宿。漏水下百刻，以分晝夜，故人一呼，脈再動，氣行三寸，一吸，脈亦再動，氣行三寸，呼吸定息，氣行六寸。十息，氣行六尺，日行二分。二百七十息，氣行十六丈二尺，氣行交通於中，一周於身，下水二刻，日行二十五分。五百四十息，氣行再周于身，下水四刻，日行四十分。二千七百息，氣行十周于身，下水二十刻，日行五宿二十分。一萬三千五百息，氣行五十營于身，水下百刻，日行二十八宿，漏水皆盡，脈終矣。所謂交通者，並行一數也，故五十營備，得盡天地之壽矣，凡行八百一十丈也。營氣第十六

黃帝曰：營氣之道，內穀為寶，谷入於胃，乃傳之肺，流溢於中，布散於外，精專者行於經隧，常營無已，終而複始，是謂天地之紀。故氣從太陽出，注手陽明，上行注足陽明，下行至路上，注大指間，與太陽合，上行抵碑，從脾注心中；循手少陰，出腋下臂，注小指，合手太陽，上行乘腋出頤內，注目內眦，上巔下項，合足太陽，循脊下屈，下行注小指之端，循足心注足少陰，上行注腎，從腎注心，外散於胸中；循心主脈出腋下臂，出兩筋之間，手掌中，出中指之端，還注小指次指之端，合手少陽，上行注臆中，散于三焦，從三焦注膽，出脅注足少陽，下行至跑上，複從附注大指間，會足厥陰，上行至肝，從肝上注肺，上循喉嚨，八項領之竅，究於畜門；其支別者，上額循巔下項中，循脊人脫是督脈也，絡陰器，上過毛中，入臍中，上循腹裏，入缺盆，下注肺中，複出太陰。此營氣之所行也，逆順之常也。①背：（太素》作“臂”，與下文台。

脈度第十七

黃帝曰：願聞脈度。

岐伯答曰：手之六陽，從手至頭，長五尺，五六三丈。手之六陰，從手至胸中，三尺五寸，三六一丈八尺，五六三尺，合二立一尺。足之六陽，從足上至頭，八尺，六八四丈八尺。足之六陰，從足至胸中，六尺五寸，六六三丈六尺，五六三尺，合三丈九尺。跌脈從足至目，七尺五寸，二七一丈四尺，二五一尺，合一立五尺。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，二四八尺，二五一尺，合九尺。凡都合一十六丈。尺，此氣之大經隧也。經脈為裏，支而橫者為絡，絡之別者為孫，盛而血者疾誅之，盛者瀉之，虛者飲藥以補之。五藏常內閱於上七竅也，故肺氣通於鼻，肺和則易能知臭香矣；心氣通於舌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；肝氣通於目，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；脾氣通於口，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；腎氣通於耳，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。

五藏不利則七竅不通，六府不和則留為癰。故邪在府則陽脈不和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，氣留之則陽氣盛矣。陽氣太盛則陰不利，明脈不利則血留之，血留之則陰氣盛矣。陰氣太盛，則陽氣不能榮也，故曰關。陽氣太盛，則明氣弗能榮也，故曰格。陰陽俱盛，不得相榮，故曰關格。關格者，不得盡期而死也。

黃帝曰：頡脈安起安止？何氣榮水？

岐伯答曰：缺脈者，少明之別，起於然骨之後，上內踝之上，直上循陰股入陰，上循胸裏入缺盆，上出人迎之前，入頡，屬目內附，合于太陽、陽躍而上行，氣並相還則為孺目，氣不榮則目不合。。

黃帝曰：氣獨行五藏，不榮六府，何也？

岐伯答曰：氣之不得無行也，如水之流，如日月之行不休，故陰脈榮其藏，陽脈榮其府，如環之無端，莫知其紀，終而複始。其流溢之氣，內溉藏府，外德勝理。

黃帝曰：顏脈有陰陽，何脈當其數？

岐伯答曰：男子數其陽，女子數其陰，當

數者為經，其不當數者為絡也。

營衛生會第十八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人焉受氣？陰陽焉會？何氣為營？何氣為衛？營安從生？衛於焉會？老壯不同氣，陰陽異位，願聞其會。

岐伯答曰：人受氣于谷，谷入於胃，以傳與腦，五成六府，皆以受氣，其清者為營，濁者為衛，營在脈中，衛在脈外，營周不休，五十而複大會，陰陽相貫，如環無端。衛氣行於明二十五度，行于陽二十五度，分為晝夜，放氣至陽而起，至陰而止。放日：日中而陽隴為重陽，夜半而阻隴為重陰。故太陽主內，太陽主外，各行二十五度，分為晝夜。夜半為陰隴，夜半後而為陰衰，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。日中為陽隴，日西而陽衰，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。夜半而大會，萬民皆臥，命回合阻，平旦陰盡而陽受氣，如是無已，與天

地同紀。

黃帝曰：老人之不夜瞑者，何氣使然？少壯之人不晝瞑①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答曰：壯者之氣血盛，其肌肉滑，氣道通，榮衛之行，不失其常，故晝精而夜瞑。老者之氣血衰，其肌肉枯，氣道澁，五藏之氣相搏，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代，故晝不精，夜不瞑。

黃帝曰：願聞營衛之所行，皆何道從來？

岐伯答曰：營出於中焦，衛出於下焦。

黃帝曰：願聞三焦之所出。

岐伯答曰：上焦出於胃上口，並咽以上貴膈而布胸中，走腋，循太陰之分而行，還至陽明，上至舌，不足陽明，常與營懼行于陽二十五度，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，故五十度而複大會於手太陽矣。黃帶回：人有熱，飲食了胃，其氣未定，汗則出，或出於面，或出於背，或出於身半，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？岐伯曰：此外傷於風，內開腠理，毛蒸理泄，衛氣走之，固不得循其道，此氣除悍滑疾，見開而出，故不得從其道，故命回漏泄。。

黃帝曰：願聞中焦之所出。

岐伯答曰：中焦亦並胃中，出上焦之後，此所受氣者，泌糟粕，蒸津液，化其精微，上注於肺脈，乃化而為血，以奉生身，英貴於此，故獨得行於經隧，命曰營氣。

黃帝曰：夫血之與氣，異名同類，何謂也？

岐伯答曰：營衛者精氣也，血者神氣也，故血之與氣，異名同類焉。故奪血者無汗，奪汗者無血，故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。

黃帝曰：願聞下焦之所出。

岐伯答曰：下焦者，別回腸，注於膀憂而滲入焉。放水谷者，常並居於胃中，成糟粕，而俱下於大腸，而成下焦，滲而俱下，濟泌別對，循下焦而滲入膀優焉。

黃帝曰：人飲酒，酒辦入胃，穀末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？

岐伯答曰：酒者熟穀之液也，其氣悍以清，故後穀而入，先穀而液出焉。

黃帝曰：善。余聞上焦如霧，中焦如漚，下焦如瀦，此之謂也。

四時氣第十九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夫四時之氣，各不同形，百病之起，皆有所生，灸刺之道，何者為定（——本作。），

岐伯答曰：四時之氣，各有所在，灸刺②之道，得氣穴為定。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，甚者深刺之，間者淺刺之；夏取盛經孫絡，取分門絕皮膚；秋取經喻，邪在府，取之合；冬取並榮，必深以留之。溫瘧汗不出，為五十九情。風濟膚脹，為五十七清，取皮膚之血者，盡取之。飧泄，補三陰之上，補陰陵泉，皆久留之，熱行乃止。轉筋于陽治其陽，轉筋于陰治其陰，皆卒刺之。①景暝：你乙經排“夜席”。②刺：原作“刺”，據統本、金陵本、藏本、日抄本改，與呬乙》、《眾素》合。徒疾，先取環穀下三寸，以欽針針之，已刺而將之，而內之，入而複之，以盡其森，必堅束之①，來緩則煩悅，來急則安靜，間日一

刺之，森盡乃止。飲閉藥，方刺之時徒飲之，方飲無食，方食無飲，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。著痺不去，久寒不已，卒取其三裏骨為幹。腸中不便，取三裏，盛瀉之，虛補之。清風者，素刺其腫上，已刺，以銳針針其處，按出其惡氣，腫盡乃止，常食方食。無食他食。腹中常鳴，氣上沖胸，喘不能久立，邪在大腸，刺盲②之原、巨虛上廉、三裏。小腹控臑，引腰脊，上沖心，邪在小腸者，連舉系，屬於脊，貫肝肺，絡心系。氣盛則厥逆，上沖腸胃，熏肝，散於盲③，結於臍。故取之言③原以散之，刺太陽以予之，取厥陰以下之，取巨虛下廉以去之，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。善嘔，嘔有苦，長太息，心中倡倡，恐人將捕之，邪在明，逆在胃，膽液泄則日苦，胃氣逆則嘔苦，故日嘔膽。取三裏以下胃氣逆，則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逆，卻調其虛實以去其邪。飲食不下，隔塞不通，邪在胃院，在上院則刺抑而下之，在下院則散而去之。小腹痛腫，不得小便，邪在三焦約，取之太陽大絡，視其絡脈與厥明小給結而血者，腫上及胃院，取三裏。睹其色，察其以③，知

其散複者，視其目色，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，聽其動靜者，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，堅且盛且清者病日進，脈軟者病將下，諸經實者病三日已。氣口候陰，人迎候陽也。 卷

五邪第二十

邪在肺，則病皮膚痛，寒熱，上氣喘，汗出，咳動肩背。取之膺中外脰，背三節五藏（一本作。誰又。節）之傍，以手疾按之，快然，乃刺之，取之缺盆中以越之。邪在肝，則兩脅中痛，寒中，惡血在內，行善掣，節時腳腫。取之行間以引助下，補三裏以溫胃中，取血脈以散惡血，取耳間青脈，以去其掣。邪在脾胃，則病肌肉痛。陽氣有餘，陰氣不足，則熱中善饑；陽氣不足，陰氣有餘，則寒中腸鳴腹痛；陰陽僅有餘，若懼不足，則有寒有熱。皆調於三裏。①束之：原脫，據

(太開雜刺)、擁乙經》九③盲；原作“盲”，據《脈經)、(千餘)改。③以。(太素)作‘目’。邪在腎，則病骨痛陰痺。陰痺者，按之而不得，腹脹腰痛，大便難，肩背頸項痛，時眩。取之湧泉、昆侖，視有血者盡取之。邪在心，則病心痛喜悲，時眩僕，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也。

寒熱病第二十一

皮寒熱者，不可附席，毛髮焦，鼻槁臘，不得汗。取三陽之絡，以補手太陰。肌寒熱者，肌痛，毛髮焦而後槁臘，不得汗。取三陽幹下以去其血者，補足太陽以出其汗。骨寒熱者，病無所安，汗注不休，齒木槁，取其少陰于陰股之絡；齒已槁，死不治。骨厥亦然。骨痺，舉節不用而痛，汗注煩心。取三陰（一本作。陽）之經補之身有所傷血出多，及中風寒，若有所墮墜，四支懈傳不收，名曰體惰。取其小腹臍下三結交。三結交者，

陽明、太陰也，，臍下三寸關元也。厥癰者，厥氣上及腹。取陰陽之絡，視主病也，瀉陽補陰經也。頸測之動脈人迎。人迎，足陽明也，在嬰筋之前。嬰筋之後，手陽明也，名曰扶突。次脈，足少陽脈也，名曰天精。次脈，足太陽也，名曰天柱。腋下動脈，臂太陰也，名曰天府。陽迎頭痛，胸滿不得息，取之人迎。暴暗氣較，取扶突與舌本出血。暴聾氣蒙，耳目不明，取天睛。暴攣痛眩，足不任身，取天柱。暴疼內逆，肝肺相搏，血溢鼻口，取天府。此為天隔五部。臂陽明有人頤遍齒者，名曰大迎，下齒蹈取之。臂惡寒補之，不惡寒瀉之。足太陽有人頂遍齒者，名曰角孫，上齒齧取之，在鼻與項前。方病之時其脈盛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。一日取之出鼻外。足陽明有秧鼻人於面者，名曰懸頰，屬口，對入系目本，視有過著取之，損有餘，益不足，反者益甚。足太陽有通項人於腦者，正屬自本，名曰眼系，頭目苦痛取之，在項中兩筋間，人腦乃別。陰跌、陽額，陰陽相交，陽入陰，陰出陽，交於目銳眦，陽氣盛則暖目，陰氣盛則瞑目。熱厥

取足太陰、少陽，皆留之；寒厥取足陽明、少阻於足，皆留之。舌縱涎下，頓說取足少陰。振寒灑灑，鼓頷，不得汗出，腹脹煩悅，取手太陰。刺虛者，刺其去也；刺實者，刺其來也。春取絡脈，夏取分勝，秋取氣口，冬取經輸，凡此四時，各以時為齊。絡脈治皮膚，分勝治肌肉，氣口治筋脈，經輸治骨髓、五藏。①甚：原作“其”，據擁乙經八件素·寒熱雜說》改。身有五部：伏兔一；排二，胖者股也；背王；五藏之偷四；項五。此五部有痛疽者死。病始手臂者，先取手陽明、大阻而汗出；病始頭首者，先取項太陽而汗出；病站足勝者，先取足陽明而汗出。臂太陽可汗出，足陽明可汗出。故取陰而汗出甚者，止之于陽；取陽而汗出甚者，止之于陰。凡利之害，中而不去則精泄，不中而去則致氣；精泄則病甚而誑，致氣則生為痛疽也。

病狂第二十二

目眇外決於面者，為銳眇；在內近鼻者為內眇；上為外眇，下為內眇也癲疾始生，先不樂，頭重痛，觀舉目赤，甚作極已，而煩心，候之于顏，取手太陽。陽明，太陽，血變而止。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咳喘悸者，候之手陽明、太陽，在強者攻其右，右強者攻其在，血變而止。癲疾始作，先反僵，因而脊痛，候之足太陽、陽明、太陰、手太陽，血變而止。治癲疾者，常與之後，察其所當取之處。病至，視之有過者瀉之，置其血於部壺之中，至其發時，血獨動矣。不動，灸窮骨二十壯。窮骨者，能骨也。骨癲疾者，頗齒諸腦分肉皆滿，而骨居，汗出煩挽。嘔多沃②沫，氣下地，不治。筋癲疾者，身倦攣急脈③大，刺項大經之大行。嘔多沃②沫，氣下泄，不治。脈癲疾者，暴僕，四肢之脈皆脹而縱。脈滿，盡制之出血；不滿，灸之挾項太陽，灸帶脈於腰相去三

寸，請分肉本輸。嘔多沃沫，氣下泄，不治 C 癲疾者，疾發如狂者，死不治。狂始生，先自悲也，喜忘、苦怒、善恐者，得之憂饑，治之取手太陰、陽明，血變而止，及取定太陽、陰明。狂始發，少臥不饑，自高賢也咱辯智也，自尊貴也，善罵詈，日夜不休，治之取手陽明、太陽、太陰、舌下少陰，視之盛者，智取之，不盛，釋之也。狂言、驚、善笑、好歌樂、妄行不休者，得之大恐，治之取手陽明、太陽、太陰。狂，目妄見、耳妄聞、善呼者，少氣之所生也，治之取手太陽、太陰、陽明、足太陽、頭。兩額。狂者多食，善見鬼神，善笑而不發於外者，得之有所大喜，清之取足太陰、太陽、陽明，後取手太陰、太陽、陽明。狂而新發，未應如此者，先取曲泉左右動脈，及盛者見血，有頃已，不已，以法取之，灸骨骹二十壯。①‘淚眦外下為內眦’：此二十六字與本篇文義不符，前人疑為錯簡。《村素》將此段移了‘熱病第二十二’篇“目中赤痛，從內目眦始，取之明研之後。②沃；《甲乙經》、《千金》作“涎”。③脈：原在‘大杯’之後，據《甲乙

經》、懺金》移此。風逆暴四肢腫，身攘攘，啼然時寒，饑則煩，飽則善變，取手太陰表裏，足少陰、陽明之經，肉清取榮，骨清取並、經也。厥逆為病也，足暴清，胸若將裂，腸若將以刀切之，煩而不能食，脈大小皆澀，暖取足少朋，清取足陽明，清則補之，溫則瀉之。厥逆腹脹滿，腸鳴，胸滿不得息，取之下腳二脅咳而動手者，與背輸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。內閉不得按，刺足少朋、太陽與班上以長針，氣逆則取其太陰、陽明、厥陰，甚取少阻、陽明動者之經也。少氣，身攘攘也，言吸吸也，骨瘦體重，懈情不能動，補足少阻。短氣，息短不屬，動作氣索，補足少陰，去血絡也。

熱病第二十三

偏枯，身偏不用而痛，言不變，志不亂，病在

分睡之間，巨針取之，益其不足，損其有餘，乃可複也。癢之為病也，身無痛者，四肢不收，智亂不甚，其言微知，可治；甚則不能言，不可治也。病先起于陽，後入于陰者，先取其陽，後取其陰，浮而取之。一熱病三日，而氣口靜、人迎躁者，取之諸陽，五十九刺，以瀉其熱而出其汗，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。身熱甚，陰陽皆靜者，勿刺也；其可刺者，急取之，不汗出則泄。所謂勿刺者，有死征也。熱病七日八日，脈口動端而短（一本作弦）者，急刺之，汗且自出，淺刺手大指間。熱病七日八日，脈微小，病者波血，口中幹，一日半而死，脈代者，一日死。熱病已得汗出，而脈尚躁，喘旦複熱，勿刺膚，喘甚者死。熱病七日八日，脈不躁，躁不散數，後三日中有汗；三日不汗，四日死。未曾汗者，勿腹刺之。熱病無朕痛，窒鼻充面，取之皮，以第一針，五十九，苛轉鼻，索皮於肺，不得索之火，火者心也。熱病先身澀，倚而熱，煩說，幹唇口監，取之皮，以第一針，五十九，膚脹口幹，寒汗出，索脈於心，不得索之水，水者腎也。熱病隘千

多飲，善驚，臥不能起，取之膚肉，以第六針，五十九，自助青，索肉於脾，不得索之木，木者肝也。熱病面青腦痛，手足躁，取之筋間，以第四針，於四逆，筋蹇目浸，索筋於肝，不得索之金，金者腦也。熱病數驚，浪啞而狂，取之脈，以第四針，急瀉有餘者，癲疾毛髮去，索血於心，不得索之水，水者腎也。熱病身重骨痛，耳聾而好暝，取之骨，以第四針，五十九刺，骨病不食，啃齒耳青，索骨於腎，不得索之土，土者脾也。熱病不知所痛，耳聾不能自收，口幹，陽熱甚，陰頗有寒者，熱在髓，死不可治。熱病頭痛須額，目糖脈痛，善啊，厥熱病也，取之以第三針，現有餘不足，寒熱痔。熱病體重，腸中熱，取之以第四針，於其腦及下諸指間，索氣於胃脘，得氣也。熱病挾臍急痛，胸脅滿，取之湧泉與朋陵泉，取以第四針，針嗑裏。熱病而汗且出，及脈順可汗者，取之魚際、太淵、大都、太白，瀉之則熱去，補之則汗出，汗出太甚，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。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，此明脈之權也，死；其得汗而脈靜者，生。熱病者脈尚盛躁而不得

汗者，此陽脈之極也，死；脈盛躁得汗靜者，生。熱病不可刺者有九：一日，汗不出，大顴發赤吵者死；二日，泄而腹滿甚者死；三日，目不明，熱不已者死；四日，老人嬰兒，熱而腹滿著死；五日，汗不出，嘔下血者死廣口，舌本爛，熱不已者死；七日，咳而衄，汗不出，出不至足者死；八日，髓熱者死八日，熱而瘞者死。腰折，羸抓，齒嚙齡也。凡此九者，不可刺七所謂五十九刺者，兩手外內側各三，凡十二清；五指間各一，凡八精，足亦如是；頭入發一寸傍三分各三，凡六瘡；更入發三寸邊五，凡十疼；耳前後口下者各一，項中一，凡六濤；巔上一，由會一，發際一，廉泉一，風池二，天柱二。氣滿胸中喘息，取足太陽防大措之端，去爪甲如蔬葉，寒則留之，熱則疾之，氣下乃止。心店暴痛，取足太陰、顏陰，盡刺去其血絡。喉痺舌卷，口中幹，煩心 D 痛，臂內廉痛，不可及頭，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，去端如韭葉。目中赤痛，從內時站，取之陰跌。風瘞身反折，先取足太陽及勝中及血絡出血；中有寒，取三裏。瘤，取之陰額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。

男子如蠱，女子如粗，身體腰脊如解，不欲飲食，先取湧泉見血，視蹠上盛者，盡見血也。

厥病第二十四

厥頭痛，面若腫起而煩心，取之足陽明、大陰、厥頭痛，頭脈痛，心悲善泣，視頭動脈反盛者，刺盡去血，後調足厥陰。厥頭痛，貞貞頭重而痛，瀉頭上五行，行五，先取手少陰，後取足少陰。厥頭痛，意善忘，按之不得，取頭面左右動脈，後取足太陰。厥頭痛，項先痛，腰脊為應，先取天柱，後取足太陽。厥頭痛，頭痛甚，耳前後脈湧有熱（一本。有動脈），瀉出其血，後取足少陽。真頭痛，頭痛甚，腦盡痛，手足寒至節，死不治。頭痛不可取於跑者，有所擊墮，惡血在於內，若肉傷，痛末已，可則刺，不可遠取世。頭痛不可刺者，大痺為惡，日作者，可令少愈，不可已。

頭半寒痛，先取手少陽、陽明，後取足少陽、陽明。厥心痛，與背相控，善噤，如從後觸其心，慄慄者，腎心痛也，先取京骨、昆侖，發狂不已，取然穀；厥心痛，腹脹胸滿，心尤痛甚，胃心痛也，取之大都、太白；厥心痛痛如以推針刺其心，心痛甚者，脾心痛也，取之然穀、太溪；厥心痛，色蒼蒼如死狀，終日不得太息，肝心痛也，取之行間、太沖；厥心痛，臥若徒居，心痛間，動作痛益甚，色不變，肺心痛也，取之魚際、太淵。真心痛，手足請①至節，心痛甚，縣發夕死，夕發旦死。心痛不可刺者，中有盛聚，不可取於航。腸中有蟲瘤及蚊故，皆不可取以小針。心腹②痛，懊做發作痛③，腫聚，往來上下行，痛有休止，腹熱，喜渴誕出者，是故蚘也，以手聚按而堅持之，無分得移，以大針刺之，久持之，蟲不動，乃出針也。意腹鐵痛，形中上者。耳聾無聞，取耳中；耳鳴，取耳前動脈；耳痛不可刺者，耳中有膿，若有幹阿猗，耳無聞也。耳聾，取手足④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，先取手，後取足；耳鳴，取手足④中指爪甲上，左取右，右取在，

先取手，後取足。足群不可舉，側而取之，在樞合中，以員利針，大針不可刺。病注下血，取曲泉。風痺淫爍，病不可已者，足如履冰，對如入場中，股勝淫際，煩心頭痛，時嘔時說，眩已汗出，久則目眩，悲以喜恐，短氣不樂，不出三年死也。

病本第二十五

先病而後逆者，治其本；先逆而後病者，治其本。先寒而後生病者，治其本；先病而後生寒者，治其本。先熱而後生病者，治其本；先清而後生熱者，治其本。民先泄而後生他病者，治其本。必且調之，乃治其他病。先病而後中滿者，治其標；先病後泄者，治其本；先中滿而後煩心者，治其本。有客氣，有同氣。大小便不利，治其標；大小便利，治其本。病發而有餘，本而標之，先

治其本，後治其標；病發而不足，標而本之，先治其標，後治其本。謹詳察間甚，以意調之，間者並行，甚者⑤獨行。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，治其本也。①宿：明刊在押乙經排“青”。②腹：原作“腸”，據（太素）、（甲乙經）、（病源》改。③便快發作痛：原作“波作痛”，據（甲乙經）、柳經故。④足；原無此字。據（太素）補。⑤先病而後生熱者，治其本：原無此十字，據呬乙經）補，與前文對應。③者：原作“為”，據驚問·標本病傳論）周甲乙經》改。

雜病第二十六

厥，挾脊而痛者，至頂，頭沉沉然，日破既然，腰脊強，取足太陽腠中血絡；厥，胸滿面腫，唇漂漂然，暴言難，甚則不能言，取足陽明；厥氣走喉而不能言，手足清，大便不利，取足少朋；

厥而腹向向然，多寒氣，腹中我我。便按難，取足太陽。隘于二日中熱如膠，取足少陰。膝中痛，取犢界，以員利針，發而間之。針大如賀，刺膝無疑。喉痹不能言，取足陽明；能言，取手陽明。瘧不渴，間日而作，取足陽明；渴而日作，取手陽明。齒痛，不惡清飲，取足陽明；惡清飲，取手陽明。聾而不痛者，取足少陽；聾而痛者，取手陽明。砌而不止，好血流，取足太陽；好血，取手太陽。不已，刺宛骨下呼已，刺咽中出血。腰痛，痛上寒，取足太陽、陽明；痛__L熱，取足厥陰；不可以俯仰，取足少陽；中熱而喘，取足少陰、眼中血絡。喜怒而不欲食，言益小，刺足太陽；怒而多言，刺足少陽。頗痛，刺手陽明與額之盛脈出血。項痛不可俯仰，刺足太陽；不可以顧，刺手太陽也。小腹滿大，上走胃，至心，漸漸身時寒熱，小便不利，取足厥陰。腹滿，大便不利，腹大，亦上走胸隘，喘息喝喝然，取足少阻。腹滿，食不化，腹向向然，不能大便，取足太明。心痛引腰脊，欲嘔，取足少陰；心痛，腹脹，嗇嗇然，大便不利，取足太陰；心痛引

背，不得息，刺足少陰；不已，取手少陽如痛引小腹滿，上下無常處，便按難，刺足厥陰；心痛，但短氣不足以息，刺手太陰；心痛，當九節刻之，按，已刺按之，立已；不已，上下求之，得之立已。頗痛，刺足陽明曲周動脈見血，立已；不已，按人迎於經，立已。氣逆上，刺膺中陷者與下胸動脈。腹痛，刺臍左右動脈，已刻按之，立已；不已，刺氣街，已刺按之，立已。疲厥為四米束挽，乃疾解之，日二，不仁者十日而知，無休，病已止。吵，以草刺鼻，嚏，嚏而已；無息而疾迎引之，立已；大驚之，亦可已。

周痹第二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周痹之在身也，上下移徙隨脈，其上下左右相應，間不容空，願聞此痛，在血脈之中邪？將在分肉之間乎？何以致是？其

痛之移也，間不及下針，其精痛之時，不及定治，而痛已止矣，何道使然？願聞其故。

岐伯答曰：此眾痹也，非周痹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眾痹。

岐伯對曰：此各在其處，更發更止，更後更起，以右應在，以左應右，非能周也，更發更休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刺之奈何？

岐伯對曰：刺此者，痛雖已止，必刺其處，勿令複起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周痹何如？

岐伯對曰：周痹者，在於血脈之中，隨脈以上，隨脈以下，不能左右，各當其所。

黃帝曰：刺之奈何？

岐伯對曰：痛從上下者，先刺其下以遏（一作遏，下同）之，後刺其上以脫之；痛從下上者，先刺其上以遏之，後刺其下以脫之。

黃帝曰：善。此痛安生？何因而有名？

岐伯對曰：風寒濕氣，客於外分肉之間，迫切而為殊，沫得寒則聚，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，分裂則痛，痛則神歸之，神歸之則熱，熱則痛解，

痛解則厥，厥則他痺發，發則如是。

帝曰：善。餘已得其意矣。此內不在藏，而外未發于皮，獨居分肉之間，真氣不能周，故命曰周痺。故刺痺者，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，視其虛實，及大絡之班結而不通，及虛而臥陷空著而調之，熨而通之，其糖堅，轉目而行之。

黃帝曰：善。餘已得其意矣，亦得其事也。九者，經失之理，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。

口問第二十八

黃帝閒居，辟左右而問于岐伯曰：余已聞九針之經，論陰陽逆順，六經已畢，願得口問。

岐伯避席再拜曰：善乎哉問也，此先師之所口傳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目傳。

岐伯答曰：夫百病之始生也，皆生於風雨

寒暑，陰陽喜怒，飲食居處，大驚卒恐。則血氣分離，陰陽破敗，經絡厥絕，脈道不通，陰陽相逆，衛氣稽留，經脈虛空，血氣不次，乃夫其常。論不在經者，請道其方。

黃帝曰：人之欠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答曰：衛氣晝日行于陽，夜半則行于陰。陰者主夜，夜者臥；陽者土上，陰者主下。故陰氣積于下，陽氣未盡，陽引而上，陰引而下，陰陽相引，故數欠。陽氣盡，陰氣盛，則目瞑；陰氣盡而陽氣盛，則席矣。瀉足少陰，補足太陽。

黃帝曰：人之睹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谷入於胃，胃氣上注於肺。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，懼還入於胃，新故相亂，真邪相攻，氣並相逆，複出於胃，故為吵。補手太陰，瀉足少陰。

黃帝曰：人之佛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此明氣盛而陽氣虛，陰氣疾而陽氣徐，附氣盛而陽氣絕，故為呼。補足太陽，瀉足少陰。

黃帝曰：人之振寒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寒氣客於皮膚，明氣盛，陽氣虛，故為振寒寒栗，補諸陽。

黃帝曰：人之瞤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寒氣客于胃。厥逆從下上散，復出於胃，故為瞤。補足太陽、陽明。一日補眉本也。

黃帝曰：人之嚏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陽氣和利，滿於心，出於鼻，故為嚏。補足太陽、陽明。一日補眉本（一日援上也）。

黃帝曰：人之額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胃不實則諸脈虛，諸脈虛則筋脈懈情，筋脈懈情則行陰用力，氣不能復，故為或。因其所在，補分向間。

黃帝曰：人之哀而泣涕出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心者，五藏六府之主也；目者，宗脈之所聚也，上液之道也；口鼻者，氣之門戶也。故悲哀愁憂則心動，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，搖則家脈感，宗脈感則液道開，液道開故泣涕出焉。液者，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，故上液之道開則泣，泣不止則液竭，液竭則精不灌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，故命曰奪精。補天柱經俠頸。

黃帝曰：人之太息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憂思則心系急，心系急則氣道約，約則不利，故太息以伸出之。補手少陰、心主、足少陽留之也。

黃帝曰：人之誕下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飲食者皆入於胃，胃中有熱則蟲動，蟲動則胃緩，胃緩則廉泉開，故誕下。補足少陰。

黃帝曰：人之耳中鳴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耳者，宗脈之所聚也，故胃中空則宗脈虛，虛則下，溜脈有所渴者，故耳鳴。補客主人，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。

黃帝曰：人之自齧舌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此厥逆走上，脈氣輩至也。少陰氣至則齧舌，少陽氣至則齧頰，陽明氣至則齧唇矣。視主病者則補之。凡此十二邪者，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。故邪之所在，皆為不足，故上氣不足，腦為之不滿，耳為之苦鳴，頭為之苦傾，目為之眩；中氣不足，澳便為之變，腸為之苦鳴；下氣不足，則乃為衰厥心悅。補足外踝下留之。

黃帝曰：治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腎主為欠，取足少陰；肺主為呟，取手太陌、足少陰；呼者，陰與陽絕，故補足太陽，瀉足少陰；振寒者，補諸陽；德者，補足大陰、陽明；嚏者，補足太陽、眉本；幹，因其所在，補分肉間；泣出，補天柱經俠頸，俠頸者，頭中分也；太總，補手少阻、心主、足少陽留之；延下，補足少明；耳鳴，補客主人、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；自齧舌，視主病者則補之；目眩頭傾，補足外踝下留之；褒厥心悅，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，一日足外踝下留之。卷之六①榮：原作“茱”，據（太素）楊注改。

師傳第二十九

黃帝曰二余聞先師，有所心藏，弗著于方。余願聞而藏之，則而行之，上以治民，下以治身，使百姓無病，上下和親，德澤下流，子孫無憂，

傳於後世，無有終時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曰：遠乎哉問也。夫治民與自治，治彼與治此，治小與治大，治國與治家，未有逆而能治之也，夫惟順而已矣。順者，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，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。

黃帝曰：順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入國問俗，入家問諱，上堂門禮，臨病人間所便。

黃帝曰：便病人奈何？

岐伯曰：夫中熱消痞則便寒，寒中之屬則便熱。胃中熱則消穀，令人縣①心善饑，臍以上皮熱；腸中熱則出黃知糜，臍以下皮寒。胃中寒，則腹脹；腸中寒，則腸鳴飧泄。胃中寒、腸中熱則脹而且泄；胃中熱、腸中寒則疾饑，小腹痛脹。

黃帝曰：胃欲寒飲，腸欲熱飲，兩者相逆，便之奈何？且夫王公大人、血食之君，驕恣從欲，輕人，而無能禁之，禁之則逆其志，順之則加其病，便之奈何？治之何先？

岐伯曰：人之情，莫不惡死而樂生，告之以其敗，語之以其善，導之以其所便，開之以其所

苦，雖有無道之人，惡有不聽者乎？

黃帝曰：治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春夏先治其標，後治其本；秋冬先治其本，後治其標。

黃帝曰：便其相逆者奈何？

岐伯曰：便此者，食飲衣服，亦欲適寒溫，寒無悽愴，暑無出汗。食飲者，熱無灼灼，寒無滄滄，寒溫中適，故氣將持。乃不致邪僻也。

黃帝曰：作藏《以身形支節跟肉，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。今夫王公大人、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，誰可們循之而後答乎？

岐伯曰：身形支節者，藏府之蓋也，非面部之閱也。

黃帝曰：五藏之氣，閱於面者，餘已知之矣，以肢節知而閱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五藏六府著，肺為之蓋，巨肩陷咽，候見其外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岐伯曰：五藏六府，心為之主，缺盆為之道，骷②骨有餘，以候夠骹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岐伯曰：肝者主為將，使之候外，欲知堅固，視目小大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岐伯曰：脾者主為衛，使之迎糧，視唇舌好惡，以知吉凶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岐伯曰：腎者主為外，使之遠聽，視耳好惡，以知其性。

黃帝曰：善。願聞六府之候。

岐伯曰：六府者，胃為之海，廣骸、大頸、張胸，五穀乃容；具隧以長，以候大腸；唇厚、人中長，以候小腸；目下果大，其膽乃橫；鼻孔在外，膀優漏泄；鼻柱中央起，王焦乃約。此所以候六府者也。上下三等，藏安且良①縣：占同“懸”。②骷；（甲乙細作“喻”。矣。

決氣第三十

黃帝曰：余聞人有精、氣、津、液、血、脈，餘意以為一氣耳，今乃辨為六名，餘不知其所以然。

岐伯曰：兩神相搏，合而成形，常先身生，是謂精。

何謂氣？

岐伯曰：上焦開發，宣五穀味，熏膚充身澤毛，若霧露之溉，是謂氣。

何謂津？岐伯曰：膝理發洩，汗出滾滾，是謂津。

何謂液？岐伯曰：谷人氣滿，淖澤注於骨，骨屬屈伸，澳澤，補益腦髓，皮膚潤澤，是謂液。

何謂血？岐伯曰：中焦受氣取汁，變化而赤，是謂血。

何謂脈？岐伯曰：塞遏營氣，令無所避，是謂脈。

黃帝曰：六氣者，有餘不足，氣之多少，腦髓之虛實，血脈之清濁，何以知之？岐伯曰：精脫者，耳聾；氣盼著，目不明；津脫者，腹理開，汗大泄；波脫者，骨屬屈伸不利，色夭，腦髓消，髒疾，耳數鳴；血脫者，色白，夭然不澤，其脈空虛，此其候也。

黃帝曰：六氣者，貴賤何如？

岐伯曰：六氣者，各有部主也，其貴賤善惡，可為常主，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。

腸胃第三十一

黃帝問手伯高曰：余願聞六府傳穀者，腸胃之小大長短，受穀之多少奈何？

伯高曰：情盡言之，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：唇至齒長九分，口廣二寸半，齒以後至會厭，深三寸半，大容五合。舌重十兩，長七寸，廣二寸半。咽門重十兩，廣一①寸半，至胃長一尺六寸。胃纖曲屈，伸之，長二尺六寸，大一

尺五寸，徑五寸，大容三鬥五升。小腸後附脊，左環圓周迭積，其注於回腸者，外附於臍上，回運環反②十六曲，大二寸半，徑八分分之少半，長王文二尺。回腸當臍，左環回周葉積而下，回運環反十六曲，大四寸，徑一寸寸之少半，長二丈一尺。廣腸傳脊，以受回腸，左環葉積③上下辟，大八寸，徑二寸寸之大半，長二尺八寸。腸胃所入至所出，長六丈四寸四分，回曲環反，三十二曲也。

平人絕穀第三十二

黃帝曰：願聞人之不食，七日而死何也？

伯高曰：臣訪言其故。胃大一尺五寸，①一：元刻本、《甲乙經》、《太素》均作“二”②反；原無此字，據《素問》、《甲乙經》補。③積。原作“脊”，據《素問》、《甲乙經》改。徑五寸，長二尺六寸，橫屈受水穀三鬥五升。其中之谷常留二鬥，水一鬥五升而滿，上焦洩氣，出其精微，課悍

滑疾，下焦下溉諸腸。小腸大二寸半，徑八分分之少半，長三丈二尺，受穀二鬥四升，水六升三合會之大半。回腸大四寸，徑一寸寸之少半，長二丈一尺，受穀一鬥，水七升半。廣腸大八寸，徑二寸寸之大半，長二尺八寸，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。腸胃之長，凡五丈八尺四寸，受水穀九鬥二升一合合之大半，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。平人則不然，胃滿則腸虛，腸滿則胃虛，更虛更滿，故氣得上下，五藏安定，血脈和利，精神乃居，故神者，水穀之精氣也。故腸胃之中，當留穀二鬥，水一鬥五升。故平人口再後，後二升半，一日中五升，七日五七三鬥五升，而留水穀盡矣。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，水谷精氣津液皆盡故也。

海論第三十三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刺法于夫子，夫子之所言，不離于營衛血氣。夫十二經脈者，內屬於

藏府，外絡於膠節，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？

岐伯答曰：人亦有四海、十二經水。經水者，皆注於海，海有東西南北，命曰四海。

黃帝曰：以人應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人有髓海，有血海，有氣海，有水穀之海，凡此四者，以應四海也。

黃帝曰：遠乎哉，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，願聞應之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榮輸所在，四海定矣。

黃帝曰：定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胃者，水穀之海，其輸上在氣街，下至三裏。沖脈者，為十二經之海，其輸上在於大抒，不出於巨虛之上下廉；腹中者，為氣之海，其輸上在於柱骨之上下，前在於人迎；腦為髓之海，其輸上在於其蓋，下在風府。

黃帝曰：凡此四海者，何利何害？何生何敗？

岐伯曰：很順著生，得逆者敗；知調者利，不知調者害。

黃帝曰：四海之逆順奈何？

岐伯曰：氣海有餘者，氣滿胸中，說息面赤；氣海不足，則氣少不足以言。血海有餘，則常想其身大，怫然不知其所病；血海不足，亦常想其身小，狹然不知其所病。水谷之海有餘，則腹滿；水穀之海不足，則饑不受穀食。髓海有餘，則輕勁多力，自過其度；髓海不足，則腦轉耳鳴，勝痿眩冒，目無所見，懈怠安臥。

黃帝曰：余已聞逆順，調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，無犯其害，順者得複，逆者必敗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五亂第三十四

黃帝曰：經脈十二者，別為五行，分為四時，何失而亂？何得而治？

岐伯曰：五行有序，四時有分，相順則治，相逆則亂。

黃帝曰：何謂相順？

岐伯曰：經脈十二者，以應十二月。十二月者，分為四時。四時者，春秋冬夏，其氣各異，營衛相隨，陰陽已和，清濁不相干，如是則順之而治。

黃帝曰：何謂逆而科

岐伯曰：清氣在陰，濁氣在陽，營氣順脈，衛氣逆行，清濁相干，亂於胸中，是謂大優。故氣亂於心，則煩心密嘿，俯首靜伏；亂於肺，則俯仰喘喝，接手以呼；亂於腸胃，則為霍亂；亂手臂勝，則為四厥；亂於頭，則為厥逆，頭重眩暈。

黃帝曰：五亂者，刺之有道乎？

岐伯曰：有道以來，有道以去，審知其道，是調身寶。

黃帝曰：善。願聞其道。

岐伯曰：氣在於心者，取之手少陰、心主之輸。氣在於肺者，取之手太陰、足少陰輸。氣在於腸胃者，取之足太陰、陽明；不下者，取之三裏。氣在於頭者，取之天柱、大椎；不知，取足太陽、少陽之榮輸。氣在手臂足，取之先去血脈，後取其陽明、少陽之榮輸。

黃帝曰：補瀉奈何？

岐伯曰：徐人徐出，謂之導氣，補瀉無形，謂之同精，是非有餘不足也，亂氣之相逆也。

黃帝曰：允乎能道，明乎哉論，請著之五版，命曰治亂也。

脹論第三十五

黃帝曰：脈之應於寸口，如何而脹？

岐伯曰：其脈大堅以澀者，脹也。

黃帝曰：何以知藏府之脹也？

岐伯曰：陰為藏，陽為府。

黃帝曰：夫氣之令人脹也，在於血脈之中耶，藏府之內乎？岐伯曰：王（一雲「字」）者皆存焉，然而脹之舍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脹之舍。

岐伯曰：夫脹者，皆在於藏府之外，排藏

府而郭胸脅，脹皮膚，故命曰脹。

黃帝曰：藏府之在胸脅腹裏之內也，若匣匾之藏禁器也，各有次舍，異名而同處，一域之中，其氣各異，願聞其故。

黃帝曰：未解其意，再問入

岐伯曰：夫胸腹，藏府之郭也。膻中者，心主之宮城也。胃者，太倉也。咽喉小腸者，傳送也。胃之五竅者，間裏門戶也。廉泉玉英者，津液之道也。故五藏六府者，各有畔界，其病各有形狀。營氣循脈，衛氣逆為脈脹，衛氣井脈，循分為膚脹。三裏而瀉，近者一下，遠者三下，無間虛實，工在疾瀉。

黃帝曰：願聞脹形。

岐伯曰：夫心脹者，煩心短氣，臥不安。肺脹者，虛滿而喘咳。肝脹者，脅下滿而痛引小腹。脾脹者，善吵，四肢煩說，體重不能勝衣，臥不安。腎脹者，腹滿引背央央然，腰辟痛。六府脹：胃脹者，腹滿，胃院痛，鼻聞焦臭，妨於食，大便難。大腸脹者，腸鳴而痛准圈，冬日重感於寒，則飧泄不化。小腸脹者，少腹腹脹，引腰而痛。

膀優脹者，少腹滿而氣在。三焦脹者，氣滿於皮膚中，輕輕然而①

黃帝曰：未解其意，再問：（太素）、（甲乙經）無此句，疑為行文。不堅。臆脹者，脅下痛脹，口中苦，善太息。凡此諸脹者，其道在一，明知逆順，針數不失。瀉虛補實，神去其實，致邪失正，真不可定，粗之所敗，謂之天命。補虛瀉實，神歸其室，久塞其空，謂之良工。

黃帝曰：脹者焉生？何因而有？

岐伯曰：衛氣之在身也，常然並脈確分肉，行有逆順，陰陽相隨，乃得天和，五藏更始，四時循序，五穀乃化。然後厥氣在下，營衛留止，寒氣逆上，真邪相攻，兩氣相搏，乃合為脹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何以解惑？

岐伯曰：合之於真，三合而得。

帝曰：善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脹論言無問虛實，工在疾瀉，近者一下，遠者王下。今有其三而不下者，其過焉在？

岐伯對曰：此言陷於肉盲，而中氣穴者也。

不中氣穴則氣內團；針不陌盲，則氣不行；上越中肉，則衛氣相亂，陰陽相逐。其於脹也，當瀉不瀉，氣故不下，三而不下，必更其道，氣下乃止，不下複始，可以萬全，烏有殆者乎？其於脹也，必審其隊當瀉則瀉，當補則補，如鼓應樣，惡有不下者乎？

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水谷入於口，輸於腸胃，其液別為五。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，天熱衣厚則為汗，悲哀氣並則為泣，中熱胃緩則為唾。邪氣內逆，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，不行則為水脹，餘知其然也，不知其何由生，願聞其道。

岐伯曰：水谷皆入於口，其味有五，各注其海，津液各走其道。故三焦出氣，以溫肌肉，充皮膚，為其律；其流而不行者為液。天暑衣厚則股理

開，故汗出；寒留於分肉之間，聚沫則為痛。天寒由股理團，氣濕不行，水本留於膀胱，則為溺與氣。五藏六府，心為之主，耳為之聽，目為之喉，肺為之相，肝為之將，脾為之衛，腎為之主外。故五藏六府之津液，盡上滲於目，心悲氣並則心系急，心系急則肺舉，肺舉則液上溢。夫心系與肺，不能常舉，乍上乍下，故咳而泣出矣。中熱則胃中消谷，消穀則蟲上下作，腸胃充郭故胃緩，胃緩則氣逆，故唾出。五穀之津液，和合而為育者，內滲入於骨空，補益腦髓，而下流于陰股。陰陽不和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，違液皆減而下，下過度則虛，虛政腰背痛而膠以陰陽氣道不通，四海閉塞，三焦不瀉，津液不化，水穀並行腸胃之中，別於回腸，留于下焦，不得滲膀胱，則下焦脹，水溢則為水脹，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。

五閱五使第三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刺有五官五閱，以觀五氣。五氣者，五藏之使也，五時之副也。願聞其五使當安出？

岐伯曰：五官者，五藏之閱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其所出，令可為常。

岐伯曰：脈出於氣口，色見於明堂，五色更出，以應五時，各如其常，經氣入藏，必當治裏。。帝曰：善。五色獨決於明堂乎？岐伯曰：五官已辨，闔庭必張，乃立明堂。明堂廣大，著蔽見外，方壁高基。引垂居外，五色乃治，平搏廣大，壽中百歲。見此者，刺之必已，如是之人者，血氣有餘，肌肉堅致，故可苦以外。

黃帝曰：願聞五官。

岐伯曰：鼻者，肺之官也；目者，肝之官也；口唇者，脾之官也；舌者，心之官也；耳者，腎之富也。

黃帝曰：以官何候？

岐伯曰：以候五藏。政肺病者，喘息星張①；肝病者，眦青；脾病者，唇黃；心病者，舌卷短，顴赤；腎病者，顴與顏黑。

黃帝曰：五脈安出，五色安見，其常色殆者如何？岐伯曰：五官不辨，順庭不張，小其明堂，善蔽不見，又神其牆，牆下無基，垂角去外，如是者，雖平常殆，況加疾哉。

黃帝曰：五色之見於明堂，以觀五藏之氣，左右高下，各有形乎？

岐伯曰：府藏之在中也，各以次舍，左右上下，各如其度也。

逆順肥瘦第三十八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針道于夫子，眾多畢悉矣，夫子之道，應若失而據，未有堅然者也。

夫子之間學熟乎，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？

岐伯曰：聖人之為道者，上合於天，下合於地，中合於人事，必有明法，以起度數，法式檢押，乃後可傳焉。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，廢繩墨而起平木也，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，去矩而為方。知用此者，固自然之物，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自然奈何

岐伯曰：臨深決水，不用功力，而水可竭也，循掘決沖，而經可通也。此言氣之清澀，血之清濁，行之逆順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，各有數乎？

岐伯曰：年質壯大，血氣充盈，膚革堅固，因加以邪，刺此者，深而留之，此肥人也。廣肩腦項，肉薄厚度而黑色，唇臨臨然，其血黑以濁，其氣澀以遲，其為人也，貪於取與，刺此者，深而留之，多益其數也。

黃帝曰：刺瘦人奈何？

岐伯曰：瘦人者，皮薄色少，肉廉廉然，薄唇輕言，其血清氣滑，易脫于氣，易損於血，刺

此看，淺而疾之。

黃帝曰：刺常人奈何？

岐伯曰：視其白黑，各為調之，其端正敦厚者，其血氣和調，刺此者，無失常數也。

黃帝：刺壯士真骨者奈何？

岐伯曰：刺壯士真骨，堅肉緩節監監然，此人重則氣溫血濁，利此者，深而留之，多益共數；勁則氣滑血清，刺此者，淺而疾之。①張；原悵‘脹’，據胡本、熊本、周本、統本、金陵本、藏本、日抄本、日刻本周甲乙經）改。

黃帝曰：刺嬰兒奈何？

岐伯曰：嬰兒者，其肉脆，血少氣弱，刺此考，以毫①針②，淺刺而疾發計，日再可也。

黃帝曰：臨深決水奈何？岐伯曰：血清氣濁，疾瀉之，則氣竭焉。

黃帝曰：循掘決沖奈何？

岐伯曰：血濁氣澀，疾瀉之，則經可通也。

黃帝曰：脈行之逆順奈何？岐伯曰：手之三陰，從藏走手；手之三陽，從手走頭。足之三陽，從頭走足；足之三陰，從足走腹。

黃帝曰：少陰之脈獨下行何做

岐伯曰：不然。夫沖脈者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五藏六府皆稟焉。其上者，出於頤領，滲諸陽，灌諸精；其下者，注少阻之大絡，出於氣街，循陰股內廉，入腦中，伏行骷骨內，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；其下者，並於少陰之經，滲三陰；其前者，伏行出附屬，下循蹻人大指間，滲諸絡而溫肌肉。故別絡結則附上不動，不動則厥，厥則寒矣。

黃帝曰：何以明之？

岐伯曰：以言導之，切而驗之，其非必動，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。黃帝”。窘乎哉’聖人之為道也明於日月，微於手鳳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七。

血結論第三十九

黃帝曰：願聞其苛邪而不在經者。

岐伯曰：血絡是也。

黃帝曰：刺血絡而僕者，何也？血出而射者，何也？血少黑而濁者，何也？血出清而半為汁者，何也？發針而腫者，何也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，何也？發針而面色不變而煩悅者，何也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，何也？願聞其故。

岐伯曰：脈氣盛而血虛者，刺之則脫氣，脫氣則僕。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，其血滑，刺之則射；陽氣畜積，久富而下瀉者，其血黑以濁，故不能射。新飲而液滲於絡；而未合和於血也，故血出而汁別焉；其不新飲者，身中有水，久則為腫。陰氣積于陽，其氣因於絡，故刺之，血未出而氣先行，故腫。陰陽之氣，其新相得而未和合，因而瀉之，由陰陽俱脫，表裏相離，故脫色而蒼蒼然。刺之血出多，色不變而煩稅者，刺絡而虛經，虛經之屬於明者，陰脫，故煩悅。陰陽相得而合為痹者，此為內溢於經，外注於絡，如是者，陰陽俱有餘，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。

黃帝曰：相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血脈者，盛堅橫以赤，上下無常

處，小者如針。大者如筋，則而瀉之萬全也，故無失數矣；失數而反，各如其度。

黃帝曰：針入而肉著者，何也？

岐伯曰：熱氣因於針則針熱，熱則肉著於針，故堅焉。①毫；原作“豪”，據周本、日本刻本改。②針：原作‘刺’，據《太素》、《甲乙經》改。

陰陽清濁第四十

黃帝曰：余聞十二經脈，以應十二經水者，其五色各異，清濁不同，人之血氣若一，應之奈何？

唯伯曰：人之血氣，苟能若一，則天下為一矣，惡有亂者乎？

黃帝曰：餘問一人，非問天下之眾。

岐伯曰：夫一人者，亦有亂氣，天下之眾，亦有亂人，其合為一耳。

黃帝曰：願聞人氣之清濁。岐伯曰：受穀者濁，受氣者清。清者注陰，濁者注陽。濁而清者，上出於咽；清而法者，則下行。清濁相干，命曰亂氣。

黃帝曰：夫陰清而陽濁，濁者有清，清者有濁，清濁別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氣之大別，清者上注於肺，濁者下走於胃。胃之清氣，上出於口；肺之濁氣，下注於經，內積於海。

黃帝曰：諸陽皆濁，何陽濁①甚乎？岐伯曰：手太陽獨受陽之濁，手太陰獨受陰之清，其清者上走空竅，其濁者下行注經。諸陰皆清，足太陽獨受其濁。

黃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清者其氣溶，濁者其氣澀，此氣之常也。故刺陰者，深而留之；刺陽者，淺而疾之；清濁相干②者，以數調之也。

卷之七

陰陽系日月第四十一

黃帝曰：余聞天為陽，地為明，日為陽，月為陰，其合之於人奈何？

岐伯曰：腰以上為天，腰以下為地，故無為陽，地為陰。故足之十二經脈，以應十二月，月生於水，故在下者為陰；手之十指，以應十日，日主火，故在上者為陽。

黃帝曰：合之於脈奈何岐伯曰：寅者，正月之生陽也，主左足之少陽；求者六月，主右足之少陽。卯者二月，主左足之太陽；午者五月，主右足之太陽。後者三月，主左足之陽明；巳者四月，主右足之陽明，此兩陽臺於前，故曰陽明。申者七月之生明也，主右足之少陰；醜者十二月，主左足之少陰。酉者八月，主右足之太陰；子者十一月，主左足之太陰。戌者九月，主右足之厥陽；亥者十月，主左足之厥陰，此兩陰交盡，故曰厥陰。甲主左手之少陽，己主右手之少陽。乙主

左手之太陽，戊主右手之太陽。丙主①濁：（甲乙經）書太累》作“獨”，與下文合。②幹：原作“於”，據《甲乙經》、《太素》改。左手之陽明，丁主右手之陽明，此兩火併合，故為陽明。庚主右手之少阻，癸主左手之少陰。李主右手之太陰，壬主左手之太陰。故足之陽者，陰中之少陽也；足之明者，陰中之太陰也。手之陽者，陽中之太陽也；手之陰者，陽中之少陰也。腰以上者為陽，腰以下者為陰。其于五藏也，心為陽中之太陽，肺為陰中之少陰，肝為陰中之少陽，脾為陰中之至陰，腎為陰中之太陰。

黃帝曰：以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正月、二月、三月，人氣在左，無刺左足之陽；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人氣在右，無刺右足之陽；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人氣在右，無刺右足之陰；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人氣在左，無刺左足之陰。

黃帝曰：五行以東方為甲乙木王春，春者蒼色，主肝。肝者，足厥陰也。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，不合于數何也？岐伯曰：此天地之陰陽也，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。且夫陰陽者，有名而

無形，政數之可十，離之可百，散之可千，推之可萬，此之謂也。

病傳第四十二

黃帝曰：余受九針于夫子，而私覽于諸方，或有導引行氣，喬摩、灸、熨、刺、焫。飲藥之一者，可獨守耶，將盡行之乎？

岐伯曰：諸方者，眾人之方也，非一人之所盡行也。

黃帝曰：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華者也。今余已聞陰陽之要，虛實之理，傾移之過，可治之屬，願聞病之變化，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曰：要乎哉問。道，昭乎其如日醒，窘乎其如夜瞑，能被而服之，神與懼成，畢將服之，神自得之，生神之理，可著於竹帛，不可傳于子兒

黃帝曰：何謂日醒？岐伯曰：明於陰陽，如惑之解，如醉之醒。

黃帝曰：何謂夜暝？岐伯曰：暗乎其無聲，漠乎其無形，折毛髮理，正氣橫傾，淫邪伴衍，血脈傳溜，大氣入藏，腹痛下淫，可以致死，不可以致生。

黃帝曰：大氣入藏奈何？岐伯曰：病先發於心，一日而之肺，三日而之肝，五日而之脾，三日不已，死，冬夜半，夏日中。病先發於肺，王日而之肝，三日而之脾，五日而之胃，十日不已，死，冬日入，夏日出。病先發於肝，三日而之脾，五日而之胃，三日而之腎，三日不已，死，冬日人，夏早食。病先發於脾，一日而之胃，二日而之腎，三日而之臂膀跳，十日不已，死，冬人定，夏晏食。病先發於胃，五日而立腎，三日而之臂膀脫，五日而上之心，二日不已，死，冬夜半，夏日照。病先發於腎，三日而之苦膀優，三日而上之心，三日麗之小腸，三日不已，死，冬大晨；夏早哺。病先發於膀漲五日而之腎，一日而之小腸，一日而之心，二日不已，死，冬雞鳴，夏

下哺。諸病以次相傳，如是者，皆有死期，不可刺也；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，乃可刺也。

淫邪發夢第四十三

黃帝曰：願聞淫邪件衍奈何？岐伯曰：正邪從外襲內，而未有定舍，反淫于藏，不得定處，與營衛俱行，而與魂魄飛揚，使人臥不得安而青夢。氣淫于府，則有餘於外，不足於內；氣淫于藏，則有餘於內，不足於外。

黃帝曰：有餘不足有形乎？

岐伯曰：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，陽氣盛則夢大火而潘們，陰陽俱盛則夢相殺。上盛則夢飛，下盛則夢墮，甚饑則夢取，甚飽則夢予。肝氣盛則夢怒，肺氣盛則夢恐懼、哭泣、飛揚，心氣盛則夢善笑恐懼，脾氣盛則夢歌樂、身體重不舉，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。凡此十二盛者，

至而瀉之，立已。顏氣客於心，則夢見丘山煙火。客於肺，則夢飛揚，見金鐵之奇物。客于肝，則夢山林樹木。客於脾，則夢見丘陵大澤，壞屋風雨。客手腎，則夢臨淵，沒居於水中。客於膀優，則夢遊行。客於胃，則夢飲食。客于大腸，則夢田野。客手小腸，則夢聚邑沖密。客於明，則夢鬥訟自到。客于陰器，則夢接內。客于項，則夢斬首。客於勝，則夢行走而不能前，及居深地淹苑中。客於股防，則夢禮節拜起。客於胞腦則夢泛使。凡此十五不足者，至而補之立已也。

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

黃帝曰：夫百病之所始生者，必起於燥濕、寒暑、風雨、陰陽、喜怒、飲食、居處，氣合而有形，得藏而有名，餘知其然也。夫百病者，多以旦慧晝安，夕加夜甚，何也？

岐伯曰：四時之氣使然。

黃帝曰：願聞四時之氣。

岐伯曰：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是氣之常也，人亦應之，以一日分為四時，朝則為春，日中為夏，日入為秋，夜半為冬。朝則人氣始生，病氣衰，故旦慧；日中人氣長，長則勝邪，故安；夕則人氣始衰，邪氣始生，故加；夜半人氣入藏，邪氣獨居於身，故甚也。

黃帝曰：其時有反者何也？

岐伯曰：是不應四時之氣，藏獨主其病者，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，以其所勝時者起也。

黃帝曰：治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順天之時，而病可與期。順者為工，逆者為粗。

黃帝曰：善。余聞刺有五變，以主五輸，願聞其數。

岐伯曰：人有五藏，五藏有五變，五變有五輸，故五五十二五輸，以應五味。

黃帝曰：願聞五變。

岐伯曰：肝為牡藏，其色青，其時春，其

日甲乙①，其音角，其味酸。一心為牡藏，其色赤，其時夏，其日丙丁，其音激，其味苦。脾為和藏，其色黃，其時長夏，其日戊己，其音宮，其味甘。肺為和藏，其色白，其時秋，其日庚辛，其音都，其味辛。腎為收藏，其色黑，其時冬，其舊壬癸，其音羽，其味鹹。是為五變。

黃帝曰：以主五輸奈何？

岐伯曰：藏主冬，各制並；色主春，春利榮；時主夏，夏刺輸；音主長夏，長夏利經；味主秋，秋刺合。是謂五變，以主五輸。

黃帝曰：諸原安合，以致六輸？

岐伯曰：原獨不應五時，以經合之，以應其數，故六六三十六輸。

黃帝曰：何謂藏主冬，時主夏，音主長夏，味主秋，色主春？願聞其故。

岐伯曰：病在藏者，取之井；病變於色者，取之弟；病時間時甚者，取之輸；病變於音者，取之經，經滿而血者；病在胃，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，取之於合，故命回味主合。是謂五變也。

外揣第四十五

黃帝曰：余聞九針九篇，餘親授其調，頗得其意。夫九針者，始於一而終於九，然未得其要道也。夫九針者，小之則無內，大之則無外，深不可為下，高不可為蓋，恍惚無窮，流溢無極，餘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，然餘願雜之毫毛，渾束為一，可乎？

岐伯曰：明乎能問也，非獨鐘道焉，夫治國亦然。

黃帝曰：余願聞針道，非國事也。岐伯曰：夫治國者，夫惟道焉，非道，何可小大深淺，雜合而為一乎？

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日與月焉，水與鏡焉，鼓與響焉。夫日月之明，不失其影，水鏡之察，不失其形，鼓響之應，不後其聲，動搖則應和，盡得其情。

黃帝曰：窘乎哉！昭昭之明不可蔽。其不可蔽，不失陰陽也。合而察之，切而驗之，見而

得之，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。五音不彰，五色不明，五藏波蕩，若是則內外相襲，若鼓之應杯，響之應聲，影之似形。故遠者司外揣內，近者司內揣外，是調陰陽之極，天地之蓋，請藏之靈蘭之室，弗敢使泄也。①其日甲乙：原在“其味酸”之後，據擁己經》移此，與各藏一致。②其音商：原在“其色白”之後，據押乙經》移此，與各藏一致。

五變第四十六

黃帝問于少俞曰：余聞百疾之始期也，必生於風雨寒暑，循毫毛而入腠理，或複還，或留止，或為風腫汗出，或為消痺，或為寒熱，或為留痺，或為積聚，奇邪淫溢，不可勝數，願聞其故。夫同時得病，或病此，或病彼，意者天之為人生風乎，何其異也？

少俞曰：夫天之生風者，非以私百姓也，其行公平正直，犯者得之，避者得無殆，非求人而人自犯之。

黃帝曰：一時遇風，同時得病，其病各異，願聞其故。

少俞曰：善乎能問！請論以比匠人。匠人磨斧斤礪頂刀，削斲材木。木之陰陽，尚有堅脆，堅者不入，脆者皮弛，至其交節，而缺斤斧焉。夫一木之中，堅脆不同，堅者則剛，脆者易傷，況其材木之不同，皮之厚薄，汁之多少，而各異耶。夫木之早花先生葉者，遇春霜烈風，則花落而葉萎；久曝大旱，則脆木薄皮者，枝條汁少而葉萎；久陰淫雨，則薄皮多汁者，皮潰而漉；卒風暴起，則剛脆之木，枝折杙傷；秋霜疾風，則剛脆之木，根搖而葉落。凡此五者，各有所傷，況於人乎。

黃帝曰：以人應木奈何？

少俞答曰：木之所傷也，皆傷其枝，枝之剛脆而堅，未成傷也。人之有常病也，亦因其骨節皮膚股理之不堅固者，邪之所舍也，故常為病也。

黃帝曰：人之善病風厥戲汗者，何以候之？

少俞答曰：肉不堅，股理流，則善病風。

黃帝曰：何以候肉之不堅也？

少俞答曰：煙肉不堅而無分理，理者粗理，粗理而皮不致者，股理疏。此言其渾然者。

黃帝曰：人之善病消瘴者，何以候之？

少俞答曰：五藏皆柔弱者，善病消津。

黃帝曰：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？

少俞答曰：夫柔弱者，必有剛強，剛強多怒，柔者易傷也。

黃帝曰：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？

少俞答曰：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，長沖直揚，其心剛，剛則多怒，怒則氣上逆，胸中喜積，血氣逆留，脫皮充肌，血脈不行，轉而為熱，熱則消肌膚，故為消津，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。

黃帝曰：人之善病寒熱者，何以候之？

少俞答曰：小骨弱肉者，善病寒熱。

黃帝曰：何以候骨之小大，肉之堅脆，色之不一也。

少俞答曰：顴骨者，骨之本也。顴大則骨

大，顴小則骨小。皮膚薄而其肉無腠，其臂懦弱然，其地色殆然，不與其天同色，汙然獨異，此其候也。然後臂薄者，其髓不滿，故善病寒熱也。

黃帝曰：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？

少俞答曰：粗理而肉不堅者，善病痺。

黃帝曰：痺之高下有處乎？

少俞答曰：欲知其高下者，各視其部。

黃帝曰：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，何以候之？

少俞答曰：皮膚薄而不澤，肉不堅而淖澤，如此則腸胃惡，惡則邪氣留止，積聚乃傷。脾胃之間，寒溫不次，邪氣稍至；精積留止，大聚乃起。

黃帝曰：余聞病形，已知之矣，願聞其時。

少俞答曰：先立其年，以知其時，時高則起，時下則殆，雖不陷下，當年有沖通，其病必起，是謂因形而生病，五變之紀也。

本藏第四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人之血氣精神者，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。經脈者，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，濡筋骨，利關節者也。衛氣者，所以溫分肉，充皮膚，肥腠理，司關合者也。志意者，所以禦精神，收魂魄，適寒溫，和喜怒者也。是放血和則經脈流行，營複陰陽，筋骨勁強，關節清利矣。衛氣和則分肉解利，皮膚調柔，腹理緻密毛志意和則精神專直，魂魄不散，悔怒不起，五藏不受邪矣。寒溫和則六府化穀，風痺不作，經脈通利，胚節得安矣。此人之常平也。五藏者，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。六府者，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。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，無愚智賢不肖，無以相倚也。然有其獨盡天壽，而無邪僻之病，百年不衰，雖犯風雨卒寒大暑，猶有弗能害也；有其不離遮罩室內，無怵惕之恐，然猶不免於病，可也？願聞其故。

岐伯對曰：窘乎哉問也！五藏者，所以參天地，副陰陽，而連四時，化五節者也。五藏者，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；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。凡此二十五者，各不同，或

善或惡，或台或凶，清責其方。心小則安，邪弗能傷，易傷以憂；心大則憂不能傷，易傷於邪。心高則滿於肺中，挽而善忘，難開以言；心下則藏外，易傷于寒，易恐以言。心堅則藏安守固；心脆則善病消津熱中。心端正則和利難傷；心偏傾則操持不一，無守司也。肺小則少飲，不病喘喝；肺大則多飲，善病胸痹喉痹逆氣。肺高則上氣肩息咳；肺下則居賞迫肺，善脅下痛。肺堅則不病咳上氣；肺脆則苦病消痺易傷。肺端正則和利難傷；肺偏傾則胸偏痛也。肝小則藏室，無脅下之病；肝大則通胃迫咽，迫咽則苦隔中，且脅下痛。肝局則上支貴，切脅說，為息貧；肝下則通胃，脅下空，脅下空則易受邪。肝堅則藏安難傷；肝脆則善病消疼易傷。肝端正則和利難傷；肝偏傾則脅下痛也。脾小則藏安，難傷於邪也；脾大則若湊動而痛，不能疾行。脾高則做引季脅而痛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；下加于大腸則藏苦受邪。脾堅則藏安難傷；脾脆則善病消萍易傷。脾端正則和利難傷；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。腎小則藏安難傷；腎大則善病腰痛，不可以俯仰，易

傷以邪。腎高則苦背管痛，不可以俯仰；腎下則腰沉痛，不可以俯仰，為孤廟。腎堅則不病腰背痛；腎脆則善病消萍易傷。腎端正則和利難傷；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。凡此二十五變者，人之所苦常病。

黃帝曰：何以知其然也？

岐伯曰：赤色小理者心小，粗理者心大。無夠骷者心高，骷骷小短舉者心下 0 骷骷長者心下堅，踢骷弱小以薄者心脆。骷骷直下不舉者心端正，夠骷倚一方者心偏傾也。白色小理者肺小，粗理者肺大。巨肩反膺陷喉者肺病，合腋張脅者肺下。好肩背厚者肺堅，肩背薄者肺脆。背膺厚者肺端正，脅偏疏者肺偏傾也。青色小理者肝小，粗理者肝大。廣胸反船者肝高，合脅免骷者肝下。胸脅好者肝堅，肋骨弱者肝脆。膺腹好相得著肝端正，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。黃色小理者脾小，粗理者脾大。揭唇者脾高，唇下縱者脾下。唇堅者脾堅，唇大而不堅者脾脆。唇上下好者脾端正，唇偏舉者脾偏傾也。黑色小理者腎小，粗理者腎大。高耳者腎高，耳後陷者腎下。耳堅者腎堅，

耳薄不堅者腎脆。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，耳偏高者緊偏傾也。凡此諸變者，持則安，減則病也。帝曰：善。然非餘之所問也。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，至盡天壽，雖有深憂大恐，怵惕之志，猶不能減也，甚寒大熱，不能傷也；其有不離遮罩室內，又無怵惕之恐，然不免於病者，何也？願聞其故。岐伯曰：五藏六府，邪之舍也，請言其故。五藏皆小者，少病，苦樵心大愁憂；五藏皆大者，緩於事，難使以憂。五藏皆高者，好高舉措；五藏皆下者，好出人下。五藏皆堅者，無病；五藏皆脆者，不離於病。五藏皆端正者，和利得人心；五藏皆偏傾者，邪心而善盜，不可以為人平，反復言語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六府之應。

岐伯答曰：肺合大腸，大腸者，皮其應。心合小腸，小腸者，脈其應。肝合膽，明者，筋其應。脾合胃，胃者，肉其應。腎合三焦膀胱，三焦膀胱味者，股理毫毛其應。

黃帝曰：應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肺應皮。皮厚者大腸厚，皮薄者

大腸薄。皮緩腹裏①大者大腸大而長，皮急者大腸急而短。皮滑者大腸直，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。心應脈。皮厚老脈厚，脈厚者小腸厚；皮薄者脈薄，脈薄者小腸薄。皮援者脈緩，脈緩者小腸大而長；皮薄而脈衝小者，小腸小而短。諸陽經脈皆多纖屈者，小腸結。脾應肉。肉脘堅大者胃厚，肉脘麼考胃薄。肉脘小而麼者胃不堅；肉眼不稱身者胃下，胃下者下管約不利。肉脘不堅者胃緩，肉脘無小裏②累者胃急。肉脘多少裏②票者胃結，胃結者上管約不利也肝應爪。爪厚色黃者膽厚，爪薄色紅者膽薄。爪堅色青者膽急，爪濡色赤者膽緩。爪直色白無約著膽直，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。腎應骨。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，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。疏股理者三焦膀胱緩，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優惠。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優直，稀毫毛者王焦膀胱結也。

黃帝曰：厚薄美惡皆有形，願聞其所病。

岐伯答曰：視其外應，以知其內藏，①裏：《甲乙經》排“裏”，什素排“果”。②裏 / 太素）、《甲乙》作“裏”。回則知所病矣。 卷之八

禁服第四十八

雷公問于黃帝曰：細子得受業，通於九針六十篇，旦幕勤服之，近者編絕，久者簡垢，然尚諷湧弗置，未盡解於意矣。外瑞言澤束為一，未知所謂也。夫大則無外，小則無內，大小無極，高下無度，束之奈何？士之才力，或有厚薄，智慮編淺，不能博大深奧，自強於學若細子，細子恐其散於後世，絕於子孫，敢問約之奈何？

黃帝曰：善乎哉問也！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，割臂獻血之盟也，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？

雷公再拜起曰：請聞命於是也。乃齋宿三日而清回：敢問今日正陽，細子願以受盟。

黃帝乃與俱入齋室，割臂獻血。

黃帝親祝曰：今日正陽，獻血傳方，有敢背此言者，反受其殃。

雷公再拜曰：細子受之。

黃帝乃左握其手，右授之書，曰：慎之慎之，吾為子言之。凡刺之理，經脈為始，營其所行，知其度量，內刺五藏，外刺六府，審察衛氣，為百病母，調其虛實，虛實乃止，瀉其血絡，血盡不殆矣。

雷公曰：此背細子之所以通，未知其所約也。

黃帝曰：夫約方者，猶約囊也，囊滿而弗約，則輸泄，方成弗約，則神與弗俱。

雷公曰：願為下材者，勿滿而約之。

黃帝曰：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，不可以為天下師。

雷公曰：願聞為工。

黃帝曰：寸口主中，人迎主外，兩者相應，俱往俱來，若引繩大小齊等。春夏人迎微大，秋冬寸口微大，如是者名曰千人。人迎大一倍於寸口，病在足少陽，一倍而躁，在手少陽。人迎二倍，病在足太陽，二倍而躁，病在手太陽。人迎三倍，病在足陽明，三倍而躁，病在手陽明。盛則為熱，虛則為寒，緊則為痛痹，代則乍甚乍

間。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緊痛則取之分肉，代則取血絡且飲藥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，名曰經刺。人迎四倍者，且大且數，名曰溢陽，溢陽為外格，死不治。必審按其本末，察其寒熱，以驗其藏府之病。寸口大於人迎一倍，病在足厥陰，一倍而躁，在手心主。寸口二倍，病在足少陰，二倍而躁；在手少陰。寸口三倍，清在足太陰，三倍而踐，在手太陰。盛則怵滿。寒中、食不化，虛則熱中、出庭、少氣、溺色變，緊則痛痹，代則乍痛乍止。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緊則光刺而後負之，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，陷下則徒灸之，降下者，脈血結於中，中有著血，血寒，故宜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寸口四倍者，名曰內關，內關者，且大且數，死不治。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，以驗其藏府之病，通其營輸，乃可傳於大數。大數曰：盛則徒瀉之，虛則徒補之，緊則灸刺且飲藥，陷下則徒灸之，太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所謂經治者，飲藥，亦日灸刺。脈急則引，脈大以弱，則欲安靜，用力無勞也。

五色第四十九

雷公問于黃帝曰：五色獨決於明堂乎？小子未知其所謂也。

黃帝曰：明堂者鼻也，礎者眉間也，庭者顏也，著者頰側也，蔽者耳門也，其間欲方大，去之十步，皆見於外，如是者壽必中百歲。

雷公曰：五官之辨條例

黃帝曰：明堂骨高以起，平以直，五藏次於中央，六府挾其兩側，首面上于閒庭，王宮在於下極，五藏安於胸中，真色以致，病色不見，明堂潤澤以清，五官惡得無辨乎？

雷公曰：其不辨者，可得聞乎？

黃帝曰：五色之見也，各出其色部。部骨陷者，必不免於病矣。其色部乘襲著，雖病甚，不死矣。

雷公曰：它五色奈何？

黃帝曰：青黑為痛，黃赤為熱，白為寒，

是謂五官。

雷公曰：病之益甚，與其方衰如何？

黃帝曰。外內皆在焉。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，病益甚，在中；人迎氣大緊以浮者，其病益甚，在外。其脈口浮滑者，病日進；人迎沉而滑者，病日損。其脈口滑以沉著，病日進，在內；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，其病日進，在外。脈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，病難已。病之在藏，沉而大者，易已，小為逆；病在府，浮而大者，其病易已。人迎盛堅者，傷於寒；氣口盛堅者，傷於食。

雷公曰：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？

黃帝曰：其色粗以明，沉夭者為甚，其色上行者病益甚，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。五色各有藏部，有外部，有內部也。色從外部走內部考，其病從外走內；其色從內走外者，其病從內走外。病生於內者，先治其陰，後治其陽，反者益甚；其病生於陽春，先治其外，後治其內，反者益甚。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，病從外來，目有所見，志有所惡，此陽氣之並也，可變而已。

雷公曰：小子聞風者，百病之始也；厥逆者，寒濕之起也，別之奈何？

黃帝曰：常候閨中，薄澤為風，沖濁為痹，在地為厥，此其常也，各以其色言其病。

雷公曰：人不病卒死，何以知之？

黃帝曰：大氣入于藏府者，不病而卒死矣。

雷公曰：病小愈而卒死者，何以知之？

黃帝曰：赤色出兩顴，大如母指者，病雖小愈，必卒死。黑色出於庭，大如母指，必不病而卒死。

雷公再拜曰：善哉！其死有期乎？

黃帝曰：察色以言其時。雷公曰：善乎【願卒聞之。

黃帝曰：庭者，首面也。閉上者，咽喉也。閨中者，肺也。下極者，心也。直下者，肝也。肝左者，膽也。下者，脾也。方上者，胃也。中央者，大腸也。扶大腸者，腎也”當腎者，臍也。面王以上者，小腸也。面王以下者，膀胱於處也。顴者，肩也。頓後者，臂也。臂下者，手也。目內眦上者，膺乳也。扶繩而上者，背也。循牙

車以下者，股也。中央者，膝也。膝以下者，勝也。當勝以下者，足也。巨分者，股裏也。巨屈者，膝腹也。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，各有部分。有部分，用陰和陽，用陽和陰，當明部分，萬舉萬當，能別左右，是謂大道，男女異位，故曰陰陽，審察澤夭，謂之良工。沉濁為內，浮澤為外，黃赤為風，青黑為痛，白為寒，黃而膏潤為膿，赤甚者為血，痛甚為攣，寒甚為皮不仁。五色各見其部，察其浮沉，以知淺深，家其渾夭，以觀成敗，察其散傳，以知遠近，視色上下，以知病處，積神於心，以知往今。故相氣不微，不知是非，屬意勿去，乃知新政。色明不粗，沉夭為甚；不明不澤，其病不甚。其色散，駒駒然未有聚；其病散而氣痛，聚未成也。腎乘心，心先病，腎為應，色皆如是。男子色在於面工，為小腹痛，下為卵痛，其圖直為莖痛，高為本，下為首，狐跡癌明之屬也。女子在於面王，為膀胱子處之病，散為痛，傳為聚，方員左右，各如其色形。其隨而下至服為建，有潤如育狀，為暴食不潔。左為左，右為右，其色有邪，聚散而不端，面色所

指者也。色者，青黑赤日黃，皆端滿有別鄉。別鄉赤者，其色亦大如榆莢，在面王為不回。其色上銳，首空上向，下銳下向，在左右如法。以五色命藏，青為肝，赤為心，白為肺，黃為脾，黑為腎。肝合筋，心合脈，肺合皮，脾合肉，腎合骨也。

論勇第五十

黃帝問于少俞曰：有人于此，並行並立，其年之長少等也，衣之厚薄均也，卒然遇烈風暴雨，或病或不病，或皆病，或皆不病，其故何也？

少俞曰：帝問柯急？

黃帝曰：願盡聞之。

少俞曰：者青①風，夏陽風，秋涼風，各寒風。凡此四時之風者，其所病各不同形。

黃帝曰：四時之風，病人如何？

少俞曰：黃色薄皮弱肉者，不勝春之虛風；白色薄皮弱肉者，不勝夏之虛風；青色薄皮弱肉，不勝秋之虛風；赤色薄皮弱肉，不勝冬之虛風也。

黃帝曰：黑色不病乎？

少俞曰：黑色而皮厚肉堅，固不傷於四時之風，其皮薄而肉不堅，色不一者，長夏至而有虛風者，病矣。其皮厚而肌肉堅者，長夏至而有虛風，不病矣。其皮厚而肌肉堅者，必重感於寒，外內皆然，乃病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黃帝曰：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，非勇怯之分也。夫勇士之不忍痛者，見難則前，見病則止；夫怯土之忍痛者，聞難則恐，遇痛不動。夫勇士之忍痛者，見難不恐，①青：（甲乙經）作“溫”。遇痛不動。夫怯土之不忍痛者，見難與痛，目轉面盼，恐不能言，失氣驚，顏色變化，乍死乍生。餘見其然也，不知其何由，願聞其故。

少俞曰：夫忍痛與不忍痛者，皮膚之薄厚，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，非勇怯之謂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勇怯之所由然。

少俞曰：勇士考，目深以固，長衡直暢，三焦理橫，”其心揣直，其肝大以堅，其膽滿以榜，怒則氣盛而胸張，肝舉而膽橫，毗裂而目揚，毛起而面蒼，此勇士之由然者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怯士之所由然。

少俞曰：怯士者，目大而不減，陰陽相失，其焦理縱，服骷短而小，肝系緩，其膽不滿而縱，腸胃挺，脅下空，雖方大怒，氣不能滿其胸，肝肺員舉，氣衰複下，故不能久怒，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。

黃帝曰：怯士之得酒，怒不避勇士者，何藏依然？

少俞曰：酒者，水穀之精，熟穀之液也，其氣凜悍，其人於胃中，則胃脹，氣上逆，滿於胸中，肝浮膽橫。當是之時，固比于勇士，氣衰則悔。與勇士同類，不知避之，名曰酒停也。

背俞第五十一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願聞五藏之航，出於背者。

岐伯曰：胸中大胸在押骨之端，肺份在三焦①之間，心腦在五焦之間，隔份在七焦之間，肝翁在九焦之間，脾份在十一焦之間，腎胞在十四焦之間。皆挾脊相去三寸所，則欲得而驗之，按其處，應在中而痛解，乃其腦也。灸之則可，刺之則不可。氣盛剛瀉之，虛則補之。以火補考，毋吹其火，須自滅也；以火瀉者，疾吹其火，傳其艾。須具火滅也。

衛氣第五十二

黃帝曰：五藏者，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。

六府者，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。其氣內幹②五藏，而外絡肢節。其浮氣之不循經者，為衛氣；其精氣之行於經者，為營氣。陰陽相隨，外內相貫，如環之無端，亭亭淳淳乎，孰能窮之。然其分別陰陽，皆有標本應實所離之處。能別陰陽十二經者，知病之所生。候虛實之所在者，能得病之高下。知六府之氣街者，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。能知虛石③之堅款者，知補瀉之所在。能知六經標本者，可以無惑於天下。

岐伯曰：博都聖帝之論！臣請盡意悉言之。足太陽之本，在跟以上五寸中，標在兩絡命門。命門者，目也。足少陽之本，在憲明之間，標在窗籠之前。窗籠者，耳①焦：（太素）與（素問·血氣形志篇）王冰注引（靈樞及（中法排“椎”。下同。②幹：（大秦）作“入於”。③石：（甲乙經）、（太累）作“實”。下同。也。足少陰之本，在內踝下上三寸中，標在背腦與舌下兩脈也。足厥陰之本，在行間上五寸所，標在背胞也。足陽明之本，在厲兌，標在人迎須技項顙也。足大陰之本，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，標在背胞與舌本

也。手太陽之本，在外踝之後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。手少陽之本，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，標在耳後上角下外毗也。手陽明之本，在肘骨中，上至別陽，標在顏下臺鉗上也。手太陽之本，在寸口之中，標在腋內動也。手少阻之本，在銳骨之端，標在背份也。手心主之本，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，標在腋下下三寸也。凡候此者，下虛則厥，下籃則熱；上虛則眩，上籃則熱痛。故石者絕而止之，虛者而起之。請言氣街：胸氣有街，腹氣有街，頭氣有街，勝氣有街。放氣在頭者，止之於腦。氣在胸者，止之膺與背肌。氣在腹者，止之背胞與沖脈於臍左右之動脈者。氣在膠者，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。取此者用毫針，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，乃刺而予之。所治者，頭痛眩僕，腹痛中滿暴脹，及有新積。痛可移者，易已也；積不痛，難已也。

論痛第五十三

黃帝問于少俞曰：筋骨之強弱，肌肉之堅脆，皮膚之厚薄，股理之疏密，各不同，其于針石火炮之痛何如？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，其於毒藥何如？願盡聞之。

少俞曰二人之骨強、筋弱、肉緩、皮膚厚者耐痛，其于針石之痛、火焰亦然。

黃帝曰：其耐火焰者，何以知之？

少俞答曰：加以黑色而美骨者，耐火焰。

黃帝曰：其不耐針石之痛者，何以知之？

少俞曰：堅肉薄皮者，不耐針石之痛，於火焰亦然。

黃帝曰：人之病，或同時而傷，或易已，或難已，其故何如？

少俞曰：同時而傷，其身多熱者易已，多寒者難已。

黃帝曰：人之勝毒，何以知之？

少俞曰：胃厚、色黑、大骨及肥者，皆勝毒；故其瘦而薄胃者，皆不勝毒也。

天年第五十四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願聞人之始生，何氣築為基，何立而為婚，何失而死，何得而生？

岐伯曰：以母為基，以父為根，失神者死，得神者生也。

黃帝曰：何者為神？

岐伯曰：血氣已和，榮對已通，五藏已成，神氣舍心，魂魄畢具，乃成為人。

黃帝曰：人之壽夭各不同，或夭壽，或卒死，或病久，願聞其道。

岐伯曰：五藏堅固，血脈和調，肌肉解利，皮膚緻密，營衛之行，不失其常，呼吸微徐，氣以度行，六府化穀，津液布揚，各如其常，故能長久。

黃帝曰：人之壽百歲而死，何以致之？

岐伯曰：使道隧以長，基牆高以方，通調營衛，三部三裏起，骨高肉滿，百歲乃得終。

黃帝曰：其氣之盛衰，以至其死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曰：人生十歲，五藏始定，血氣已通，其氣在下，故好走。二十歲，血氣始盛，肌肉方長，故好趨。三十歲，五藏大定，肌肉堅固，血脈盛滿，故好步。四十歲，五藏六府十二經脈，皆大盛以平定，股理始流，榮華頽落，發頗斑白，平盛不搖，故好坐。五十歲，肝氣始衰，肝葉始薄，膽汁始減①，目始不明。六十歲，心氣始衰，苦化悲，血氣懈情，故好臥。七十歲，脾氣虛，皮膚枯。八十歲，肺氣衰，魄離，故言善誤。九十歲，腎氣焦，四藏經脈空虛。百歲；五藏皆虛，神氣皆去，形骸獨居而終矣。

黃帝曰：其不能終壽而死者，何則

岐伯曰：其五藏皆不堅，使道不長，空外以張，喘息暴疾，又卑基牆，薄脈少血，其肉不石，數中風寒，血氣虛，脈不通，真邪相攻，亂而相引，故中壽而盡也。

逆順第五十五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余聞氣有逆順，脈有盛衰，刺有大約，可得聞乎？

伯高曰：氣之逆順者，所以應天地、陰陽、四時、五行也；脈之盛衰者，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。刺之大約者，必明知病之可刺，與其未可刺，與其已不可刺也。

黃帝曰：候之奈何？

伯高曰：（兵法）曰：無迎逢逢之氣，無擊堂堂之陣。（刺法》曰：無刺隱隱之熱，無刺源戲之牙，無刺渾渾之脈，無制病與脈相逆者。

黃帝曰：候其可刺來頻

伯高曰：上工，刺其未生者也，其次，刺其未盛者也，其次，刺其已衰者也；下工，刺其方襲者也，與其形之盛者也，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

也。故曰：方其盛也，勿敢毀傷，刺其已衰，事必大昌。故曰：上工治未病，不治已病。此之謂也。

五味第五十六

黃帝曰：願聞穀氣有五味；其入五藏，分別奈何？

伯高曰：胃者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水谷皆入於胃，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。五味各走其所喜，穀味酸，先走肝，穀味苦，先走心，谷味甘，先走脾，谷味辛，先走肺，谷味成，先走腎。谷氣津液已行，營衛大通，乃化糟粕，以次傳下。

黃帝曰：營衛之行奈何？

伯高曰：谷始入於胃，其精微者，先出於胃之兩焦，以溉五藏，別出兩行，營衛之道。其大氣之傳而不行者，積于胸中，命曰氣海，出於肺，

循附因，故呼則出，吸則入。天地之精氣，其大數常出三入一，故穀不久，半日則氣①減：原作“減”，據周本、日刻本、（太累）、（甲乙經）改。衰，一日則氣少矣。

黃帝曰：谷之五味，可得聞乎？

伯高曰：請盡言之。五穀。杭米甘，麻酸，大豆咸，麥苦，黃黍辛。五果：棗甘，李酸，栗成，杏苦，桃辛。五畜：牛甘，犬酸，豬咸，羊苦，雞辛。五菜：葵甘，韭酸，營成，續苦；蔥辛。五色：黃色宜百，青色宜酸，黑色宜鹹，赤色宜苦，白色宜辛。凡此五者，各有所直。五宜：所言五色者，腫病者，直食杭米飯牛肉棗葵；心病者，宜食麥羊肉杏盛；腎病者，宜食大豆黃卷豬肉栗啻；肝病者，宜食麻犬肉李韭；肺病者，宜食黃黍雞肉桃蔥。五禁：肝病禁辛，心病禁咸，脾病禁酸，腎病禁甘，肺病禁苦。肝色青，直食甘，杭米飯牛肉棗葵皆甘。心色赤，宜食酸，大豆麻李韭皆酸。脾色黃，直食鹹，大豆須肉栗薺皆鹹。肺色白，宜食苦，麥羊肉杏燕皆苦。腎色黑，宜食辛，黃黍雞肉桃蔥皆辛。

水脹第五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水與聯脹、鼓脹。腸覃、石浪、石水，何以別之？

岐伯答曰：水始起也，目案上微腫，如新臥起之狀，其頸脈動，時咳，陰股間寒，足腔澁，腹乃大，其水已成矣。以手按其腹，隨手而起，如裹水之狀，此其候也。

黃帝曰：膚脹問以候之？

岐伯曰：膚脹者，寒氣客於皮膚之間，轟轟然不堅，腹大，身盡腫，皮厚，按其腹，富而不起，腹色不變，此其候也。鼓脹何如？岐伯曰：腹脹身皆大，大與膚脹等也，色蒼黃，腹筋起，此其候也。。腸覃何如？岐伯曰：寒氣客於腸外，與衛氣相搏，氣不得榮，因有所系，碑而內著，惡氣乃起，瘕肉乃生。其始生也，大如雞卵，稍

以益大，至其成如懷子之狀，久者離歲，按之則堅，推之則移，月事以時下，此其候也。石浪何如？岐伯曰：石瘤生於腦中，寒氣客於子門，子門閉塞，氣不得通，惡血當瀉不瀉，師以留止，日以益大，狀如懷子，月事不以時下，皆生於女子，可導而下。

黃帝曰：膚脹鼓脹可刺邪？

岐伯曰：先瀉其脹之血絡，後調其經，刺去其血絡也。

賊風第五十八

黃帝曰：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，令人病焉，今有其不離遮罩，不出空①穴之中，卒然病者，非不離賊風邪氣，其故何也？

岐伯曰：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，藏於血脈之中，分肉之間，久留而不去；若有所墮墜，惡

血在內而不去。卒然喜怒不節，飲食不適，寒溫不時，腠理閉而不通。其開而遇風寒，則血氣凝結，與故邪相襲，則為寒痹。其有熱則汗出，汗出則受風，雖不遇賊風邪氣，必有因加而發焉。

黃帝曰：今夫子之所言者，皆病人之所自知也。其毋所遇邪氣，又毋怵惕之所志，卒然而病者，其故何也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？

岐伯曰：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，因而志有所惡，及有所慕，血氣內亂，兩氣相搏。其所從來者微，視之不見，聽而不聞，故似鬼神。

黃帝曰：其祝②而已者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先巫者，因知百病之勝，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，可祝而已也。

衛氣失常第五十九

黃帝曰：衛氣之留於腹中，搖積不行，苑

蘊不得常所，使人支脅胃中滿，喘呼逆息者，何以去之？

伯高曰：其氣積於胸中者，上取之；積於腹中者，下取之；上下皆滿者，傍取之。

黃帝曰：取之奈何？

伯高對曰：積於上，瀉人迎、大突、喉中；積于下者，瀉王裏與氣街；上下背滿者，上下取之，與季脅之下一寸（一本。季脅之下深一寸）；重者，難足取之。診視其脈大而弦急，及絕不至者，及腹皮急甚者，不可刺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何以知皮肉、氣血、筋骨之病也？

伯高曰：色起兩眉薄澤者，病在皮。唇色青黃赤白黑者，病在肌肉。營氣德然者，病在血氣。目色青黃赤白黑者，病在筋。耳焦枯受塵垢，病在骨。

黃帝曰：病形何如，取之奈何？

伯高曰：夫百病變化，不可勝數，然皮有部，肉有往，血氣有輸，骨有屬。

黃帝曰：願聞其故。

伯高曰：皮之部，輸於四末。肉之柱，在臂勝諸陽分肉之間，與足少陰分間。血氣之輸，輸于諸絡，氣血留居，則盛而起。筋部無陰無陽，無左無右，候病所在。骨之屬者，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。

黃帝曰：取之奈何？

伯高曰：夫病變化，浮沉深淺，不可勝窮，各在其處。病間①空：元刊本擁乙經）、什素）作‘室”。②祝：《甲乙經）此後有‘由”字。者淺之，甚者深之，間者小之，甚者眾之，隨變而調節，故日上工。

黃帝問于岐伯①曰：人之肥瘦大小寒溫，有老壯少小，別之奈何？

伯高對曰：人年五十已上為老，二十已上為壯，十八已上為少，六歲已上為小。

黃帝曰：何以度知其肥瘦？

伯高曰：人有肥有膏有肉民

黃帝曰：別此奈何？

伯高曰：廂內③不堅（一本雲腠內），皮滿

者，肥。腠內不堅，皮緩者，膏。皮內不相離者，肉。

黃帝曰：身之寒溫何則

伯高曰：膏者其肉淖，而粗理者身寒，細理者身熱。脂者其肉堅，細理者熱，粗理者寒。

黃帝曰：其肥瘦大小奈何？

伯高曰：膏者，多氣而皮縱緩，故能縱腹垂腴。肉者，身體容大。脂者，其身收小。

黃帝曰：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？

伯高曰：膏者多氣，多氣者熱，熱者耐寒。肉者多血則充形，充形則平。脂者，其血清，氣溶少，故不能大。此別於眾人者也。

黃帝曰：二眾人奈何？

伯高曰：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，血與氣不能相多，故其形不小不大，各自稱其身，命曰眾人。

黃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

伯高曰：必先別其三形，血之多少，氣之清濁，而後調之，治無失常經。是故膏人，縱腹垂腴；肉人者，上下容大；脂人者，雖脹不能大者。

玉版第六十

黃帝曰：餘以小針為細物也，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，下合之於地，中合之於人，餘以為過針之意矣，願聞其故。

岐伯曰：何物大於天乎？夫大於針者，惟五兵者焉。五兵者，死之備也，非生之具。且夫人者，天地之鎮也，其不可不參乎？夫治民者，亦惟針焉。夫針之與五兵，其孰小乎？

黃帝曰：病之生時，有喜怒不測，飲食不節，陰氣不足，陽氣有餘，營氣不行，乃發為癰疽。陰陽不通，兩熱相搏，乃化為膿，小針能取之乎？

岐伯曰：聖人不能使化者，為之邪不可留也。放兩軍相當，旗幟相望，白刃陳於中野者，此非一日之謀也。能使其民，令行禁止，士卒無白刃之難者，非一日之教也，須臾之得也。夫至使

身被癰疽之病，膿血之聚者，不亦離道遠乎。夫癰疽之生，膿血之成也，不從天下，不從地出，積微之所生也。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，愚者遭其已成也。

黃帝曰：其已形，不予造，膿已成，不予見，為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膿已成，十死一生，故聖人弗使已成，而明為良方，著之竹帛，使能者題而傳之後世，無有終時者，為①岐伯：疑誤，據下文答者應為‘伯高’。②肉：原作‘內’，據《乙經》改。③內：《甲乙》額作‘內’、下同。其不予遭也。

黃帝曰：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，不導之以小針治乎？

岐伯曰：以小治小者其功小，以大治大者多害，故其已成膿血者，其唯隨石被鋒之所取也。

黃帝曰：多害者其不可全乎？

岐伯曰：其在逆順焉。

黃帝曰：願聞逆順。

岐伯曰：已為傷者，其白眼青黑，眼小，是一逆也；內藥而嘔者，是二逆也；腹痛渴甚，是

三逆也；肩項中不便，是四逆也；音嘶色脫，是五逆也。除此五者為順矣。

黃帝曰：請病皆有逆順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曰：腹脹，身熱，脈大，是一逆也；腹鳴而滿，四肢清，泄，其脈大，是二逆也；聞而不止，脈大，是三逆也；咳且按血，脫形，其脈小勁，是四逆也；咳，脫形身熱，脈小以疾，是謂五逆也。如是者，不過十五日而死矣。其腹大脹，四本清，脫形，泄甚，是一逆也；腹脹便血，其脈大，時絕，是二逆也；咳，波血，形肉脫，脈搏，是三逆也；嘔血，胸滿引背，脈小而疾，是四逆也；咳嘔腹脹，且飧泄，其脈絕，是五逆也。如是者，不及一時而死矣。工不察此者而刺之，是謂逆治。

黃帝曰：夫子之言針甚駿，以配天地，上數天文，下度地紀，內別五藏，外農六府，經脈二十八會，盡有周紀，能殺生人，不能起死者，子能反之乎？

岐伯曰：能殺生人，不能起死者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之則為不仁，然願聞其道，

弗行於人。

岐伯曰：是明道也，其必然也，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，如飲酒使人醉也，雖勿診，猶可知矣。

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人之所受氣者，穀世。穀之所注者，胃也。胃者，水穀氣血之海也。海之所行雲氣者，天下也。胃之所出氣血者，經隧也。經隧者，五藏六府之大絡也，迎而奪之而已矣。

黃帝曰：上下有數乎？

岐伯曰：迎之五裏，中道而止，五至而已，五往而藏之氣盡矣，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，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，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。

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瞰^レ而刺之者，死於家中；入門而刺之者，死於堂上。

黃帝曰：善乎方，明能道，請著之五版，以為重寶，傳之後世，以為刺禁，個民勿敢犯也。

五禁第六十一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刺有五禁，何謂五禁？

岐伯曰：禁其不可利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五奪。

岐伯曰：無瀉其不可奪者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五過。

岐伯曰：補瀉無過其度。

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五逆。

岐伯曰：病與脈相逆，命曰五逆。

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九宜。

岐伯曰：明知九針之論，是謂九宜。

黃帝曰：何謂五禁？願聞其不可刺之晚

岐伯曰：甲乙日自乘，無刺頭，無發蒙於耳內。

丙丁日自乘，無振埃于肩喉廉泉。戊己日自乘，無利腹去爪瀉水。庚辛日自乘，無刺關節於股膝。壬癸日自乘，無刺足勝。是謂五禁。

黃帝曰：何謂五奪？

岐伯曰：形肉已奪，是一奪也；大奪血之後，是二奪也；大汗出之後，是三奪也；大泄之後，是四奪也；新產及大血之後，是五奪也。此皆不可瀉。

黃帝曰：何謂五逆？

岐伯曰：熱病脈靜，汗已出，脈盛躁，是一逆也；病泄，脈洪大，是二逆也；著痹不移，跟肉破，身熱，脈偏絕，是三逆也；淫而奪形，身熱，色天然白，及後下血好，血抓篤重，是謂四逆也；寒熱奪形，脈堅博，是謂五逆也。

動輸第六十二

黃帝曰：經脈十二，而手太陽、足少陰、陽明獨動不休，何也？

岐伯曰：是①明胃脈也。胃為五藏六府之海，其清氣上注於肺，肺氣從太陰而行之，其行也，

以息往來，故人一呼脈再動，一吸脈亦再動，呼吸不已，故動而不止。

黃帝曰：氣之過於寸口也，上十焉息？下八焉伏？何道從還？不知其極。

岐伯曰：氣之離藏也，卒然如弓營之發，如水之下岸，上幹魚以反衰，其餘氣衰散以逆上，故其行微。

黃帝曰：足之陽明何因而動？

岐伯曰：胃氣上注於肺，其悍氣上沖頭者，循咽，上走空竊，循眼系，入絡腦，出頤，下客主人，循牙車，合陽明，並下人迎，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。故陰陽上下，其動也若一。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，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。故陰陽俱靜僅動，若；繩相傾者病。

黃帝曰：足少陰何因而動？

岐伯曰：沖脈者，十二經之海也，與少明之大絡，起於腎下，出於氣街，循陰股內廉，邪入腠中，循勝骨內廉，並少陰之經，下入內踝之後，入足下；其別考，邪入踝，出屬跑上，人大指之間，注諸絡，以溫足勝，此脈之常動者也。

黃帝曰：營衛之行也，上下相貫，如環之無端，今有其卒然遇邪氣，及逢大寒，手足懈情，其脈陰陽之道，相輸之會，行相失也，氣何由還？

岐伯曰：夫四末陰陽之會者，此氣之大絡也。四街者，氣之徑路也。故絡絕則經通，四本解則氣從合，相輸如環。

黃帝曰：善。此所謂如環無端，莫知其紀，終而複始，此之謂也。

五味論第六十三

黃帝問于少俞曰：五味入於口也，各有所走，各有所病。酸走筋，多食之，令人侯；鹹走血，多食之，令人渴；苦走氣，多食之，令人洞心；甘走肉，多食之，令人變嘔；辛走骨，多食之，令人癢；苦走心，多食之，令人說心。餘知其然也，不知其何由，願聞其故。

①是：押乙經）、位素）作“足陽”。

少俞答曰：酸入於胃，其氣澀以收，上之兩焦，弗能出入也，不出即留於胃中，胃中和溫，則下往德優，膀胱之胞薄以懦，得酸則縮絛，約而不通，水道不行，故握。明者，積筋之所終也，故酸入而走筋矣。

黃帝曰：鹹走血，多食之，令人渴，何也？

少俞曰：咸入於胃，其氣上走中焦，注於脈，則血氣走之，血與成相得則凝，凝則胃中汁注之，控之則胃中竭，竭則咽路焦，故舌本平而善渴。血脈者，中焦之道也，故成人而走血矣。

黃帝曰：辛走氣，多食之，令人洞心，何也？

少俞曰：辛入於胃，其氣走于上焦，上焦者，受氣而管諸陽者也，薑韭之氣熏之，營衛之氣不時受之，久留心下，故洞心。辛與氣俱行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。

黃帝曰：苦走骨，多食之，令人變嘔，何也？

少俞曰：苦入於胃，五穀之氣，皆不能勝苦，苦入下焦，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，故變嘔。齒者，骨之所終也，故苦入而走骨，故人而復出，知其走骨也。

黃帝曰：甘走肉，多食之，令人悅心，何也？

少俞曰：甘入於胃，其氣弱小，不能上至於上焦，而與谷留於胃中者，令人柔潤者也，胃柔則緩，緩則蟲動，蟲動則令人悅心。其氣外通於肉，故甘走肉。

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

黃帝曰：余聞陰陽之人何僅

伯高曰：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不離於五，人亦應之。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，而陰陽之人不與焉。其態又不合於眾者五，餘已知之矣。願聞二十五人之形，血氣之所生，別而以候，從外知內何如？

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，此先師之秘也，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。

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：余聞之，得其人弗

教，是謂重失，得而泄之，天將厭之。餘願得而明之，金櫃藏之，不敢揚之。

岐伯曰：先立五形金水水火土，別其五色，異其五形之人，而二十五人具矣。

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慎之慎之，臣請言之。水形之人，比於上角，似於蒼帝。其為人蒼色，小頭，長面，大肩背，直身，小手足，好有才，勞心，少力，多憂勞於事，能春夏不能秋冬，感而病生，足厥明倫倫然。太角之人，比于左足少陽，少陽之上遺遺然。五角（一一日。角①）之人，比於右足少陽，少陽之下隨隨然。付角（一。右角）之人，比於右足少陽，少陽之上推推然。判角之人，比于左足少陽，少陽之下插話然。火形之人，比於上做，似於赤帝。其為人赤色，廣用，銳面小頭，好肩背脾腹，小手足，行安地，疾心，行搖，肩背肉滿，有氣輕財，少信多慮，見事明，好顏，急心，木壽暴死。能春夏不能秋冬，秋冬感而病生，手少陰核核然。質激之人（目質之八。大①一日少角：原在句末“隨隨然”之後，據文義

移此。本篇小字注均同此體例。微)，比於左手太陽，太陽之上肌肌然。少微之人，比於右手太陽，太陽之下滔滔然。右微之人，比於右手太陽，太陽之上統趿然（一。熊熊然）。質判（一。質創之人，比於左手太陽，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。十形之人，比于上官，似于上古黃帝。其為人黃色，圓面，大頭，美肩背，大腹，美股勝，小手足，多肉，上下相稱，行安地，舉足浮，安心，好利人，不喜權勢，善附人也。能秋冬不能春夏；春夏感而病生，足太陰敦敦然。太宮之人，比于左足陽明，陽明之上婉婉然。加宮之人（一。眾之人），比于立足陽明，陽明之下坎坎然。少宮之人，比于右足陽明，陽明之上樞樞然。左宮之人（一。眾之八。一日。明之。），比于右足陽明，陽明之下兀兀然。金形之人，比于上商，似于白帝。其為人方面，白色，小頭，小肩背，小腹， / J ‘手足，如骨發路外，骨輕，身清廉，急心，靜悍，善為吏。能秋冬不能春夏，春夏感而病生，手太陰敦敦然。付商之人，比于左手陽明，陽明之上廉廉然。右商之人，比于左手陽明，陽明之下

脫脫然。右商之人，比于右手陽明，陽明之上監監然。少商之八，比于右手陽明，陽明之下嚴嚴然。水形之人，比於上羽，似于黑帝。其為人黑色，面不平，大頭，廉頤，小肩，大腹，動手足，發行搖身，下盡長，背延延然，不敬畏，善欺給人，戮死。能秋冬不能春夏，春夏感而病生，足少陰汗汗然。大羽之人，比於右足太陽，太陽之上頰頰然。少羽之人，比于左足太陽，太陽之下纖纖然。眾之為人（一。加之八），比於右足太陽，太陽之下潔潔然。任之為人，比于左足太陽，太陽之上安安然。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，眾之所以相欺者是也。

黃帝曰：得其形，不得其色何如？

岐伯曰：形勝色，色勝形者，至其股時年加，感則病行，失則憂矣。形色相得者，富貴大樂。

黃帝曰：其形色相勝之時，年加可知乎？

岐伯曰：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，常加七歲，十六歲、二十五歲、三十四歲、四十三歲、五十二歲、六十一歲，皆人之大忌，不可不自安也，感則病行，失則憂矣。當此之時，無為好事，是

謂年忌。

黃帝曰：夫子之言，脈之上下，血氣之候，以知形氣奈何？岐伯曰：足陽明之上，血氣盛則髯美長；血少氣多則髯短；氣少血多則髯少；血氣皆少則無髯，兩吻多畫。足陽明之下，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；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，行則善高舉足，足指少肉，足善寒；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癰；血氣皆少則無毛，有則稀枯停，善晨厥足痹。足少陽之上，氣血盛則通髯美長；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；血少氣多則少髯；血氣皆少則無須，感於寒濕則善痹，骨痛爪枯也。足少陽之下，血氣盛則腔毛美長，外踝肥；血多氣少則膝毛美短，外踝皮堅而厚；血少氣多則膝毛少，外踝皮薄而軟；血氣皆少則無毛，外踝瘦無肉。足太陽之上，血氣盛則美眉，眉有毫毛；血多氣少則惡眉，面多少理；血少氣多則面多向；血氣和則美色。足太陽①之下，血氣盛則跟肉滿，遺堅；氣少血多則瘦，跟空；血氣皆少則喜轉筋，睡下痛。手陽明之上，血氣盛則播美；血少氣多則播惡；血氣皆少則無霜。手陽明之下，血氣盛則腋下

毛美，手魚肉以溫；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。手少陽之上，血氣盛則眉美以長，耳色美；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。手少陽之下，血氣盛則手卷多肉以溫；血氣皆少則寒以瘦；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。手太陽之上，血氣盛則有多項，面多肉以平；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。手太陽之下，血氣盛則掌肉充滿；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。

黃帝曰：二十五人者，刺之有約乎？

岐伯曰：美眉者，足太陽之脈，氣血多；惡眉者，血氣少；其肥而澤者，血氣有餘；肥而不澤者，氣有餘，血不足；瘦而無澤者，氣血俱不足。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，可以知逆順矣。

黃帝曰：刺其諸陰陽奈何？

岐伯曰：按其寸口人迎，以調陰陽，切循其經絡之凝澀，結而不通者，此於身皆為痛痹，甚則不行，故凝澀。凝澀者，致氣以溫之，血和乃止。其結絡者，脈結血不和，決之乃行。故曰：氣有餘於上者，導而下之；氣不足於上者，推而休之；其稽留不至者，因而迎之；必明於經隧，乃能持之。寒與熱爭者，導而行之。淇宛陳血不結者，

則而予之。必先明知二十五人，則血氣之所在，左右上下，刺約畢也。 卷之十

五音五味第六十五

右徵與少徵，調右手太陽上。左商與左徵，調左手陽明上。少徵與大宮，調左手陽明上。右角與大角，調右足少陽下。大徵與少徵，調左手太陽上。眾羽與少羽，調右足太陽下。少商與右商，調右手太陽下。任羽與眾羽，調右足太陽下。少宮與大宮，調右足陽明下。判角與少角，調右足少陽下。付商與上商，調右足陽明下。村商與上角，調左足太陽下。上徵與右徵同，谷麥，畜羊，果棗，手少阻②，藏心，色赤，味苦，時夏。上羽與大羽同，穀大豆，畜菌，果栗，足少陰，藏腎，色黑，味咸，時冬。上它與大宮同，穀稷，畜牛，果棗，足太陽，藏脾，色黃，味甘，時

季夏。①陽：原悵‘陰’，據馬注本、張注本、日刻本、黃校本及《永樂大典》所引改。。③陰：原作“陽”，據文義改。上商與右商同，穀黍，畜雞，果桃，手太陰，藏肺，色白，味辛，時秋。上角與大角同，谷麻，畜犬，果李，足厥陰，藏肝，色青，味酸，時春。大宮與上角，同右足陽明上。左角與大角，同左足陽明上。少羽與大現，同右足太陽下。友商與右商，同左手陽明上。加宮與大宮，同左足少陽上。質判與大宮，同左手太陽下。判角與大角，同左足少陽下。大羽與大角，同右足太陽上。大角與大宮，同右足少陽上。右徽、少做、質微、上微、判做；右角、付角、上角、大角、判角；右商、少商、村商、上商、左商；少官、上官、大宮、加宮、左角宮；眾羽、桂羽、上羽、大羽、少羽。

黃帝曰：婦人無須者，無血氣乎？

岐伯曰：沖脈、任脈，皆起於胞中，上循背裏，為經絡之海；其浮而外者，循腹右上行，會於咽喉，別而絡唇口。血氣盛則充膚熱肉，血獨盛則企滲皮膚，生毫毛。今婦人之生，有餘於氣，

不足於血，以其數脫血也，沖任之脈，不榮口唇，故須不生焉。

黃帝曰：士人有傷于陰，陰氣絕而不起，陰不用，然其須不去，其故何也？宦者獨去何也？願聞其故。

岐伯曰：宦者去其宗筋，傷其沖脈，血瀉下複，皮膚內結，唇口不榮，故須不生。

黃帝曰：其有天宦者，未嘗被傷，不脫於血，然其煩不生，其故何也？

岐伯曰：此天之所不足也，其任沖不盛，宗筋不成，有氣無血，唇口不榮，故須不生。

黃帝曰：善乎能！聖人之通萬物也，若日月之光影，音聲鼓響，聞其聲而知其形，其非夫子，孰能明萬物之精。是故聖人視其顏色，黃赤者多熱氣，青白者少熱氣，黑色者多血少氣。美眉者太陽多血，通髯極須著少陽多血，美領者陽明多血，此其時然也。夫人之常數，太陽常多血少氣，少陽常多氣少血，陽明常多血多氣，厥陰常多氣少血，少陰常多血少氣，太陰常多血少氣，此天之常數也。

百病始生第六十六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夫百病之始生也，皆生於風雨寒暑，清濕喜怒。喜怒不節則傷藏，風雨則傷上，清濕則傷下。三部之氣，所傷異類，願聞其會。

岐伯曰：三部之氣各不同，或起于陰，或起于陽，請言其方。喜怒不節，則傷藏，藏傷則病起于陰也；清濕襲虛，則病起於下；風雨襲虛，則病起於上，是謂三部。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。

黃帝曰：餘固不能數，故問先師，願卒聞其道。

岐伯曰：風雨寒熱，不得虛，邪不能獨傷人。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，蓋無虛，故邪不能獨傷人，此必因虛邪之風，與其身形，兩虛相得，乃客其形，兩實相逢，眾人肉堅。其中於虛邪也，因于天時，與其身形，參以虛實，大病乃成，

氣有定舍，因處為名，上下中外，分為三員。是故虛邪之中人也，始於皮膚，皮膚緩則腠理開，開則邪從毛髮入，入則抵深，深則毛髮立，毛髮立則淅然，故皮膚痛。留而不去，則傳舍於絡脈，在絡之時，痛於肌肉，其痛之時息，大經乃代。留而不去，傳舍於經，在經之時，灑淅喜驚。留而不去，傳舍於輸，在輸之時，六經不通四肢，則肢節痛，腰脊乃強。留而不去，傳舍於伏沖之脈，在伏沖之時，體重身痛。留而不去，傳舍於腸胃，在腸胃之時，賁響腹脹，多寒則腸鳴飧泄，食不化，多熱則溏出麤。留而不去，傳舍於腸胃之外，募原之間，留著於脈，稽留而不去，息而成積。或著孫脈，或著絡脈，或著經脈，或著輸脈，或著於伏沖之脈，或著於膂筋，或著於腸胃之膜原，上連於緩筋，邪氣淫泆，不可勝論。

黃帝曰：願盡聞其所由然。

岐伯曰：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，其積往來上下，臂手孫絡之居也，浮而緩，不能句積而止之，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，水湊滲注灌，濯濯有音，有寒則（月真月真）滿雷引，故時切痛。其著

于陽明之經，則挾臍而居，飽食則益大，饑則益小。其著於緩筋也，似陽明之積，飽食則痛，饑則安。其著于腸胃之募原也，痛而外連於緩筋，飽食則安，饑則痛。其著於伏沖之脈者，揣之應手而動，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，如湯沃之狀。其著於臂筋在腸後者，饑則積見，飽則積不見，按之不得。其著於輸之脈者，閉塞不通，津液不下，孔竅幹壅。此邪氣之從外入內，從上下也。

黃帝曰：積之始生，至其已成奈何？

岐伯曰：積之始生，得寒乃生，厥乃成積也。

黃帝曰：其成積奈何？

岐伯曰：厥氣生足惋，惋生脛寒，脛寒則血脈凝澀，血脈凝澀則寒氣上入於腸胃，入於腸胃則（月真）脹，（月真）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，日以成積。卒然多食飲則腸滿，起居不節，用力過度，則絡脈傷，陽絡傷則血外溢，血外溢則衄血；陰絡傷則血內溢，血內溢則後血。腸胃之絡傷，則血溢於腸外，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，則併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。卒然外中於寒，若內傷於憂怒，則氣上逆，氣上逆則六輸不通，溫

氣不行，凝血蘊裏而不散，津液澀滲，著而不去，而積皆成矣。

黃帝曰：其生於陰者，奈何？

岐伯曰：憂思傷心；重寒傷肺；忿怒傷肝；醉以入房，汗出當風，傷脾；用力過度，若入房汗出浴，則傷腎。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

岐伯答曰：察其所痛，以知其應，有餘不足，當補則補，當瀉則瀉，毋逆天時，是謂至治。

行針第六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九針于夫子，而行之于百姓，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，或神動而氣先針行，或氣與針相逢，或針已出氣獨行，或數刺乃知，或發針而氣逆，或數刺病益劇，凡此六者，各不同形，願聞其方。

岐伯曰：重陽之人，其神易動，其氣易往也。

黃帝曰：何謂重陽之人？

岐伯曰：重陽之人，搞牆高高，言語善疾，舉足善高，心肺之藏氣有餘，陽氣滑盛而揚，故神動而氣先行。

黃帝曰：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，何也？

岐伯曰：此人頗有陰者也。

黃帝曰：何以知其頗有陰也？

岐伯曰：多陽者多喜，多陰者多怒，數怒者易解，故曰頗有陰，其陰陽之離合難，故其神不能先行也。

黃帝曰：其氣與外相逢奈何？

岐伯曰：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，故針入而氣出，疾而相逢也。

黃帝曰：針已出而氣獨行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其附氣多而陽氣少，陰氣沉而陽氣浮者內藏，故針已出，氣乃隨其後，故獨行也。

黃帝曰：數刺乃知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此人之多朋而少陽，其氣沉而氣往難，故數刺乃知也。

黃帝曰：針人而氣逆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，非陰陽之氣，浮沉之勢也，此皆粗之所敗，工①之所失，其形氣無過焉。

上隔第六十八

黃帝曰：氣為上膈者；食飲入而還出，餘已知之矣。蟲為下膈，下隔者，食晡時乃出，餘未得其意，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喜怒不適，食飲不節，寒溫不時，則寒汁流於腸中，流於腸中則蟲寒，蟲寒則積聚，守于下管，則腸胃充郭，衛氣不營，邪氣居之。人食則蟲上食，蟲上食則下管虛，下管虛則邪氣勝之，積聚以留，留則癰成，癰成則下管約。其癰在管內者，即而痛深；其癰在外者，則癰外而痛浮，癰上皮熱。

黃帝曰：刺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微按其癰，視氣所行，先淺刺其傍，稍內益深，還而刺之，毋過三行，察其祝浮，以為深淺。已制必熨，令熱入中，日使熱內，邪氣益衰，大癰乃潰。伍以參禁，以除其內，恬增無為，乃能行氣，後以成若，化穀乃下矣。

憂患無言第六十九

黃帝問于少師曰：人之卒然憂害而言無音者，河道之塞，何氣出行，使音不彰？願聞其方。

少師答曰：咽喉者，水穀之道也。喉嚨者，氣之所以上下者也。會厭者，音聲之戶也。口唇者，音聲之扇也。舌者，音聲之機也。懸雍垂者，音聲之關也。頑額者，分氣之所泄也。橫骨者，神氣所使，主發舌者也。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，頤領不開，分氣炎也。是故厭小而疾薄，則發

氣疾，其開閤利，其出氣易；其厭大而厚，則開閤難，其氣出遲，故重言也。人卒然無音者，寒氣客於厭，則厭不能發，發不能下至，其開閤不致，故無音。①工：原作‘上’，據擁乙經、什素·量氣蚰州類經》改。

黃帝曰：刺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足之少阻，上系於舌，絡子橫骨，終於會厭。兩瀉其血脈，濁氣乃辟。會厭之脈，上絡任脈，取之天突，其厭乃發也。

寒熱第七十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寒熱疫病在於預腋者，皆何氣使生？

岐伯曰：此皆鼠疫寒熱之毒氣也，留於脈而不去者也。

黃帝曰：去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鼠病之本，皆在於藏，其本上出於頸腋之間，其浮於脈中，而來內著於肌肉，而外為膿血者，易去也。

黃帝曰：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請從其本模末，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。審按其道以予之，徐往徐來以去之，其小如麥者，一刺知，三刺而已。

黃帝曰：決其生死奈何

岐伯曰：反其目視之，其中有赤脈，上下貫瞳子，見一脈，一歲死；見一脈半，一歲半死；見二脈，二歲死；見二脈半，二歲半死；見三脈，三歲而死。見赤脈不下貫瞳於，可治也。

邪客第七十一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夫邪氣之客人也，或令人目不瞑，不臥出者，何氣使然？

伯高曰：五穀入於胃也，其糟粕、津液、

宗氣分為三隧。故宗氣積於胸中，出於喉嚨，以貫心脈，而行呼吸焉。營氣者，泌其津液，注之於脈，化以為血，以榮四末，內注五藏六府，以應刻數焉。衛氣者，出其悍氣之源疾，而先行於四本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，晝日行于陽，夜行于陰，常從足少明之分間，行于五藏六府。今厥氣客于五藏六府，則衛氣獨衛其外，行于陽，不得入于陰。行于陽則陽氣盛，陽氣盛則陽躍陷；不得入于陰，陰虛，故目不瞑。

黃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

伯高曰：補其不足，瀉其有餘，調其虛實，以通其道而去其邪，飲以半夏湯一劑，陰陽已通，其臥立至。

黃帝曰：善。此所謂決岐變塞，經絡大通，陰陽和得者也。願聞其方。

伯高曰：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，揚之萬遍，取其清五升煮之，炊以葦薪火，沸置作米一升，治半夏五合，徐炊，令竭為一升半，去其滓，飲汁一小杯，日三稍益，以知為度。故其病新發者，複杯則臥，汗出則已矣。久者，三飲

而已也。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願聞人之肢節，以應天地奈何？

伯高答曰：天圓地方，人頭圓足方以應之。天有日月，人有兩目。地有九州，人有九竅。天有風雨，人有喜怒。天有雷電，人有音聲。天有四時，人有四肢。天有五音，人有五藏。天有六律，人有六府。天有冬夏，人有寒熱。天有十日，人有手十指。辰有十二，人有足十指、莖。垂以應之；女子不足二節，以抱人形。天有陰陽，人有夫妻。歲有三百六十五日，人有三百六十節。地有高山，人有肩膝。地有深谷，人有胞胛。地有十二經水，人有十二經脈。地有泉脈，人有衛氣。地有草黃，人有毫毛。天有晝夜，人有臥起。天有列星，人有牙齒。地有小山，人有小節。地有山石，人有高骨。地有林木，人有募筋。地有聚邑，人有服肉。歲有十二月，人有十二節。地有四時不生草，人有無子。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願聞持針之數，內針之理，縱舍之意，並皮開腠理，奈何？脈之屈折，

出入之處，焉至而出，焉至而止，焉至而徐，焉至而疾，焉至而入？六府之輸於身者，余願盡聞。少序別離之處，離而入陰，別而太陽，此何道而從行？願盡聞其方。

岐伯曰：帝之所問，針道畢矣。

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手太陽之脈，出於大指之端，內屈，循白白際，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法，外屈，上於本節下，內屈，與陰諸絡會於魚際，數脈並注，其氣滑利，伏行空骨之下，外屈，出於寸口而行，上至於肘內廉，入於大筋之下，內屈，上行漏陰，入腋，內屈走肺，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。心主之脈，出於中指之端，內屈，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，伏行兩骨之間，外屈，出兩筋之間，骨肉之際，其氣滑利，上二寸，外屈，出行兩筋之間，上至肘內廉，入於小筋之下，留兩骨之會，上入於胸中，內絡於心脈。

黃帝曰：手少明之脈獨無倫，何也？

岐伯曰：少明，心脈也。心者，五藏六府之大主也，精神之所舍也，其藏堅固，邪弗能容也。

容之則心傷，心傷則神去，神去則死矣。故諸邪之在於心者，皆在於心之包絡，包絡者，心主之脈也，故獨無腦焉。

黃帝曰：少陰獨無腦者，不病乎？

岐伯曰：其外經病而藏不病，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。其餘脈出人屈折，其行之徐疾，皆如手少阻心主之脈行也。故本輸者，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，是謂因沖而瀉，因衰而補，如是考，邪氣得去，真氣堅固，是謂因天之序。

黃帝曰：持針縱舍奈何？

岐伯曰：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，皮膚之寒熱，脈之盛衰滑澀。其脈得而盛者，病日進；虛而細者，久以持；大以澀者，為痛痺；陰陽如一者，病難治。其本末尚熱者，病尚在；其熱已衰者，其病亦去矣。持其尺，察其肉之堅脆、大小、滑澀、寒溫、燥濕。因視目之五色，以知五藏而決死生。視其血脈，察其色，以知其寒熱痛痺。

黃帝曰：持針縱舍，餘未得其意也。

岐伯曰：持外之道，欲端以正，安以靜，先知虛實，而行疾徐，左手執骨，右手循之，無與

肉果，瀉欲端以正，補必閉膚。輔針導氣，邪得淫法，真氣得後。

黃帝曰：拙皮開股理奈何？

岐伯曰：因其分肉，左別其膚，微內而徐瑞之，適神不散，邪氣得去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人有八虛，各何以候？

岐伯答曰：以候五藏。

黃帝曰：候之條例

岐伯曰：肺心有邪，其氣留於兩肘；肝有邪，其氣流於兩腋；脾有邪，其氣留於兩羣；腎有邪，其氣留於兩隊凡此人虛者，皆機關之室，直氣之所過，血絡之所遊，邪氣惡血，固不得住留，住留則傷筋絡，骨節機關不得屈伸，故搞①攣也。

通天第七十二

黃帝問于少師曰：余嘗聞人有陰陽，何謂

陰人，何謂陽人？

少師曰：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不離於五，人亦應之，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，而略言耳，口弗能退明也。

黃帝曰：願略聞其意，有賢人聖人，心能備而行之乎？

少師曰：蓋有太陰之人，少陰之人，太陽之人，少陽之人，陰陽和平之人。凡五人者，其態不同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。

黃帝曰：其不等者，可得聞乎？

少師回：太陰之人，貪而不仁，下齊湛湛，好內而惡出，心和而不發，不務于時，動而後之，此太陰之人也。少陰之人，小貪而賊心，見人有亡，常若有得，好傷好害，見人有榮，乃反溫怒，心疾而無思，此少陰之人也。太陽之人，居處於於，好言大事，無能而虛說，志發於四野，舉措不顧是非，為事如常自用，事雖敗而常無悔，此太陽之人也。少陽之人，塔諦好自貴，有小小官，則高自立，好為外交而不內附，此少陽之人也。陰陽和平之人，居處安靜，無為懼懼，無為欣欣，

婉然從物，或與不爭，與時變化，等則謙謙，譚而不治，是謂至治。古之善用針文者，視人五態乃治之，盛者瀉之，虛者補之。

黃帝曰：治人之五態奈何？

少師曰：太陽之人，多陰而無陽，其陰血濁，其衛氣澀，陰陽不和，緩筋而厚皮，不之疾瀉，不能移之。少陰之人，多陰少陽，小胃而大腸，六府不調，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，必審調之，其血易脫，其氣易敗也。太陽之人，多陽而少陰，必謹調之，無脫其陰，而瀉其陽，陽重脫者易狂，陰陽皆脫者，暴死不知人也。少陽之人，多陽少陰，經小而絡大，血在中而氣外，實陰而虛陽，獨瀉其絡脈則強，氣脫而疾，中氣不足，病不起也。陰陽和平之人，其陰陽之氣和，血脈調，謹診其陰陽，視其邪正，安容儀，審有餘不足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此所以調陰陽，別五態之人者也。

黃帝曰：夫五態之人者，相與毋故，卒然新會，未知其行也，何以別之？

少師答曰：眾人之屬，不 i c 五態之人者，

故五五二十五人，而五態之人不與焉。五態之人，尤不合於眾者也。①瘡；胡本、熊本、用本、統本、明本、藏本並作“病”，《甲乙經》作“倚”。

黃帝曰：別五態之人奈何？

少師回：太陰之人，其狀黯黝然黑色，忿然下意，臨臨然長大，惛然未倭，此太陰之人也。少陰之人，其狀清然竊然，固以陰賊，立而躁峻，行而似伏，此少陰之人也。太陽之人，其狀軒軒儲儲，反身折脰，此太陽之人也。少陽之人，其狀立則好仰，行則好搖，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，此少陽之人也。陰陽和平之人，其狀委委然，隨隨然，顙顙然，偷偷然，服困然，豆豆然，眾人皆曰君子，此陰陽和平之人也。

官能第七十三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九針子夫子，眾多

矣不可勝數，餘推而論之，以為一紀。余司誦之，子聽其理，非則語餘，請其正道，令可久傳，後世無患，得其人乃傳，非其人勿言。

岐伯稽首再拜曰：請聽聖王之道。

黃帝曰：用外之理，必知形氣之所在，左右上下，陰陽表裏，血氣多少，行之逆順，出入之合，謀伐有過。知解結，知補虛瀉實，上下氣門，明通于四海，審其所在，寒熱淋露，以輸異處，審於調氣，明於經隧，左右肢絡，盡知其會。寒與熱爭，能合而調之，虛與實鄰，知決而通之，左右不調，把而行之，明於逆順，乃知可治，陰陽不奇，故知起時，審於本末，家其寒熱，得邪所在，萬刻不相，知它九針，刺道畢矣。明于五輸，徐疾所在，屈伸出入，皆有條理，言明與陽，合於五行，五藏六府，亦有所藏，四時八風，盡有陰陽，各得其位，合於明堂；各處色部，五藏六府，察其所痛，左右上下，知其寒溫，何經所在，審皮膚之寒溫滑澀，知其所苦，願有上下，知其氣所在。先得其道，稀而疏之，稍深以留，故能徐入之。大熱在上，推而下之，從下上者，引

而去之，視前痛者，常先取之。大寒在外，留而補之，人於中者，從合瀉之。針所不為，灸之所宜，上氣不足，推而揚之，下氣不足，積而從之，陰陽皆虛，火自當之，厥而寒甚，骨廉陷下，寒過於膝，下陵三裏、陰絡所過，得之留止，寒入於中，推而行之，經陷下者，火則當之，結絡堅緊，火所治之。不知所苦，兩橋之下，男陰女陽，良工所禁，針論畢矣。用針之服，必有法則，上視天光，下司八正，以辟奇邪，而現百姓，審于虛實，無犯其邪。是得天之露，遇歲之虛，救而不勝，反受其殃，放曰：必知天忌，乃言針意。法于往古，驗於來今，觀於窈冥，通於無窮，粗之所不見，良工之所貴，莫如其形，若神分親。邪氣之中人也，酒斯動形。正邪之中人也微，先見於色，不知於其身，若有若無，若亡若存，有形無形，莫知其情。是故上工之取氣；乃救其萌芽；下工守其已成，因做其形。是故工之用針也，知氣之所在，而守其門戶，明於調氣，補瀉所在，徐疾之意，所取之處。瀉必用員，切而轉之，其氣乃行，疾而徐出，邪氣乃出，伸而迎之，遙

大其穴，氣出乃疾。補必用方，外引其皮，令當其門，左引其樞，右推其膚，微旋而徐推之，必端以正，安以靜，堅心無解，欲微以留，氣下而疾出之，推其皮，蓋其外門，真氣乃存。用針之要，無忘其神。

雷公問于黃帝曰：《針論》曰：得其人乃傳，非其人勿言。何以知其可傳？

黃帝曰：各得其人，任之其能，故能明其事。

雷公曰：願聞官能奈何？

黃帝曰：明目者，可使機色。聰耳者，可使聽音。捷疾辭語者，可使傳論語。徐而安靜，手巧而心審諦者，可使行針艾，理血氣而調諸逆順，家陰陽而兼諸方。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，可使導引行氣。疾毒言語輕人者，可使唾癰咒病。爪苦手毒，為事善傷者，可使按積抑痹。各得其能，方乃可行，其名乃彰。不得其人，其功不成，其師無名。放曰：得其人乃言，非其人勿傳，此之謂也。手毒者，可使試按龜，置免於器下而按其上，五十日而死矣；手甘者，複生如故也。

論疾診尺第七十四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餘欲無視色持脈，獨調其尺，以言其病，從外知內，為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審其尺之緩急、小大、滑澀，肉之堅脆，而病形定矣。視人之目集上微痛，如新臥起狀，其頓脈動，時咳，按其手足上，窗而不起者，風水膚脹也。尺膚滑其淖澤者，風也。尺肉弱者，解你，安臥脫肉者，寒熱不治。尺膚滑而澤脂者，風也。尺膚澀者，風痺也。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，水法欽也。尺膚熱甚，脈盛躁者，病溫也，其脈盛而滑者，病且出也。尺聯寒，其脈小者，泄少氣。尺膚炬然，先熱後寒者，寒熱也。尺膚先寒，久大之而熱者，亦寒熱也。肘所獨熱者，腰以上熱；手所獨熱者，腰以下熱。肘前獨熱者，膺前熱；肘後獨熱者，肩背熱。臂中獨熱者，腰腹熱；肘後粗以下三四寸熱者，腸中有蟲。掌中熱者，腹中熱；掌中寒者，腹中寒。魚上白肉

有青血脈者，胃中有寒。尺炬然熱，人迎大者，當奪血。尺堅大，脈小甚，少氣，悅有加，立死。目赤色者病在心日在肺，青在肝，黃在脾，黑在腎。黃色不可名者，病在胸中。診目痛，赤脈從上下者，太陽病；從下上者，陽明病；從外走內者，少陽病。診寒熱，赤脈上下至瞳子，見一脈一歲死，見一脈半一歲半死，見二脈二歲死，見二脈半二歲半死，見三脈三歲死。診齩齒痛，按其陽之來，有過者獨熱，在左在熱，在右右熱，在上上熱，在下下熱。診血脈者，多赤多熱，多青多痛，多黑為久痹，多赤、多黑、多青皆見者，寒熱。身痛而色微黃，齒垢黃，爪甲上黃，黃疸也。安臥，小便黃赤，脈小而澀者，不嗜食。人病，其寸口之脈，與人迎①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，病難已也。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，妊於。嬰兒病，其頭毛皆逆上者，必死。耳間青脈起者，掣痛。大便赤瓣，飧泄，脈小者，手足寒，難已；飧泄，脈小，手足溫，泄易已。四時之變，寒暑之勝，重陰必陽，重陽必陰，故陰主寒，陽主熱，故寒甚則熱，熱甚則寒，故曰：寒生熱，熱生

寒，此陰陽之變也。故曰：冬傷於寒，春生疼熱；春傷於風，夏生後泄腸滯；夏傷於暑，秋生病瘧；秋傷於濕，冬生咳嗽。是謂四時之序也。

刺書真邪第七十五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刺有五節奈何？

岐伯曰：固有五節：一日振埃，二日發蒙，三日去爪，四日徹衣，五日解惑。

黃帝曰：夫子言五節，餘未知其意。

岐伯曰：振埃者，刺外經，去陽病也；發蒙者，刺府輸，去府病也；去爪者，刺關節肢絡也；徹衣者，盡刺諸陽之奇輸也；解惑者，盡知調陰陽，補瀉有餘不足，相傾移也。

黃帝曰：刺節言振埃，夫子乃言刺外經，去陽病，餘不知其所謂也。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振埃者，陽氣大逆，上滿於胸中，

憤解肩息，大氣逆上，喘喝坐伏，病惡埃煙，媯不得息，請言振埃，尚疾於振埃。

黃帝曰：善。取之何如？

岐伯曰：取之天容。

黃帝曰：其咳上氣，窮訕胸痛者，取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取之廉泉。

黃帝曰：取之有數乎？

岐伯曰：取天容者，無過一裏，取廉泉者，血變而止。

帝曰：善哉。

黃帝曰：刺節言發蒙，餘不得其意。夫發蒙者，耳無所聞，目無所見。夫子乃言刺府輸，去府病，何輸使然？願聞其故。

岐伯曰。妙乎哉問也【此刺之大約，針之極也，神明之類也，口說書卷，猶不能及也，請言發蒙耳，尚疾於發蒙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刺此者，必于日中，刺其聽它，中其眸子，聲聞於耳，此其輸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何謂聲聞於耳？

岐伯曰：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奔而疾低其聲必應於針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此所謂弗見為之，而無目視，見而取之，神明相得者也。

黃帝曰：刺節言去爪，夫子乃言利關節肢絡，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腰脊者，身之大關節也。肢勝者，人之管以趨翔也。莖垂者，身中之機，陰精之喉，津液之道也。故飲食不節，喜怒不時，津液內溢，乃下留於臍，血道不通，日大不休，俯仰不便，趨翔不能，此病榮②然有水，不上不下，被石所取，形不可匿，常不得蔽，故命回去爪。①迎：原作“近”，據馬注本改，與（太素·人迎脈口診}合。②榮：原作“榮”，據呬對、（太素·五節挪改。楊注：“榮然水聚也。”

帝曰：善。

黃帝曰：刺節言徹農，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，未有常處也，願卒聞之。

岐伯曰：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，陰氣不足則內熱，陽氣有餘則外熱，內熱相搏，熱於懷炭，

外愛綿帛近，不可近身，又不可近席，腠理閉塞，則汗不出，舌焦唇槁，臘幹隘燥，飲食不讓美惡。

黃帝曰：善。取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取之於其天府、大行三精，又刺中古，以去其熱，補足手太陽以去其汗，熱去汗稀，疾于徹農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黃帝曰：刺節言解惑，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，補瀉有餘不足，相傾移也，惑何以解之？

岐伯曰：大風在身，血脈偏虛，虛者不足，實者有餘，輕重不得，傾側宛伏，不知東西，不知南北，乍上乍下，乍反乍複，顛倒無常，甚於迷惑。

黃帝曰：善。取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瀉其有餘，補其不足，陰陽平復，用針若此，疾于解惑。

黃帝曰：善。請藏之靈蘭之室，不敢妄出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五邪，何謂五邪？

岐伯曰：病有持癰者，有容大者，有狹小者，有熱者，有寒者，是謂五邪。

黃帝曰：刺五邪奈何？

岐伯曰：凡①刺五邪之方，不過五章，瘁②熱消滅，腫聚散亡，寒痹益溫，小者益陽，大者必去，請道其方。凡刺癰邪，無迎隴，易俗移性，不得膿，脆③道更行，去其鄉，不安處所，乃散亡。諸陰陽過癰者，取之其輸瀉之。凡刺大邪日以小，泄奪其有餘，乃益虛。剽其通，針其邪，肌肉親，視之毋有反其真，刺諸陽分肉間。凡刺小邪日以大，補其不足乃無害，視其所在迎之界，遠近盡至，其不得外，侵而行之乃自費，刺分肉間。凡刺熱邪，越而蒼，出遊不歸乃無病，為開通辟門戶，使邪得出，病乃已。凡刺寒邪，日以溫，徐往徐來致其神，門戶已閉氣不分，虛實得調其氣存也。

黃帝曰：官針奈何？

岐伯曰：刺癰者用鎮針，刺大者用鋒針，刺小者用員利針，刺熱者用錢針，刺寒者用毫針也。請言解論，與天地相應，與四時相副，人參天地，故可為解。下有漸枷，上生葦蒲，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。陰陽者，寒暑也，熱則滋雨而在上，

根藝少汁。人氣在外，皮膚緩，腠理開，血氣減，汁大池，皮淖澤。寒則地凍水冰，人氣在中，皮膚致，腠理閉，汗不出，血氣強，肉堅澀。當是之時，善行水者，不能往冰；善穿地者，不能鑿凍；善用針者，亦不能取四厥；血脈凝結，堅搏不往來者，亦未可即柔。政行水者，必待天溫冰釋凍解，而水可行，地可穿也。人脈猶是也，治厥者，必先熨調和其經，掌與腋、肘與腳、項與脊以調之，火氣已通，血脈乃行，然後視其病，脈淖澤者，刺而平①凡：原作“幾”，據位素·五邪刺）比②瘡：原作“瘡”，據什素·五邪哪改。③脆：位素·五邪刺排“詭”。0之，堅緊者，破而散之，氣下乃止，此所謂以解結者也。用針之類，在於調氣，氣積於胃，以通管衛，各行其道。宗氣留於海，其下者注於氣街，其上者走於息道。敢厥在於足，宗氣不下，脈中之血，凝而留止，弗之火調，弗能取之。用針者，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，切而循之，按而彈之，視其應動者，乃後取之而下之。六經調者，謂之不病，雖病，謂之自己也。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，此必有

橫。絡盛加於大經，令之不通，視而瀉之，此所謂解結也。上寒下熱，先利其項太陽，久留之，已刺則熨項與肩腫，令熱下合乃止，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。上熱下寒，視其虛脈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，氣下乃止，此所謂弓 D 而下之者也。大熱遍身，狂而妄見、妄聞、妄言，視足陽明及大給取之，虛者補之，血而實者瀉之，因其假臥，居其頭前，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，久持之，卷而切推，下至缺盆中，而複止如前，熱去乃止，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。

黃帝曰：有一脈生數十病者，或痛、或癰、或熱、或寒、或癢、或痺、或不仁，變化無窮，其故何也？

岐伯曰：此皆邪氣之所生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氣者，有真氣，有正氣，有邪氣。何謂真氣？

岐伯曰：夏氣者，所受於天，與穀氣並而充身也。正氣者，正風也，從一方來，非實風，又非虛風也。邪氣者，虛風之賊傷人也，其中人也深，不能自去。正風者，其中人也淺，合而自去，

其氣來柔弱，不能勝真氣，故自去。虛邪之中人也，灑漸動形，起毫毛而發睛理。其入深，內搏於骨，則為骨痺；搏於筋，則為筋攣；搏於脈中，則為血閉不通，則為癰；搏于肉，與衛氣相搏，陽勝者則為熱，陰勝者則為寒，寒則真氣去，去則虛，虛則寒；搏於皮膚之間，其氣外發，腹理開，毫毛搖，氣往來行，則為癢；留而不去，則痺；衛氣不行，則為不動虛邪偏客於身半，其入深，內居榮衛，榮衛稍衰，則真氣去，邪氣獨留，發為偏枯。其邪氣錢者，脈偏痛。虛邪之久於身也深，寒與勢相搏，久留而內著，寒勝其勢，則骨疼肉枯，熱勝其寒，則爛肉腐肌為膿，內傷骨，內傷骨為骨蝕。有所疾前筋，筋屈不得伸，邪氣居其間而不反，發於筋溜。有所結，氣歸之，衛氣留之，不得反，津液久留，合而為腸溜，久者數歲乃成，以手按之柔。已有所結，氣歸之，津液留之，邪氣中之，凝結日以易甚，連以聚居，為昔瘤，以手按之堅。有所結，深中骨，氣因於骨，骨與氣並，日以益大，則為骨疽。有所結，中于肉，宗氣歸之，邪留而不去，有熱則化而

為髒，無熱則為肉疽。凡此數氣者，其發無常處，而有常名也。

衛氣行第七十六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願聞衛氣之行，出入之合，何如？

岐伯曰：歲有十二月，日有十二辰，子午為經，卯酉為緯。天周二十八宿，而一面七星，四七二十八星，房易為緯，虛張為經，是故居全率為陽，邱笠心刀陰，陽土技，陰土。。隊__、__，，』。夜五十周於身，晝日行于陽二十五周，夜行于陰二十五周，周于五藏人是故平旦陰盡，陽氣出了日，目張則氣上好了六，幅創’ ” 比從’ “，” ” ” ” 一 “，” ’ ” 之端；其散著，別於目銳眦，下手太陽，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；其散者，別於目銳眦，下足少陽，注小指次指之間；以上循手少陽之分，倒下至小指之間；別者以上至

耳前，合於頷脈，注足陽明，以下行至跑上，入五指之間；其散者，從耳下下手陽明，入大指之間，入掌中；其至於足也，入足心，出內踝下，行明分，複合於目，故為一周。是故日行一舍，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；日行二舍，人氣行三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；日行三舍，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；日行四舍，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；日行五舍，人氣行于身九周；日行六舍，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；日行七舍，人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；日行十四舍，人氣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二②，陽盡于陰，陰受氣矣。其始入于陰，常從足少陰注於腎，腎注於心，心注於肺，肺注於肝，肝注於脾，脾複注于腎為周。是故夜行一舍，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，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，而複合於目。陰陽一日一夜，合有奇分十分身之二①，與十分藏之二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，奇分不盡放也。

黃帝曰：衛氣之在於身也，上下往來不以期，候氣而制之條例

伯高曰：分有多少，日有長短，春秋冬夏，各有分理，然後常以平縣為紀，以夜盡為始。是故一日一夜，水下百刻，二十五刻著，半日之度也，常如是毋已，日久而止，隨口之長短，各以為紀而刺之。謹候其時，病可與期，失時反候老，百病不治。故曰：制實者，刺其來也；刺虛者，刺其去也。此言氣存亡之時，以候虛實而刺之。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，是調逢時。在於三陽，必候其氣在於陽而刺之；病在於三陰，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。水下一刻，人氣在太陽；水下二刻，人氣在少陽；水下三刻，人氣在陽明；水下四刻，人氣在陰分。水下五刻，人氣在太陽；水下六刻，人氣在少陽；水下七刻，人氣在陽明；水下八刻，人氣在陰分。水下九刻，人氣在太陽；水下十刻，人氣在少陽；水下十一刻，人氣在陽明；水下十二刻，人氣在陰分。水下十三刻，人氣在太陽；水下十四刻，人氣在少陽；水下十五刻，人氣在陽明；水下十六刻，人氣在陰分。水下十七刻，人氣在太陽；水下十八刻，人氣在少陽；水下十九刻，人氣在陽明；水下二十刻，

人氣在陰分。水下二十一刻，人氣在太陽；水下二十二刻，人氣在少陽；水下二十三刻，人氣在陽明；水下二十四刻，人氣在陽分。水下二十五刻，人氣在太陽，此半日①藏：原作“歲”，揭牌乙經）、村素・衛五十周）改。②二：原作：“四”，據村素》改。之度也。從房至畢一十四舍，水下五十刻，日行半度，回行一舍，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。大要日：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，人氣在太陽。是放日行一舍，人氣行三陽行與陽分，常如是無已，天與地同紀，紛紛盼盼，終而複始，一日一夜，水下百刻而盡矣。

九宮八風第七十七

合八風虛實邪正 000①000③0、，①。陰治____。
 上天____，__玄委立夏“四二__Z夏至九上上立秋
 二三__三——一東南方——一“南方——一西南方
 ____一倉門、倉果春分三二三招搖五中央秋分

七 Z 工——”一東方————“西方__；1天留。__
葉蟄__。新洛立著八二。巴各至一上立各①大華。
甲——” ” 東北方”一北方——” 西北方大一常以
冬至之日，居葉蟄之宮四十六日，明日居天留四
十六日，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，明日居陰洛四十
五日，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，明日居直委四十六
日，明日①立夏至立冬：原作次序為：‘立秋、
秋分、立冬、夏至、招搖、冬至、立夏、春分、
立春’；今據所處圖位而置，以與圖合。居倉果
四十六日，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，明日複後葉蟄
之窗，日冬至矣。太一日遊，以冬至之日，居葉
蟄之宮，數所在，日從一處，至九日，複反于一，
常如是無已，終而複始。太一移日，天必應之以
風雨，以其日風雨則吉，歲美民安少病矣，先之
則多雨，後之則多汗。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，占
在君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，占在相；太一在中
宮之日有變，占在吏；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，占
在將；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，占在百姓。所謂有
變者，太一居五官之日，病風折樹木，場沙石。
各以其所主占貴賤，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。風

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，主生，長養萬物。從其沖後來為虛風，傷人者也，主殺主害者。謹候虛風而避之，故聖人回避虛邪之道，如避矢石然，邪弗能害，此之謂也。是故太一入徙立于中宮，乃朝八風，以占吉凶也。風從南方來，名曰大弱風，其傷人也，內舍於心，外在於脈，氣主熱。風從西南方來，名曰謀風，其傷人也，內舍於降，外在於肌，其氣主為弱。風從西方來，名曰剛風，其傷人也，內舍於肺。外在於皮膚，其氣主為燥。風從西北方來，名曰折風，其傷人也，內舍於小腸，外在於手太陽脈，脈絕則溢，脈團則結不通，善暴死。風從北方來，名曰大剛風，其傷人也，內舍於腎，外在於骨與肩背之管筋，其氣生為寒也。風從東北方來，名曰凶風，其傷人也，內舍於大腸，外在於兩脅腋骨下及肢節。風從東方來，名曰嬰兒風，其傷人也，內舍於肝，外在於筋紐，其氣主為身濕。風從東南方來，名曰弱風，其傷人也，內舍於胃，外在於肌肉，其氣主體重。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，乃能病人。王虛相搏，則為暴病卒死。兩實一虛，病則為淋露寒熱。犯其

雨濕之地，則為展。故聖人避風，如避矢石焉。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，則為擊僕偏枯矣。

黃帝曰：余聞腸胃受谷，上焦出氣，以溫分肉，而養骨節，通勝理。中焦出氣如露，上注裂谷，而滲孫脈，津液和調，變化而赤為血，血和則孫脈先滿，溢乃注於絡脈，皆盈，乃注於經脈。陰陽已張，因息乃行，行有經紀，周有道理，與大合同。不得休止。切而調之，從虛去實；瀉①則不足，疾則氣減，留則先後。從實②去虛，補則有餘，血氣已調，形氣乃持。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，本知癰疽之所從生，成敗之時，死生之期，有遠近，何以度之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曰：經脈留行不止，與天同度，與地會紀。故天宿失度，日月薄蝕，地經失紀，水道流溢，草受不成，五穀不殖，徑路不通，民不往來，巷聚邑居，則別離異處，血氣猶然，請言其故。夫血脈營衛，周流不休，上應星宿，下應經數。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，血泣則不通，不通則衛氣歸之，不得複反，故癰腫。寒氣化為熱，熱

勝則腐肉，肉腐則為膿，膿不瀉則爛筋，筋爛則傷骨，骨傷則髓消，不當骨空，不得泄瀉，血枯空虛，則筋骨肌肉不相榮，經脈敗漏，熏于五藏，藏傷故死矣。

黃帝曰：願盡聞癰疽之形，與忌日③名。

岐伯曰：癰發於隘中，名曰猛疽，猛疽不治，化為膿，膿不瀉；塞咽，半日死；其化為膿者，瀉則合泳膏，冷食④，三日而已。發於頸，名曰夭⑤疽，其癰大以赤黑，不急治，則熱氣下入淵腋，前傷任脈，內熏肝肺，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。陽留大發，消腦留項，名曰腦爛，其色不樂，項痛而如刺以針，煩心者死不可治。發於肩及德，名曰疵癰，其狀赤黑，急治之，此令人汗出至足，不害五藏，癰發四五日逞炮志發於腋下赤堅者，名曰米疽，治之以隨石，欲細而長，賠征之，堡以蘄膏，六日已，勿裹之。其痛堅而不饋者，為馬刀③挾瘦，急治之。發于胸，名曰井疽，其狀如大豆，三四日起，不早治，下入腹，不治，七日死矣。發于膺，名曰甘疽，色青，其狀如穀實瓜萎，常苦寒熱，急治之，去其寒熱，十歲死，

死後出膿。發於脅，名曰敗疵，敗疵者女子之病也，負之，其病大癰膿，治之，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，創瑩題草根各一升，以水一鬥六升煮之，竭為取三升，則強飲，厚衣坐①瀉：原作“為”，據《太累·痛疽》改。②從實：原作“後虛”，據《太素·痛疽》改。③日：原作“曰”，據《太素·癰疽》改。④瀉則合了膏，冷食：《太素·痛疽》作“寫已已，則含了膏，毋冷食”。⑤天：原作“天”，據《太累·癰疽》改。⑤刀：原悵河”，測太累·痛疽》改。於釜上，個汗出至足已入發於股勝，名曰股股疽，其狀不甚變，而癰膿搏骨，不急治，三十日死矣。發於夙，名曰銳疽，其狀赤堅大，急治之，不治，三十日死矣。發於股明，名曰赤施，不急治，六十日死，在兩股之內，不治，十日而當死。發於膝，名曰疵痛，其狀大痛，色不變，寒熱，如堅石，勿石，石之者死，須其柔，刀石之者生。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，不可治也。發于陽者，百日死；發于陰者，三十日死。發於勝，名曰兔齧，其狀赤至骨，急治之，不治害人也。發於內踝，名曰

走級，其狀癰也，色不變，數五其輸，而止其寒熱，不死。發於足上下，名曰四淫，其狀大癰，急治之，百日死。發於足傍，名曰曆癰，其狀不大，初如小指發，急治之，去其黑老，不消輒益，不治，百日死。發于足指，名脫癰，其狀赤黑，死不治；不赤黑，不死。不衰，急斬之，不則死矣。

黃帝曰：夫子言癰疽，何以別之？

岐伯曰：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，則血泣而不行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，塞遏而不得行，故熱。大熱不止，熱勝則肉腐，肉腐則為膿。然不能陷，骨髓不為燐枯，五藏不為傷，故命曰癰。

黃帝曰：何謂疽？

岐伯曰：熱氣淳盛，下陷肌膚，筋髓枯，內連五藏，血氣竭，當其癰下，筋骨良肉皆無餘，故命曰疽。疽者，上之皮夭以堅，上如牛頓之皮。湧者，其皮上薄以澤。此其候也。①已：原作“已”，據（太素·癰疽）改。

九針論第七十八

黃帝曰：余聞九針于夫子，眾多博大矣，餘猶不能癌，敢問九針焉生？何因而有名？

岐伯曰：九針者，天地之大數也，始於一而終於九。故曰：一以法天，二以法地，三以法人，四以法時，五以法音，六以法律，七以法星，八以法風，九以法野。

黃帝曰：以針應九之數奈何？

岐伯曰：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，一而九之，故以立九野，九而九之，九九八十一，以起黃鐘數焉，以針應數也。一春天也，天著陽也，五藏之應天者肺，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，皮者肺之合也，人之陽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，今無得深入而陽氣出。二者地也，人之所以應立著肉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將其身而員其末，令無得傷肉分，傷則氣得竭。三者人也，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大其身而員其末，令可以按脈勿陷，以致其氣，令邪氣獨出。

四者時也，時者，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，為癰病者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第其身而鋒其末，令可以瀉熱出血，而病病竭。五者音也，音者冬夏之分，分子子午，陰與陽別，寒與熱爭，兩氣相搏，合為癰膿者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令其末如劍鋒，可以取大膿。六者律也，律者，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，虛邪客於經絡而為暴痹者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令尖如驚，且員且銳，中身微大，以取暴氣。七者星也，星者人之七竅，邪之所客於經，而為痛痹，舍於經絡者也。故為之治針，令尖如蚊虹，晚靜以徐往，微以久留，正氣因之，真邪俱往，出針而養者也。八者風也，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，八正之虛風，八風傷人，內舍于骨解腰脊節勝理之間，為深痹也。敢為之治針，必長其身，鋒其末，可以取深邪遠痹。九者野也，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，淫邪流溢於身，如風水之狀，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分尖如挺，其鋒微員，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。

黃帝曰：針之長短有數乎？

岐伯曰：一曰握針者，取法於巾針，去求寸半，牢銳之，長一寸六分，主熱在頭身也。二曰局針，取法於絮針，第其身而卵①其鋒，長一寸六分，主治分間氣。三日提針，取法於黍粟之銳，長三寸半，主按脈取氣，個邪出。四曰鋒針，取法於絮針，離其身，鋒其末，長一寸六分，主癰熱出血。五日彼針，取法於劍鋒，廣二分半，長四寸，主大癰膿，兩熱爭者也。六曰員利針，取法於碧，針微大其末，反小其身，今可深內也，長一寸六分，主取癰痹者也。七日毫針，取法於毫毛。長一寸六分，主寒熱痛痹在絡者也。八曰長針，取法於接針，長七寸，主取深邪遠痹者也。九曰大針，取法於鋒針，其鋒微員，長四寸，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。針形畢矣，此九針大小長短法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？

岐伯曰：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，左足應立春，其日戊寅己②醜。左脅應春分，其日乙卯。左手應立夏，其日戊辰己巳。膺喉首頭應夏至，其日丙午。右手應立秋，其日戊申己未。右脅應秋

分，其日辛酉。右足應立冬，其日戊戌己亥。腰尻下竅應冬至，其日壬子。六府陷下三藏應中州，其大禁，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。凡此九者，善候八正所在之處，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，欲治之，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，是謂天忌日也。①卯：原作“卯”，據“九針十二原”及《太素·九針所主》楊注改。②己：原誤作“已”。下同。形樂志苦，病生於脈，治之以灸制。形苦志樂，病生於筋，治之以熨引。形樂志樂，病生於肉，治之以針石。形苦志芳，病生於咽喝，治之以甘藥。形數驚恐，筋脈不通，病生於不仁，治之以按摩醒藥。是調形。五藏氣：心主隱，肺主咳，肝主語，脾主吞，腎主欠。六府氣：膽為怒，胃為氣逆哕，大腸小腸為泄，膀優不約為遺溺，下焦溢為水。五味：酸入肝，辛入肺，苦入心，甘入脾，咸入腎，淡入胃，是謂五味。五並：精氣並肝則憂，並心則喜，並肺則悲；並腎則恐，並脾則畏，是謂五精之氣並於藏也。五惡：肝惡風，心惡熱，肺惡寒，腎惡燥，脾惡濕，此五藏氣所惡也。五液：心主汗，肝主泣，

肺主涕，腎主唾，脾主涎，此五液所出也。五勞：久視傷血，久臥傷氣，久坐傷肉，久立傷骨，久行傷筋，此五久勞所病也。五走：酸走筋，辛走氣，苦走血，鹹走骨，甘走肉，是謂五走也。五裁：病在筋，無食酸；病在氣，無食辛；病在骨，無食成；病在血，無食苦；病在肉，無食甘。口嗜而欲食之，不可多也，必自我也，命曰五裁。五發：明病發于骨，陽病發於血，以味發于氣，陽病發于各，陰病發于夏。五邪：邪入于陽，則為狂；邪入于陰，則為血痹；邪入于陽，轉則為癰疾；邪入于陰，轉則為暗；陽入于陰，病靜；明出之于陽，病喜怒。五藏：心藏神，肺藏魄，肝藏魂，脾藏意，腎藏精志也。五主：心主脈，肺主皮，肝主筋，脾主肌，腎主骨。陽明多血多氣，太陽多血少氣，少陽多氣少血，太陰多血少氣，厥陰多血少氣，少明多氣少血。故曰刺陽明出血氣，刺太陽出血惡氣，刺少陽出氣惡血，刺太陰出血惡氣，刺厥陰出血惡氣，刺少陰出氣惡血也。足陽明太明為表裏，少陽厥阻為表裏，太陽少明為表裏，是謂足之陰陽也。手陽明太陽為表裏，

少陽心主為表裏，太陽少陰為表裏，是謂手之陰陽也。

歲露論第七十九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經言夏日傷暑，秋病瘧，瘧之發以時，其故何也？

岐伯對曰：邪客於風府，病循苦而下，衛氣一日一夜，常大會於風府，其明日日下一節，故其日作晏。此其先客於脊背也，故每至於風府則股理開，股理開則邪氣入，邪氣入則病作，此所以日作尚晏也。衛氣之行風府，日下一節，二十一日下至尾底，二十二日入脊內，注於伏沖之脈，其行九比出於缺盆之中，其氣上行，故其病稍益至。其內搏于五藏，橫連募原，其道遠，其氣深，其行遲，不能日作，故次日乃搞積而作焉。

黃帝曰：衛氣每至於風府，勝理乃發，發則邪入焉。其衛氣日下一節，則不當風府奈何？

岐伯曰：二風府無常，衛氣之所應，必開其

股理，氣之所舍節，則其府也。

黃帝曰：善。夫風之與瘡也，相與同類，而風常在，而瘡特以時休何也？

岐伯曰：風氣留其處，瘡氣隨經絡況以內搏，故衛氣應乃作也。

帝曰：善。

黃帝問于少師曰：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，故有寒暑，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，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。賊風邪氣，因得以入乎？將必須八正虛邪，乃能傷人乎？

少師答曰：不然。賊風邪氣之中人也，不得以時。然必因其開也，其人深，其內極病，其病人也卒暴；因其團也，其入淺以留，其病也徐以遲。

黃帝曰：有寒溫和適，腠理不開，然有卒病者，其故何也？

少師答曰：帝弗知邪人乎？雖平居，其股理開闔緩急，其故常有時也。

黃帝曰：可得聞乎？

少師曰：人與天地相參也，與日月相應也。故月滿則海水西盛，人血氣積；肌肉充，皮膚致，

毛髮堅，騰理亂煙垢著。當是之時，雖遇賊風，其入淺不深。至其月郭空，則海水東盛，人氣血虛，其衛氣去，形獨居，肌肉減，皮膚縱，勝理開，毛髮殘，瞧理薄，煙垢落。當是之時，遇賊風則其入深，其病人也卒暴。

黃帝曰：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？

少師答曰：三虛者，其死暴疾也；得三實者，邪不能傷人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王虛。

少師曰：乘年之衰，逢月之空，失時之和，因為賊風所傷，是謂三虛。放論不知三虛，工反為粗。

帝曰：願聞三實。

少師曰：逢年之盛，遇月之滿，得時之和，雖有賊風邪氣，不能危之也。

黃帝曰：善乎哉論！明乎哉道！請藏之金匱，命回三實，然此一夫之論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，何因而然？

少師回：此八正之候也。

黃帝曰：峰之奈何？

少師回：候此者，常以冬至之日，太一立于葉蟄之宮，其至也，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。風雨從南方來者，為虛風，賊傷人者也。其以夜半至也，萬民皆臥而弗犯也，故其歲民少①病。其以晝至者，萬民懈情而皆中於虛風，故萬民多病。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，至其立春，陽氣大發，股理開，因立春之日，風從西方來，萬民又告中於虛風，此兩邪相搏，經氣給代者矣。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，命曰遇歲露焉。因歲之和，而少賊風者，民少病而少死；歲多賊風邪氣，寒溫不和，則民多病而死矣。

黃帝曰：虛邪之風，其所傷貴賤何如？峰之奈何？

少師答曰：正月朔日，太一居天留之宮，其日西北風，不雨，人多死矣。正月朔日，平日北風，春，民多死。正月朔日，平縣北風行，民病多者，十有三世。正月朔日，日中北風，夏，民多死。正月朔日，夕時北風，秋，民多死。終日北風，大病死者十有六。正月朔日，風從南方來，命曰早鄉，從西方來，命曰白骨，將國有殃，人多

死亡。正月朔日，風從東方來，髮屋，揚抄石，國有大災也。正月朔日，風從東南方行，春有死亡。正月朔，天和②溫不風，采賤，民不病；天寒而風，采貴，民多病。此所謂候歲之風，城傷人者也。二月醜①少：原作“小”，據《甲乙經》、《大秦》改。②和：原作“利”，據《牌經》、《從索》改。不風，民多心腹病。三月成不溫，民多寒熱。四月巳不暑，民多疼病。十月申不寒，民多暴死。諸所謂鳳者，皆髮屋，折樹木，揚沙石，起毫毛，發膜理者也。

大惑論第八十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嘗立於清持之台，中階而顧，匍匐而前則惑。餘私異之，竊內怪之，獨瞑獨視，安心定氣，久而不解。獨博獨眩，報發長跪，俯而視之，後久之不已也。卒然自上，何

氣使然？

岐伯對曰：五藏六府之精氣，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。精之案為眼，骨之精為瞳子，筋之精為黑眼，血之精力絡，其案氣之精為白眼，肌肉之精為約束，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並為系，上屬於腦，後出於項中。故邪中于項，因逢其身之虛，其人深，則隨眼系以入於腦，入手眦則腦轉，腦轉則引目系急，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。邪其精，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，精散則視岐，視岐見兩物。目者，五藏六府之精也，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，神氣之所生也。故神勞則魂魄散，志意亂。是故睦子黑眼法于陰，白眼赤脈法于陽也，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。目者，心使也，心者，神之舍也，教神精亂而不轉，卒然見非常處，精神魂魄，散不相得，故日惑也。

黃帝曰：餘疑其然。余每之東苑，未曾不惑，去之則複，餘唯獨為東苑勞神乎？何其異也？

岐伯曰：不然也。心有所喜，神有所惡，卒然相惑，則精氣亂，視誤故惑，神移乃複。是故問者為迷，甚者為惑。

黃帝曰：人之善忘者，問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上氣不足，下氣有餘，腸胃實而心肺虛，虛則營衛留於下，久之不以時上，故善忘也。

黃帝曰：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精氣並於脾，熱氣留於胃，胃熱則消谷，穀消故善饑。胃氣逆上，則胃院寒，故不嗜食也。

黃帝曰：病而不得臥著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衛氣不得入于陰，常留于陽。留于陽則陽氣滿，陽氣滿則陽躍盛，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，故目不瞑也。

黃帝曰：病目而不得觀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衛氣留于陰，不得行于陽。留于附則陰氣盛，陰氣盛則陰頒滿，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，故目閉也。

黃帝曰：人之多臥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，而分肉不解焉。腸胃大則衛氣留久，皮膚濕則分肉不解，其行遲。夫衛氣者，晝日常行于陽，夜行于陰，故陽氣盡則臥，陰氣盡則新故腸胃大，則衛氣行

留久；皮膚濕，分肉不解，則行遲。留于陰也久，其氣不清，則欲暝，故多臥矣。其腸胃小，皮膚滑以緩，分肉解利，衛氣之留于陽也久，故少暝焉。

黃帝曰：其非常經也，卒然多臥者，何氣使然？

岐伯曰：邪氣留於上礁，上礁閉而不通，已食若飲湯，衛氣留久于陰而不行，故卒然多臥焉。

黃帝曰：善。治此諸邪奈何？

岐伯曰：尤其藏府，誅其小過，後調其氣，盛者瀉之，虛者補之，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，定乃取之。

癰疽第八十一

黃帝曰：余聞腸胃受谷，上焦出氣，以溫分肉，而養骨節，通勝理。中焦出氣如露，上注裂谷，而滲孫脈，津液和調，變化而赤為血，血和則孫脈先滿，溢乃注於絡脈，皆盈，乃注於經脈。陰陽已張，因息乃行，行有經紀，周有道理，與

大合同。不得休止。切而調之，從虛去實；瀉①則不足，疾則氣減，留則先後。從實②去虛，補則有餘，血氣已調，形氣乃持。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，本知癰疽之所從生，成敗之時，死生之期，有遠近，何以度之，可得聞乎？

岐伯曰：經脈留行不止，與天同度，與地會紀。故天宿失度，日月薄蝕，地經失紀，水道流溢，草受不成，五穀不殖，徑路不通，民不往來，巷聚邑居，則別離異處，血氣猶然，請言其故。夫血脈營衛，周流不休，上應星宿，下應經數。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，血泣則不通，不通則衛氣歸之，不得複反，故癰腫。寒氣化為熱，熱勝則腐肉，肉腐則為膿，膿不瀉則爛筋，筋爛則傷骨，骨傷則髓消，不當骨空，不得泄瀉，血枯空虛，則筋骨肌肉不相榮，經脈敗漏，熏于五藏，藏傷故死矣。

黃帝曰：願盡聞癰疽之形，與忌日③名。

岐伯曰：癰發於隘中，名曰猛疽，猛疽不治，化為膿，膿不瀉；塞咽，半日死；其化為膿者，瀉則合泳膏，冷食④，三日而已。發於頸，名

曰夭⑤疽，其癰大以赤黑，不急治，則熱氣下入淵腋，前傷住脈，內熏肝肺，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。陽留大發，消腦留項，名曰腦爛，其色不樂，項痛而如刺以針，煩心者死不可治。發於肩及德，名曰疵癰，其狀赤黑，急治之，此令人汗出至足，不害五藏，癰發四五日逞炮志發於腋下赤堅者，名曰米疽，治之以隨石，欲細而長，賠征之，堡以蘄膏，六日已，勿裹之。其痛堅而不饋者，為馬刀③挾瘦，急治之。發于胸，名曰井疽，其狀如大豆，三四日起，不早治，下入腹，不治，七日死矣。發于膺，名曰甘疽，色青，其狀如穀實瓜萎，常苦寒熱，急治之，去其寒熱，十歲死，死後出膿。發於脅，名曰敗疵，敗疵者女子之病也，負之，其病大癰膿，治之，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，創瑩題草根各一升，以水一鬥六升煮之，竭為取三升，則強飲，厚衣坐①瀉：原作“為”，據《太累·桶疽》改。②從實：原作“後虛”，據《太素·痛疽》改。③日：原作“曰”，據《太素·癰疽》改。④瀉則合了膏，冷食：《太素·痛疽》作“寫已已，則含了膏，毋冷食”。

⑤天：原作‘天’，據《太累·癰疽》改。⑤刀：原悵河”，測太累·痛疽》改。於釜上，個汗出至足已入發於股勝，名曰股股疽，其狀不甚變，而癰膿搏骨，不急治，三十日死矣。發於夙，名曰銳疽，其狀赤堅大，急治之，不治，三十日死矣。發於股明，名曰赤施，不急治，六十日死，在兩股之內，不治，十日而當死。發於膝，名曰疵痛，其狀大痛，色不變，寒熱，如堅石，勿石，石之者死，須其柔，刀石之者生。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，不可治也。發于陽者，百日死；發于陰者，三十日死。發於勝，名曰兔齧，其狀赤至骨，急治之，不治害人也。發於內踝，名曰走級，其狀癰也，色不變，數五其輸，而止其寒熱，不死。發於足上下，名曰四淫，其狀大癰，急治之，百日死。發於足傍，名曰曆癰，其狀不大，初如小指發，急治之，去其黑老，不消輒益，不治，百日死。發于足指，名脫癰，其狀赤黑，死不治；不赤黑，不死。不衰，急斬之，不則死矣。

黃帝曰：夫子言癰疽，何以別之？

岐伯曰：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，則血泣而

不行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，塞遏而不得行，故熱。大熱不止，熱勝則肉腐，肉腐則為膿。然不能陷，骨髓不為燐枯，五藏不為傷，故命曰癰。

黃帝曰：何謂疽？

岐伯曰：熱氣淳盛，下陷肌膚，筋髓枯，內連五藏，血氣竭，當其癰下，筋骨良肉皆無餘，故命曰疽。疽者，上之皮夭以堅，上如牛頓之皮。湧者，其皮上薄以澤。此其候也。①已：原作“已”，據（太素·癰疽）改。

失神者亡。